


**武林奇案**（新派脫俗湖海恩怨錄）馬行空・著

世間上無奇不有，江湖中更是匪夷所思，一位退隱多年的武林名宿，忽然被殺，其子追查之下，發覺買兇殺死父親的，竟然就是他父親本人，誠乃咄咄怪事追查之下於是便爆出一個大陰謀來……

$4.00

第27年

4

## 編者話

世間上無奇不有，江湖中往往發生的怪事，更是令人匪夷所思，難以臆測。今期的巨型小說「武林奇案」所叙述一段怪事更是令你難以相信。內容講述一個退隱多年的武林名宿突然被殺，之後，其子在多方面追查之下，發覺買兇殺死父親的人，竟然就是自己父親本人，原因確實耐人尋味，誰知道由於此事的發生，却揭發一個大陰謀，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西門丁在上期完結「宮廷風雲」故事後，今期即將扭轉筆鋒，爲各位撰寫一部奇情幻想小說——「經的秘密」。本篇是作者繼「魔曲」之後最新力作，內容構思別創一格，情節懸疑，大胆想像，匪夷所思，盡量發揮他對這類奇幻小說寫作的才華。各位欲知文中主角人物鍾楚雄在故事中遇到一個怎樣奇怪的人，因而發生了一連串什麼怪事？請勿錯過今期的刊出。（請參閱內文第六十七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奇堡風雲」，是一部俠情哀艷倫理巨著，內容相當精采，敬希屆時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鄒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期
（總號134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脱俗湖海恩怨錄

# 武林奇案

馬行空・文
可飛・圖

## 退隱名宿

## 茶寮遇襲

淒風苦雨，天昏地黯，恍似混沌未開的。

惡鬼林中，更是黯黑幽怖，風雨吹打在枝葉上的聲响，恍似鬼嘯魅泣，這時候雖然才不過傍黑時分，但附近一帶，已無人跡。

而就算在天氣好的時候，也是沒有多少人胆敢走近惡鬼林的，那是因爲相傳林中藏有惡鬼，猙獰可怖，曾經有一個樵夫在林中遇到那惡鬼，雖然沒有被嚇死，但却被嚇瘋了，胡言亂語的，從此，惡鬼林就成了生人勿近的禁地。

而惡鬼林，也因此而得名。

一道乍閃的電光裂空照亮了惡鬼林的一角，那耀亮的電光令到那一角林間清晰可見，也照到一條鬼魅般的人影，緊貼着一株樹幹站立着。

那人影沒有因爲那道閃亮的電光而稍動一下，電光閃沒後，便又隱沒在黑暗之中。

又一道電光乍閃，恰好又照亮了那一角林子，那鬼魅般的人影依然貼樹而立，但在他身前約一丈左右，左邊的一株樹旁，赫然現出一條穿一身油綢緊身衣，連頭帶脚皆幪住的身影來。

莫非這惡鬼林，眞的有惡鬼不成？否則，那兩條顯現的身影，爲何有如鬼魅般乍現，連一點聲响也沒有？

此情此景，若是被一個胆小的人見到，怕不也像那被嚇傻了的樵夫一樣，嚇瘋了！

風雨依舊在林間呼嘯吹打着，但却响起了人聲。

「閣下約我在此相見，有買賣？」語聲沙沙的，頗難聽。

又一道電光乍閃，耀亮了那林子一角，雖是一瞬間，但却又照亮了那兩條人影，那沙沙的語聲，正是自那由頭到脚皆罩在一件油綢衣靠內的人影口中傳出來的。

那麼，那身影應該不是鬼魅妖怪，而是活生生的人了。

而那一閃即逝的電光，也正好照在那貼樹而站的人影身上，照到他全身上下，亦是罩在一襲油布罩衣之內，不同的是，頭上戴着一頂尖頂窄沿的竹笠，臉上幪了一塊黑布，只露出雙眼來，冷電也似的，盯着斜斜相對的那人。

「區區約你在此相見，當然是談買賣了，難道約你喝酒不成？」語聲沉沉的，發自那竹笠幪面人的嘴巴。

「閑話少說，你要我殺誰？」站在樹旁的人乾淨俐落地說。

聽這人的口氣，凡是在江湖上混的人，也聽出了此人乃是一名殺手，那種以殺人爲生，收取報酬的職業殺手！

竹笠幪面人也簡捷地道：「接着，人名與銀票皆在內，你不會坐地起價吧？」

那穿一身油綢衣靠的人伸手一抄，便接住竹笠幪面人擲過來的一個紙團，看也沒有看，便揣入懷中。「我殺人從來鐵價不二，殺人後，我如何回報？」

「不用了。」竹笠幪面人接口道：「你殺了我要殺的人，我自然知道！」

「如此，告辭了！」油綢衣靠的人話落，人影已杳。

剎那之間，語聲寂寂，就只有那風雨聲不息地响着。

又一道電光裂空閃劃，那一角林間乍然一亮，連那貼樹而站的竹笠人也失了踪影，消失不見。

× × ×

江州東城門外，約五里左右，傍着白鶴崗下，有一座不大不小的莊子，莊門上掛了一塊牌匾，其上大書草廬兩字，筆劃狂放，也不知是出自誰人手筆。

但認識此「草廬」主人的人皆知道，那兩個筆走龍蛇的狂草，乃是出自此莊主人司馬長纓之手！

而司馬長纓四個字，相信在武林江湖中，沒有聽聞過的，沒有多少人。

此無他，因爲司馬長纓在未隱居「草廬」前，乃是武林中名氣極响的人物，就連如今的武林盟主，威名赫赫的武尊羅維德，當年的名氣也不及其响亮，試想一下，這樣的一位人物，江湖上，武林中，又有多少人會沒有聽聞其大名？

但司馬長纓在他四十歲那年，這是如日方中的時候，却忽然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江州城外的白鶴崗下，建了那座「草廬」，過着隱居的生活。

沒有人知道他爲何忽然退隱江湖，在當時，他的退隱，成了江湖上最轟動的新聞，各種的猜測傳言，滿天亂飛，他却一笑置之，不加理會。

而他自退隱之後，便沒有再涉足江湖，一直隱居在草廬，就連昔年行道江湖時的知交好友，也謝絕往來，這就難免令人奇怪了。

他雖然退隱江湖，至今已有八年，但江湖上的武林人物，都沒有忘記他，而「草廬」山莊，就代表了他以前的名聲，只要提起草廬山莊，江湖上的武林人物，很自然便想到司馬長纓這個名字。

而這數年來，也沒有人敢動草廬一草一木，或是找他晦氣。

他雖然退隱，畢竟餘威猶在，相信武林中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曾在十年前隻身獨戰洞庭十八寨三位總寨主的那一戰的。

那一戰，可說轟動江湖，就連當時有辣手狂人之稱的余放之，也翹拇指稱讚他的胆色過人。

因爲就連余放之這種胆大妄爲的狂人，也不敢去動洞庭十八寨的三位總寨主的

任何一個，而他却敢惹上那三個令到江湖中人談「虎」色變的煞星，那份胆量，確是無人能及。

要知道，洞庭十八寨的三位總寨主，乃是師兄弟三人，也是同父異母兄弟，相傳其父乃是昔年有飛天人魔之稱的司空敖，並已盡得司空敖眞傳，而這司空氏三雄，不但手下有數百嘍囉，高手數十，本身的功夫也很高明，自出道成名以來，未逢敵手，就連如今的武林盟主武尊羅維德，昔年因故與三人動手，苦戰千餘招後，雖然沒有落敗，也討不了好去，自那一戰之後，三人的名聲更响，也沒有人敢再動他們了。

但司馬長纓與司空三雄激戰了半日一夜，雖然身上負傷不下十處，仍然能夠走出洞庭十八寨的君山總寨，但司空三雄却躺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了身！

這一戰，令到司馬長纓聲名大噪，武林中皆公認他是第一人。

試想一下，如此威名赫赫的一代高手，雖然退隱江湖，但餘威猶在，有誰胆敢不自量力，敢動草廬一草一木！

故此，自他退隱以來，一直皆相安無事。

× × ×

這一日，晌午過後，司馬長纓一反常例，沒有在書房中揮毫作畫，却一個人走出了莊外，逕往隣近的一條鄉村走去。

而莊子內連煮飯的僕婦，合共才不過五個下人，他的妻子已在他退隱前的一年，經已死了，當時不少人忖測，他是因爲伉儷情深，忍受不了喪妻之痛，心灰意懶之下，退隱江湖的。

幸好，他的妻子替他生了個兒子，他的妻子死時，經已有五歲了，但在妻死他退隱後，便將兒子秘密地送到一處不爲人知的地方，從此便沒有再見他的兒子在莊中出現，就只有他一個人獨居在草廬中。

但每年十月，他都會出一趟遠門，足足匝月才返，莊中的下人，一直不知道他去的是什麼地方。

那些下人見他一反常例，雖然覺得奇怪，但沒有人敢開口詢問，看着他走出莊外。

而這一日，司馬長纓自起床後，便顯得心事重重，雙眉沒有舒展過，令到侍候他的那名莊漢，也悶悶不樂的。

那條鄉村的村口頭，有一間茶寮，除了賣茶之外，也賣酒及糕點鹵蛋鹵肉之類的吃食，自然，帮襯的亦是本村的鄉人居多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司馬長纓居然走到那間茶寮前，沒有走進去，却在外面的一棵大樹下的一副座頭上坐下來。要了一壺酒，一碟鹵豬耳，自個自斟飲起來。

說起上來，這種村店雖然簡陋，沒有城裏的酒樓那樣舒服乾淨，酒也不及城裏冠江樓的女兒紅香醇，但却別有一番鄉野情趣，喝着店家自釀的米酒，嚼着那又爽又脆，味道不錯的鹵豬耳，聽着頭頂樹上的鳥鳴聲，確是一樂也，悠哉優哉。

開茶寮的漢子雖然不知道司馬長纓往日在江湖上的顯赫身份，但却認得他就是草廬山莊的主人，見是稀客，自然殷勤招呼了。

一壺酒還未喝完，忽然間，從通往村口的那條泥土路上，走來一個手執一塊布招，其上寫着「鐵口論相」，旁署何半仙，背掛了個布袋，手執摺扇，穿一套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的中年相士來。

那相士邊行邊唱道：「鐵口論相，卜卦吉凶，不靈不準不收錢！」

邊叫邊搖着串鈴，走向茶寮這邊。

在村口玩耍的幾個村童，馬上被他的叫聲與鈴聲吸引了，好奇但又有點怯意一擁上前，但却不敢走得太近，跟在那中年相士的後面。

茶寮內幾個在喝着茶在聊天的老頭，却望也不望那相士一眼，自顧自在談說着，像他們這樣大年紀的人，壽夭窮通，對他們來說，已沒有興趣了。

司馬長纓也只是看了一眼那相士，便不感興趣地將目光垂下，繼續喝他的酒。

那中年相士却一直走到他那張粗木枱前，串鈴一停。定睛在司馬長纓的臉上打量一下，失聲道：「台端印堂發晦，陰理紋入口，不是區區危言聳聽，今日之內，必有殺身之禍！」

司馬長纓聞言，一點也沒有吃驚的樣子，抬眼瞥了那相士一眼，淡淡地道：「生死有命，不管閣下是否危言聳聽，我也是泰然處之，閣下若是想找生意，請找別人，我一生只信自己，從來不妄信無稽之言！」

那中年相士頗爲難堪地一笑，說道：「台端既然如此說，區區也無話可說，不過，可否容區區借個座位，喝杯茶，解解渴？」

司馬長纓仍是淡淡地道：「只管請便吧。」

那中年相士便將布招擺放在樹幹上，將串鈴放在枱面，招呼店家送一碗茶上來，「刷」地一聲，打開摺扇，輕輕地搖起來。

這時候雖然還是春殘夏至時節，但也有點熱了。

店家將一大碗青茶送上來，那中年相士可能是眞的渴了，一口氣喝了半碗，才將那粗瓷碗放下來，長長地呼了口氣。

司馬長纓沒有再理會那相士，一直以來，他最討厭的就是那些江湖相士與及那些媒婆，認爲他們都是花言巧語之人，憑一張口騙飯吃，所以，他從來未與相士媒婆打過交道。

他端起杯子，就唇喝一口酒。

那中年相士也恰好端起茶碗，送到唇邊。

但就在司馬長纓的那刹那，那中年相士作勢欲送到唇邊的茶碗猝然隨着乍翻的手腕，連茶帶碗，猛砸潑向司馬長纓的頭臉！

司馬長纓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雖然退隱多年，反應仍然快捷，目光也異常銳利，那霎間上身向後一仰，堪堪避過那砸潑過來的粗瓷碗與茶水。

但也在那霎間，「鈴鈴」的一下激响，那相士好快的手法，擺放在枱面上的那串串鈴，帶起一溜銳响聲，飛射向司馬長纓的喉頭！

司馬長纓端杯就唇的手腕朝外一甩，那隻酒杯便已脫手飛迎向急激射來的串鈴



，兩下裏一撞，杯碎鈴墜，响起一下「波」的脆响聲！

白光一閃，中年相士那柄摺扇經已有如利刃般，迅插向司馬長纓的胸膛要害！

司馬長纓輕喝一聲，連人帶椅，倒飛開去。

可是，中年相士那遞空的摺扇那刹那「嗤嗤」地兩聲，當中兩支扇骨中驀地標射出兩支只有一尺長的窄長薄刃來，「奪奪」兩聲，閃刺入司馬長纓的胸腹之內。

司馬長纓倒飛開去的身形一窒，大叫一聲，重重地連人帶椅，仰摔在地上！

而那中年相士手上那柄摺扇中兩支扇骨端上標射出來的那兩支薄刃，亦縮回那兩支扇骨之內！

倒在地上的司馬長纓，只是顫動了一下，便咽了氣。

而他的臉上，紫藍一片，流出來的血，也是紫藍色的，不用說，那中年相士那扇骨藏刃，是淬有劇毒的，難怪司馬長纓死得這樣快了！

那中年相士以出其不意的手法殺了司馬長纓，驚喜之中，却有一點疑惑，望着司馬長纓的屍體，怔了一下，這才「刷」地一聲，收起摺扇。

同時間，他嘴裏嘟喃一聲，由於快而低沉，故此不知他說的是什麼話。

而那中年相士從出手襲擊司馬長纓到擊殺對方止，說來話長，其實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因爲兩人的出手及反應皆很快，快到那些村童與茶寮內的老闆及老漢，均看不清楚中年相士是如何殺死司馬長纓的。

而待到他們從驚愕震駭中回過神來，眼見死了人，紛紛驚叫駭呼出聲時，那中年相士經已拿起布招，檢回串鈴，飄然掠出了路口那邊，再一閃，便沒了影踪！

而枱面上，却放着一錠足有一兩重的銀塊！

一碗茶一兩銀子，那中年相士的出手，也可謂闊綽了。

但他殺了司馬長纓，手段也很陰毒！

× × ×

司馬長纓雖然已退隱近十年，但他的死訊，仍然很快便傳到江湖上。

而他竟是死在別人的暗殺之下，那就更加令到江湖中沸沸揚揚，引起不少的猜疑與議論。

畢竟，他不是一位寂寂無名的人物，而江湖上的武林人，仍然記得他這個人。

對於那位出手擊殺司馬長纓的人（那中年相士），江湖中人更是揣測紛紜，誰也不知道，那人到底是什麼來歷，又是何方神聖，爲何要殺死司馬長纓？

不過，却有人猜出：出手殺死司馬長纓的人（那中年相士），是一名殺手。那就是負責將司馬長纓的屍體殮葬的人——那名侍候司馬長纓的莊漢！

那名莊漢年紀三十多四十不到，自司馬長纓退隱後，便一直貼身侍候司馬長纓，對於他的身份，知道的，就只有司馬長纓一個人。

而乍看起來，他也沒有絲毫任何人注意的地方，就連那另兩名僕婦與莊漢，相處了近十年時間，也發覺不到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將他看成是與他們一樣身份的人一般看待。

而他們也跟司馬長纓叫他做阿城。

其實，他的全名應該是徐鐵城。

但就算他將他的姓名抖出來，相信江湖上的武林人，也沒有多少人會知道他是什麼來歷。

只有殺手道上，極少數的人，才會知道他以前的身份。

因爲，徐鐵城在未成爲司馬長纓的僕從之前，是一名殺手，只不過他的名頭一直不大響亮，所以，不但江湖上的武林人物不知道殺手道上，有他這號人物，就連殺手道上的同行，知道他這個人的，也不多。

而他從一名殺手變成司馬長纓的一名僕從，那是他甘心自願，懇求司馬長纓收留他的。

說起來，這裏面有一段因由。

那說起上來，應該是十年前的事了。

那時候，司馬長纓還未退隱，仍在江湖行走，在太行山一處山脚之下，無意中發現了徐鐵城昏倒在一叢草叢中，渾身浴血，身上少說點，也有五六處傷口，傷重加上流血太多的關係，在司馬長纓發現他時，他的氣息已很微弱，若非司馬長纓身上恰好有天山派的療傷培元之保神聖藥——雪蓮冰參靈芝丹，喂他服下一顆，再以本身功力，輸入他體內，助他氣機暢活，他那一條命肯定保不住。

而在當時司馬長纓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一名殺手，因爲刺殺不成，反被那他要殺的對像及同伴聯手之下，擊至重傷，幸好幹殺手的不但殺人的本領不弱，逃生的本領也不弱，因爲作爲一個職業殺手，殺人的本領固然很高，而逃生保命的本領也不弱，這是作爲一個殺手必具的條件，也所以，他能夠在重傷之下，仍然能夠逃脫。

而司馬長纓當時一心只在救人，何況，徐鐵城當時也昏迷不醒，想問清楚他是什麼人，也不可能，直到救醒他之後，將他送到客棧，悉心替他治理，待他的傷口好了七七八八後，才從他的口中，知道他是一名殺手。

那還是徐鐵城坦誠向他相告的，並表示經過這一次的險死還生後，深感生命寶貴，決心洗手不幹，求司馬長纓收他爲僕，願意終生追隨他，以報答他救命之恩。

司馬長纓不是一個拘執不化的人，因此沒有後悔救了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殺手，還很高興徐鐵城能夠經過這一次的險厄後，洗手不幹，重新做人，勉勵他堅定心志，不過却沒有答應收留他。

待徐鐵城傷好，他便悄然而去，直到他在兩年之後，封刀退隱，徐鐵城却忽然找上了草廬山莊，苦苦懇求他收留，並說若他不收留他，他便自刎在他的莊前，他見他心意如此堅決，才答應收留他在莊中，表面上是一名莊漢，負責侍候他，實則，却可以算是他的一名弟子。因爲他在暗中不時指點他的武功，這幾年下來，他已經將一身所學的十之五六，傳授給他。

而徐鐵城也眞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直安安份份地待在草廬山莊中，對司馬長纓侍候週到，奉命唯謹。

這也是司馬長纓肯將所學傳授給他的原因！

對於司馬長纓的被殺，徐鐵城悲慟欲絕，他暗中發誓，就算碎骨粉身，也要將那個殺死司馬長纓的兇手找出來！

而他在驗看過了司馬長纓身上的傷口後，憑他以前在殺手道上的見聞與見識，經過細心的驗看後，斷定他的主人是死在一名殺手的手下的，而他也從司馬長纓那紫藍窄薄的傷口上，猛省起，殺死司馬長纓的兇器，乃是殺手道上，名氣响亮，外號「殺魔」的裴度元的獨門歹毒兵器——「扇中藏刄」！

因為他曾經見識過裴度元用扇中藏刄殺人，那人的傷口，與司馬長纓身上的傷一般無二，他斷定，司馬長纓一定是裴度元殺的！

既然斷定是裴度元殺死司馬長纓，他却有點洩氣了，因為他與裴度元比起上來，簡直差了一大截，無論是名氣與身手皆是，雖然他已得司馬長纓五六成眞傳，但他有自知之明，也見識過裴度元的殺人手法，他自忖，憑他如今的身手，仍然非裴度元之敵，那麼，怎不叫他洩氣？

因為他就算找到裴度元，也無法殺得了他，替司馬長纓報仇。

不過，他仍然有一絲希望，那就是司馬長纓那位唯一的兒子司馬千乘。

因為他曾聽司馬長纓說過，司馬千乘正在某一個地方，隨一位世外高人習藝，快會藝成返莊了。可惜，司馬長纓却沒有說司馬千乘是在什麼地方習藝，他想找也無處去找。

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既然一時之間，不能將死訊通知司馬長纓的獨子司馬千乘，而司馬長纓的屍體也不能停放得太久，所以，他決定先葬了司馬長纓的屍體。

殮葬了司馬長纓後，徐鐵城便一直呆在莊中，日夜盼望司馬千乘會忽然間返回來。

× × ×

幸好，自司馬長纓死後，雖然有不少的武林人物前來吊唁拜奠，但却沒有人上門尋仇生事，總算可以放下心來。

而莊中的一切，也是徐鐵城作主了。

這一日，他才送走一批前來拜奠的武林人士，欲轉身往莊內走去，却恰好有一名年約十八二十的青年人向着莊門快步走來，初時，他還以為是前來拜奠主人的武林後起之秀，站在莊前準備迎接那青年人進莊，及至那青年人走前來，他定睛看清楚那青年人的相貌後，神情微微震動了一下，雙眼陡睜，瞬也不瞬地盯着那越走越近的青年人。

那青年人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那是因為那青年人的相貌，有五六分相似司馬長纓，由於他從未見過司馬千乘的樣子，所以，他不敢確定。

不過，他已有幾分肯定了，所以，他的一顆心也劇跳起來。

那青年人生得丰朗不凡，這時也看到徐鐵城定眼看着他，他那本來閃射出興奮光芒來的雙眼，也不由落在徐鐵城的身上了。

只見他忽然加快了脚步，歡快地朝徐鐵城叫道：「唏，你不就是徐大哥麼？」

徐鐵城聞言之下，不禁愕了一下，因為他根本就未見過眼前這青年人，但這青年人却認識他，怎不令他奇怪？

「你——」他遲疑地說了一聲，雙眼仍然緊緊地瞧着那青年人。

那青年人這時已走到他的面前，脚步一停，高興地說道：「你一定是徐大哥，我曾聽爹說過你，你與爹說的樣子差不多的……」

徐鐵城心神猛震了一下，脫口大叫道：「少莊主，你一定是少莊主，你像極了莊主！」

說着，已激動地上前伸手一把執住了那青年人的雙手，激聲道：「少莊主，你回來了！」

那青年人也激動地反手執住徐鐵城的雙手。「你果然是徐大哥，我爹呢？快帶我去見爹！」

徐鐵城一聽那青年人這樣說，狂喜得一時說不出話來，那青年人那樣說，無異承認了他就是司馬長纓之子——司馬千乘，草廬山莊的少莊主了！

徐鐵城日盼夜盼，就是盼司馬千乘會忽然間回來，如今乍然證實了，眼前的青年人就是司馬千乘，怎不令到他驚喜得愕住了。

「徐大哥，我爹好吧？」司馬千乘急切地問。

徐鐵城心中陡地湧上一股哀痛，悲聲道：「少莊主，莊主他……」下面的話，他由於喉頭哽塞，說不下去了。

司馬千乘見徐鐵城忽然悲不成聲，一時間還想不到那方面去，奇怪地瞧着徐鐵城，問道：「徐大哥，你怎麼了……」陡地，他的臉色一變，急聲道：「是不是我爹……」

下面那「出了事」三個字，他怎麼也說不出來。

徐鐵城沉痛地伸手一指身後莊門上掛着的那兩個白紙藍字燈籠，悲聲道：「少莊主，莊主……在六日之前，經已……」

司馬千乘不是個白痴，徐鐵城雖然沒有明顯地說出來，但他觀言察色，又看到莊門上兩邊掛着的白燈籠，看清楚白紙燈籠上寫着那個藍色的司馬兩字，便已明白到，是怎麼回事了。

那刹那，他有如當頭被雷劈了般，神情劇震，神色慘變，失聲慘叫道：「徐大哥，我爹……怎會這樣的，快說，你快對我說！」發狂般，連連搖撼着徐鐵城的雙手。

徐鐵城瞧到司馬千乘那種驚痛欲絕的神情，目中淚湧，泣聲道：「少莊主，莊主是遭人暗算而死的……」

「是誰？」司馬千乘緊執着徐鐵城的雙手，激動之下，不覺用上了眞力，雙手十指深陷入徐鐵城的手臂肉內，痛得徐鐵城不禁皺起了雙眉。「他是誰，他為何要……殺死我爹？」司馬千乘那雙淚水模糊的雙眼，緊緊盯在徐鐵城的臉上。

徐鐵城吸口氣，强抑悲傷，說道：「少莊主，請你節哀順變，冷靜一點，請少莊主先去拜奠莊主之靈，並為莊主帶孝，那件事，我稍遲自會告知你的。」說完，拉開司馬千乘緊抓着他雙臂的手，拉着他往莊內走去。

司馬千乘這時變得像個木頭人一樣，



神情呆木，跟着徐鐵城往莊內走去。

也難怪他如此的，本來，他是懷着興奮的心情，一心只想見到父親時的快樂情形，那知道晴天霹靂，驚聞惡耗，若是換轉是另一個人，只怕早已受不住那種摧心裂肝的打擊，昏厥過去了。

那還是他十多年來，在名師指點苦練之下，內力深厚，自然定力也夠，才沒有昏厥過去。

× × ×

司馬千乘這兩日來，都是渾渾噩噩的，心中被悲痛塞滿了，眼中的淚水也流乾了，看得徐鐵城也心中作痛，但却不知怎樣開解他才好。

第三日，司馬千乘再也忍不住了，在靈堂上問徐鐵城。「徐大哥，我爹到底是怎樣死的？殺他的到底是誰？」

徐鐵城想了一下，才道：「詳細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我接到趕來報訊的村民急告，趕到那條村口的茶寮時，莊主已經死了有半個時辰，而那兇手也逃得無影無踪。不過，據那些目睹莊主被殺的村民說，莊主是被一名江湖相士冷不防之下，出手偷襲而死的，那些村民却看不清楚，那相士是用何種手法殺死莊主，據我猜想，那是因為莊主與那相士動手時，出手太快，那些村民不諳武功，故此看不清楚莊主與那相士動手時的情形，自然也不會知道，那相士到底是何許人也！」

「徐大哥，那豈不是無法找到那兇手？」司馬千乘握拳悲怒地說。

「那又不然？」徐鐵城成竹在胸地說道。「……」

他正想接着說下去，司馬千乘經已急切地一把執住他的手臂，盼切地道：「徐大哥，你是說有辦法找到那兇手？」

「不錯。」徐鐵城頷首道：「我雖然沒有看到那相士，但却從莊主身上那兩道傷口上認出是什麼人幹的！」

「他是誰？」司馬千乘急急接口問，兩道目光急切地直射在徐鐵城的臉上。

徐鐵城很明白司馬千乘此刻的心情，忙說道：「那人乃是在殺手道中，有『殺魔』之稱的裴度元，乃是殺手道中，名列前五名中的高手之一！」

「你不會認錯？」司馬千乘的目光暴寒。

徐鐵城肯定地道：「不會，我在多年前，曾經偶然窺看到他殺人，至今印象深刻，那一次，他亦是用扇中藏刄殺死對方的，被殺的人身上的傷口，與莊主身上致命的傷口一模一樣，不是他，還有誰！」

「徐大哥，我相信你的判斷！」司馬千乘咬牙切齒地問道：「他為什麼要殺我爹？」

他之所以這樣問，足見他江湖經驗及見識之少，徐鐵城既然已說裴度元乃是殺手道上的頂尖人物，那麼，他之所以殺司馬長纓，自然是受人所僱了。

徐鐵城只好向他說明白，道：「少莊主，裴度元是一名殺手，他當然是為了錢才殺莊主了，至於是什麼人出錢僱請他殺莊主的，那就只有他與及僱請他的人才知道了。」

「徐大哥，不論如何艱險，我也要找到裴度元，向他查問出僱請他的人是誰。我一定要替爹報仇！」司馬千乘悲憤地切齒說。

「少莊主，自發現莊主被殺，我便發誓要替莊主報仇，但自忖又不是裴度元的對手，所以，我隱忍着沒有莽動，只想盼你會忽然回來，好助你替莊主報仇，皇天有眼，你果然回來了，少莊主你放心，就算粉身碎骨，我也會助你將裴度元找出來，將那眞正的元兇揪出來，替莊主報仇！」徐鐵城雙眼含淚說。

司馬千乘感激地道：「徐大哥，一切皆仗仰你了，我從未涉足江湖，對於江湖上的門道，可說一無所知，能夠得你全力協助，我就不用在江湖上瞎找瞎摸了，徐大哥，我先在此向你致謝，請受我一拜！」說着，抱拳朝徐鐵城深深地拜了下去。

徐鐵城慌忙閃身讓開，同時伸手執住司馬千乘的手臂，不讓他拜下去。「少莊主，快不要這樣，折殺我了。莊主於我有救命再生之恩，我雖粉身碎骨，萬難報之萬一，為莊主報仇，是我應該做的！」

司馬千乘被徐鐵城執着手臂，硬是拜不下去，只好作罷，但他却誠摯地道：「徐大哥，我從爹的口中，知道他老人家一直視你如弟子般看待，我年紀比你少，請你不要再稱呼我少莊主了，就叫我的名字吧。」

徐鐵城慌忙搖手，固執地道：「少莊主，這稱呼萬萬不能改，所謂上下有別，我先是蒙莊主救命再生之恩，復蒙他肯收留我在莊中棲身，當時我已立志終身為奴為僕，如今莊主雖死，但規矩仍在，焉可妄自尊大，有違初衷！」

司馬千乘却堅持道：「徐大哥，你與我爹怎樣稱呼，我管不着，我却不想你稱呼我作少莊主，正所謂各交各的，你比我年長，自然是稱呼我的名字了。」

頓一頓，他見徐鐵城張口欲說什麼，趕緊搶先說道：「徐大哥，你若不肯依我，那我便獨自一人去找裴度元，不用你協助！」

徐鐵城見司馬千乘說得認眞，沉吟了一下，只好道：「少莊主，為了能快些報却莊主之大仇，我依你便是。」

司馬千乘這才笑笑道：「徐大哥，這樣才是啊。」

徐鐵城感激地道：「少莊主……」

司馬千乘急聲截道：「徐大哥，你不是那樣善忘吧？怎麼又稱我少莊主了？」

徐鐵城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少……千乘，是我一時改不了口，唉，還是……還……」

司馬千乘忙擺擺手道：「別還是了。徐大哥，依你之見，咱們要怎樣，才能找到裴度元？」

徐鐵城對於這個問題，早已想好了辦法，接口道：「少……千乘，幹殺手的是為錢殺人，只要出得起錢，什麼人請他也成，咱們就利用這一點，假意找他殺人，那便輕易就可以找到他，不用到處追查打聽他的下落了。」

司馬千乘爽快地道：「徐大哥，這個辦法不錯。不過如何才能聯絡到他？這倒要你去辦了！我可是一點門道也沒有。」

徐鐵城點頭道：「只要你同意，一切由我來辦好了，相信不出十天之內，就能

夠找到他。」

「徐大哥，那就一切皆拜托你了。」

司馬千乘說着向徐鐵城抱拳一拱。

徐鐵城慌忙閃開身子，雙手急搖道：「少……千乘，這……我怎生受得起，快別這樣客氣，你再這樣，我可要向你下跪了！」

說着，作勢跪下去。

司馬千乘一見，忙上前伸手將他扶住，道：「徐大哥，好了，我以後不客氣便是了。」

徐鐵城這才將曲下的雙腿站直，道：「千乘，我這樣稱呼你，經已有逾身份，令我心中不安，你再那樣客氣，那簡直令到我無地自容了，請你以後對我隨便一點吧。」

司馬千乘無奈地道：「好吧，依你就是。」

徐鐵城忽然像省起了什麼般，望着司馬千乘道：「千乘，你怎會忽然回來的？聽莊主數月前說，你最快也要到中秋前，才能回來的。」

司馬千乘眨眨眼，說道：「徐大哥，我也不大清楚，家師他老人家也曾對我說過，要到中秋前，才准我辭師回家，與我爹共渡中秋，但在六日前，他却忽然將我召去，着我立刻下山回家，當時我高興得渾忘了一切，沒有問他老人家爲何忽然要我回家……嗯，現在想起來，莫非家師他老人家卜算到我爹……所以，才忽然命我下山回家麼？」

徐鐵城聽司馬千乘這樣說，馬上附和道：「一定是這樣，否則，令師不會忽然間無緣無故命你下山回家的。」

司馬千乘忽然改變話題。「徐大哥，你準備何時聯絡那裴度元？」

徐鐵城道：「明天我便出去安排。」

一頓，接道：「爲了不至被裴度元發現這是一個圈套，千乘，明天你一早便趕到城中，找家客棧住下來，同時不要以眞姓名示人。而我也會將容貌變易，才去找門道聯絡裴度元，那樣，他就不會起疑心了。」

司馬千乘自然贊同徐鐵城的安排。「徐大哥，沒有你，我是一籌莫展，不知怎樣着手追查的啊，幸虧有你這位老江湖，否則，那眞是使我無從着手！」

徐鐵城道：「千乘，你太看得起我了，我自跟隨莊主隱居於此，便已沒有在江湖上行走，不知道以前的那一套，還管不管用，但願還能派上用場吧。」

微頓一下，接關切地道：「千乘，這幾日你都沒有好好睡過一覺，今晚早些睡吧，今日之後，一個疏神之下，吃虧事少，萬一……報不了莊主之仇，那可是死不瞑目啊！」

司馬千乘聽得悚然正容道：「徐大哥，你說得對，爲了報殺父之仇，我會照你的吩咐，好好養足精神！」

「嗯，這我就放心了，時候已經不早了，你我各自回房歇息吧。」徐鐵城說着，拉了司馬千乘，走出了靈堂。

× × ×

江州城最出名的酒樓是冠江樓。

司馬千乘在城門才開的時候，便已進了城，依照徐鐵城的吩咐，一逕來到東大街的那家仁安客棧，投了棧。

那是方便與徐鐵城相會聯絡。免得兩人你找我，我找你的，到處亂找。

而他的容貌，也經過了稍微的易容，這也是徐鐵城的主意，因爲他的容貌有六分像司馬長纓，很容易會被人猜到他的身份的。

他雖然稍微易過容，却只是少少的改變，沒有掩去他那丰朗的儀容氣度，只不過看上去，比實際的年紀稍大了一點，添了幾分老成。

他安頓好之後，由於一個人在房中實在太悶了，加上他自小便被送到一處僻靜的地方隨師習藝，奉師命回家，由於心急想見到父親，所以在路上皆是匆忙趕路，無心領略沿路的風光，如今既然閑着無聊，他便想出去走走，見識一下城中的熱鬧，免得像個鄉巴佬一樣，走在街上，擧止失措。

於是，他便出了客棧，沿着那條熱鬧的大街，隨着人流，信步向前走着。

看着那熙來攘往的人流，五花八門的店舖，衣着擧止各異的男女，他簡直目不暇給，感到新奇不已。

不知不覺之間，他走到了一座氣派豪華的大酒樓前，駐足抬頭一望，牌匾上寫着斗大的三個金字：冠江樓。這時候雖然距晌午時分，還有大半個時辰，但進出酒樓的人，却川流不息，望着那些進出的人，他不由自主的，也走了進去。

才踏入店堂內，馬上便有一個店伙趨上前來，諂笑着對他說：「公子爺，喝酒麼？請隨小的來，樓上有舒適的雅座。」說着，哈腰伸手，示意司馬千乘隨他向樓上走去。

司馬千乘無可無不可地點了一下頭，那小二便偏着身，帶領他向樓上走去。

那伙計將他帶上樓上，便招呼另一名店伙招呼他，向他躬躬身，逕自轉身走回樓下。

樓上那名伙計陪着笑臉，將他帶到一張靠窗的桌子前，招呼他坐下，一邊用抹布重新抹桌面，一邊詢問他吃喝些什麼。另一個店伙已將杯筷送上，擺放好。

司馬千乘還是第一次上酒樓，根本就不知道什麼菜好吃，什麼菜不好吃，臉上一熱見那店伙在望着他，忙胡亂地道：「小二哥，便隨便來兩個菜，一壺酒吧。」

那店伙見多識廣，一見司馬千乘那未說先臉紅的樣子，便知道他是個未見過世面的雛兒，於是笑笑，沒有說什麼，答應一聲，便退了下去。

那個替他抹桌的店伙這時已沏了一壺龍井，端上來給他，並替他斟了一杯，才退開去。

司馬千乘第一次領略到如此殷勤的招呼，感到很奇又不好意思，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隨意打量一眼酒樓內的情形。

時候雖然還未到晌午，但樓上已上了八成座，可見這座冠江樓生意好得非常。

他發覺不到樓上的食客有什麼扎眼的人物，便轉身向窗外望去。

從窗外雖然望不到江邊，但也仰望雲天，遙看遠山，倒也令人意舒神暢，司馬千乘望着那天際流雲，恍似奔馬般飄移，瞬息變幻，遠山如黛，連綿起伏，不禁看



得出了神。

直到那店伙將酒菜捧上來，向他招呼一聲，他才回過神來。

替他叫菜的店伙倒沒有欺他是個雛兒，便胡亂弄兩個菜來搪塞他，那兩個小菜均是冠江樓的拿手招牌菜，還未吃，單是那色與香，便誘得司馬千乘直吞口涎，食指大動了。

酒也是窖藏的陳年女兒紅，酒菜俱佳，司馬千乘吃着喝着，渾忘了一切。

不知不覺間，一壺酒已喝光了。

對於喝酒，他倒不是雛兒，那是拜他那位不求聞達的師父所賜，因爲他的師父雖然不是一個酒鬼，但却是個嗜酒之人，帶挈了他也學會了喝酒，而且練得酒量頗大。

一壺酒下肚，他根本連一點酒意也沒有，也覺得不大過癮，正想抬起頭揚手招呼店伙過來，驀地，眼前人影一閃一亮，令到他不由怔愕了一下，睜大了雙眼。

就這刹那之間，一個俏生生，身穿一套淡紫衣衫的明麗少女，站在他的桌前，似笑非笑地也斜着他，那紅潤誘人的櫻咀微張，朝他脆聲道：「這位公子，可否借個坐？」

司馬千乘目光與那少女飄飛的目光相觸，沒來由地臉熱心跳起來，慌忙將目光垂下，口乾舌燥地吶吶道：「姑……娘……如不……嫌棄……無妨請坐。」

那少女看到司馬千乘那種羞窘的樣子。眼波一轉，不禁嫣然笑了起來，落落大方地道：「多謝公子方便了。」盈盈地在司馬千乘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

司馬千乘急口結舌地，正想說話，店伙已趨前來，殷勤招呼那少女。

司馬千乘生平從未接觸過女孩子，如今「有美相陪」，他却感到侷促不安，連酒興也失去了，本來，他是想再喝一壺的，如今却不想再喝了，順便招呼那小二結賬。

那位少女倒是想不到，司馬千乘會這樣快就走，那等如是她趕走他，不禁愕了一下。「公子，請恕小妹冒昧，公子還未吃飯啊，這麼快就走？不是因爲小妹的原故吧？」

司馬千乘一聽，慌忙道：「姑娘，在下……不……有點事，趕着回客棧，在下……告辭。」

說着，他已急急將一塊銀塞在小二的手中，急急向樓下走去。

這時候，他才發覺，樓上的座頭已全部滿了座，難怪那位姑娘說搭座與他同坐了。

那位少女看着司馬千乘消失在梯口的背影，微露惘然若失的神態。

司馬千乘直到走出冠江樓，才感覺到，肚子有點餓，省起剛才吃菜喝酒，根本就吃不飽肚子，只好沿街走到一家賣糕點饅頭的地方，買了幾個饅頭，帶回客棧乾啃。

× × ×

徐鐵城在司馬千乘進城的第三日。便到仁安客棧找到了司馬千乘。

司馬千乘一見徐鐵城，馬上急不及待地問道：「徐大哥，事情怎樣了？」

徐鐵城吁口氣，目中閃着光彩，興奮地道：「找到他了，經已約定在後天傍黑時份，在惡鬼林交易！」

「徐大哥，惡鬼林在那裏？」司馬千乘問。

「大約在城西外四十多里處的地方。那裏異常陰森荒僻。相傳林中有惡鬼，故名惡鬼林！」

司馬千乘對女孩雖然胆怯臉皮薄。對於神鬼之說，他可是不大相信，故此毫不驚怕。「徐大哥，咱們怎樣行動？」

徐鐵城似乎早已想好了。想也不想就道：「千乘，到時仍由我出面與裴度元交易，當我確定了是他之後，我會發出暗號，並猝然向他出手，你則預早躲藏在附近的樹上，一聽到暗號，馬上配合我的行動，出手襲擊他，但有一點要千萬記住，不要殺死他，否則，便不能向他逼問出僱他殺莊主的之兇手是誰了。記住，一定要將他生擒，希望咱們聯手之下，能夠生擒活捉他，若是這一次失敗了。只怕以後要找到他，比大海撈針還難！」

司馬千乘蠻有信心地道：「徐大哥，只要裴度元出現管敎他插翅也飛不了！」

徐鐵城道：「千乘，千萬不可輕敵，裴度元在殺手道上，博得『殺魔』之稱，可不是浪得虛名之人，連莊主也死在他的手下，可想而知他的厲害了。」

司馬千乘知道徐鐵城誤會了他的意思，忙說道：「徐大哥，我一點也沒有輕視他的意思，到時，我會加倍小心的，請你放心。」

徐鐵城忽然間笑了。

他是想到，自己太顧慮了。而從這幾日的接觸中，他絲毫也看不出司馬千乘是一個心浮氣躁，自高自大的人，那麼，他那樣說，必有他的把握，而司馬長纓的一身所學，已稱得上高手中的頂尖人物，却仍然將兒子送到別處學藝，可想而知，那位授藝之人，其一身修爲，必然比司馬長纓有過之而無不及，否則，司馬長纓何必多此一擧，忍受與兒子分離之苦，將他送去別處學藝。

換言之，司馬千乘的一身所學，必然很高明，所以才會說出那充滿信心的話來。自己的顧慮，豈不是多餘？

司馬千乘見徐鐵城忽然發笑，好奇地道：「徐大哥，你笑什麼？」

徐鐵城忙道：「沒什麼。千乘，咱們詳細商議一下，那天如何配合行動吧。」

司馬千乘點點頭，於是，兩人商議起來。

× × ×

徐鐵城在傍晚前的一刻時，隻身一人，來到惡鬼林前。

今日雖然無風無雨，但在暮靄的籠罩之下，惡鬼林仍然顯得幽森詭秘，令人沒來由地生出一股寒慄之意來。

那幽森詭黯的林中，彷彿暗藏着幢幢的鬼影，惡鬼林這個名稱，確是再貼切不過。

徐鐵城停下腳步，先是目光四下掃視了一遍，再往林中打量兩眼，這才邁步走入林中。

但他却沒有深入林中，只是走入二三丈左右，便背靠一棵枝柯盤虬的老松，站下來，等待着。

林內黝黑的一片，很難看清楚丈外的情形，加上那些樹生長得怪形怪狀的，置身其中，確是感到驚恐寒慄。

要不是他知道司馬千乘在林內，而且就在他的附近，饒是他的胆量再大，置身於這樣令人寒慄的境地中，他不知自己是否有胆量等待下去。

同時，他也有點担心，那殺魔裴度元，會不會查察到司馬千乘藏匿在林中，他就在這種焦慮與患得患失的心情下，等待着裴度元的出現。

一陣急風吹來，吹得枝搖葉動，那些奇形怪狀的雜樹，隨着一陣令人毛髮聳然的怪嘯聲，彷似張牙舞爪的惡鬼般，撲噬過來，令到徐鐵城不禁寒意陡生，毛髮直豎，雙眼亂閃起來。

陡地眼前一花，他不禁倒抽一口寒氣，不由自主微退了一步，背脊一緊，原來已靠貼在樹幹上！

吸口氣，他忙鎮攝心神，定睛一望，赫然發現，就在他前面約七八尺外的一棵樹身扭曲的樹身旁，發出一條人影來。

那條人影恍似鬼魅幻現般，徐鐵城根本就看不到他是怎樣現身的，雖然明知對方是人，而且九成九就是他要找的人——裴度元，他仍然禁不住驚嚇了一下，大睜着雙眼，怔怔地望着那人影。

不論他雙眼睜得如何大，他仍然無法看清楚那人影的臉目，只能夠看到那人影那兩道森銳懾人的目光。

「是閣下找區區談買賣吧？」那人影不等徐鐵城開口，經已搶先說，語聲有點啞悶。

徐鐵城知道，那是因爲對方的頭臉罩在布套內的緣故，話聲才會那樣怪怪的，當下吸口氣，不答反問：「閣下就是大名鼎鼎的裴度元？」

「多此一問！」那人影有點不耐煩地沉叱一聲。「閣下還未答區區所問。」

徐鐵城也毫不示弱地道：「閣下只知責人，何乃明知故問！」

那人影目光陡盛。「說得好。既然你我已知道對方的身份，閑話少說，銀票帶來了沒有？你既然知道找上區區，當然也知道區區的價錢了！」

徐鐵城却不慌不忙地道：「銀票就在我的身上，價錢自然知道，但我怎知你就是裴度元？」

裴度元似乎有點不悅了，語聲陡沉：「閣下既然信不過區區，那請閣下另聘高明，告辭了！」

說着，身形一閃，便欲離去。

徐鐵城料不到眼前這位裴度元如此難說話，慌忙道：「閣下若是裴度元，何須去乃匆匆，復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裴度元猛地轉回身來，從布套的兩個眼洞中，暴射出兩道森厲的目光來，冷沉地道：「這是區區一向的規矩——從不在僱主面前，顯露出眞臉目，而區區也從不强求僱主，顯露他的眞面目，只要他說出要殺的人是誰，並交出銀票，交易便算完成。」

徐鐵城急急接口道：「閣下，請恕我多心了。一來我不知你的規矩，二來，我確是怕有人冒充閣下，那我豈不是白白被騙了去一大筆銀子……」

「閣下這樣說，仍是不相信區區就是裴度元了？」冷笑一聲，身形一轉，又欲離去。

徐鐵城慌忙道：「閣下慢走，我已經相信了，唦，這就是你要的銀票！」

說話間，衣袖一翻，脫手擲出一卷紙卷。

裴度元的反應好快，剛轉的身形疾往旁一閃，擰身反手，一把接住那卷疾射過去的紙卷。

接着，他將那卷紙一抖抖開來，目光一落，一口氣吹在那些紙張之上，那些紙張馬上一張張飛捲起來。

「嗯，一千両一張，一共五張，一両也沒有少。好，這宗賣買區區接下了！」裴度元說着，已隨手將那疊銀票揣入懷中。「現在你可以說出，要區區殺的人的姓名了！」

徐鐵城至此，才噓出一口氣來，故意等了一會，才鄭重地一字字說道：「閣下聽清楚了，我要殺的人，就是出錢請你殺草廬山莊主人司馬長纓的傢伙！」

裴度元一聽，那兩道森厲的目光陡然一變，身形也微微震動了一下，雖然看不到他被布套罩着的臉上神色如何。但可以想像到，一定是劇變了一下。「你到底是誰？」喝聲出口的刹那，他已微退了一小步。

徐鐵城陡地放聲大笑起來。

× × ×

裴度元聽到徐鐵城不答反笑，他是個機警的人，心知不妙，知道這一次可能已落在對方的圈套中，他在暗驚之下，便想溜了。

不逞匹夫之勇，反應快捷，一見勢色不對，便求脫身，這都是作爲一個殺手必須遵循的規條。裴度元是一個成功的殺手，這些規條，他自然是奉行不渝，念頭一生，他便彈身掠射向林木深處。

「哪裏走！」徐鐵城大喝一聲，手一抖，打出一把暗器！

裴度元身形剛落，耳聽銳嘯聲起，便知道有暗器襲來。急忙凌空一個疾旋，暗芒暴展，只聽「篤篤篤」一陣急响，徐鐵城打出的一把暗器——鐵彈子，悉數被撥擋落地！

而他的身形，也被彈墜落回地上，手上赫然執着一柄展開來，看似殘破的摺扇來。

不用說，他剛才就是用手上的那柄摺扇，將徐鐵城打出的鐵彈子撥擋全擊落的了。

徐鐵城一見，目光陡亮，馬上便確定了，眼前的幪面人，正是殺手道上，鼎鼎大名的殺魔裴度元無疑。

他馬上重重地咳嗽了一聲。

裴度元那刹那亦身形陡地往前一標，手中摺扇劃起一道弧光，刄光如輪，削劃向徐鐵城的頸胸要害！

單看他出手這一招，迅厲辛辣詭毒，便顯出他的身手確是高人一等，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徐鐵城暴喝一聲，身形貼樹一繞，從前面繞到樹後，右掌一落，砍擊在樹身之上！

他在根本無法接下裴度元那一招的情形下，只好閃避，但他知道，裴度元那一招絕對不是志在殺他，而是想將他逼開，奪路而逃，所以，他雖然閃避開去，但却要阻止裴度元逃逸。



「喀勒」一聲，那棵老松攔腰折斷，橫砸而下，恰好阻截住裴度元的去路！

裴度元顯然也料不到徐鐵城會用上斷樹阻截這一招，倉促之下，身形猝然煞停，一個疾旋，左掌暴擊而出！

只聽一下「暴响」聲陡然响起，一條自後飛撲向他身後的身形，凌空一個倒翻，落在地上！

而裴度元則上身搖晃了一下，沒有被震退！

他在心驚之下（因爲他從剛才互擊的那一掌上，已感受到身後向他偷襲的人，內功也不弱，否則，一個人在凌空出掌之下，若是功力稍遜於他，不被他那一掌震得倒飛出去才怪），忙吸口氣，定睛朝那翻墜落地的人影打量。

林內雖是黝黑一片，但在相距不到一丈的距離之下，憑着那銳利的目光，仍然可以看到對方的臉目。

當他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人，年紀最多二十上下，一雙烱烱發光的雙眼正緊緊地盯着他，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寒氣。

眼前的年輕人年紀這樣輕，却有如此功力，怎不令他心驚。

而那年輕人，當然就是司馬千乘了！

他也是暗驚於裴度元的身手與及反應之快捷，同時，也佩服他的機智。

因爲，當時他就匿在距裴度元之後不到一丈外的一棵樹上，裴度元若是返身欲遁，那正好被人猝然襲擊阻截，說不定便會被他一擊得手，將他制住，但他却不向後溜，却衝上去硬逼徐鐵城避讓，這一份急智，又豈是經驗淺薄的人，所能夠作出的反應。

司馬千乘也自忖在這種情形下，只會向後溜，因爲後面沒有人阻着，而且一轉身就可以逃開去，斷不會想到，後面可能有人匿着截擊，這就要靠一個人的經驗與機警了！

「千乘，他就是裴度元，小心他的摺扇中暗藏着的利刄！」徐鐵城這時已從樹後閃出來，橫身在斷倒下來的樹幹前，阻截住裴度元的去路。

司馬于乘頷首道：「徐大哥，多謝你的提點。」

裴度元這時已鎭定下來，反正一時間也走不了，那何不弄個清楚明白？當下「嘿嘿」沉笑兩聲，目光注定在司馬千乘的臉上，問道：「你又是誰？」

司馬千乘雖然經驗少，但却不是一個笨人，心思靈敏過人，否則，他那位授藝恩師，也不會破格收錄他爲衣砵弟子了。「閣下若是能夠將頭上的布套除下來，在下自然將姓名來歷說出來！」

「哼！」裴度元目光一閃，忽然一亮，疾聲道：「區區聽說司馬長纓有一獨子，自幼便送到一處隱秘的地方，拜師習藝，莫非你就是他的兒子不成？」

司馬千乘見被裴度元猜破身份，當下坦然的說道：「不錯，今晚你若不將僱你殺家父的元兇說出來，休想生離這座惡鬼林！」

裴度元一聽，眼光閃動了一下，陡地哈哈笑道：「區區也算是老江湖了，想不到却墮在你們的圈套中，眞好笑！」

「這有什麼好笑的！」徐鐵城冷然道：「你是一名殺手，爲錢殺人，這正是你們最大的弱點，抓住這個弱點，就不難令你墮入咱們佈下的圈套中！」

裴度元却不以爲然地，說道：「咄！憑你們兩個，還沒有那份能耐，將區區套住！」

「那你何妨試試！」徐鐵城冷哼道。

「區區不會束手就擒，當然要試試了！」裴度元說話間，身形猛地直拔起來，掠向一樹梢。

「還想溜！」喝聲中，司馬千乘身形騰射向裴度元。

裴度元的身形不可謂不快了，但司馬千乘的身形去勢竟然比他還快，「嗖」地一聲，已騰射至他的頭頂上空，右手斜斜向下疾探，攫抓向他的左肩頭！

徐鐵城剛欲騰身掠起，但一眼瞥到司馬千乘那快捷如鳥的身法，便停着沒有動，對於司馬千乘的身子，他既是佩服，也充滿了信心。

裴度元却吃驚不已，他實在料不到，司馬千乘的輕功身法，如此高明，他的輕功身法，在殺手道上，經已是頂尖兒的了，放眼武林，也沒有多少人高過他，眼前這位年紀輕輕的司馬千乘，輕功造詣居然比他還高明，這怎不叫他心驚！

不過，他却驚而不亂，身形那刹那硬生生從旁摔開，右手摺扇急割向司馬千乘的左手腕！

司馬千乘攫抓向裴度元左肩頭的左手暴縮倏變，但聽「拍」的一下擊响聲，司馬千乘經已化抓爲掌，手掌拍擊在裴度元的摺扇面上！

裴度元身形在下，被司馬千乘那一掌拍得身形疾往下沉。司馬千乘凌空的身形一頓的刹那，便已有如老鷹攫小鷄般，衝撲而下，攫擊裴度元！

徐鐵城在下面一眼瞥到裴度元被司馬千乘一掌擊震得往下急墜，他自然不會袖手站着，身形一標，右手寒光乍閃，横斬向裴度元的下盤！

這一下上下交攻，裴度元的身形又是在空中，閃避不易，很難能夠躲脫得了兩人的這一聯手夾擊！

但裴度元不愧是殺手道上的尖頂人物，在那毫髮之間，雙腿暴縮的同時，左手往下一甩，「鈴」的一下急响，黃光暴射，「噹」然一下激响，徐鐵城只覺手上一震，手上那柄短刀被擊震得幾乎脫手飛了出去，刀勢一頓，斜向下彈！

他終於見識了裴度元的厲害！

而裴度元在串鈴脫手擊歪徐鐵城短刀的霎間，右手摺扇向上直插，切向凌空衝撲下來的司馬千乘。

司馬千乘其勢快如隕星飛墜，根本上就是有去無回之勢，加上在空中身形變化不大靈活，簡直無從閃避得了裴度元那一扇！他雖然可以攫抓住或是擊傷裴度元，但他也勢必傷在對方的摺扇之下，這無異是一個兩敗俱傷之局！

裴度元也可謂夠心狠了。居然不惜來個兩敗俱傷。

不過，他也確實只有拚此一着，才不會被司馬千乘攫抓制住。

他是逼於無奈，才出此下策的。

而他也仍然想脫身！

他打的雖然不是如意算盤，可惜，仍然不能如願，打不响！

就在司馬千乘的左手五指已攫抓住他左肩頭，而他的摺扇那鋒利如刃的邊沿，亦已堪堪插入司馬千乘的右胸脇的剎那，只聽「咔」的一响，正中那兩支扇骨驀地標射出兩截又薄又窄的鋒刃來，暴刺入司馬千乘的胸脅上！

裴度元這一手眞夠陰毒，只要那兩截薄刄刺破了司馬千乘的皮肉，那麼，就算司馬千乘本領再高，也非毒發身死不可！

而司馬千乘在那霎間，根本就不可能閃避得了，所以，他可說是死定的了！

就連徐鐵城一眼瞥到，也忍不住發出一聲駭然的驚叫。

但奇變也就在這刹那發生了！

只見一道晶芒乍閃，裴度元陡地發出一聲痛入心肺的嘶叫，他那條右臂連手帶扇，齊肘掉落在地上，一股血泉也從他的右臂斷口處，噴洩出來！

這一下變化，眞是快得不可思議，就連裴度元，也看不清楚，司馬千乘是怎樣在生死一髮的刹那，出手將他的右臂齊肘斬斷的！

徐鐵城更加不清楚了，他只是瞥到晶芒乍閃，有如駭電驚虹般一閃即沒，根本連那是什麼兵器，也看不到。

不過，他却又驚又佩服地，發出了一聲歡呼。

裴度元在斷臂之下，左肩穴道又被司馬千乘抓扣住，那裏還有反抗的餘力，與司馬千乘墜落在地上，全身痲軟，動彈不得。

司馬千乘腳才站地，便已右手運指連點了裴度元反手斷肘附近的五六處穴脈，替他先止住了流血，然後再一連點了他身上五處奇經大穴，這才將他放在地上。

「千乘，你的身手眞是神乎其技，看得我傻了眼，莊主的大仇，一定能夠報得了！」徐鐵城簡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難抑心中的欣喜之情。

司馬千乘却道：「徐大哥，你太誇獎我了。先替姓裴的將傷口包紮好，咱們再問他！」

徐鐵城高興地答應一聲，自身上摸出一包金創藥，撕下裴度元一幅衣襟，替他包紮起來。

## 驚聞惡耗　匪夷所思

月移中天，慘淡月色仍然照射不進惡鬼林內，也難怪惡鬼林如此幽森詭黯了。

司馬千乘這時已靠在一棵樹幹上，雙眼凝視着靠坐在對面約四五尺外的樹身上的裴度元。

裴度元的斷肘傷口已包紮好，臉上的幪頭布套也被除了下來，現出他的本來面目來。

他的年紀看來大約四十不到，削眉深目，臉形瘦削，鼻樑微曲，那便顯得他的鼻子有點勾，頷下無鬚，透出一股精悍，尤其是那雙眼，靈活異常。

徐鐵城還恐他經過易容還是戴了人皮臉具，故此，在除下他的布套後，在他的臉上搓揑摸弄了一會，才確定他這是本來面目！

徐鐵城爲預防有意外發生，就站在裴度元的身邊，緊緊地看着他。

裴度元雖然右手齊肘斷去，但因爲流的血不多，所以，他的神情不大萎靡，目光怨毒地望着司馬千乘。

司馬千乘斷了他的右手，無異毀了他的「前程」，不可能再幹殺手這一行了，那簡直比死還難受，因爲死了，則一了百了，如今這樣子，可夠他痲煩了。他不但要找地方躲起來，並隱姓埋名，同時也要逃避仇家的追殺，而幹他這種職業的人，越是出名，殺的人越多，仇家自然也多了，他在未斷手之前，自然不懼，如今，他因斷手而身手大不如前，那就實在不易應付了。

司馬千乘定定地瞧了裴度元好一會，才開聲問道：「裴度元，你也是一條漢子，若是你肯將請你殺家父的元兇說出來，我担保不爲難你。」

裴度元却强硬地「哼」了一聲。「要殺要剮，悉聽尊便，我已被你斷去一手，猶如飛鳥折翼，再也飛不起來，生不如死，區區不會說的，你還是殺了區區吧！」

司馬千乘聽他這樣說，不由呆住了。畢竟，他的江湖經驗不夠，見識又少，如今裴度元連死也不怕，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法子，可以令裴度元就範的。

好一會，他才吶吶地道：「你以爲我不敢殺你？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裴度元仰頭哈哈狂笑起來，一臉不屑之色，强悍地道：「好小子，殺吧，別只顧說，哼哼，你若不敢殺區區，就是龜孫子王八蛋！」

司馬千乘長到這麼大，還未受過如此的奚落與侮辱，不禁氣得臉上陣青陣紅，氣往上湧，陡地大喝道：「看我殺了你，殺了你這個該死十八次的冷血殺手！」

喝聲中，他像發了狂般，猛撲過去，揮掌便欲擊向裴度元的天靈！

裴度元却夷然不懼，依然狂笑不已。

「殺啊，不殺的是龜兒子王八孫！」

徐鐵城手急眼快，伸手格住了司馬千乘的右手，急聲道：「少莊主，千萬別上了這傢伙的當，他正想你一掌擊殺他，免得日後遭受到以前被他殺死的人的親友所追殺，東躲西藏，受苦受難！殺了他，只不過逞一時之快，但幕後元兇，却逍遙法外了。莊主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

徐鐵城這一番話，有如當頭棒喝，震得司馬千乘慄然汗出，慌忙收回右手，忽然對徐鐵城道：「徐大哥，要不是你及時當頭棒喝，我將會幹出一生令我負疚難安的蠢事來，請受我一禮。」

徐鐵城却伸手執住他的雙手，硬是不讓他施禮。「少……千乘，快不要這樣，我受莊主大恩，不能以死相報，已經有愧於心，我提醒你，是我應盡的責任……」

司馬千乘聽他這樣說，只好說道：「徐大哥，別說了，我不向你施禮便是。但這傢伙，連死也不怕，豈不是奈何他不得麼？」



從他後面那句說話，便聽出他確是「嫩」。

徐鐵城却笑笑道：「不，有一樣事情，那是他比死還害怕的，千乘，還是由我來問他吧！」

司馬千乘實在沒有辦法可以逼令裴度元供出請他殺乃父的元兇，也知道自己實在太「嫩」了，聽徐鐵城那樣說，看到他臉上充滿信心的樣子，便欣然點頭道：「好吧，由你來問他吧！」

徐鐵城這才轉對裴度元，胸有成竹地朝裴度元神秘地笑着，却沒有開聲說些什麼。

裴度元被徐鐵城笑望得心頭發毛，因爲他實在猜不透，徐鐵城會怎樣對付他。

但他隨即想到，自己連死也不怕，對方還有什麼手段能夠嚇得倒他，於是胆氣陡壯，「嘿嘿」兩聲道：「朋友，你唬不倒區區的，區區可不是初出道的雛兒，有什麼手段，你只管施出來吧，區區若是皺一下眉頭的，便是龜兒子王八孫！」

說完，睨着司馬千乘嘲弄地笑起來。

司馬千乘雖然心中惱怒，但却極力忍耐着。

徐鐵城冷冷地喝道：「姓裴的，我再問你一次，你眞的不肯說出那請你殺我莊主的元兇？」

裴度元强硬地冷嗤道：「妄想！區區可不是那種沒骨頭，沒信用的傢伙，你知道麼？幹咱們這一行的，最緊要的是替僱主守秘，區區是何許人物，焉會自毀名頭的！」

「好！說得好！」徐鐵城冷笑連聲。「姓裴的，你也知道，幹你們這一行的，最怕的是什麼？」

裴度元心虛地問道：「區區連死也不怕，還有什麼好怕的了。」

「有！」徐鐵城疾喝一聲。「我不信你不怕我將你帶到鬧市中，公開宣稱，你就是殺手道上，令人聞名胆喪的殺魔裴度元！哈哈，你想一下，這個消息傳開後，那些有親友死在你手下的武林朋友，會怎樣對付你？」

黑暗之中，雖然見不到裴度元臉上的表情變化。但却可以從他眼色驟變，神情震悚中，猜到他一定是臉色發白，心中恐懼異常的了。

「你……你不能這樣做，……」裴度元語聲震顫得說不下去。

「爲甚麼不能？」徐鐵城咬牙道。「對你這樣冷血殺手，死不知悔的傢伙，這已經便宜你了。」

裴度元渾身震顫了一下，搭拉着腦袋，幾乎癱在地上。

「別裝死扮可憐的，爽快一點，你是說，還是想我將你交給那些有親友被你殺死的武林朋友處置！」徐鐵城緊逼着問。

裴度元渾身猛震了一下，抖着聲說道：「虧你們自命爲白道人物，你們若是這樣幹，豈不有虧行止？」

徐鐵城冷笑道：「姓裴的，你別想用高帽子套住咱們。現在我問你，一切皆與司馬少莊主無關，實對你說，我曾經是你的同道，我幹出甚麼事來。也就無關緊要了吧？」

裴度元一聽，剎時像隻鬥敗的公鷄般，垂頭無語。

「姓裴的，你到底說是不說？」徐鐵城冷喝一聲。「你是賴不下去的，何不爽快一點？」

裴度元這才抬起頭來，有氣無力地說：「我說，你們想知道些甚麼？」

徐鐵城聽他這樣說，才吐出了口氣，瞥了司馬千乘一眼。「千乘，還是你來問吧。」

司馬千乘却搖頭道：「徐大哥還是有勞你問吧。」

徐鐵城見司馬千乘這樣說，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於是頷首道：「那麼由我問吧。」

司馬千乘正是深感於自己經驗見識皆不夠，所以，決定多看少說話，俾可從旁學到一些於己有益的經驗，所以，他決定由徐鐵城發問。

而從徐鐵城剛才挫敗裴度元的那番對話中，他已領悟到，像裴度元這種老江湖老狐狸，確是不好鬥，少一些心機與見識，也套不住他，深覺自己實在是太「嫩」了，須要多多學習。

徐鐵城定定地注視了裴度元好一會，才說道：「姓裴的，聽着，還是那句話，請你說出殺我莊主的元兇，到底是誰！」

裴度元這一次答得爽快。「區區知道你們一定不會相信的，但區區却是實話實說，區區根本就不知道出錢請區區殺司馬長纓的傢伙是甚麼人。姓甚名誰！」

徐鐵城一聽，雙眼暴睜，沉聲道：「這種話，騙得了誰？就算是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你將我與司馬少莊主看成了白痴？」

司馬千乘自然也不信裴度元說的是眞話，咀唇噏動着，但却沒有說甚麼，雙眼却射出兩道鋭利如刀的目光，盯在裴度元的臉上。

裴度元嘆口氣，無可奈何地道：「區區也知道。區區那樣說，你們一定會不相信的了，但這却是實情，區區也無話可說了。」

徐鐵城咬着牙，眞想一拳將裴度元的滿咀牙齒擊脫，他强忍着心中那股怒火，冷沉地道：「你別裝得可憐巴巴誠實不欺的樣子，換轉是你，你也不會相信吧？」

裴度元聽得愣了一下，隨即點點頭，坦然道：「你說得對，一個殺手，居然不知道僱請他殺人的僱主是誰，確是於理不通，也說不過去。難怪你們不信。但區區說的可是實情，……」

「住口！」徐鐵城怒喝一聲，憤怒地道：「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眼淚，你以爲我們不敢將你交給那些仇家？」

說着，伸手便去抓裴度元。

裴度元慘然笑道：「區區說的句句是實，不可能强迫你們相信，你們要殺要剮或是將區區交給那些仇家，悉聽尊便。」

說完，將雙眼閉了起來。

徐鐵城哼了一聲，狠着聲道：「你以爲這樣撒賴充英雄，我們就心軟了。相信你麼，你打錯算盤了。」

話落，一把將裴度元抓了起來。

裴度元身上五六處奇經大穴被點封，動彈不得，自然反抗不了。

一直沒有吭聲的司馬千乘忽然開口道

：「徐大哥，請將他放回地上，我有話問他。」

徐鐵城見司馬千乘那樣說，而他也只不過是唬一下裴度元吧了，於是順勢說道：「千乘，你既然有話問他，那就讓你問完再處置他！」

說着，將裴度元放回地上。

司馬千乘兩道目光罩定在裴度元的臉上，語聲不帶一絲怒意地說道：「姓裴的，你既然口口聲聲說的是眞話，事實上，我也想相信你，這樣吧，爲了證實你說的是眞話，可否將當時你與那人接洽那宗買賣時的情形，說出來聽聽，以便證實你所說的屬實？」

聽了司馬千乘這一番說，徐鐵城暗暗讚賞不已，暗責自己太衝動，居然想不到要裴度元將當時洽談買賣時的情形說出來，以判斷他說的是眞是假。

同時，他也感到高興萬分，在心裏自己對自己說：「少莊主雖然江湖經驗尙淺，但假以時日，必然比老莊主還要精明有爲！」

而事實上，司馬千乘確是個心思玲瓏，頭腦精細的人，他欠缺的只是歷練與經驗，他能夠說出要裴度元將當時的情形說出來，就證明了他不是個粗心莽撞的人。

裴度元長長地吸了口氣，睜開眼，望一下司馬千乘，目光中居然含有讚佩之意。「年輕人，衝着你的面子，區區就將當時的情形說一遍吧。」

一頓，稍爲想了一下，才說道：「那是一個有風有雨的晚上，地點亦是在這座惡鬼林中，不過却不是在這裏，而是在林子的那一角。」他因爲全身動彈不得，只好以目光作指示，望向林子的左邊深處。「當時，區區與那人見面時，都是用布幪住頭臉的，所以，根本看不到對方的面目，而對方也自然看不到區區的樣貌了，：：而區區一向的習慣是，對方若不主動將姓名身份說出來，區區是絕不詢問的，區區這種不成文的規例，江湖中的武林人物。相信都有個耳聞，……當時，區區與那人一共說了不到五句話，那人只是將銀票交與區區要殺人的姓名住址出身，寫在紙上，拋給區區，便完成了那宗交易。」

裴度元侃侃道來，將那晚的情形，沒有一絲遺漏地，說了出來。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靜靜地，用心地聽着，待裴度元說完，兩人仍是不吭聲。

好一會，司馬千乘才對徐鐵城道：「徐大哥，你認爲怎樣？」

徐鐵城遲疑地道：「千乘，我不敢妄下斷語。」

司馬千乘却眨下眼，說道：「徐大哥，我認爲他說的是眞的！」

徐鐵城不由問道：「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詞，毫無佐證。你如何斷定他說的是眞的？」

司馬千乘目光閃亮了一下。「很簡單，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根本就沒有騙我們的理由，他是不希望我們因爲不滿意他的說話，而將他交給他的仇家的啊，何況，他的殺手生涯已完了，對他來說，如今首要的是能夠活下去，那麼，他就不用再守甚麼密秘了。」

徐鐵城聽了司馬千乘的那番話，雖然不是全部聽得明白，但也大概知道了司馬千乘的意思，於是頷首，道：「千乘，我雖然聽不大明白你那番似乎含有哲理的話，但你既然那樣說，我相信你的判斷不會錯。」

司馬千乘笑笑，接轉對裴度元道：「那人既然是以紙條代替了說話，在你來說，你斷不會看過那張紙條後，便將之毀掉，一定會留下那張紙條，或是留作證據，好從中找出那人的身份來歷，我不敢斷定你會不會日後以此來勒索那人。但一個人的好奇心必定有的，相信你也不例外，可能還比別人大，總之，爲了種種原因，我相信你必是會保留那字條，對麼？」

裴度元吃驚地望着司馬千乘，由衷佩服地道：「年輕人，你猜中了，區區確是保存了那張紙條。說起來，區區倒不是爲了好奇，可以從紙條上追查出那人的身份來歷，更不是爲了日後勒索，而是爲了萬一失手被擒，或是被仇家追查擒住，那就可以以之作救命符了。殺人的雖然是區區，但主兇却不是區區，所以早已想到了，不論那一個仇家找上區區，都不是志在殺區區，而是想從區區的身上，查出請區區殺人的主兇來，所以，區區一直以來，皆保留了所有僱主的這種那樣的秘密，以便用來作保命的交易。」

「嘿嘿，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殺魔裴度元，原來也是這樣怕死的，眞是令人失望！」徐鐵城卑鄙地橫了裴度元一眼。

裴度元却不以爲意地慨嘆道：「隨便你怎樣說，事實上，區區是比初出道時，怕死得多了，那大概是名氣越大，賺的錢越多，便越想活得長久一些，希望能夠享受一下，所以，區區是越來越怕死，要說不怕死，大概是初出道那段日子吧，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那時候既無名，又無利，一心只想成名，自然顧忌不到那樣多的得失利害了。」

聽了裴度元這番話，徐鐵城不由默然暗生感慨，慶幸自己能夠及早回頭，否則，還不是像裴度元那樣，變成了一個既兇狠，又貪婪，眞怕死的冷血殺手，到那地步，眞是可悲可哀了！

司馬千乘聽裴度元說還保留了那張紙條，心中高興萬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沉着地說道：「那麼，你爲了活下去，一定肯將那張紙條交給我吧？」

裴度元也很爽快，大概這也是他奸狡之故吧，因爲像他這種老江湖，必然想到，要是不爽快地交出來，肯定會吃苦頭，到頭來還是要交出來，那何不爽快點，一來，可免吃苦頭，二來，也博得對方的好感，那麼，必然不會太過難爲他的，點頭道：「區區只想活命，你們若是答應放過區區。區區將那張紙條交給你們！」

司馬千乘毫不猶豫地道：「好，一言爲定！」

徐鐵城却有點不甘心地「哼」了一聲。「姓裴的，便宜了你！」

裴度元叫屈道：「說起來，雖然是區區殺了司馬莊主，但區區只是殺人工具，罪該萬死的，應該是那位出錢僱請區區殺死司馬莊主的元兇。」

「好了，別說廢話了。那張紙條你收藏在甚麼地方？」司馬千乘這時一心只想



快些得到那張紙條，冀能從中找出殺害乃父的元兇來。

裴度元也知機地道：「區區放在一個隱蔽的地方，司馬少莊主，請你帶區區上路吧。」

徐鐵城已搶先一把挾起裴度元。「快說，朝那裏走？」

裴度元忙道：「這位兄台，別挾得太緊，先從這邊出林，朝西趕到雙堆鎭，到了那裏，區區再指點怎樣走。」

徐鐵城拿眼望一下司馬千乘，見司馬千乘點點頭，他便挾着裴度元，放開腳步，從來路奔出林外，抬眼辨認了一下方向，便一邊朝西方快步奔掠而去。

司馬千乘自然是緊隨其後。

這時候，天邊已微露曙光，天色快亮了。

×　　×　　×

司馬千乘展開裴度元從一個石匣中取出來，遞給他的紙條，沒來由地，緊張起來。

那紙條上只是寫着簡單的兩行字。

第一行寫着：「司馬長纓，四十八九歲。」

第二行寫着：「隱居於江州城南約三里外的草廬山莊。」

就只有這寥寥兩行字，既沒有稱呼，也沒有署名。

但司馬千乘却看得雙手發起抖來，不但臉色驟變，連眼色也變了，就像那張紙條上有極强的磁力般，將他的目光定定地「吸住」在紙條上。

這裏，是一處極之荒僻掩蔽的山洞，要不是裴度元從溝中的一塊大石下，搬開幾塊鵝卵石，拿出那個石匣來。司馬千乘與徐鐵城還以爲他捉弄他們，或是伺機會逃走。

因爲，在到了雙堆鎭後，司馬千乘已拍開他身上四處穴道，只點封了他身上兩處奇經主穴，令到他不能提聚眞氣，讓他自己行走。

那個石匣之內，不但收藏了不少「秘密」，也收藏了不少銀票，裴度元甚麼地方不好收藏，却將石匣收藏在山洞中的大石下，可謂小心謹愼了。

徐鐵城本來就一直注視着司馬千乘與他手上的那張紙條，驟眼發覺他神色有異，甚至連手也發起抖來，他最先想到的就是，莫非裴度元竟在紙條上早就做了手腳，塗了毒不成？一念及此，登時臉色遽變，伸按一把扣住裴度元的腕脈，一邊疾聲對司馬千乘說道：「千乘，你怎麼了？可是……」

裴度元冷不防被徐鐵城拉住腕脈，由於他不能提聚眞氣，與常人無異，徐鐵城那一扣用上了力道，刹時痛得他半邊身軟痲欲倒，痛叫道：「姓徐的，你這是幹什麼？快放手啊……」

直到司馬千乘白着一張臉，呻吟着道：「徐大哥，別難爲他，你快看一下，那些字跡不像我爹的手筆？」

徐鐵城聽司馬千乘那樣說，一顆心才放下，有點莫名其妙地接過那張紙條！嘟喃道：「千乘，紙上的字跡怎會像莊主的手筆的啊……」

不自覺地，他已放開了裴度元的手。

當他的目光落在那張紙條上時，登時雙眼一直，陡地睜大了，臉上滿是詫訝驚奇之色，張大了咀巴，却沒有叫出聲來。

終於，他震驚地嚷叫起來：「怎會是莊主的筆跡的？這是不可能的！」

司馬千乘這時已從震驚與詫訝激動中慢慢回復過來。疾聲問道：「徐大哥，你也認出是我爹的筆跡？」

徐鐵城吸口氣，肯定地道：「錯不了，每一日，我都看着莊主寫字繪畫，對於莊主的筆跡，我是再熟悉不過的了，幾乎閃上眼睛！也能夠認出來。」

司馬千乘一聽，如遭雷殛，渾身震撼了一下，剛才，他正是看到紙條上的筆跡，與他父親以往每年托人帶給他的家書上的字跡是一模一樣，他才會驚詫得雙手震抖，臉色大變，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紙條上的字跡，竟然會是父親的筆跡，那豈不是……

如今經徐鐵城這一證實，他實在不敢想下去了。「徐大哥，你沒有看錯？」他仍然希冀地問。

徐鐵城又認眞仔細地看了一會，搖搖頭，臉上滿是驚詫之色，但却肯定地說道：「千乘，我沒有看錯，這確是莊主的筆跡。」

但他隨即又道：「怎會這樣的？莫非那元兇能夠摹仿莊主的筆跡，故意將我們引入岐路不成？」

這時，裴度元也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驚詫地道：「紙條上的筆跡怎會是司馬莊主的筆跡，那豈不是他……」

「好傢伙，一定是你在紙條上做了手腳，假冒莊主的筆跡，戲弄我們！」徐鐵城忽然怒叫着一把揪住裴度元的胸衣，幾乎將他揪了起來，怒視着他！

裴度元被揪得只好踮起腳尖，矢口否認。「姓徐的，你別血口噴人，區區根本就想不到，你們會擒住區區，換言之，區區怎會預先在紙條上做手腳，再說，區區從來未見過司馬莊主，更加無緣目睹他的墨寶眞蹟，請問如何摹仿他的筆跡？區區要是做手腳，何不在紙條上塗上劇毒之類的藥物，那豈不是乾淨俐落！」

司馬千乘這時已差不多完全冷靜下來，聞言之下，深以爲然，於是對徐鐵城道：「徐大哥，他說得對，放開他吧，我相信他沒有在紙條上做手腳，正如他所說，他沒有先見之明，更沒有未卜先知之能，預先在紙條上做手腳。」

徐鐵城這時也知道自己剛才太衝動了，便放開了裴度元，悻悻然地對他道：「姓裴的，那張紙條，眞的是那位請你殺莊主的幪面人交給你的。」

「千眞萬確！」裴度元對天發誓，「區區如有半點不實，不得好死！」

司馬千乘這時不知在想些什麼？就像老僧入定一般，可能連裴度元的話也聽不到。

徐鐵城一眼看到他那種怔呆的樣子，還以爲他忍受不了這種令人驚詫的發現，心神受震之下，痴呆了，忙慌急地叫道：「千乘，你沒有什麼事吧了。」

司馬千乘雙眉聳動了一下，目光一閃，抬眼道：「沒有事！我只是在想……」

「想什麼？」徐鐵城這才放心地吁口

氣。

「徐大哥，我在想，爹的書法是自創一格，很難摹仿的，那麼該不會是別人摹仿爹的筆跡的……」

「千乘，那你是說，那張紙條，是出自莊主之手了！」徐鐵城難以置信地睜大雙眼。

「兩位，要知道那張紙條上的字跡是否出自司馬莊主之手，何不找一張司馬莊主以前手書的墨寶出來，核對一下，那不就清楚明白了麼？裴度元忽然插口。「區區曾聽一位書法大家說，一個人無論怎樣精擅摹仿別人的筆跡，也不可能摹仿得十足十相似，總有一些地方露出破綻的，核對之下，立判眞僞！」

徐鐵城想想，認爲這是唯一的辦法，「千乘，那咱們立刻回莊，找出莊主的墨寶，仔細核對一下吧！」

司馬千乘却搖頭道：「不用老遠跑回去，我身上就帶有我爹最近托人帶給我的一封家書，馬上就可以核對。」

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封信來，從中抽出信箋，展開來，與那張紙條上的字跡核對起來。

徐鐵城也湊過去，仔細地看起來，裴度元亦湊上一份。

三個人這時一心只在那兩張紙箋的字跡上，全神貫注地鑑別核對起來，連一勾一點，一撇一豎也不放過。

足足兩盞茶時分，三個人才同時抬起目光，互相看了一眼。

三人却緊閉着咀巴，沒有說話，但從三人的神態與目光，不難猜到結果。

只是，三人一時之間皆沒有勇氣說出來。

其實，裴度元是不敢先說。

最後，還是由司馬千乘說了出來。「徐大哥，應該沒有錯了，那確是我爹的筆跡。」

說時，他的語聲怪怪的，心情也很沉重。

徐鐵城雖然心中仍有幾分不信，但不得不承認。「連一絲一毫的差別也找不出來，我想說不是也不成。」

司馬千乘竟然徵詢裴度元的意思。「姓裴的，你看出什麼不對沒有。」

裴度元搖搖頭：「要說世間上有人能夠摹仿別人的筆跡到這種天衣無縫的，區區簡直不敢相信。」

剎那之間，三人又沉默下來。

× × ×

「好了，如今什麼也弄清楚了，可以放區區走了吧？裴度元打破了沉默。「你們不會說話不算數吧！」

「姓裴的，你囉嗦什麼，到時候，自會放你走，你放心，咱們不是你這種反覆小人，」徐鐵城睜眼喝道。

裴度元馬上閉上咀巴，但却緊緊地抱住那個石匣。

司馬千乘的臉色很難看，語聲也有點澀澀的。「姓裴的，你不用慌，我一定會放你走的，不過，我似有一些話想問你，希望你據實以告。」

裴度元這時候就像換了個人般，那種自負，兇悍之氣全消失了！由於傷口流血之故，一張臉又白又青，神情萎靡，那還像一個聲名赫赫的殺手。

「司馬少莊主，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區區當據實以告。」

「好，」司馬千乘振作一下，望着裴度元，一字字清楚地道：「請你想一下，那天在惡鬼林中，與你交易的幪面人，他的身材與我爹的身材是否相似？」

裴度元蹙眉想了一會，才愼重地道：「當時由於天黑，加上那位幪面人身上罩着一件寬大油布衣，頭上戴着一頂窄沿的竹笠！所以，很難看出他是肥是瘦，不過若是除去那幪面人的竹笠，區區雖然不敢肯定，但却覺得，那位幪面人的高矮，與司馬莊主的身高差不多！」

司馬千乘一聽，臉色微變了一下，吸口氣，說道：「你想清楚了？」

裴度元想也不想，就說道：「絕對想清楚，那幪面人確是與司馬莊主差不多高矮。」

徐鐵城望了司馬千乘一眼，呻吟般道：「這樣說來，那人豈不就是……」下面的話，他實在說不出口。

司馬千乘却替他說了出來。「徐大哥，我知道你想說什麼，若是照姓裴的那樣說，那人極有可能就是我爹！」

但他接又困惑詫疑地自語道：「那即是說，我爹出錢僱請姓裴的殺他自己了，這到底爲了什麼？難道爹他老人家瘋了不成。這豈不是荒謬絕倫的事情……」

徐鐵城大叫道：「不，莊主怎樣叫人殺自己，這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莊主一向神智清明，怎會幹出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傻事來。」

裴度元却不以爲然地道：「世間事千奇百怪，無奇不有，更加荒謬的事情，區區也見過，說不定，司馬莊主那樣做，是有苦衷或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呢。」

到底是旁觀者清，一言驚醒夢中人。

司馬千乘首先覺得裴度元說得有理，目光一閃，落在徐鐵城的臉上，正容道：「徐大哥，我爹出事前那幾天！可有什麼怪異或是不尋常的地方。」

徐鐵城想了一下，沉吟着道：「嗯，我現在想起來了，莊主在出事前那兩天！似乎一直心緒不寧，有點坐立不安，特別是在出事那天早上，莊主的雙眉一直沒有舒展過，午飯後，一反常態，竟然不在書房中寫字畫畫，却跑到隣村去喝酒，才……」說到這裏，他狠狠地瞪了裴度元一眼。

幸好裴度元沒有注意到他的神態，否則，他必定將到口的話吞回喉嚨中。

「司馬莊主，區區忽然想到了一件奇怪的事！」裴度元忽然脫口叫起來。

司馬千乘一聽，急聲問道：「是什麼事，快說。」

裴度元臉上露出惑然不解的神色，凝眸道：「區區現在想起來了！那天，區區在那茶寮外出手襲擊司馬莊主時，在發出致命的那一擊時，照說，以司馬莊主的身手及當時的情形看來，司馬莊主是有可能閃避得過區區那一擊的，但他却沒有竭盡所能躲避，區區在刺殺他的那剎那！也被弄得意外地怔了一下，如今回想起來，覺得司馬莊主是故意讓區區得手的。」

司馬千乘一聽，猛然伸手執住裴度元的手臂，亟聲道：「請你將當時動手的情形說一遍！」



裴度元皺着眉頭，苦着臉道：「司馬少莊主，請你先放開手好麼？」

司馬千乘這才發覺，自己因爲情急之下，手上不覺加了力道，握痛了裴度元，忙歉然道：「對不起，握痛了你。」

裴度元苦笑一下，接將當時的情形說了一遍。末了，他着重地對司馬千乘道：「當時司馬莊主身形倒飛開去。而區區的摺扇在遞空之下，一按扇柄端的機簧暗掣，從當中兩支扇骨中，標射出兩支尺長利刄來，雖說當時是在冷不及防之下，但照說憑司馬莊主的身手，是可以在那剎那身形向下橫滾翻墮，避過那兩支淬毒利刄，又或是翻掌向上一拍，將區區的扇刄拍飛起來的，但他却一點反應也沒有，便被區區的扇刄刺中了胸腹之間的要害。」

司馬千乘靜靜地聽完裴度元的說話，好一會，才沉重地道：「你說得不錯，我爹在當時那種情形下，憑他的身手，確是有可能躲避或是出手拍擊開你的扇刄的，換轉是我，我也有把握躲避得過，聽你這樣一說，我爹確是想死在你的手下，……這豈不是證實了，我爹是自己買兇殺死自己的。」

徐鐵城聽得整個人傻呆了，突然他直至想在，還是不願相信，司馬長纓是自己「殺死」自己的，但聽說的與眼見的，又在在證實，司馬長纓是自己要死的，令他不能不信，忽然，他發狂般大叫，道：「爲什麼！莊主爲什麼要僱請殺手，殺死自己？」

司馬千乘這時反而冷靜下來：「徐大哥，你冷靜一點！正如姓裴的所說，爹那樣做，或許是有苦衷，或是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出此下策的。」

「莊主有什麼苦衷，有什麼逼不得已的原因，爲什麼我不見莊主提起啊？」徐鐵城仍然很激動，有點語無倫次。

司馬千乘握着拳頭，低沉地道：「徐大哥，這就要去查，我一定會查出爹爲何要那樣做的！」

忽然，猛省起一件事，轉對裴度元道：「姓裴的，你一定還記得，我爹給你的銀票，是那一家錢莊的票子吧？」

裴度元馬上道：「記得，那幾張銀票區區還未兌現。這就拿給你看。」

說着，打開那個石匣，翻動起來，一忽，拿出三張銀票，遞給司馬千乘：「就是這三張銀票，你自己看吧。」

司馬千乘接過那三張銀票，仔細一看，發現那三張銀票皆是大通錢莊開的票子，兩張二千兩，一張一千兩，合共是五千兩。

「是這三張銀票沒有錯？」司馬千乘揚一下手中的銀票，遞還給裴度元。

裴度元一邊伸手接回，一邊肯定地說道：「沒有錯，是大通錢莊的銀票，兩張二千兩，一張一千兩，區區記得清清楚楚的！」

司馬千乘轉對徐鐵城道：「徐大哥，江州城是否有大通錢莊的分號，咱們莊子是否與大通錢莊有銀錢上的來往？」

徐鐵城馬上道：「有，咱們莊上一向與大通錢莊有銀錢來往，我聽莊主說，還有銀錢存在那裏呢！」

「嗯，只要咱們再到大通錢莊查問一下，有沒有向我爹開出過三張合共五千兩的銀票，那便可以最後證實，那位僱請姓裴的殺死我爹的幪面人，是否就是我爹了！」司馬千乘長吁出一口氣來。

「對，」徐鐵城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千乘，咱們這就趕回江州城。」

司馬千乘頷首，瞥一眼心頭忐忑的裴度元，說道：「這一次放過你，希望你好自爲之！」

說完，當先掠上溝沿上。

徐鐵城也留下一句話：「便宜了你！」跟着飛身掠上，留下大喜過望的裴度元，呆在溝底下。

× × ×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才進入江州城，便發覺情形有異於平日。

那倒不是城內發生了什麼變亂或是大事，而是沿途所見，發現了不少武林人物，這是頗不尋常的。

雖然覺得奇怪，兩人這時，却沒有心情理會，一逕走向城東大街那頭的大通錢莊。

徐鐵城始終還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城中怎麼忽然來了這麼多的江湖武林人物，就像趕廟會一樣，莫非……」下面的話，他忽然不說下去了。

原來，已來到大通錢莊。

司馬千乘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了進去。

錢莊的伙計雖然不認識司馬千乘，但却認識徐鐵城，以前，他曾隨司馬長纓來過錢莊數次。

一個伙計一眼見到他，忙趨前笑着道：「徐爺……」

徐鐵城却擺擺手，截斷了那傢伙的話，指着司馬千乘道：「進小哥，這位就是司馬少莊主，有點事，想請敎一下掌櫃的，煩你轉告一聲。」

那位伙計阿進一聽司馬千乘就是司馬長纓的公子，慌忙施禮道：「小的見過司馬少莊主，兩位且請坐一下，待小的去告知掌櫃。」

招呼兩人坐下後，這才顚着屁股，急急脚向內走去。

未幾，又急急脚走出來，朝兩人欠身道：「司馬少莊主，徐爺，掌櫃有請。」作了一個請的手勢。

兩人站起來，阿進在前帶路，往內走去。

來至一處小客廳上，阿進請兩人坐下，步履聲響，從內面走出一個年約五十許的富泰老人來，笑着朝兩人拱拱手，望着司馬千乘，說道：「這位就是司馬少莊主了？」

司馬千乘忙起身抱拳還禮：「在下正是……」

徐鐵城亦已站了起來，說道：「方掌櫃，我與少莊主來找你，是有一件事想請敎的。」

那方掌櫃「啊啊」笑道：「兩位請坐下再說，有什麼事，只管說出來，老漢辦得到的，樂意效勞。」

「如此，在下先多謝方掌櫃了。」司馬千乘可是多禮得很。

方掌櫃忙拱手還禮，亦坐了下來。那位伙計阿進經已走出前面，招呼客人了。

司馬千乘拿眼望一下徐鐵城，徐鐵城會意，開口說道：「方掌櫃，請問貴號在十多天前，有沒有開出三張合共五千両的銀票給我家莊主呢？」

方掌櫃想了一下，說道：「老漢約略記得，司馬莊主確是在十多日前，來過敝號，至於他是否來敝號開發銀票。老漢就不大清楚了，不過可以查看一下賬簿，便知道。」

徐鐵城忙道：「如此，煩請方掌櫃查看一下貴號賬簿，可以麼？」

方掌櫃爽快地道：「當然可以，老漢這就去賬房着管賬的先生查看一下，兩位且寬坐片刻，老漢暫且失陪。」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忙同聲道：「方掌櫃請便，有勞了。」

方掌櫃於是起身向前面賬房走去。

大約半盞茶時間，方掌櫃帶笑走回來，還未坐下，便對兩人道：「兩位，查到了，司馬莊主確是在十三日前，來敝號開發了三張銀票，兩張二千両，一張一千両，合共是五千両。」看一眼兩人，微露疑訝地道：「兩位，不是敝號發出的銀票，有什麼不妥吧？」

徐鐵城忙道：「方掌櫃，貴號信譽超著，分號遍及江南江北十省，資財雄厚，怎會有問題呢，我與少莊主這次請求你核查一下，只不過想證實一下，莊主是否確是在貴號開發了三張合共五千両的銀票，煩勞之處，我在此代少莊主向你致謝，不打擾了，告辭。」

說着已站起身來抱拳向方掌櫃一禮。

才坐下來的方掌櫃，馬上站起來，拱手還禮不迭。「兩位太客氣了，這算不了什麼，貴莊是敝號的老主顧，敝號萬分樂意効勞。」

司馬千乘亦站起來，朝方掌櫃抱拳一禮。「方掌櫃，在下告辭了。」

在方掌櫃的親送之下，司馬千乘與徐鐵城走出了大通錢莊，兩人皆心情沉重地走着，誰也沒有先開口說話。

也難怪兩人心情沉悶的，經過大通錢莊的查證，絕無疑問地證實了，司馬長纓確就是花錢僱請裴度元殺死自己的幪面人，這叫兩人怎不心頭如壓重鉛，也驚詫困惑不已。

要說世間事無奇不有，這件事，可說是最奇的了。

江湖上不但有人喪心瘋狂到爲了某一種原因，會殺死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妹兒女的，但却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人會瘋狂到花錢請殺手殺死自己的，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相信說出去，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這種「荒謬絕倫」的事。

因爲一個人若是想死，盡有法子尋死，譬如上吊或是投河，要不，可以服毒，總之，辦法多的是，却沒有人會花一大筆銀子，請人殺死自己的，就算是瘋子，也相信不會？

但司馬長纓却確是這樣做了。

而他既不是瘋子，並且一向神智正常，但却做出這種比瘋子還要令人費解的事情來，這就耐人尋味，惹人猜疑了！

此刻，兩人心頭盤繞的，就是這個想爆了腦袋，也想不通，猜不透的問題。

忽然間，司馬千乘不知怎的，撞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發出一聲驚叫，才將他自困擾之中，驚醒過來。

他一驚之下，急忙收住脚步，抬眼一看，不禁呆了一呆，隨之張口結舌地道：「這位姑娘，對不起，在下一時失神，撞着妳，請別見怪。」說着，抱拳向那少女拱了拱。

你道那被他撞上的少女是誰？那眞是無巧不成話，竟然就是那日他在冠江樓上據桌獨酌，忽然上前，請他行個方便，搭枱同坐的那位姑娘。

那位姑娘只是被司馬千乘輕輕擦撞了一下，根本就沒有什麼大碍，但女孩子臉皮薄，冷不防被一個陌生男人撞了一下，自是又羞又驚，張口便欲輕責兩句，抬眼瞥到眼前人原來正是那天在冠江樓上同枱而坐的靦覥青年人，本已微紅的嬌靨，「刷」地更紅了。人家賠禮道歉不迭，自己哪裏還能責怪得出口，不知怎的，一顆心有如鹿撞般，「卜卜」亂跳起來，忙微垂螓首，還禮澀聲道：「這位公子，也是小妹走路太急，才會與公子相撞的，請公子不要自責。」

說完，偷偷瞟了司馬千乘一眼。

豈料，司馬千乘也呆呆地望着她，兩下裏目光相觸，羞得她急忙垂下目光，臉上更加紅了。

司馬千乘與那少女的目光相觸，如遭雷殛般，神情震了一下，這才驚覺到，自己失態了，忙將目光移開，吶吶着想說話，但又不知說什麼好。

徐鐵城却不知道兩人曾有過一面之緣，他也沒有注意到兩人那種奇異的神態，見沒有什麼事便對司馬千乘道：「千乘，既然這位姑娘沒有什麼事，咱們走吧。」

說着，一拉司馬千乘，便向前去。

司馬千乘只好跟着走，朝那少女抱拳拱了一拱，匆匆瞥了對方一眼。

那少女恰好亦閃眼瞟他一眼，兩人的目光再次相觸，那刹那却像磁遇鐵般，膠着在一起。

不過，那只是一瞬間的事，因爲司馬千乘已隨徐鐵城走出了數步，只好將目光收回。

但那一瞥，却各自將對方的臉影，深烙在心中。

那少女却沒有立刻便走，站着，露出悵然若失的神態，直到司馬千乘的背影消失在人潮中，她才移步朝大街的另一頭走去。

× × ×

在草廬山莊的書房中，司馬千乘與徐鐵城閉門默然相對而坐。

夜已深，萬籟俱寂，更顯得書房內那股沉悶之感迫人，就連書案上那盞火，也凝然不晃動一下，彷彿是一團實體。

「千乘，你準備怎樣辦？」徐鐵城終於忍不住，開口打破了那越來越沉重的寂悶壓迫感。

司馬千乘目光陡地一凝，低沉地道：「我一定要查出我爹這樣做的原因來！」

一頓，目光一抬，直射在徐鐵城的臉上。「徐大哥，我相信爹那樣做，一定有他的原因的！」



徐鐵城沉重地點點頭。「千乘，我也這樣認爲。」

微頓一下，接道：「咱們一點綫索也沒有，如何着手追查呢？」

司馬千乘道：「徐大哥，既然爹那樣作，是有原因的，咱們只要耐心去找，總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的，我相信爹那樣做，必有他的深意在的。」

「千乘，你說得對。」徐鐵城道。「我絕對相信莊主決不會無緣無故那樣做的，就算咱們不着手追查，假以時日，也會漸露端倪的。」

司馬千乘在這短短的數日之間，彷彿成熟了很多。「徐大哥，咱們不能坐等時機，必須立刻着手追查，否則，要是爹的死是牽連到一樁大陰謀的話，那麼，只怕端倪漸露之時，那陰謀者已大功告成，咱們採取行動，已於事無補了！」

徐鐵城聽了司馬千乘那樣說，深以爲然，同時，也暗中驚佩於司馬千乘思慮之週到，就連自己，也想及不到那樣遠，對於司馬千乘，他是越來越放心了。「千乘，還是你顧慮得到，咱們如何行動？」

司馬千乘確是一位奇才，雖然年紀輕輕，從未涉足江湖，但他思想敏捷，思慮精細，見事明快，觸類旁通，擧一反三，他在這數天之中，耳聞目睹，已學到了不少東西。「徐大哥，城中不是忽然間出現了不少武林人物嗎？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那些武林人物忽然湧現城中，我相信必然有原因，咱們在無從下手追查情形下，何不就從那些武林人物身上下手，說不定，可以從中查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徐鐵城一聽，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猛一拍大腿道：「千乘，我怎麼就想不到這一點，你簡直比老江湖還要聰明啊，莊主有子若此，也該告慰泉下了。」

司馬千乘靦覥地笑笑道：「徐大哥，你太誇獎我了，今後，還要你從旁指點，希望你不吝指教！」

徐鐵城笑道：「千乘，你太謙，也太客氣了，只要能夠查出莊主那樣做的原因，我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司馬千乘感動地道：「徐大哥，有你協助，一定能夠查出眞相的！」

徐鐵城望一眼神情有點憔悴疲累的司馬千乘，關切地道：「千乘，這幾天往返奔波，你一定心力俱疲了。早點歇息吧，明天還要進城查探那些武林人物忽然湧現的原因呢！」

說着，已站起身來。

司馬千乘確是心力俱疲了，若是換了尋常人，早已經支持不住了。當下也起身道：「徐大哥，你也很疲累了，咱們都早些歇息吧。」說完，吹熄了書桌上的燈火，各自回房歇息。

× × ×

江州城中，這數日來，確是湧來不少武林人物，頓時間，令到城內的客棧有人滿之患，而不論酒樓飯館，每一日亦是坐無虛席，佔了六成以上是武林人物。

這可令到那些客棧或是酒樓飯館的老闆與伙計，一半是喜一半是憂。生意好，當然是歡喜了，但萬一那些桀傲不馴的武林人物生起事，動手打鬥起來，那麼，他們就被害慘了，那些武林人可以一走了之，他們可是走得了和尙，走不了廟，要是弄出人命，說不定便會吃官司，所以，那些店家莫不在心裏禱告：千萬別在自己的店子中惹上麻煩，否則，可能會得不償失了。

冠江樓既然是江州城中最有名的酒樓，那些武林人物，自然是爭着就往那裏擠了。

離晌午還有半個時辰，冠江酒樓內，經已人頭湧湧，坐無虛席了，不少來遲了的人客，只好轉身往別家跑，有些找到相熟的，則擠一擠，坐下了。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才走入冠江樓的店堂，看到那擠擁的客人，便不禁皺起了眉頭。

而那些店伙，此刻也忙得不亦樂乎，根本就無空來招呼進來的人客，與司馬千乘那天來喝酒相比，簡直像走錯了地方。

司馬千乘一見這種情形，便想離開，徐鐵城却一把扯住他，不死心地道：「別忙，到樓上看看，你瞧不到麼？十成的客人有七成是武林人，這種地方，正好方便咱們打聽消息。」

司馬千乘聽他這樣說，也覺有理，於是，便跟着徐鐵城往樓上走。

豈料，樓上也是坐無虛席，根本就找不到一副空座頭，徐鐵城睹狀之下，只好死了那條心，欲轉身下樓。

一名店伙恰好也走上前，朝兩人抱歉地道：「兩位客官，敝店已有人滿之患，請兩位移玉步往別家店子吧。」

兩人再經店伙這樣說，便轉下樓，豈料，却有人嬌聲向司馬千乘招呼。「那位公子，如不嫌棄迫窄，請過來這邊擠一下坐吧。」

司馬千乘聞言之下，不禁怔愕了一下，弄不清楚是否招呼他，但也停下脚步，帶點詫訝地放目朝樓面掃了一眼。

徐鐵城也停下脚步。正奇怪怎會有人向司馬千乘招呼，而且是一位女子。因爲據他所知，司馬千乘自幼便隨師習藝，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這幾天才回莊，自己一直陪着他，無可能會認識什麼人的，特別是女子。但當他一眼看到，招呼司馬千乘的那位女子後，他便恍然了。

這時，司馬千乘也發覺到，確是有人向他招呼，而且是位女子，就站在那天他坐的臨窗那副座頭旁邊，正向着他含笑招手。

那刹那，他的心頭一陣狂跳，臉上也陡然發燒起來，望着那少女，就像一個傻子那樣。

因爲那少女不是別人，正是與他兩度相遇，昨天失神撞到的少女！

而他自經過昨天的相遇後，已經將少女的臉影，深深地烙進心坎裏。

那少女望到他只是呆望着她，不言不語，臉上也沒來由地一紅，又羞又急，也有點惱，畢竟，她是個女孩兒家，在這種大庭廣衆之下，她主動招呼司馬千乘，不知鼓起了多大的勇氣才敢，如今，已有不少眼光射過來，怎不敎她不羞急尷尬。

幸好，徐鐵城及時用手肘撞一下司馬千乘，低聲道：「千乘，是昨天那位姑娘向你招呼啊……」

司馬千乘這才霍然回過神來，也警覺

到自己失態了，一剎那，他臊得幾乎想找個洞鑽下去，慌手亂脚地走上前去，抱拳朝那少女一拱，吶吶着道：「姑娘……適才是……妳招呼……在下麼？」

他這樣說，可教那少女羞赧得將頭深垂下來，以免讓人看到她那羞赧得如喝醉了酒，霞生雙頰的樣子，心中輕嗔了一句：「眞是個傻子！」口裏低低地道：「正是小妹，公子也是來喝酒吃飯麼？」

司馬千乘有點失措地道：「可惜已經客滿，……」

那少女忽地抬頭瞥了他一眼，忙又垂下，打斷了他的話道：「公子上次有讓坐之雅，今次小妹豈不能之，公子若不嫌擠迫，何不與貴友擠坐一下，與小妹共桌，好嗎？」

司馬千乘吶吶着不知怎樣說才好，被徐鐵城碰了一下，頓時明白他的意思，忙又抱拳一拱道：「如此，在下領情，打擾了。」

這時，那副座頭上原本坐着的兩個人，已起身擠坐在一起，讓出半邊桌面，讓兩人坐下。

司馬千乘雖然覺得怪不好意思的，也只好告告罪，坐了下來。

那少女偷眼瞥到兩人已坐下，這才輕盈地在另一邊坐下來，恰好與司馬千乘隔桌相對。

那兩名擠坐在一邊的漢子，年紀大約四十許五十不到。自司馬千乘走前來，便一直打量着他，沒有離開過他的身上。而瞧兩人對那少女順從的神態，可能是那少女的隨從也說不定。

不過，那兩名漢子眼神充足，目光熠熠，氣度沉穩，一眼便讓人瞧出，不是庸手。

徐鐵城畢竟年紀比司馬千乘大，見識也多，見他垂下頭不語，那少女亦是一樣，便已猜到了一點點端倪，心中暗喜之下，忙抱拳道：「這位姑娘，還未請敎芳名怎樣稱呼。」

那少女這才抬起螓首，臉上紅馥馥的，像塗了胭脂，份外嬌俏動人，閃眼瞥了司馬千乘一眼，才赧然朝徐鐵城道：「小妹呂婷。」接抬手指一下那兩名漢子，說道：「這兩位是小妹大叔，這位姓韓，那位姓余。」

徐鐵城抱拳朝三人一拱道：「原來是呂姑娘，韓兄與余兄，失敬了。」

一頓，自我介紹道：「敝姓徐，叫鐵城，這一位乃是司馬少俠，名千乘。」

那少女這時已收起了羞赧之態，聽聞之下，目光飛閃了一下，抱拳朝兩人道：「原來是徐大哥與司馬公子。」

那兩名漢子在聽徐鐵城報出司馬千乘的姓名後，臉色微微變了一下，互相瞧了一眼，抱拳朝兩人道：「徐兄，司馬公子，失敬了。」

司馬千乘抱拳還禮不迭，神態也變得自然多了。「呂姑娘，韓大俠，余大俠，在下剛才失態了，尙祈不要見怪。」

司馬千乘這麼說，又令到呂婷的嬌靨飛上了兩朵紅霞。

幸好，這時一名店伙上前來，在司馬千乘兩人的面前擺放杯筷，遮蔽了兩人的視綫，沒有讓司馬千乘看到。

那店伙擺好杯筷，朝司馬千乘兩人道：「兩位客倌要吃喝些什麼？」

司馬千乘根本就不知吃些什麼好，便拿眼望望徐鐵城。

徐鐵城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正想開口，那位呂姑娘却開聲道：「司馬公子，兩位若不客氣，何妨讓小妹作個東？」

徐鐵城忙道：「姑娘，怎好叨擾？還是我們作東吧。」

呂姑娘眼睛一轉，睨了司馬千乘一眼。「徐大哥何必客氣，今日就讓小妹作東吧，小妹已叫了酒菜，下次，有緣再見，再讓兩位作東吧。」忽然間她發現到「有緣」那兩個字有點欠妥，一張臉不由又飛紅起來。忙將目光垂下。

司馬千乘却想不到那樣多，忙道：「徐大哥，咱們若再推拒，便矯情了。呂姑娘，兩位大叔，在下與徐大哥那就叨擾的了。」

那兩位漢子連聲道：「司馬公子太客氣了。」

呂婷沒有說什麼，但却綻唇一笑。

兩杯酒下肚後，五個人便顯得熟絡與隨便了，不再那樣拘謹生份，有說有笑起來。

但說話的主要是司馬千乘、徐鐵城與呂婷，那兩位漢子只偶爾應對一兩句話。

而這時，司馬千乘兩人亦已發覺到，樓上的食客，大多數是武林人，正在高聲談說着，哄哄鬧鬧的，很難聽得清，他們在說些什麼。只偶爾聽到一兩句。

話題打開後，徐鐵城乘機朝呂婷問道：「呂姑娘，近日城中不斷有武林人物絡繹而來，莫非附近發生了什麼大事不成，又或是那一位武林名宿，發出武林帖，邀集而來的麼？」

呂婷睫毛眨動了一下，眸子在司馬千乘與徐鐵城的臉上溜了一轉，帶點訝異地說道：「徐大哥，你與司馬公子二人眞的不知道，那些武林人物趕來江州城的原因麼？」

徐鐵城正容道：「呂姑娘，或者是我們孤陋寡聞吧，確是一無所知，感到很奇怪。」

呂婷睜大了那雙俏目，望着兩人道：「徐大哥，小妹也不大清楚。不過，小妹聽說，那些武林人物之所以紛紛趕來江州，是因爲有一位武林前輩，向江湖中的武林同道傳出消息，要代隱居於城南外的草廬山莊莊主司馬長纓的被殺，出頭追查幕後僱請殺死司馬莊主的主兇，並揚言他業已查到主兇是誰，只等武林同道齊集江州，便會率領他們將那主兇揪出來，交給同道公議處置！」

語聲微微一頓，掃了兩人一眼，才說下去：「那些武林人物相信就是聽聞這個消息，趕來趁熱鬧的吧。」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聽了呂婷這番話，不禁愕然以對，傻住了。

若呂婷所說是眞，那麼，兩人可說眞的是孤陋寡聞了，江湖上傳出了這個如此重大的消息，並且是關乎到司馬千乘的父親被殺的問題，兩人竟然毫無所聞，那簡直是莫大的諷刺，兩人既是驚詫，又是尷尬。

呂婷見兩人一臉呆愕詫然的神色，不



禁好奇地笑望着兩人道：「司馬公子，徐大哥，你們……」

司馬千乘忽然急聲道：「呂姑娘，沒有聽說過傳出那個消息的武林前輩名宿，是那一位麼？」

呂婷搖搖頭：「這小妹倒是沒有聽說過那位武林前輩是何許人也！」

瞥眼看到司馬千乘臉上微露失望之色，眼珠一轉，忙轉對那兩位漢子道：「韓大叔，余大叔，你們有聽到麼？」

韓姓漢子與余姓漢子對看一眼，韓姓漢子朝呂婷恭聲道：「小姐，咱們也沒有聽聞那位神秘的武林前輩，到底是何方神聖！」

司馬千乘失望地道：「應該有人知道他的身份來歷的，徐大哥，咱們等一會，向別的人打聽一下，好麼？」

徐鐵城自然頷首表示贊成，剛開口，却被呂婷搶先說道：「司馬公子，你爲何那樣心急，一定要知道那放出消息，將武林同道引來江州的武林前輩是誰？」

司馬千乘脫口道：「因爲在下急於欲替先父報仇！」

徐鐵城想阻止他，已經來不及了。

呂婷聽得雙眼陡地一睜，驚喜地望着司馬千乘，嬌嚷着叫道：「司馬公子，原來你就是十數日前被殺害的司馬莊主的兒子！」

司馬千乘坦然道：「不錯，在下司馬千乘。」

那兩個姓韓與姓余的漢子，同時神色變動了一下，但却沒有說什麼，而司馬千乘等人也沒有發覺到兩人的神色變化，否則，一定覺得奇怪。

徐鐵城張口欲說，陡然間，只聽有人嚷道：「啊哈，原來司馬莊主的哲嗣就在這裏，司馬少莊主，快過來讓俺兄弟一睹你的丰采！」

在他們隔隣的一座頭上，坐了四位粗豪的漢子，其中最靠近他們這邊的一個連腮鬍子大漢，大概是聽到了呂婷與司馬千乘的說話，正站起身來，嚷叫着擠過來。

這連腮鬍漢子語聲宏亮，這一嚷樓上所有的食客皆聽到了，刹那間喧嘈哄鬧之聲，馬上靜止下來，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射向這邊。就是那些不在江湖上混的商賈仕子之流，也被引得將目光射過那邊。

司馬千乘仍然是易了容的，不過却不是將本來面目完全掩去，只是改易得老成一些，否則，呂婷也不可能，一眼就將他認出來（呂婷第一次在冠江樓上及第二次



冀中四友熱烈的向司馬千乘及徐鐵城二人招呼過來。

在街上親到司馬千乘，他都是易了容的），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站起來，朝那走到他面前的連腮鬍漢子抱拳道：「在下司馬千乘，請敎兄台怎樣稱呼？」

那連腮鬍漢子雖是于思滿臉，年紀却不十分大，只有三十上下年紀，人也頗豪氣，哈哈一笑，抱拳道：「司馬少莊主，幸會了，俺叫燕冀北，他們都是俺的好兄弟！」

說時，伸手指一下那三個業已站起來，正圍攏過來的漢子。

司馬千乘雖然沒有聽聞過燕冀北的大名，但別的人却無不動容。

「燕兄，久仰了。」司馬千乘雖然還是第一次聽聞燕冀北的大名，但還是照江湖慣例，客套一句。

接着，他也朝那三個漢子抱拳連拱。

那三個漢子忙亦抱拳還禮，並自報姓名：「俺叫孟天武。」第一個報上姓名的是一個唇上留了短髭，身材黑黑壯壯的漢子。

接下來，是一個紫臉膛，長相威武的漢子。「司馬少莊主，俺叫雷重威！」

第三個臉皮白淨，頷下無鬚，頗爲儒雅的漢子緊接道：「區區趙志端，今日有幸得識司馬少莊主，區區幸甚！」

燕冀北朝趙志端笑罵道：「四弟，就數你說話最多，令人不耐煩。」

燕冀北這句話，說得所有的人皆「哄」一地笑了起來。

趙志端笑笑，却毫無惱色。

徐鐵城雖然隱居草廬山莊差不多十年，但對江湖上的動態，却不是毫無所聞的

，對於燕冀北四人的大名，他是早已聽聞，雖然說不上如雷貫耳，但也名頭响亮，冀中四友的名頭，相信沒有多少在江湖上走動的武林人沒有聽聞過的，這四人各有一身不俗的本領，爲人豪邁不羈，俠行義舉，江湖上的武林同道，只要提起冀中四友，莫不翹拇指的。

既然連冀中四友也聞風而來，徐鐵城心中暗想，這一次，只怕不少名動江湖的有名人物，也來了江州，看來，不管事情怎樣，都會有好戲上演。

## 風雨江州　羣豪失踪

樓上，不知什麼時候，那些商賈仕子之流的食客，經已走清光了，剩下的全是武林人物。

而司馬千乘也成了衆人矚目的人物，那些武林人物齊將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這令到司馬千乘感到渾身不自在，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呂婷瞧到所有人的目光皆瞧着司馬千乘，不禁替他感到高興，神態有點痴迷地直瞧着司馬千乘，幸好這時所有人的目光皆集中在司馬千乘的身上，沒有發現到她那種痴迷的樣子，否則，不難看出，這小妮子對司馬千乘，動了情意。

「司馬少莊主，你一定也是趕來等候那位武林前輩的召集，務必要親手抓到殺害司馬莊主的元兇，親手刃之，才消心中之恨，是吧？」燕冀北拍一下司馬千乘的肩頭親切地宏聲道：「司馬少莊主，你放心，若是真的抓到那元兇，俺第一個提議將那元兇交給你親手處置，以報血仇！」

他的話聲剛落，樓上衆人馬上爆出一片呼應聲，場面哄動感人。

司馬千乘眼見乃父雖然退隱多年，江湖上的武林同道，仍然沒有忘記他，而且對他頗爲崇敬，不禁大爲感動。

呂婷在旁看着，也是感動不已，對於司馬千乘，她是打從心裏愛上了。

那兩個姓韓與姓余的漢子，一直沒有吭聲，臉上也是木無表情的，不知兩人心中的感受如何。徐鐵城却感動得不知不覺間，眼中蘊滿了淚水。

司馬千乘這時就算怎樣不會說話，也不能不開口了，他激動地抱拳朝衆人作了一個羅圈揖，朗聲說道：「各位前輩先進，在下不知怎樣說，才能表達在下對各位的謝意，在此，就借水酒一杯，敬各位一杯，聊表在下的一點心意！」

說着，擰身舉起桌上的一杯酒，高舉過頂向衆人環敬一遍。「轟」地一聲，衆人紛紛舉杯，接呼喝一聲，乾了杯中酒。

這種場面，確是熱鬧哄動，但也引來了樓下的武林人，紛紛湧上來，湊熱鬧。剎那間，幾乎擠得水洩不通，有些擠不上的，只好站在樓梯上，盡量踮起雙脚往上瞧。接着，燕冀北也宏聲道：「各位，咱們也敬司馬少莊主一杯，略表咱們對司馬莊主的痛悼之意。」

衆人「轟」地呼好，紛紛舉杯朝司馬千乘一敬，又乾了一杯。司馬千乘自然亦舉杯不迭，仰頭喝乾杯中酒。

呂婷也跟着衆人，連喝了兩杯急酒，臉上紅馥馥的，嬌紅欲滴。

他那兩位「大叔」却一直呆坐着，不言不動，幸虧兩人坐在牆邊，被司馬千乘及徐鐵城的身形遮住了，否則，羣豪若是看到他們那樣子，不找他們的痲煩才怪。

「司馬少莊主，老朽可問一句，對於這一次的事情，少莊主必定知之甚詳了，還望少莊主透露一二給老朽與給在場同道知道一下，到底是什麼人花錢僱請殺手，殺害司馬莊主的！」說話的是站在樓面正中那張桌旁的一位老者，身材雖然矮小，但一瞧他雙眼中隱隱閃射的熠熠精芒，便知道他不是尋常人物。

馬上有人附和道：「馬前輩說得對，司馬莊主歸隱多年，恩仇皆了，那陰毒的傢伙居然不顧江湖道義規矩，殺死司馬莊主，某家第一個不値那傢伙所爲，所以一聽聞消息，便巴巴地從川中趕來。司馬少莊主，你請快說，相信在場各位，均心急想知道那眞正的元兇是誰！」說話的是一名相貌粗豪的漢子，左頰上有一道約寸長的刀疤，在場有不少武林人物認識此人。此人有個外號——衝天炮，姓鄧，名噲。

至於那位老者，名頭更响，只要提起天雷矮叟馬祺，相信江湖上沒有多少人沒有聽聞過的。

照這情形看來，這一次，來的武林人物中，不乏成名人物了。

樓上的羣豪在鄧噲語聲才落，馬上「爆」起一片附和聲，催促司馬千乘快說。

司馬千乘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雖然知道，根本就沒有所謂元兇這回事，但在目前，他又不便向羣豪解說其中的原因，故此，他只好答道：「各位，承蒙關注家父被殺之事，在下銘感心中，說出來各位可能會不相信，在下根本就對這件事一無所知，也是適才呂姑娘說起，在下才知道各位趕來江州的原因，故此，在下根本就不知道買兇殺害家父的主謀是什麼人！」

「司馬少莊主，眞的？」燕冀北睜大雙眼，望着司馬千乘。

司馬千乘坦誠地道：「絕無虛假，不怕對各位說，在下與徐大哥，爲了追查家父被殺的原因，一直在外，於昨日才返莊中，途經城中時，發覺忽然間多了不少武林同道在城中出現，好奇之下，今日特地到城中探查一下原因，才知道，各位是聽了一個消息，才趕來江州城中的。」

一頓，接朗聲道：「姑無論是否眞有其事，對於各位的商議，在下在此再一次向各位致謝！」說着，抱拳向衆人環揖。

「這就奇了！」馬祺捋着頷下的山羊鬍，目光閃閃，疑詫地道：「事關司馬少莊主的令尊被殺這等大事，照說，司馬少莊主斷不會事先毫無所聞的，這裏離草廬山莊不過三數里路，若是遠隔千里，還說得過去，老朽還以爲放出消息，主持召集武林同道，擒捕主謀，公議處決的召集人中有少莊主你一份，所以，才從湘南趕來，想不到少莊主竟然毫不知情，這樣說來，少莊主連召集之人是誰也不清楚了？」

司馬千乘頷首道：「不瞞前輩，在下確實不知，正想請教各位，有哪一位是知道的？」

衆人聽司馬千乘這樣說，剎那間你望我我看你，發出一片「嗡嗡」的竊語詢問聲。



司馬千乘緊張地掃視着在場每一個，希望聽到有人說「知道」這句話，希望能從那放消息的人身上，追查出綫索來！

仍然是一片「嗡嗡」的竊竊語聲，陡地，燕冀北振臂宏聲呼道：「各位，請靜一靜，請恕俺放肆自作主張，在場各位，有誰知道那位放出消息，令咱們聞風趕來的人是誰的話，請站出來說，好麼？」

靜下來的人羣剎那間齊聲叫「好」，但馬上又靜了下來，各自拿目光掃視着別人。

久久，沒有一個人出來說話。

換言之，應該是沒有人知道，那放出消息的人是誰了。

司馬千乘這時已想到，這可能是一個陰謀，雖然，他不敢確定，也不知道那放出消息，將各地的武林人物引來的人居心何在，但他已隱隱感覺到，可能會有事發生。

所以，現在他已不大緊張有沒有人知道放出消息的那人是什麼人了。

這剎那，樓上的氣氛可說沉寂得落針可聞，也令人難受。

終於，燕冀北忍不住了，宏聲道：「在場各位皆沒有人出來說話，那是說，沒有人知道了？」

眞是如响斯應，恍似火山爆發般，在場所有人皆「轟」然齊叫出聲道：「不知道！」

餘聲未遏，馬祺已高聲道：「各位不覺得，這透着奇怪麼？莫非其中有什麼蹊蹺或是陰謀？」

馬祺這一說，所有的人皆表情各異，神色變動，議論紛紛起來。

衆人雖然在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着，但既然連那放出消息，將他們引來的人都不知是誰，自然也猜不透其中是否有什麼陰謀，所以，司馬千乘一直沒有吭聲，蹙着雙眉，暗自想着。

呂婷輕輕地碰了他一下，輕聲道：「司馬公子，你認爲這件事是否有蹊蹺？」

司馬千乘霍然道：「暫時還很難判斷，呂姑娘，妳的意思呢？」

呂婷嫣然一笑，瞟了司馬千乘一眼，抿抿嘴道：「小妹也是那樣想，這樣瞎猜下去，只會徒亂人意，引起猜疑！」

司馬千乘目光一亮，深注了呂婷一眼，由衷地道：「姑娘冰雪聰明，思想靈敏，一言中的，在下要提醒他們，不要再胡猜亂想下去了，以免『走火入魔』。」

呂婷被司馬千乘那一眼瞧得芳心怦怦亂跳起來，忙將目光垂下。

司馬千乘却沒有注意到呂婷的羞澀之態，那句話說完，他已朗聲朝衆人叫道：「各位請靜一靜，在下有話要說。」

衆人一聽，馬上停止了議論，將目光集中在司馬千乘的身上。

「司馬少莊主，有什麼話，請只管說！」鄧噲大叫。

司馬千乘朝衆人掃了一眼，朗聲道：「各位，在下放肆，斗胆直說，各位這樣議論猜疑下去，那只會徒亂人意，始終得不出結果來的。若依在下之見，各位何不採取行動，在城內城外，向其他沒有在此的武林同道打探一下，說不定，會有人知道那放出消息的人物是誰，不知各位認爲在下管見如何？」

「司馬少莊主所說極是，俺兄弟這就去各處探聽一下。」燕冀北可是說到就做，馬上招呼四友中的其他三友，擠出人羣，往樓下走去。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老朽佩服。」馬祺深望了司馬千乘一眼，亦轉身往樓下擠。

這一來，其他的武林朋友無不紛紛附和，「哄」地爭着往樓下擠。

「千乘，咱們是否也去打聽一下？」徐鐵城是越來越佩服司馬千乘了。

司馬千乘望着那些往樓下擠的羣豪，微微搖頭道：「不，咱們回莊。」

轉對呂婷抱拳一拱，說道：「呂姑娘，在下失陪，就此別過。」接着，也對那位「大叔」拱拱手。

那兩人還禮不迭。

司馬千乘沒有再停留，轉身便向樓下走去。

呂婷張口剛想叫住司馬千乘，却暗中被那兩名「大叔」制止了，沒奈何，只好嘟起小嘴。

× × ×

「千乘，我瞧得出來，那位呂姑娘似乎對你有意呢。」徐鐵城含笑望着司馬千乘。

司馬千乘臉上一熱，忙道：「徐大哥，我哪有心情顧及這些，目前，我只想將爹買兇殺死自己的原因，查出來！」

徐鐵城馬上收起笑意，正容道：「千乘，你認爲那放出消息，將武林朋友引聚江州城中，是否有什麼陰謀？」

司馬千乘凝目道：「暫時來說，由於還未有什麼事故發生，所以，還不能確定。不過，我却有一種感覺，這放出消息將武林人引來的人物，可能別有居心，暗藏陰謀！徐大哥，你想一下，咱們經已確證我爹之被殺，根本就是爹買兇殺死自己的，那麼，根本就沒有所謂別的主謀元兇，那放出消息之人，却說已查到主謀是誰，這豈不是無中生有？要不是有什麼居心或是陰謀的話，那人爲何要放出假消息？」

徐鐵城聽了司馬千乘這番話，不由一拍大腿道：「千乘，說得對！照你這樣說來，這位神秘人物極有可能與莊主的死有所關連！」

「應該有。」司馬千乘沉吟着道：「此人居然利用我爹的死來大做文章，若說他不知內情，他又怎會想到，利用我爹的死，來遂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徐鐵城一聽，緊張地說道：「千乘，這樣說來，短期之內，豈不是會有事發生了？」

「若是咱們的猜測不錯的話，應該是了。」司馬千乘道：「但在毫無根據之下，咱們就算向聚集在城中的武林人物相告，他們也未必肯相信，所以，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出預防之策。」

「這確是個棘手的難題。」徐鐵城道：「幸好，咱們總算查出了莊主不是別人買兇殺死的，因此窺破了那放出假消息的人別有用心，否則，只怕咱們也會信以爲眞，上其大當，吃了虧還不知道。」

一頓，接道：「千乘，你猜那些武林朋友，這時已探聽到那放出消息的人是誰

麼？」

司馬千乘笑笑道：「徐大哥，我可不是生神仙，有未卜先知之能，我怎能猜得到呢？」

徐鐵城被司馬千乘這一說，也好笑起來。

「不過，」司馬千乘收起笑容道：「若是咱們所猜測的是對的話，那麼，我猜那些武林朋友一定探聽不到那放出消息的人是誰。」

「千乘，你的意思是說，那人根本就沒有向外透露他的眞正身份？」徐鐵城望着司馬千乘。

司馬千乘點點頭。「對，他若是另有用心，或是有所圖謀的話，非到必要，他是不會暴露身份的，否則，他所謀因此而可能不遂！」

「千乘，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看着那些武林朋友一步步墮其轂中的啊！」徐鐵城着急地說，猛搔後腦。

司馬千乘蹙眉道：「在目前毫無蛛絲馬跡的情形下，咱們若是採取行動，根本無從下手，若是瞎摸亂撞，只會白費力氣撞釘子，那樣反而會引起對方的注意警惕，行動更加小心，那反而對咱們不利。」

語聲一停，蹙起的雙眉陡地一展，說下去：「咱們若是靜觀其變，那反而會讓對方以爲，咱們沒有窺破他的陰謀，在竊竊自喜之下，說不定會放鬆了警惕，因此而露出破綻，那時，咱們就可以乘『隙』而入，追查出眞相來！」

徐鐵城聽得由衷佩服不已。「千乘，聽你侃侃道來，簡直令我不相信，你是個初出道的毛頭小伙子！」

「徐大哥，你又亂讚我了。」司馬千乘紅着臉說：「我還要跟你多多歷練呢。我怎及得上經驗豐富的你？」

一頓，接說回剛才的話題。「徐大哥，若我猜料不錯的話，這數天之內，必有什麼事情會發生，那時，就會露出端倪了，咱們就可以採取行動，下手追查！」

徐鐵城搓着雙手，興奮地道：「千乘，我相信你的猜料不會錯的！」

「徐大哥，你又來了，我可不是生神仙啊！」司馬千乘展顏笑起來。

徐鐵城看着，也笑了起來。

× × ×

不知從那裏傳出來的消息，天雷矮叟忽然間失了踪。

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聚集在江州城中的所有武林人物，彷彿在平靜的潭水中，投下了一塊大石，引起了一陣騷動。

經過一番追查之下，終於讓衆人查出，消息是從天雷矮叟馬祺同來的弟子倪朝峯傳出的。

而發現馬祺忽然失了踪的，亦是倪朝峯。

司馬千乘接到徐鐵城派人送來的消息後，馬上離家，住入城中。

待到他趕到隆安客棧時，客棧的內外，經已擠滿了武林人物。

他見無法從前門進去，靈機一觸，繞到後面，那裏果然一個人也沒有，他四下看了一下，便一聳身，飛身躍上後牆，翻了入去，那原來是客棧的後院，他略一打量，忽然聽到，左邊那一列房屋那邊，傳來一陣人聲，忙擰身向那邊快步奔去。

走出那小小的院門，循聲望去，他一眼就看到，那邊的一列廂房前，擠滿了人，發出一片嘈吵聲，他便向那裏走過去。

才走近去，他一眼便看到，徐鐵城正擠在人堆中，正與擠在一間廂房門口的冀中四友之一的燕冀北，在說着話。

他連忙擠上去，幾經辭苦，才擠入人堆中，來到徐鐵城的身邊。

「徐大哥，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司馬千乘用手肘撞一下徐鐵城。

徐鐵城這才發現司馬千乘來了，忙對他道：「千乘，還未弄清楚，每一個人都急着想知道，都往這裏擠……結果，便擠在這裏，誰也進不了房中。」

被徐鐵城這一說，他才發現，廂房的門口確是擠滿了人，誰也進不去，但他却看不到房中有人。於是問道：「硬要擠入房中幹麼？房中像是沒有人啊。」

徐鐵城道：「千乘，天雷矮叟的弟子就在房中，不過被擠塞在房門口的朋友遮住，看不到吧了。」

「司馬少莊主，你也來了。」燕冀北也發現了司馬千乘，忙向他招呼。

司馬千乘忙道：「燕兄，這樣擠着，總不是辦法的啊，誰也進不去。」

燕冀北聳聳肩，苦笑道：「誰也不肯讓誰，有什麼辦法？」

「燕兄，總不能這樣擠着的啊，要想個辦法。」司馬千乘已想到了辦法，但又不好先提出來。

燕冀北道：「有什麼辦法？司馬少莊主，你是否想到了辦法？」

司馬千乘頷首道：「燕兄，只要向他說明，這樣擠着的結果，是誰也進不去，也不可能知道事情是怎樣發生的，要他們讓一讓，公推幾個朋友進去與馬前輩的弟子交談，詢悉馬前輩失踪的情形後，然後向他們宣佈，相信他們會接受在下這個辦法的。」

「那就試一試吧。」燕冀北舉臂宏聲呼叫道：「各位請別再擠，司馬少莊主有話要說。」

司馬千乘料不到燕冀北會將他推上「虎」背，正想推辭，但是在塲所有人皆靜下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燕冀北也催促他道：「司馬少莊主，衆人都在等着你說話啊！」

司馬千乘無奈，只好朝衆人掃了一眼，朗聲道：「各位，這樣擠着，誰也進不了房中，自然也無法知道馬前輩是怎樣失踪的，各位只不過都想知道馬前輩失踪的情形，在下不揣冒昧，有一個提議，各位何不且退開一些，然後推舉幾人，進房詢問馬前輩的弟子，然後，將所知的情形，向各位宣佈，那豈不是每一位都可以知道了麼？」

衆人聽司馬千乘說完，靜默了一下，跟着，爆出一片讚同的呼叫聲，並且，紛紛向後退開去。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自然亦跟着衆人退開去。

燕冀北佩服地含笑拍拍司馬千乘的肩頭，說道：「司馬少莊主，你眞行！」

結果，經過衆人的推擧，司馬千乘與燕冀北，關中神刀蕭振遠，飛星百變手唐



佳，隴西雙槍門的掌門人岳隱五人，進入倪朝峯的房中。

倪朝峯並沒有因爲天雷矮叟的失踪，而弄得驚慌失措，他很冷靜地將發現乃師失踪的經過，向五人說出來。

原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馬祺是怎樣失踪的。

他在今早起床後，正奇怪師傅爲何一反常態，睡到日上三竿，還未起床，便出房到隔壁師傅住的房前，看看師傅是否起了床。

他才走出房外，便見到一名店伙自外走入來，於是招呼那店伙一聲，問他可見師傅起床外出否，那店伙却搖頭說沒有看到馬祺起床或是外出。他再看一下那兩扇閉着的房門，也認爲師父仍未起床，他先是敲門，房內却無人應，便用手推門，推不動，門是由裏面閂上的，這一來，他可慌了，因爲既然是從裏面閂起來的，那就證明師父仍在房內，沒有外出，但却不應門，那只有一種可能，師父出了事！

他想及這一點時，心神驚震，情急之下，立卽運起內勁，一掌劈開房門，衝了入去。

但房內却一個人影也沒有，那有師父的踪影，他忙亂地在房內找了一遍，只差沒有將房中的地下翻轉過來，仍然找不到師父的踪跡。

而房間的後窗雖是開着，但却有通花窗封住窗口，除非將那窗花格子砸碎，否則，不可能由窗口出去，而那些窗花格子，却是完好無損，換言之，他師父不是由後窗溜到外面去的。

從床上的被子被掀開一角猜測，他師父是在床上睡過的，而他昨晚也看着他師父進房，關上房門，他才返回自己的房中上床就寢的。所以他可以斷定師父是離奇失踪的。

司馬千乘五人聽了倪朝峯的話，不禁面面相覷，露出惘然的神色。

這實在是太離奇了，一個好端端的人在房內，武功又那樣高，怎會無端端失踪的，事先既沒有打鬥聲，驚動別人，事後，也留下令人猜不透的謎團，這確是太奇怪了，除非，他是從空氣中消失了，或是進入了地下，才會失踪得不留痕跡的。

「倪兄，以令師的修爲身手，相信就是在睡熟之中，若是有人潛近房子外面，馬前輩也會警覺的。」燕冀北首先開口。

「馬前輩若眞的中了別人的暗算，被擄走，那人就算身手不怎樣高明，輕功必定造詣極深，岳前輩，司馬少莊主，你們說是麼？」

「燕大俠說得極是。」岳隱道：「但既然房門是從裏面閂上的，後窗的窗花格子又沒有破損，那麼，擄走馬兄的人，到底是從那裏潛入房內，再離開的呢？」

老江湖卽是老江湖，一言便說中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司馬千乘不由暗自佩服不已，開聲道：「岳前輩，或許倪兄在乍睹乃師失踪，驚震之下，慌亂中一時疏忽，沒有搜查得太仔細，至發現不到可能留下的綫索。依在下之意，咱們何不再到馬前輩的房，再搜查一遍，或許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也說不定！」

一頓，接轉對倪朝峯說道：「倪兄，適才在下那樣說，如有冒犯之處，尚祈海涵。」

倪朝峯忙道：「司馬少莊主，倪某多謝各位關心家師的失踪還來不及，怎會見怪呢。」

神刀蕭振遠起身道：「司馬少莊主說得對，坐而空議，何不起而行動。走，咱們到馬兄的房中，察看一下！」

他可是說走就走，當先向外走去。

司馬千乘等人自然緊隨着走出去。

進入馬祺的房中，六人二話不說，馬上搜查起來。

但一任他們如何仔細，目光如何銳利，連每一寸的地方皆搜查過，就是發現不到絲毫蛛絲馬跡，而房中，確是沒有打鬥的跡像，一切皆擺放得好好的，除了那兩扇被倪朝峯震破的房門外。

燕冀北甚至連每一塊方磚也敲打過，也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

這就令到他們有點莫明其妙了。

到底馬祺是怎樣失踪的？

這是個關鍵問題，若是弄不清楚這一點，簡直無從追查。

唐佳見燕冀北敲地下，他也敲牆壁，一樣沒有發覺可疑的地方，換言之，沒有發現夾牆或是暗門之類的設置。

自然，他們也沒有放過瓦面上面。

從下面仰望上去，一點移動過的痕跡也看不到，司馬千乘正想提出，由他上瓦面查看一下，燕冀北已先自告奮勇，躍出房外，飛身掠上了瓦面。

他只好作罷，心裏却希望，燕冀北在瓦面上，有所發現。

因爲，經過這一番搜查之後，他覺得，只有瓦面上面，才是最有可能被利用來進出。

可是，燕冀北自瓦面上掠下來後，却對他們搖了搖頭。「瓦面上每處的地方，皆是完好無缺，看不出有絲毫移動過的地方。」

至此，可說是一無發現，莫非馬祺眞的在空氣中幻化消失，又或是從地下遁走的麼？

這實在是太離奇了，離奇到令他們感到迷惑。

既然查不出什麼，而前面又聚着不少武林朋友在等着聽關於發現天雷矮叟的失踪情形，他們只好向前面走去。

結果，那些武林朋友在聽了他們的詳說後，莫不感到驚疑詫訝不置，不安地議論起來。

徐鐵城偷偷將司馬千乘扯到一邊，悄聲道：「千乘，你對馬前輩的離奇失踪，有何看法？」

司馬千乘凝重地道：「徐大哥，我認爲馬前輩是被人擄走的，而擄走他的人，極有可能就是那放出消息的陰謀人物或是他的同黨……」

「但，馬前輩是怎樣失踪的呢？」徐鐵城滿臉詫疑地望着司馬千乘。

「徐大哥，雖然一時之間，查不到馬前輩是如何自房中失踪的，但我相信，終會查到的！」司馬千乘越說，神色越凝重，「我有一個預感，馬前輩的失踪，只是一個開始……」

「千乘，你猜是誰，還會有人失蹤了？」徐鐵城緊張地望着司馬千乘。

「嗯！」司馬千乘用力地點一下頭。

「我還猜……這可能是那放出消息的陰謀人物採取的第一步行動，目的就是在弄到所有聚集在城中的武林朋友惶恐不安，人人自危，疑神疑鬼，他便可以輕易地展開第二步行動。」

「千乘，那怎辦？」徐鐵城着急地問道：「這些武林朋友不管是抱着來湊熱鬧的也好，還是什麼的，他們說什麼，也是爲了莊主的死，才趕來江州城的啊，咱們怎能眼睜睜看着他們出手，必須想個法子，阻止再有別的事情發生。」

司馬千乘吁口氣，雙眉攏在一起，彷彿打了個結。「徐大哥，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但對方太狡猾了，絲毫不留一點痕跡，根本無從追查，很難想出應付之法，如今唯一之計，是先將他們安定下來，然後，將城中的所有武林人物召集起來，再分成一撥撥，在城內外展開搜索，希望就算發現不到馬前輩的蹤跡，也搜尋到一些可供追查的綫索！」

「目前，也只有這個辦法了。」徐鐵城無奈地道：「千乘，還是由你對他們說吧。」

司馬千乘眼見事態發展果如自己所料，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自己的猜想無錯，憂的是若不想出一個妥善的法子阻止繼續有人離奇失蹤，那麼，將有更多的人會失蹤。

而城中的武林朋友雖然不是自己召集來的，畢竟，他們都是爲了自己父親的死，才趕來城中的，單是這一點，他就要義不容辭地挺身而出，盡自己的力量，阻止那陰謀者再施毒手。

所以，他聽了徐鐵城的話後，毫不猶豫地走上前去，舉起雙手，對衆人大聲道：「各位前輩先進，可否聽在下一言？」

衆人一聽，停止了議論，一個個拿眼望着他，等着他說下去。

司馬千乘掃了衆人一眼，才朗聲道：「各位前輩先進，在下有一個提議，說出來，各位看一下，是否可行。」

「司馬少莊主，請快說，咱們洗耳恭聽。」說話的是飛星百變手唐佳，對於司馬千乘，雖然他只是第一次見面，但經過方才的接觸，他對他已有很深的認識，認爲他是一塊良材美玉，只是未經磨琢，若假以時日，必會青出於藍，其成就比乃父還要大。

司馬千乘先向唐佳頷首致意，這才高聲道：「各位前輩先進，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既然毫無綫索可供追查，唯一的辦法，就是將所有在城中的武林同道召集起來，然後分成一撥撥人手，在城內外展開搜查，冀能夠找到馬前輩，就算找不到，說不定，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供追查的綫索，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好主意！」鄧喻第一個響應，「俺第一個讚成。」

岳隱也開聲道：「在目前毫無綫索可資追查的情形下，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唐佳也附和，燕冀北宏聲朝衆人道：「各位請說話啊！」

「轟」的一聲，衆人齊聲讚同。

蕭振遠待衆人呼聲稍過，才舉臂說道：「各位，俗謂蛇無頭不行，如何召集，如何分派人手，必須有一個領頭主事的才成，否則，衆意紛紜之下，不但不能成事，可能還會因此而引起爭端！」

唐佳岳隱等人莫不點頭表示蕭振遠所說極是，燕冀北宏聲讚同，眞是一呼百應，衆人齊聲叫好。

但到底選誰出來呢？這就令到衆人拿不定主意，面面相覷，竊竊議論起來。

蕭振遠與岳隱唐佳等人商議了一下，舉手說道：「各位請靜一靜，蕭某與岳掌門，唐大俠等人適才商議過，認爲司馬少莊主是最適合的人選，故此，推舉司馬少莊主主持這一次的行動！未知各位意下如何！」

在這些人之中，說起來，要算蕭振遠岳隱等人身份最高，他們這一提議，自然得到衆人的讚同。

但司馬千乘却有話說。「承蒙各位看得起在下，委以重任，但在武林後進，德才俱比不上蕭前輩等幾位前輩，非是在下矯情，實恐有負所望，故此，在下提議，各位還是另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吧。」

司馬千乘這一推辭，衆人一時間不知再推舉那一個才好，都怔住了。

燕冀北越衆而出，走到司馬千乘的面前，伸手拍拍他的肩頭，宏聲道：「司馬少莊主，你太謙了，雖然，你年紀輕，但却有大將之才，還望你不要推辭，以大局爲重。」

司馬千乘聽得霍然動容，忙抱拳向燕冀北深施一禮。「燕兄之言，有如暮鼓晨鐘，在下受教，不揣冒昧，接受各位的推舉。」

衆人馬上發生一片歡呼聲。

司馬千乘連連向衆人抱拳環揖，朗聲道：「各位前輩先進，在下既蒙各位看得起，委以重任，還望各位多多合作，聽從在下的調派，否則……」

下面的話，他還未說完，岳隱已挺身震聲道：「司馬少莊主無用担憂這一點，咱們既公舉你主持這一次的行動，自然聽從調遣，唯你馬首是瞻！」

岳隱說得斬釘截鐵，首先得到唐佳等人的讚同，衆人自然亦無異議。

司馬千乘先向衆人環揖一圈，以表謝意，這才朗聲道：「各位，目前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先將城中所有的武林朋友召集在一起，但這裏地方淺窄，在下提議，咱們改在三聖廟前那幅大空地聚集如何？」

衆人紛紛讚同。

司馬千乘掃了衆人一眼，這才續道：「關於召集其餘武林朋友之事，有那幾位自告奮勇，負責此事的？」

話聲剛落，便有十多人舉手，於是，司馬千乘便指派那十多人，馬上前往城中各處，知會其他的武林朋友。

剩下的，隨着他趕往三聖廟。

× × ×

不到半個時辰之間，三聖廟前，已陸續聚集了上百武林人物。

司馬千乘料不到，居然有這樣多的武林人物來了江州，而且其中不乏望重一時的人物以及一門一派之長，這令他動容不已。



陸續還有人來，忽然間，只見人數約六七名的漢子，急奔而來，神色慌急，爲首一人，正是鄧喻。

鄧喻老遠便敞開喉嚨大聲嚷嚷：「司馬少莊主，不好了，守殘大師與枯竹道長，皆失蹤了！」

衆人一聽，莫不聳然動容，神色大變，「哄」的一聲，就像一鍋煮沸了的湯粥般，沸騰起來。

司馬千乘與蕭振遠岳隱唐佳等人，心神震撼之下，馬上越衆而出，急急迎向急奔而來的鄧喻等人。

司馬千乘實在料不到，居然連有武林二老之稱的少林武當兩位碩果僅存的長老，也聞風趕來，並且失了蹤。

要知道，這兩位釋道高人，年紀均已屆八十高齡，分別是少林武當各掌門人的師叔祖，不但德高望重，其一身修爲，據說連少林武當現任掌門，也遠遜多多，被兩派弟子視爲聖人，也被武林同道尊爲武林二老，可見兩人身份之尊崇，近年來，已很少下山行走，不知怎的，會來到江州，並且失了蹤。這消息，自然震撼了在場的所有武林人！

司馬千乘雖然從未見過武林二老，但却久聞大名，那是他的授藝恩師告訴他的，連恩師也對兩老推崇備至，他自然是印象深刻了。

而他心中之震撼，也可想而知！

「鄧兄，事情是怎樣的？」燕冀北快口快舌，朝急朝奔前來的鄧喻搶着說，「怎麼咱們都沒聽過武林二老已來此呢？」

鄧喻這時已收住脚步，喘口氣，回身指着一名中年漢子道：「詳情俺也不知道，這位兪兄最清楚，請各位問他吧。」

各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在那中年漢子的身上。

而其他的武林朋友，亦已一擁而上，圍了上來。

那姓兪的中年人相貌不凡，雙眼熠熠有光，氣度深沉，一眼便讓人感覺到不是平凡人物，而他，也確不是平凡之人，在場有不少人認得他。

唐佳首先脫口道：「兪兄，原來你也來了？兄弟怎麼遇不到你？」

蕭振遠也抱拳道：「兪老弟，怎麼不找愚兄喝兩杯，却躲了起來，莫非……」

「蕭兄唐兄，非是小弟有意規避兩位，小弟是有苦衷的。」姓兪的中年人連忙向兩人解釋。

原來，這位姓兪的中年人，乃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是當今武當掌門一虛道長的俗家師弟，外號太極神劍兪不敖，劍術高明，在江湖上名聲響亮，沒有多少人未聽聞過他的大名的。

司馬千乘却不認識兪不敖，但兪不敖却從他的臉貌猜出他的身份。

「這位想必就是司馬少莊主了。」兪不敖目注司馬千乘。「司馬兄有子如此，當可告慰九泉了。」

原來，司馬千乘早已恢復了本來面目，而他原先易容，只是將自己扮得老成一點，沒有掩去本來面目，所以眞面目與易容時的面目，只是比較年輕稚嫩吧了，但也更顯得英氣勃勃，衆人先是被馬祺的失踪所擾，繼之將注意力放在找尋馬祺這件事上，所以，沒有人注意到他面貌上的些微改變。

由於他的容貌有五六分酷肖司馬長纓，而兪不敖早年與司馬長纓過從甚密，故此，從面貌上猜出他的身份來。

司馬千乘雖然從未見過兪不敖，但從他一眼就猜出他的身份這一點，他已猜料到，對方必定是早年與乃父相交不淺的故友，否則，不可能從自己的面貌上，猜出自己的身份的，當下忙抱拳道：「兪前輩好銳利的目光，晚輩正是司馬千乘，晚輩雖然與前輩素未謀面，但猜想前輩必是先父昔年知交好友。」說話時，語聲有點黯然。

兪不敖的臉上也現出哀戚的神色。「司馬世兄，吾與你父，昔年友過從甚密，想不到八年前司馬兄金盆洗手那一次晤面，竟是最後一面……」

「兪大俠，請恕俺唐突，咱們都想知道武林二老失蹤的情形，請兪大俠先詳說一下好麼？」燕冀北性急地截斷了兪不敖的話。

兪不敖見衆人紛紛點頭，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不禁歉然抱拳朝衆人環揖一下，對燕冀北道：「燕大俠何唐突之有，倒是兪某失意，讓各位等得心焦了。」

語聲一頓，微微思想了一下，才抬頭提高聲調，說道：「各位，家師叔祖與少林聖僧守殘長老，乃是在兩日前來到江州城的，兪某一直隨侍着兩位老人家。」

衆人靜靜地聽着，靜得不聞一絲聲響，兪不敖雖已停了話聲，但却沒有人開聲催促他說下去或是詢問，只等他說下去！

果然，兪不敖在望了衆人一眼後，接說下去：「本來，兩位老人家只是路經江州，但在進城前，聽聞司馬莊主被殺，並有消息說已查出是誰買兇殺害司馬莊主後，兩位老人家在兪某的懇求下，答應留下來，讓兪某參與其事，略盡朋友之義，而兩位老人家昔年曾與司馬莊主有一面之緣，對司馬莊主的急流勇退，頗爲嘉許，這也是兩位老人家願意留下來的原因。但兩位老人家却不想驚動各位，吩咐兪某不得洩露兩位老人家的行藏，並照兩位老人家的意思，暫居於城中的呂祖廟中，直至今天早上，皆平安無事，豈料，兩位老人家早課完畢，各自在房中靜修，一直沒有出過靜室一步。直至午膳時，兪某從外面趕回來，欲請示兩位老人家可否參與搜索馬大俠踪跡之舉，並請兩位老人家出外用膳，那知道，兩位老人家突然失了踪，不在靜室之內，兪某在驚急之下，詢遍廟中道長，皆說沒有看到兩位老人家外出，據一位在後殿中當值的道兄說，他一直沒有看到兩位老人家出靜室，而靜室內各物依舊，絲毫沒有移動過的跡像，室門雖然沒有門上，在兪某進去前，是掩上的，房內也沒有打鬥的跡像。兪某馬上醒起，馬大俠的失踪不也是與兩位老人家一模一樣的麼……兪某一念及此，慌不迭奔出呂祖廟，急奔向這邊，正巧在路上，却撞上鄧大俠等人，便一同趕來，知會各位，在搜尋馬大俠的踪跡同時，請各位也順道搜尋一下兩位老人家的踪跡。」

衆人聽完兪不敖的述說後，莫不相顧失色。

因爲以武林二老在武林中的名望地位，加上那一身出神入化的修爲，放眼天下，能與二老相抗的，相信還找不出二三人來，憑二老那一身深奧難測的修爲，居然也會離奇失踪了，那比馬祺之失踪，更加匪夷所思，難以置信，難怪衆人如此震驚了。

「兪兄，你眞的確定，二老是失踪了？」唐佳猶自不大相信。

也難怪他不大相信的，不要說二老那一身高深莫測的修爲了，單是少林武當兩大派，便不好應付。少林武當素來被武林中人尊爲泰山北斗，放眼武林，又有那一門那一派，敢不自量力，與這兩大派爲敵？除非，他不想活，或是瘋了。

兪不敖沉重地說道：「據兪某初步推斷，二老應該是失踪了。兩位老人家斷不會外出也不知會一聲廟中的道長的，而且，兩位老人家外出，必須經過後殿，那各當值的道兄斷無看不到的道理的，所以，兪某聯想到馬大俠失踪的情形，才會這樣想。」

「兪老弟，請問廟中的道長，在發現老二失踪之前，有沒有發現或者是聽到可疑的情形或是什麼聲響呢？」岳隱接上口問道。

兪不敖搖搖頭：「這一點，小弟早巳詢問過廟中的道長，均說沒有發生過甚麼可疑的情形，或是聲響。」

蕭振遠吁口氣，接口道：「照兪兄說來，確與馬兄的失踪，情形相似。不過，甚麼人有那樣的能耐，能夠在毫不驚動到廟內的道長的情形之下，令到二老失踪呢？那些人的身手，豈不是巳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

衆人聽蕭振遠這樣一說，莫不駭然變色，事實上，蕭振遠也說得不錯，憑二老那身神鬼難測的修爲，他們實在想不出，江湖上，武林中，有那一個能夠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令到二老失踪的，而二老眞的是失踪了，那麼，令到二老失踪的人，其身手豈不是……

那剎那，每一個人的心頭，皆像壓上了一塊大石，盡皆默然。

司馬千乘心頭也是震駭不巳，只覺事情越來越詭異難測。「各位，站着也不是辦法，咱們何不到呂祖廟中，再搜尋一遍，看看可不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說不定二老眞的有事外出，這時巳經回來呢？」司馬千乘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往好處想。

兪不敖精神一振，首先讚同。「司馬世兄說得不錯，各位可願隨兪某到呂祖廟走一趟？」

衆人馬上響應，於是，一行人浩浩蕩蕩地走去呂祖廟。

× × ×

結果，衆人趕到呂祖廟後，武林二老仍然人影杳杳，百多個武林羣豪散開來，在廟外作了一次徹底的搜尋，結果亦是一無所獲。

司馬千乘在靜室的瓦面上徹底地搜查了一遍，也找不出可疑的地方，至此，衆人不得不相信，武林二老的確是巳經失了踪。

這時，每一個人的心頭都是沉沉的，暗懷心事。

也難怪衆人心中不安的，連武林二老也離奇失踪了，那出手擄人的神秘人物，其手段豈不是詭奇玄秘，身手自然也高不可測了，衆人都有人人自危之感，想到不知會不會輪到自己，不驚才怪。

司馬千乘一見衆人那種惶恐不安的樣子，知道若不想法子驅除衆人心中的疑慮不安，情形將會更棘手，於是，他悄悄將自己的見解向兪不敖，蕭振遠唐佳岳隱等幾人說了，各人也深以爲然，經過商議之後，決定照原先的計劃行事，將人手分成十撥，在城內外展開搜索，用行動來減輕分散衆人的不安。

經過一番商議，決定由司馬千乘、兪不敖、岳隱、唐佳、蕭振遠、燕冀北、鄧噲等十人，各領一撥人手，分成十隊，五隊在城中搜索，五隊在城外，然後於呂祖廟前會合，看看可有收獲。

由午後日頭西斜開始，一直到初更時分，十隊人手才在呂祖廟前會齊，十位領隊的聚在一起，各自說出搜索的情形，結果是大失所望，十隊人白費了大半天時間，一點收獲也沒有。

這確是令人生氣。

「各位，這一次的行動雖然毫無所獲，在下希望各位不要灰心，在下相信，天下間絕沒有天衣無縫的事情的，只要咱們鍥而不捨，相信，總會找到綫索的！」司馬千乘充滿自信地說。

各人一聽，俱都精神陡振，兪不敖吁口氣，目中暴射炯炯神光，掃了衆人一眼，說道：「說得好，兪某第一個不會放棄，若找不回二老，誓不罷休！」

燕冀北馬上接口說道：「俺就不信那些將人擄走的傢伙，有通天遁地之能，俺要看一下，那些傢伙到底是否有三頭六臂的！」

岳隱道：「這件事，越來越引起岳某的興趣了，若不查個水落石出，岳某決不離開。」

「各位，令到馬大俠與武林二老離奇失踪的人，會不會與那放出消息，將咱們引來的那神秘人物有關連？」唐佳忽然將他的思疑說出來。

各人一聽，先是怔了一下，續之互相看了一眼。

蕭振遠沉吟着道：「唐兄這一問問得好，依蕭某之見，其中必有關連！各位想一下，咱們都是聽到消息，才紛紛趕來的，結果，却誰也不知道那位將消息傳出的人，是何方神聖。直到現在，也不見有人出面，就司馬莊主的死，召集咱們，擒捕兇手，各位如今想來，不覺可疑，覺得咱們被愚弄了，正踩入一個逐漸展開的陰謀圈套中麼？」

蕭振遠這一番話，說得各人莫不頷首，深以爲然，同時也心頭震動。

「蕭大俠，那放出消息，將咱們引來的傢伙，到底有何居心？」鄧噲忽然冒出這句話來。

蕭振遠苦笑一下，自嘲地道：「鄧大俠，蕭某要是知道，也就不用與各位一樣，束手無策了。」

司馬千乘知道，若不將父親的眞正死因說出來，那只會令到各人徒自猜疑，於



是，他向衆人道：「各位，在下必須向各位說清楚一件事，以免各位徒費心思，相信那放出消息的人所說的！」

衆人聽後不由一怔，齊將目光射在司馬千乘的身上，盡是疑訝之色。

「司馬世兄，莫非那件放出的消息，是假的？」兪不敖脫口問。

「司馬少莊主，到底是甚麼事，請快說。」燕冀北急不及待地催促。

司馬千乘吸口氣，對各人抱拳環揖一遍，略帶歉然地道：「各位，在下在此向各位致歉，在下這時才將先父的死因說出來，實有……」

「司馬少莊主，現在不是說客氣話的時候，俺相信你遲遲不說，必有你的道理，咱們不會怪你的，你就快說吧。」鄧噲一番說話，打斷了司馬千乘的說話。

司馬千乘朝鄧噲一笑，正想說到正題，驀地，徐鐵城快步走過去，朝司馬千乘道：「千乘，那邊各位武林朋友經巳有點不耐煩了，嚷着要散去吃飯！」

岳隱等人循聲望過去，果然看到廟前空地上那百多位武林人物，正微起騷動，發出一片嗡嗡的的嘈吵聲。

「各位的意思……」司馬千乘望着各人，徵詢各人的意思。

各人互相看了一眼，唐佳道：「奔波了半日，米水未沾過唇，確是肚餓，依唐某之見，還是讓他們散去吧，咱們找個地方，坐下來，邊吃邊說，好麼？」

各人均無異議，唐佳便對司馬千乘說道：「司馬少莊主，你是咱們公舉出來的主事人，還是由你去向各位武林同道說一聲吧。」

司馬千乘道聲「好」，便舉步走向空地上的那百十名武林朋友。

那些武林同道一見司馬千乘走過來。齊將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司馬千乘停下來，先朝衆人抱拳一拱，才高聲對衆人說道：「各位辛苦了大半天，又累又餓了，請各位暫且散去，找地方吃喝吧，有甚麼事，在下與岳前輩、唐前輩等諸位，自會着人通知各位，各位請了。」

衆人「哄」的一聲，正欲散去，司馬千乘倏地又大聲道：「各位，爲了安全起見，在下奉勸各位一聲，歇息時務請小心一點，最好是找兩三知己，共宿一房，有什麼事，也好有個照應，亦不易爲人所乘，未知各位以爲然否？」

衆人紛紛叫好，一剎間，便巳走散清光。

司馬千乘這才走回兪不敖等人那邊，對各人抱拳道：「各位前輩兄台，未知商議好了到那裏……」

燕冀北道：「這裏離冠江樓不遠，相信各位也餓了，何不就到那裏？」

各人均無異議，於是，一行人便向冠江樓走去。

才走了數步，兪不敖忽然道：「慢着，這時候，冠江樓必定有很多武林朋友趕了去，未必找到座位，再說，咱們若是不理睬他們，徒自引致誤會，而且也未必方便說話，依兪某之見，咱們還是找家小酒舖，隨便吃喝點什麼，反爲方便說話。」

「嗯，幸虧兪老弟一言提醒。」岳隱接口道：「咱們還是不要到那間冠江樓的好。」

各人皆以爲然，於是，便改變方向，結果，在一條橫巷中，找到一家兼賣吃食鹵味的小酒舖，於是便走了進去。

也眞巧，小酒舖內一個人客也沒有，而店家也準備上舖關門了，因爲時候巳經不早，驟見來了十多位氣宇不凡的人客，他知道惹不起，也樂得做多幾文生意，忙殷勤地招呼各人坐下。

小酒舖的桌子自然大不到那裏，爲了方便說話，衆人動手將桌子拼在一起，然後圍坐下來。

司馬千乘摸出一錠足有十兩重的銀子，遞給店家，並吩咐他：「店家，請自管將能夠吃的及喝的捧上來，這錠銀子若是不夠，待會走時，你只管開聲，咱們補足就是。你也不必伺候咱們，只管到後面歇着，咱們走時，自然會招呼你。」

那店家可說一生之中，也未擁有過一錠十兩重的銀錠，就算將他店子內的所有酒食算上，也值不上十兩銀子，自然樂得心花怒放，一邊伸手接過，一邊哈着腰，迭聲說道：「公子還有什麼吩咐，只管說，小的這就去照公子的吩咐，將東西捧上來。」

說完，將那錠銀子揣入懷中，連連向衆人哈腰點點頭，顛着脚步，將酒食端過來。

× × ×

三杯酒下肚，兪不敖放下酒杯，掃了衆人一眼，說道：「相信各位一定很心急想知道司馬世兄想說的話了。」接轉對司馬千乘道：「司馬世兄，如今請說吧。」

司馬千乘微微凝目想了一下，才說道：「各位，在下說出這句話後，各位一定會吃驚不巳的。」

鄧噲是個粗豪性急的人，急急道：「司馬少莊主，別賣關子了，請快說吧。」

司馬千乘微吁口氣，才清晰地道：「各位，經在下查證，先父之死，根本就沒有所謂主謀買兇殺害家父，那純粹是那放出消息，將各位誘來的陰謀者，憑空揑造出來的！」

各人聽了司馬千乘這番話，果然個個皆傻住了。詫訝不解地望着司馬千乘。

「司馬少莊主，可否請你說明白一點？」燕冀北脫口說道。

司馬千乘沉重地點了一下頭，沉聲道：「說得明白點就是，先父之死，乃是先父自己買兇，殺死自己的！」

各人一聽，驚詫意外得俱不由張口「啊」地叫出聲來，一雙眼瞪得大大的，望着司馬千乘。

「司馬少莊主，你不是開玩笑吧？」鄧噲怪聲叫道：「江湖上雖然千奇百怪，無奇不有，但那有自己買兇殺死自己的？這簡直荒謬頂透，俺活了半輩子，從未聽聞過如此荒謬的事情。」

兪不敖與司馬長纓昔年乃是知交，深知這位好友的爲人心性，明知司馬長纓不是一個性情乖張，行爲荒誕之人，所以，他也不相信，司馬長纓會幹出這種就算是白痴瘋子也不會做的事情。「司馬世兄，你說的，確是眞的？」

司馬千乘深吸口氣，認眞地一字字道

：「是眞的，那是經過晚輩與徐大哥的追查之下，確證了的！」

「司馬少莊主，這豈非咄咄怪事，」燕冀北訝莫名地道：「司馬莊主若是不想活，盡可以自尋短見，爲何要大費手脚，花錢買兇，殺死自己？」

岳隱也詫然道：「世間上，盡有心狠手辣，窮兇極惡之徒，幹出喪心病狂之事，譬喩買兇殺死自己的父母或是兄弟、妻妾兒女等，但從未有人花錢請兇手殺死自己，那些話若不是由司馬少莊主你說出來，而咱們又知道你神志清醒，咱們還以爲你患了失心瘋，在胡言亂語。」

唐佳與蕭振遠等人也搖頭表示難以置信。

徐鐵城見各人不相信司馬千乘的說話，急得脹紅了臉，急巴巴地道：「各位，少莊主說的是眞的，難道少莊主會喪心病狂到去詆毀自己的父親麼？」

各人一聽，皆怔了一下，認爲徐鐵城所說不無道理，兪不敖忍不住又開口道：「司馬世兄，令尊果如你所說那樣……你且將追查令尊之死，查到確證之事，說出來聽聽好嗎？」

司馬千乘深吸口氣，這才有條有理，詳詳細細，將驚悉乃父噩耗，與徐鐵城展開追查，找到殺魔裴度元，從他的身上，查到證據，確證乃父之死，是自己買兇殺死自己的前後經過，點滴無遺，全部說了出來。

衆人細聽司馬千乘述說完畢，有好一陣子，都默然沒有出聲。

但從每個人沉肅的臉容上，可以看出，他們是相信了。

長長吁出一口氣，兪不敖首先開口道：「聽世兄你這樣說來，證據確鑿，咱們不相信也不行了。」

各人不自覺點了一下頭。

「司馬少莊主，請恕唐某冒昧的問一句，司馬莊主這樣做，爲了什麼？」唐佳目注着司馬千乘。

「唐兄問得好，蕭某也有此疑。」蕭振遠道。

各人又點了一下頭，將目光射在司馬千乘的臉上。

司馬千乘嘆口氣，悲沉地道：「各位前輩兄台，這也正是在下百思不解的問題，不過，在下相信，先父這樣做必有他的苦衷的！」

「說得對，岳某讚同你的看法。」岳隱舉起酒杯喝了口酒，「岳某雖與司馬莊主相交不深，但却相信，他不會故作『驚人之舉』的！」

「嗯……」衆人紛紛頷首。

司馬千乘忽然道：「各位前輩兄台，依在下猜測，先父那樣做，可能是要引起在下的注意，令到在下覺得先父那樣做，極不合情理，因此而追查下去，說不定，先父那樣做，其中還關連到一個什麼陰謀呢。」

各人一聽，莫不聳然動容，唐佳與燕冀北幾乎是齊聲道：「對！有道理，司馬莊主之死，會不會與那放出假消息，將咱們引來的那位不知是何居心的陰謀者有關連？」

「可能有。」蕭振遠道：「各位想一下，那人利用司馬莊主被殺這件事，放出消息，把咱們引來，如今業已證實，消息是假的，根本就沒有所謂買兇殺人的主謀，那人必然也知道此一實情的，他才會放出假消息，將咱們引來，逐其不可告人之陰謀，各位請想一下，此人若無關連，怎會知曉司馬莊主之死的其中內情。」

各人聽得各自連連頷首，岳隱道：「蕭兄說得有道理，岳某猜想起來，恐怕由司馬莊主之被殺，到那人放出假消息，將咱們引來，至日間發現馬大俠與武林二老之離奇失踪，是互有關連的！」

「岳前輩，晚輩也是這樣想，可惜，這只是咱們的猜測，無從加以證實。」司馬千乘說着，喝了口悶酒。

「俺不信那烏龜王八蛋躲得那裏去，終有露頭的時候，哼，俺非把他揪出來不可，看看他是否眞的是縮頭烏龜，見不得人的王八蛋！」鄧嗆一拳搥在桌面上，震得杯筷碗碟直跳，濺出酒汁來。

但却沒有人怪他魯莽，反而被他那番話及說話時的神態，逗得笑了起來。

刹那間，充滿了一片笑聲，每一個人皆感到輕鬆起來，壓在心頭的那股沉悶之氣，烟消雲散。

「各位，咱們雖然還未能眞正猜到那陰謀者的眞正意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馬大俠與武林二老被擄，恐怕還會有人被擄，所以，在下奉勸各位，今晚最好小心一點，以免又有人離奇失踪。」司馬千乘鄭重地望了各人一眼：「爲了安全起見，各位最好能夠有個照應。」

「司馬少莊主，這一點，俺早已想到了，雖然俺不知道會不會被『看中』，但俺却不想莫明其妙地被人擄去，所以，俺決定，今晚與俺的三位兄弟，共宿一房，互相有個照應。」燕冀北說。

「難道咱們就這樣『坐以待擄』不成？」一個一直沒有開過聲的中年漢子忽然說道：「咱們必須採取行動才是！」

衆人望過去，除了司馬千乘不認識其人外，岳隱等人皆曉得此人是誰。

此人在江湖上也是有名頭的人物，姓麥，名子健，外號金鈎手，據說他一雙金鈎上的造詣，已有九成火候，只比他的師父，名震江湖的金鈎王霍中廷畧遜一籌。

唐佳道：「麥大俠，依你之見，咱們怎樣行動呢？」

麥子健呆了一下，搖了搖頭道：「唐大俠，這一點，麥某倒是沒有什麼主意，司馬少莊主年少多智，咱們何不就敎於他呢？」

麥子健這一說，所有的目光皆射在司馬千乘的身上。

司馬千乘先抱拳朝麥子健一拱：「麥大俠謬讚了。」

這才轉對衆人道：「唯今之計，在毫無綫索可資追查的情形之下，看來，只好用笨法子，也辛苦各位一趟，咱們分成四撥人手，在城中各處巡查一下，冀能發現對方的踪跡，從而找到追查的綫索。」

「嗯，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岳隱首先讚成。「各位如無異議，那就請司馬少莊主分配人手吧！」

各人均沒有意見，於是，司馬千乘只好當仁不讓，分派人手。



他將人手分成五撥，並約定，若有什麼發現，而又應付不來的話，便發嘯爲號，其餘四撥人手便馬上循聲趕去馳援。

各人道好，而這時已過了二更，也該行動了，於是，衆人便離開酒舖，依照分配好的人手，各自朝着指定的方向急掠而去。

司馬千乘在臨走時，再放下一塊三兩重的銀子。

## 舍恥忍恨　肆虐武林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一道，還有鄧嗆，三人展開身法，掠上屋面，往城西南那邊掠去。

三人邊掠，邊搜視着附近瓦面上的情形。

遠處傳來更鼓聲，一聽，原來經已是三更了。

今晚月明星燦，所以視野很廣，這有利於他們的搜索。

驀地，鄧嗆身形一停，手指左邊促聲道：「那邊有人閃現。」

司馬千乘與徐鐵城一聽，腳下一窒，忙循着聲過去，果然發現大約二十多丈外的瓦面上，有一條身形一起一伏地，往前竄掠，去勢很快，司馬千乘輕喝一聲：「鄧兄，咱們追上去看一下。」

說着，已當先掠向那邊。

鄧嗆與徐鐵城緊隨在後。

那條起伏的人影似乎沒有發覺身後有人緊緊追躡上來，穿房越脊，一直往前竄掠，眨眼間，已竄掠至城邊，只見他一鶴冲天，便已掠上城牆上。

司馬千乘這時已追近了十丈有多，三人中，數他的輕功最好，將鄧嗆與徐鐵城拋後約四五丈遠。

他在後面追着，也不得不暗自佩服前面那人的輕功身法了得，腳下一彈，他亦已急拔起來，掠上了牆頭。

身形騰掠起的刹那，他擰頭回望，見兩人已快掠到來，便朝兩人招一下手，身形已落在城牆上，恰好瞥到那人影已飛身飄掠出城牆外面，俯掠下去。

他不敢怠慢，決定先追上那人影再說，於是，身形一縱，亦越過城牆，疾掠下去。

前面那人影似乎仍無所覺，急掠中，身形猛地往右一拐，直往一片黑壓壓，不知是房舍還是樹林的地方掠去。

這時司馬千乘又已追近了二三丈，距前面那人影不過六七丈，身形轉折中，他乘勢扭頭回望，鄧嗆與徐鐵城兩人恰好從城牆上飛掠落地上。

這時，他與兩人的距離，起碼拉長至六七丈，他相信兩人不致追失，便再展開身形，希望能夠在到達前面那片黑壓壓的地方前，將那人追截上。

瞬眼間，他又追近了二丈左右，距前那人影不到五丈。

那人也終於發覺了後面有人追躡上來，扭頭回望之下，身形去勢陡地一快。

這時，距那片黑壓壓的地方，經已不到二十丈，而司馬千乘也瞧到，那是一座樹林子，要是讓那人竄了入去，那就很易被其逃脫，雖然，目前還未肯定，那人是否就是他們要找的人，但那人深夜在城中竄掠，鬼鬼祟祟的不無可疑，若是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爲何要在發現他後，仍向前急掠，那就不無可疑了，司馬千乘自然不會眼睜睜看着那人自他的眼前逃脫，陡地發出一聲輕嘯，身形騰射而起，有如天馬行空般，凌空騰射前去。

前面那人乍聞嘯聲，慌忙扭頭急瞥，頭上「嗖」地一下急掠聲，司馬千乘已凌空自他的頭上掠過，飛落在那人身前二丈許的地方。

司馬千乘顯露了這一手「白駒過隙」身法，將那人震住了，不禁駭然煞停住前掠的身形。

因爲他若不煞停身形，無形中便會將自己送到司馬千乘的手上，司馬千乘只要一出手，便可以制住他。

兩人這一面對面之下，藉着星月之光，司馬千乘終於看清楚面前這人的面貌。

那人年紀大約四十出頭，粗眉暴眼，相貌兇悍，亦在注視着司馬千乘。

司馬千乘想了一遍，想不出曾見過此人，亦即是說，此人不可能是從各地趕來江州的武林朋友，那麼，對方的身份來歷，就大堪玩味……

「閣下蛇行鼠伏，偷潛出城，行踪鬼祟，意欲何爲？請報上名號。」司馬千乘那雙烱烱目光，一直緊盯在那人的臉上，注意着他的表情變化。

那人語聲沙啞，陰沉地「嘿嘿」兩聲，說道：「小子，眞是賊喊捉賊！你不也是深夜在城中竄行麼？否則，怎會發現某家的行踪？若說某家是賊，你便是盜！」

這傢伙雖然語聲難聽，但口舌頗利，司馬千乘聽得暗中冷笑兩聲，對於眼前此人，他倒要刮目相看了。

「閣下好犀利的詞鋒，咄咄逼人，你若不敢報上名號來歷，豈不顯出你作賊心虛？」

那人又沉嘿兩聲道：「小子何以只會說人，不會說自己？你不也是作賊心虛的麼？」

司馬千乘被那人「嗆」得不由氣往上湧，他畢竟仍是少年心性，最是不能忍受那口氣，正欲發作，但馬上他便將那口氣忍了下去，警覺到這時千萬不能意氣用事，以免與那人可乘之機。

「閣下說得有理。」他冷靜下來。「在下司馬千乘，乃草廬山莊主人之子。」

一頓，他又冷冷地說道：「在下已報上姓名來歷，閣下也應該報上名號來歷了吧？」

那人似乎很喜歡在說話前，先沉「嘿」一兩聲，這一次也不例外，沉「嘿」兩聲，才諷嘲地道：「小子，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說法，某家可從沒有說過，你將姓名報上後，某家也要報上名號啊！」

司馬千乘就算涵養再好，畢竟年少氣盛，聞言之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冷哼一聲，目光暴盛，叱道：「閣下巧言強辯，不知手底下功夫，強得過咀上功夫麼？」

那人嘿嘿沉笑幾聲，這才「哼」了一聲道：「看來你也强不到哪裏去，否則，爲何只說不動？」

司馬千乘忍無可忍，他也知道，不動手是不行的了，清叱一聲：「好，待我將

你拿下，看你是骨頭硬還是咀巴硬！」身形陡然疾欺而上，雙手閃電般擊向那人身前各大穴要害。

那人却恍似無睹，泰山篤定般站着，咀裏「嘿嘿」兩聲。「小子，你也强不到哪裏去，瞧，你怎麼忽然倒也！」

司馬千乘果然脚下一軟，莫名其妙地栽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這眞邪門，若非親眼所見，誰也不相信，司馬千乘好端端的，剛動，便栽倒在地上。

唯一的解釋就是，司馬千乘中了那人的暗算。

但這是沒有可能的事，司馬千乘雖然年紀輕輕，但一身修爲，從他方才施展的「白駒過隙」輕功身法，便足以顯出高明得很，只怕比岳隱等成名多年的一派掌門，還要高明，而他又是一直注視着那人的舉止動靜的，那人若是出手暗算他，無可能不被他發覺的，而事實上，那人一直站着，雙手沒有動過一下，根本不可能出手暗算司馬千乘，這就透着詭異了。

那人看着司馬千乘倒下，「嘿嘿」連笑，得意地邊走上前去，邊自語道：「姓司馬的小子，任你精過鬼，還是逃不過主人的算計。」

最奇怪的是，直到現在，鄧噲與徐鐵城兩人，居然這時候還未追上來，這是無可能的，唯一的解釋就是，兩人可能亦已出了事。

否則，這人在司馬千乘倒下後，不將他殺害，或是扶起，急急逃之夭夭才怪。

那人俯下腰來，正欲伸手抄扶起司馬千乘的刹那，倏地從林中掠出一條苗條的身形來，一閃，便已來至那人的身旁。

那人馬上警覺，身形就勢斜竄開去。

而他亦已將司馬千乘抄扶在脅下。

那苗條人影却沒有追躡過去或是出手襲擊那人，只是嬌叱了一聲：「站住！」

那人在竄出去的刹那，經已將身上的細鐵軟劍抖直，及至一眼看清楚那苗條人影的面貌，雙眼大睜，臉色驟變之下，慌不迭收起軟劍，上前兩步，放下司馬千乘，躬身抱拳道：「小姐，請恕屬下適才冒失之擧。」

不用說，那苗條人影是位姑娘家了，而且，還是與那人一道的，這從那人對她的稱呼上，可以聽出來。

由於這時浮雲半掩月，加上那少女又是背對月光，整個人融在一些陰影中，故此，看不大清楚那少女的容貌。

那人在一揖之後，正欲直起身來，豈料，那少女却冷不防在那刹那纖掌倏伸，拍擊在他的天靈蓋上！

少女這一下猝然出手，快疾如電，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加上那人發夢也料不到，他口中的「小姐」會對他下毒手，待到他驚覺的時候，他只來得及聽到自己的天靈蓋被擊碎的聲响，連聲也哼不出，便栽倒在地上，咽了氣。

那少女沒有再理會那人，蹲下身來，將司馬千乘扶起，先察看了一下，接將之挾抱起來，往林中奔去。

× × ×

司馬千乘醒來的時候，有如大夢初覺般，根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

及至茫然四顧一眼，才發現自己身在一座破朝之內，就躺在神案之上。

他先是怔了一下，忙縱身翻落地上，對於自己怎會躺在這破廟的神案上，他是一無所知，莫明其妙。

因爲，他只記得，自己在那林子前，正欲與那被他追截上的中年人動手時，忽然莫明其妙地昏過去的，以後的事，他自然也就不知道了。

不過，他雖然莫明其妙，但再蠢的人，也會猜到，他必是被人放在這破廟內，那可能是在他昏迷後，有人自那中年人的手上，將他救下。

想到這裏，他不禁伸手摸一下腦袋，苦笑一下，舒展一下四肢，再暗中運氣一遍，發覺自己沒有什麼不妥，便不再去想那想不透的問題，往廟外走去。

走出廟外，他才弄清楚，這破廟離城西門不遠，他也才猛地醒起，昨夜與他一道追踪那中年人的，還有徐鐵城與鄧噲，自己遭了暗算，那麼，說不定兩人也遭了意外，他馬上心急起來，急急向城中走去了。

豈料，他才走到城門口前，却意外地遇上了徐、鄧兩人，三人先自怔了一下，繼之驚喜滿臉地互相急迎上去，緊緊執住對方的手。

「司馬少莊主，你原來安然無恙，我們還以爲你出了意外，讓我們担心死了。」鄧噲高興得直嚷嚷。

徐鐵城也道：「千乘，看到你平安無事，我這時才放下壓在心頭的大石。」

司馬千乘打量着兩人。「鄧兄，徐大哥，昨夜你們是否遭到什麼意外，爲何不見你們追上來？」

鄧噲吁口氣，頷首道：「司馬少莊主，咱們追出城外，剛拐過右邊那條路，驀地，後面却有人向咱們打出一把暗器，尚幸咱們警覺得快，連閃帶撥，避過那些暗器，一條人影猝然從一棵樹後竄出來，返身便逃，俺與徐兄自然不願放過那傢伙，一時之間，也想不到這可能是故意將咱們引開之詭計，一直窮追不捨，越追越遠，却始終追不上那人。到得咱們警覺其中有詐時，返身往來路奔回來，却已無法找到你了，咱們不禁憂心如焚，生恐你已遭了意外，在那裏胡亂尋找起來了也不知找出多遠了，結果，仍然找不到你……原來你沒有遭到意外，咱們進城後，要痛飲三大杯，定定驚！」

鄧噲最後那句話，說得司馬千乘與徐鐵城不禁好笑起來。

徐鐵城笑着說道：「鄧兄，我陪你喝吧。」

接着對司馬千乘道：「千乘，昨晚是否追掉了那人？」

司馬千乘透口氣道：「徐大哥，我在那林子前，將那人追截上了，可惜，我不知怎的，却中了那人的暗算，在動的刹那，不知怎的，突然昏倒過去……我醒來時，却發現自己躺在破廟之內，我至今仍然對昨晚昏倒後的事情，一無所知，也百思不解。」他將昨晚的遭遇，向兩人細說一遍。

鄧、徐兩人聽得聳然動容不已，也感到詫異不已，想不通司馬千乘既然落在那



人的手上，爲何又會安然脫險，若是有人救他，那人是誰？爲何不等他醒轉便離去，救他的人這樣做又是什麼意思？

這一連串的疑問，充斥在兩個人的心頭。

「千乘，這樣說來，你根本就不知中了什麼暗算了？」徐鐵城望着司馬千乘，噓口長氣。「幸好你吉人天相，沒有什麼事，否則，我不知道怎樣向九泉下的莊主交待。」

「徐大哥，我當時根本毫無所覺，也瞧不到那人有何異動，至到如今，我仍是想不出，他是如何出手暗算我的。」

「司馬少莊主，可惜讓那傢伙脫了身，否則，必可在那傢伙的身上，查出什麼來，說不定，可以解開所有的謎！」鄧噲有點可惜地說。

接又自責地說道：「都是俺不好，想不到那人半途現身，目的是將俺與徐兄引開，否則，咱們也追了上去，那人就算手段再高明，也無可能同時暗算得了咱們三個人，他就算有通天遁地之能，也逃不脫了！」

司馬千乘忙道：「鄧兄，你不要責怪自己，那人暗算手法如此高明，只怕就算你們在場，也一樣中了他的暗算。」

一頓，掃了兩人一眼，說道：「鄧兄、徐大哥，咱們還是進城找岳前輩他們，看看他們可有發現？」

咀上這樣說着，他却在心中暗自道：「但願岳前輩他們，沒有發生什麼事故才好。」

鄧噲徐鐵城兩人道聲：「好。」三人便朝城中走去。

× × ×

俗謂：「好的不靈醜的靈」，一個人走起背運的時候，眞的是怕什麼，偏就遇上甚麼。

司馬千乘他們可能亦是走背運吧，他心中担憂岳隱等人會否出事故，偏偏果然發生了事故。

三人還未走到呂祖廟前（昨晚，他們是預先約定，五撥人手不論那一撥人手還未在午飯之前趕回來呂祖廟會齊，其他的人手便要等下山），便已聽到消息，岳隱與唐佳，均已失踪。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三人也顧不了驚世駭俗，展開身法，齊奔向呂祖廟。

在呂祖廟後面的靜室中，見到俞不敖燕冀北等人後，果然發現，不見了岳隱與唐佳，還有蕭振遠。

不等三人開口，燕冀北已急吐口氣，疾聲對三人道：「司馬少莊主，鄧兄、徐兄，咱們終於盼到你們回來了，咱們一直担心，三位也像岳大俠唐大俠三位一樣，失了踪。」

三人雖然早已聽到消息，聞言之下，不禁呆了一下，心中震撼不已。料不到失踪的不止岳、唐兩人，還有蕭振遠。

「燕兄，岳大俠他們怎會失踪的？」鄧噲快口快舌地問。

「詳情咱們也不大清楚。」燕冀北吹口氣。「岳大俠三位各帶一人搜查一個方向。天快亮的時候，俞大俠與樊兄在一無所獲之下，便趕返這裏，那知道却在呂祖廟前的空地上，發現了分別跟隨岳、唐、蕭三位的方兄、吳兄與何兄，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但却不見岳大俠三位的踪影，俞大俠大驚之下，忙查察三人的情形，却發現方兄三人只是昏迷過去，沒有大碍，於是將三人救回廟中。」

頓了一頓，他忽然道：「還是請俞大俠說吧。」

俞不敖的神情顯得很凝重，點點頭，說道：「方大俠等三人也不知中了什麼暗算，咱們施救之下，仍然不醒，束手無策之下，方大俠三人却忽然醒過來，眞是奇怪。」

微頓一下，才接說下去。「咱們詢問之下，方兄三人異口同聲說，他們也不知怎的，忽然間便昏倒在地，自然，岳兄與唐兄蕭兄三人，亦昏倒了，因爲他們當時是分別與方兄等在一起的，方兄三人中了暗算，他們斷不會安然無事的，而當時，岳兄等三撥人手，均在不同的地方，距離很遠，相信他們就算不是同時中了暗算，也是先後之差異了。令人奇怪的是，暗算的人却沒有傷害方兄三人，還將他們分別送到廟前的空地上，但岳兄三人就失踪了，咱們曾依據方兄三人所說的事發地點，分別去搜尋過，却一點痕跡也查不到，自然，也找不到岳兄三人，不用說，岳兄三人，在中了暗算後，被擄去了。」

「方兄他們醒來後，沒有什麼不妥吧」司馬千乘雖然心中震駭不已，但却沒有表露出來。

「他們說沒有事，但俞大俠不放心，叫他們在隔隣的靜室躺一下，如今他們就在隣室中躺着。」燕冀北說。

「俞前輩，聽你說及方兄三人昏倒的情形，倒頗與晚輩昨晚在城外那座樹林子前，忽然間昏倒的情形，有點相同。」司馬千乘道。

「司馬世兄，原來你也遭到事故，怪不得這樣遲才回來了。」俞不敖聳然動容道：「快將事情的經過說給咱們聽聽。」

司馬千乘道聲：「好。」便將他昨晚遭遇到的事情，由頭至尾，向各人敍述一遍。

各人聽得頻頻動容變色，待司馬千乘說完，燕冀北開聲道：「對方的目的既然是謀算你，得手之後，却沒有對你怎樣，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在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司馬千乘蹙眉道：「在下與岳前輩等人應該是遭受到同一的暗算手法，依在下猜測，那可能是中了迷香之類的氣體，才會忽然昏倒的。」

「嗯，說得對。」俞不敖點頭。「那種氣體，還是無色無味的，所以，你們才會在不知不覺間，中了暗算。」

一頓，接又道：「而且那種氣體必然是藥性很强的。否則，你們不會一下子便昏倒，但從司馬世兄與方兄等人事後醒來却毫無不適的感覺，那種氣體所含藥性雖然强烈，但却又是無害的，江湖上擅使迷香毒藥的門派及人物不很多，俞某想遍了，也想不出，江湖上有什麼人物或是門派，製煉出如此高明的迷藥來。」

「俞大俠，這樣說來，咱們怕是不可能從這一方面下手追查了！」鄧噲道：「咱們忙碌了一夜，又接連出事，岳大俠等

三人又失了踪，豈不是白忙一場？」

俞不敖却道：「咱們話却不是這樣說，咱們仍然可以從迷藥那方面下手，咱們不妨着手探查一下，城中的武林人物有哪一個是善使這種下三濫的手法的，或許，可以找到綫索也說不定。」

「俞前輩說得不錯，這不失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司馬千乘道：「只不知除了岳大俠三位失踪外，其他的武林同道也遭遇到什麼事故？」

「俺這就出去打探一下。」鄧噲是個急性子，也坐不住，話未說完，他經已一逕向廟外走去。

但很快他便又轉了回來，衆人正覺奇怪，但一眼看到跟在他身後的那名漢子臉上張惶的神色，各人便猜到，那人可能是來告知壞消息的。

各人果然沒有猜錯。

「俞大俠，這位百里兄的師兄也失了踪。」鄧噲嚷嚷着對衆人說：「還有，據百里兄說，城中的武林同道，不知怎的，忽然間走了一大半……」

衆人一聽，莫不神情陡變，俞不敖急聲道：「百里大俠，是眞的麼？」

原來那漢子名叫百里明，乃是崛起於武林不到五十年的玄機門的掌門天機子司空玄的師弟，而玄機門乃是以精通土木機關，圖陣變化而聞名於江湖的。

「俞大俠，敝師兄是在今早起床後，上茅廁去，忽然失踪的。」百里明惶急地說道：「區區昨晚爲恐防會出事故，經已與師兄同房而臥，互相守望，幸好一夜無事，豈料，却在敝師兄去上茅廁時，出了事！」

各人聽得面面相覷起來，俱生出悚然自危的感覺。

「百里大俠，當時你一點可疑的聲息也聽不到麼？」俞不敖神色沉重地道。

「區區根本就聽不到一點可疑的聲息或是打鬥聲响，區區還是在敝師兄足有頓飯功夫，還未返回房中，覺得有點奇怪，忍不住去茅廁看一下，才發覺敝師兄失了踪。」百里明說道：「區區初時還不敢斷定敝師出了事，急急返回房中，看不到敝師兄的人，忙又走出外面店堂，也不見敝師兄，問店中的伙計，都說沒有看到敝師兄外出，區區這才惶急起來……」

「百里大俠，司空掌門會不會在上茅廁時，發覺了什麼可疑的人物，來不及返回房中通知你，一個人追了出去，所以連前面店堂的店伙也不知他出了店了？」鄧噲就是蹩不住心中的話，非要說出來，才舒服。

百里明却沒有怪他打斷了他的話。「這一點，區區也想到了，但區區從店堂走回茅廁內查看時，却發覺了敝師兄遺在一塊石旁的玉斑指，才敢斷定，敝師兄是遭到暗算，被人擄走，失了踪的。」

「百里大俠，你怎會由令師兄遺在茅廁內的那枚玉斑指，便斷定，令師兄是遭人暗算，被擄失踪的？」司馬千乘問。

「很簡單，因爲那枚玉斑指不是異常的斑指，乃是掌門信物，代代相傳，如此重要的東西，試問，敝師兄怎會大意遺落在茅廁地上？是以，區區猜測，敝師兄一定是在茅廁內發覺到中了暗算，在失去抵抗力前的刹那，將那枚玉斑指脫落在地上，而他也必然猜到，區區見他如厠久久不返，動疑之下，必到茅厠找他，那就不難會發現那枚玉斑指，從而……」

百里明說到這裏，俞大敖截斷了他的話道：「百里大俠，照你這樣說，令師兄確是失了踪，可能與岳大俠等三人的失踪，是同一人或是組合之所爲。」

「岳大俠也失了踪了？」百里明驚聲道。

「不錯。」俞不敖接將發現岳、唐、蕭三人失踪的情形，向百里明說了一遍。

百里明聽得倒吸一口氣道：「俞大俠，你覺不覺得，武林二老及岳大俠等人的失踪，其中原因，頗爲耐人尋味？」

百里明這句話，令到各人霍然動容。

司馬千乘道：「百里前輩，你意思是不是說，失踪諸人，皆是武林中名重一時的人物，尤其是二老。而且，他們各有獨到的成就，所以，他們的失踪，可能包含了一個大陰謀！」

百里明頷首道：「區區正是這個意思，咱們若是不能迅速找回失踪諸人，只怕武林將會發生大變故！」

各人被百里明這句話說得莫不悚然驚震，深以爲然，沒有人認爲他所說的，是危言聳聽。

司馬千乘慨然道：「各位，說起來，事情可能是由先父之死而引起的，故此，在下若不傾力將失踪諸人找尋回來，在下實在愧對各位！」

俞不敖忙道：「司馬世兄，這不是你之過，不用耿耿於心，以免情急智亂之下，反遭對方所乘。而事已至此，相信各位也不會虎頭蛇尾，半途而廢吧？」

衆人齊聲道：「此事若不弄個水落石出，决不罷休！」

俞不敖滿意地掃了衆人一眼，才轉對百里明道：「百里大俠，剛才鄧大俠說，城中的武林同道，已經走了一大半，那又是怎麼回事？」

百里明吁口氣，以不屑的語氣道：「詳細的情形區區也不大清楚，區區是在發現敝師兄失踪後，出店擬找幾位相識的朋友帮忙在城內搜尋一下敝師兄的踪跡，却發現，那幾位朋友在天亮後，便已出城離去，跟着，接連聽到消息，說過半數的武林同道，業已紛紛離去。想來那些離去的武林同道，大概是不想像馬前輩及武林二老那樣，忽然離奇失踪吧，在驚懼之下，也爲了自身的安全，便溜之乎也！」

「百里兄，明哲保身，乃人之常情，這怪不得他們的。」俞不敖嘆口氣道：「說來，那些人走了，反而是一件好事，起碼，不會人多哄鬧之下，將事情弄得亂糟糟的，顧此失彼，反而方便咱們的探查行動。」

百里明被俞不敖這一說，才歛去臉上的不屑之色，頷首道：「俞大俠說得是，區區偏激了一點。」

「俞前輩，咱們至今仍一無頭緒，如何進行追查？」司馬千乘問道。

俞不敖沉吟一下，說道：「咱們何不就從偵查城中是否有什麼人是精擅使用迷藥這種下三濫的手法這一點上，着手去追查呢？」



燕冀北馬上躍躍欲動道：「也只有這個辦法了，俞大俠，是否馬上行動？」

「別急，」俞不敖掃了衆人一眼。「各位昨晚徹夜未曾闔過眼，一定很疲累了，再說，單是咱們這些人，也嫌人手不夠，這樣吧，咱們先在廟內歇息一下，待吃過午飯，才行動如何？」

衆人也確是疲累了，沒有人反對，於是，俞不敖轉對百里明道：「百里大俠，至於召集還留在城中的武林同道一起行動這件事，就煩勞你了。」

百里明忙道：「俞大俠太客氣了，區區這就到城中各處，召集還留下來的武林同道。」

說完，朝衆人抱拳環揖一遍，便轉身急急向廟外走去。

衆人恐防分開來會有事故發生，乾脆就聚在那間靜室中，各自運氣調息起來。

×　×　×

午飯過後，衆人經過一番調息，疲累盡消，一個個精神抖擻，而百里明亦已將還留在城中的武林同道，召集到廟前。

原來，留在城內沒有離去的武林同道，只有四十多名。

有謂貴精不貴多，這些留下來沒有離開的武林同道，未必個個皆是一等一的高手，但那份無懼堅毅之心志，又豈是單憑武功所能比擬的。

連俞不敖等十多人算上，也有五十多人了，這股力量，不算小了。

衆人皆公推俞不敖主其事，俞不敖也不推辭，將人手分派十撥，在城內展開大規模的偵查行動。

司馬千乘與徐鉄城、鄧噲等四人分作一撥，負責的範圍是在城外昨晚他遭到暗算昏倒的地方，方圓二十里之內，搜尋可疑的踪跡。

原來，俞不敖見人手充裕，改變原先的决定，將人手分成城內五撥，城外五撥，既偵查是否有什麼人精擅使用迷藥的，也追尋失踪諸人的踪跡，雙管齊下，希望能夠盡快找尋到失踪諸人的下落，將那陰謀者揪出來。

×　×　×

司馬千乘五人趕到昨晚那座樹林子前，先在林中的四周圍察看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值得懷疑的事物，五人轉到林子的後面，忽然間，聽到林子內響起「啪」的一下脆響聲。

那一下聲響雖然不大，但五人耳目敏銳，却聽得異常清楚。

五人立刻互望一眼，鄧噲悄聲道：「司馬少莊主，林內似乎有人，要不要進去看看？」

司馬千乘打着手勢，壓着語聲說道：「絕不能放過任何情形，不過，咱們進入林子之後，不要大意，也不要距離太近，以免遭到暗算時，同時遇險，一個也走不脫。」

他這樣說，是有鑑於昨晚遭到暗算時，竟然事先一無所覺，所謂前車可鑑，他自然要提醒大家了。

鄧噲等四人同時點點頭，正欲分開來，掩入林中，司馬千乘忽然又揮手止住各人，悄聲道：「在下覺得，還是留下一人在外接應好，這樣吧，鄧兄就留在林外如何？」

鄧噲却道：「不，我看還是伍兄留下吧。」

姓伍的正想說什麼，鄧噲却已搶着道：「伍兄，別說了，就這樣決定吧。」

說着，他已迅疾地掩入林中。

司馬千乘朝姓伍的點點頭，亦悄然疾竄向林中，徐鉄城與另一位叫卓英的漢子，亦已先後從林子的兩側掩進去。

姓伍的漢子看着四人已掩入了林中，只好留在林外，以作接應，全神注意着林內的動靜。

司馬千乘四人分別從不同的方向潛入林中後，久久沒有動靜，初時，姓伍的漢子還不大在意，直到大約過了頓飯功夫後，仍然聽不到林內有何動靜，他才暗暗心焦起來，一時間又拿不定主意，是否進去看看，急得他在林子前來回地巡邏着，只希望能夠見到司馬千乘四人能夠平安無事，走出林子。

又過了約莫一頓飯光景，林子內忽然驚飛出數隻雀鳥來，拍翅急飛而去，隨即，一切又歸於沉寂。

一股不安之感，也陡然而生，姓伍的漢子咀裏嘟喃一聲：「這座林子不大，他們進去這樣久，却如石沉大海，毫無動靜，莫非……」

他再也忍不住了，將兵器撤出來，撲入林中。

林中沉寂如死，斜陽自枝葉隙縫中洒射入林內，斑斑點點，倒也不大幽暗，唯是，他一直鑽入林子深處，碰撞得枝葉「沙沙」一作響，却就是看不到司馬千乘四人的影踪，也聽不到任何其他的聲響。

這情形，令到他心中陡地生出一股寒意，一股莫名的恐懼之意，也襲上心頭。

「司馬少莊主，鄧兄，你們在那裏了？」他忍不住高聲叫起來。

叫聲在林中繞盪，但却寂無回應。

結果，一任他搜遍了整座林子，司馬千乘四人就像被這座「神秘」的林子吞噬了般，消失得無影無踪。

姓伍的漢子這一驚非同小可，從林前再繞到林後，仍然看不到司馬千乘四人的影子，他在驚恐慌急之下，馬上想到，必須去通知俞不敖等人，於是，他不再逗留，飛一般向城中奔掠。

×　×　×

司馬千乘醒來的時候，發現這一次沒有上一次在林子前遭遇暗算後，那麼僥倖，他發覺自己是躺在一間斗室中的地上。

絕無疑問，他是被人囚禁了。

因爲他發覺，這間斗室全是用大石砌成的，只有靠室頂的地方，才開了個連臍袋也鑽不出去的小窗子，却裝了兩根只有拇指粗的鐵枝，相信就算是練成了縮骨神功，也不可能從那個小窗口逃出去。

那緊閉着的室門一眼就看出是用鐵皮包嵌的，司馬千乘從地上坐起來，回想着自己昏倒時的情形。

對於昏迷後的情形，以及如何被人囚禁在這間斗室內，他雖然一無所知，但他却清楚記得，自己進入林中後，在沒有什麼發現之下，小心地往林中深處走入去，但却在與鄧噲與徐鉄城卓英相遇時，忽然間，便昏倒在地。

而他在昏倒前，不但看到鄧嗆三人亦昏倒下去，他還將身上的一件物件，偷偷地扔到一棵樹根下。跟着便昏迷過去。

「不知鄧嗆徐大哥他們怎樣了？」他暗自在心中想。「希望伍兄能夠發現自己留下的那塊玉珮。」

「他們將我擄來囚禁在這裏，那這裏應該就是他們的老巢了！」他繼續暗自想着。「只不知他們會怎樣處置我？」

他心中雖然這樣想着，却沒有絲毫恐懼之意，反而因爲快要弄明白這件事情的眞相而暗暗感到高興。

他這樣想，是有根據的，對方既然將他擄來囚禁起來，而不馬上將他殺害，那證明對方最少在目前是不會殺害他的，那他就有機會見到那位攪出連番風雨的陰謀者，那時，他就算千刀萬剮，他也要將所有的事情弄個清楚明白。

正當他在思想之際，門外陡地響起一陣脚步聲，他不禁霍然站起來，注視着那扇鐵門。

在他以爲，來人必是來將他帶出去，又或是進來向他問話的，豈料，他却料錯了，他巴望打開的那扇門却沒有在他的期待下打開來，而是在門的下方，離地約半尺的地方，忽然現出一個半尺見方不到門洞來，從外面遞入一瓦砵飯菜，瞬即，那個門洞又關上了。

他在失望之餘，却驀地感到一陣肚餓。雖然他在這斗室之內，無法知道自己昏迷之後，被送到這裏囚禁了多久，但既然自己已感到肚餓，那末，相信沒有一天，也有大半天了。

他也不理會飯菜中是否有什麼古怪，上前拿起那砵飯菜，退到牆角邊，倚牆坐下來，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一砵飯菜吃完，肚子也飽了，既然被困在這斗室之內無事可幹，他又繼續思想起來。

想着想着，不知不覺間，他睡了。

也不知過多了久，忽然，他被一陣聲響弄醒了。睜眼一看，才發現，又有人來將那個門洞打開，遞入一瓦砵飯菜來，他也才驚覺到，自己那一覺就算沒睡了一夜，也有半天了。

送來的飯菜倒是不惡，他又照單全收，吃光了。

由於那個小窗口根本就沒有什麼光綫進來，而室內是一直點着一盞長明燈的，所以，他根本無法分辨黑夜與白天，只是憑送飯菜的次數來計算日子。

不經不覺間，他巳在這斗室之內，吃了五頓飯，若然早晚一頓飯來計算，他應該在斗室內渡過了二天半。

在這段漫長的日子中，他一直盼望有人來帶他出這斗室，見一下這裏的主人，弄清楚一連串的事情。

可是，每一次皆令他大失所望，每一次他驚覺到有人來的時候，那只是送飯來給他，而不是來帶他出去的。

總之，他被關在斗室內這兩天半來，那道包着了鐵皮的室門，沒有打開過一次，所以，他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如何。

而他也發覺到，自己被點封了個處奇經主穴，一身功力竟然提聚不起來，他曾嚐試過默運師門無上心法，運功衝穴，但却白費功夫，居然衝不開，這令到他懍駭不已。

要知道他修習的是武林中至高無上的玄門內功心法，奇奧無比，一般的點穴手法，一衝就開，如今却居然衝之不開，那就是證明將他經穴點封之人，其手法高明得很，由此推測，其身手必然是很高明。

初時，他還能心平氣靜，但經過數次的失望，加上「漫長」的等待與枯寂無聊，他開始有點焦燥不耐了。

他眞恨不得有開天闢地之能，破壁而出。

籠中鳥的滋味，又豈是像他這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慣了的人所能忍受的。

終於，又等到有脚步聲自外面傳過來了。

據他的猜測，應該是送飯菜的人來了，他之所以這樣想，乃是因爲他感到，也是吃飯的時候了。

果然，他的猜測沒有錯，那個小小的門洞果然又被打開了，但却沒有像往常那樣，自外面遞入一砵飯菜來，却聽到一聲極之低微的悶哼聲。

他正感奇，不知外面那送飯之人在攪什麼鬼，陡地，他聽到一下鑰匙插入匙孔的摩擦聲，接着是咔的一聲響！

那刹那，他幾乎停止了心跳聲，目光緊緊地盯着那扇鐵皮厚門。

他之這樣緊張，倒不是異想天開，以爲有人來救他，而是日盼夜望，終於等到有人來見他，或是將他帶出去見人了。

隨着那「咔」的一聲開鎖聲，那扇室門無聲地被人自外拉開來，一條人影也迅速地閃了入來！

當他一眼看清楚那閃入來的人影後，他幾乎沒有失聲驚呼出來，但却被那人手法奇快地，伸手一把捂住了他張開的咀巴，咀裏「噓」了一聲，急促而輕快地低聲對他道：「快跟我走，別出聲！」

但司馬千乘仍然忍不住，吐出一聲含糊的：「你……」滿臉盡是驚詫之色，大睜着雙眼望着那人，站着不動。

你道那人是誰？令到司馬千乘如此驚詫失態？

却原來，那開啓室門，閃身進來，用手捂住他咀巴，叫他快走的人，不是他想像中的兇惡大漢，而是一個明麗動人的少女——呂婷！

他確是發夢也料不到，進來的會是呂婷。

呂婷慌急地跺了一下脚，急促地道：「你怎麼啦？難道你不想離開這裏，再不走，就會走不了！」

語聲才落，她才驚覺到，自己的纖掌，仍然捂在司馬千乘的咀巴上，羞臊得她臉上飛紅一片，慌不迭將手縮回，赧然背轉身子，忘了她還催司馬千乘快走，她自己却站住了。

「呂姑娘，妳怎會……」

司馬千乘話聲出口，呂婷渾身一震，從嬌羞之態中回過神來，臉色一緊，拉了司馬千乘就走。「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快跟我離開這裏再說。」

說着，她巳閃身出了斗室之外。

司馬千乘不是呆子，猜也猜得到，呂婷是冒險來救他走的，馬上閉上咀巴，跟着呂婷閃出室外。



才閃出室外，他馬上看到，門邊牆下，躺着一個兇惡的漢子，地上還有一砵飯菜，不用說，那漢子是被呂婷在冷不防之下，出手將之弄倒的。

而他也看清楚，這原來是一座十分闊大的地窟，他這間斗室的旁邊，還有數間石室，他却看不到是否也關了人。

因爲呂婷神色緊張地，沒有稍停一下，拉了他就往地窟出口那邊奔去。他在身不由己之下，只好跟着呂婷急走。

地窟出口那邊，有一道石階斜斜通向地面，呂婷拉着司馬千乘，奔上那石階。

司馬千乘由於穴道被封，無法運聚功力，所以，他只好歇盡全力奔走，才勉强跟得上。奔上地面，他又發覺，上面原來是一間建造堅固的石屋，堆放了不少雜物，呂婷一刻也沒有停留過，拉着他便向那虛掩着的屋門奔走。

奔出石屋，司馬千乘才知道，這時候大概是入黑時分，夜色蒼茫中，他也弄清楚了，是置身在一座大宅子的小偏院中，只見宅院內到處燈光點點，小偏院內却見不到一個人。

忽然間，他停下來不走了。

呂婷一拉不動，急忙扭轉身急道：「司馬公子，你是怎麼哪？快走吧，要是讓看守的人吃完飯走回來，那就走不了！」

司馬千乘却像發了牛脾氣，望着呂婷，堅決地道：「慢着，我要你先告訴我，這裏是什麼地方，這裏的主人又是誰？否則我不走了。」

呂婷怔怔地看了他一眼，近乎哀求地道：「我的公子，這是什麼時候，你居然發起牛脾氣來，快走吧，待離開這裏，我才一一告訴你。」

「不！」司馬千乘決然道：「我絕不會單獨離開的，徐大哥他們是不是也被關在這裏？」

呂婷被他氣急得差一點沒有跪下來求他快走，正想開口說話，陡地，院門口那邊巳傳來一聲冷笑道：「不錯，所有失踪了的人，皆被囚禁在這裏，連武林二老也是！」

呂婷一聽那一聲冷笑，嚇得花容失色，嬌軀震顫了一下，負氣地撇開司馬千乘的手。「你是什麼英雄？如今你想走，也走不了，哼！」

司馬千乘這時才省覺到，自己那樣固執，確是有點意氣用事，逃不了不打緊，却不但辜負了呂婷的一番好意，也連累了她，一陣歉疚對呂婷道：「呂姑娘，在下妄逞意氣，不聽妳的勸告，至連累了妳，在下實在對不起妳……」

「哼哼，婷兒，眞是女大不中留，居然臂肘往外拗，壞我大事，好可恨！」隨着話聲，自院門外，當先氣虎虎地走進一名身材微胖，臉色紅潤，頭頂微禿，富富泰泰，此刻却一張臉拉了下來的老者來。

隨在他身後的，是兩名年約六十開外的老叟，雙目精光四射，不怒而威，神態透着幾分陰狠，一望而知，必是大有來頭的武林高手。

兩位老叟的身後，是六名灰衣漢子，神態兇悍，一式腰懸長刀，才走入院中，不等那富泰老者示意，便巳有四名漢子急步趨前，將司馬千乘與呂婷團住了。

× × ×

司馬千乘這時除了對呂婷有一份深深的歉疚之意外，對於自己的處境却一點也不驚怕。

他只是在那些人走入院子的那刹，對神色慘淡的呂婷，低聲急道：「姑娘能不能夠解開在下身上被點的心坎、命門兩穴呢？」

呂婷神色微微變動了一下，略一猶豫，終於還是咬咬牙，以奇快無比的手法，拍開了司馬千乘被點封的兩大穴。

司馬千乘只覺陡地氣機一暢，便知道被點封的命門、心坎兩大穴巳被解開，感激地瞥了呂婷一眼。

呂婷却巳經臉色青白地，將螓首垂下來。

「婷兒，你越來越不知羞恥了，還不過來！」那富泰老者喝了一聲，臉色更加難看。

呂婷渾身輕顫了一下，表情複雜地抬頭瞥了司馬千乘一眼，挪動脚步，朝那老者走去。

那老者又怒瞪了呂婷一眼，重重地哼了一聲，才轉對司馬千乘道：「司馬少莊主，要不是你多管閒事，老夫也不會將你『請』來，說不定，老夫還會將小女許配與你。」

司馬千乘至此恍然明白了。呂婷原來是那老者的女兒，怪不得這樣輕易就將他從地窟內的斗室中，將他救出來，而他也陡然明白了，呂婷對他是充滿了愛意的，否則，也不會甘冒被其父怒責，甚至可能有更嚴重的後果，冒險將他救出來，心中對呂婷之歉疚，更加深了幾分，一陣壓抑不住的激動隨之湧上心頭，生出一股想將呂婷擁在懷中的衝動，一雙熾烈的目光，直射在呂婷的臉上。

呂婷似乎感受到他射來的目光，忽然抬起頭來，偷瞥了他一眼。

兩人的目光一觸，俱不由心神震動了一下，呂婷急急將目光垂下。

老者看到司馬千乘疾疾地看着呂婷，心中惱恨極了，厲聲道：「好個輕狂小子，死到臨頭，還色迷迷的！」

接又轉對呂婷疾言厲色地道：「丫頭，妳眞令爹失望，上一次在城外那座林子前，爲了救他，不惜下手殺了爹的一名得力手下，你以爲爹不知道，但妳却不知改過，反而變本加厲，這一次，待爹處置了那小子後，一定要好好地責罰你！」

司馬千乘聽了那老者那番話，馬上聽出，上次自己在那林前遭遇暗算，原來竟是呂婷救了他的，對呂婷，他是不知如何報答才好了。

而他也覺得，也是開口的時候了，好弄清楚一連串事故的眞相。

目光一轉，落在那老者的臉上，由於心感呂婷對自己的情深義重，所以，他只好頗爲客氣地說道：「請教老丈怎樣稱呼呢？」

那老者忽然笑笑，說道：「老丈呂安居。」

司馬千乘雖然在這幾天，認識並聽聞過不少武林人物的大名，但對於呂安居這個名字，他可是從來未聽聞過。

呂安居見司馬千乘沉吟不語，目光連閃，又笑笑道：「不用想了，不怕對你說，老夫根本不是武林中人，所以，老夫之名，你不會聽聞過！」

呂安居這一說，司馬千乘詫訝得睜大了雙眼，直射在呂安居的臉上，難以置信地道：「老丈不是武林中人？那你將武林二老、馬大俠、岳前輩等人擄來，囚禁於此，是何居心？」

呂安居忽然瞥一眼呂婷，再望望司馬千乘，嘆口氣道：「事到如今，只怕老夫不對你說明，老夫那不中留的女兒遲早也會向你透露的了，老夫就對你說個清楚明白吧，反正，你知道了，也說不出去！」

「爹，你要殺司馬公子？」呂婷嬌軀一顫，不顧一切地抬頭說道。

「不知羞恥的丫頭，閉咀！」呂安居怒喝一聲，氣虎虎地道：「爹幾曾殺過一個人來，爹不會殺他，但他也永遠離不開這座宅子，他向誰去講？」

接着，轉對司馬千乘道：「實對你說，老夫將武林二老等人擄來，一點惡意也沒有，老夫只是想他們，將一身所學悉數傳授給小兒，待小兒藝成之後，自會將他們全部釋放，如此而已。」

司馬千乘悚然脫口道：「老丈野心不小啊，被你擄去的前輩，每一位莫不是名動武林的人物，一身所學，各有所長，你那位公子一旦集那數位前輩所學於一身，豈不是無敵於天下？」

呂安居陡地大笑起來。「老夫正要小兒將來成爲武林第一人，稱霸武林，替老夫揚眉吐氣。」接狂笑不止。

司馬千乘聽得悚然心驚，疾聲道：「老丈，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武林二老諸位前輩雖被你擄去，但他們必未會答應，將他們一身所學傳授給令公子，要知道，武林人物大多是寧折不彎的！」

「這一點無須顧慮。」呂安居得意地大笑道：「老夫已有妥善之法，令到他們甘願將一身所學，傳授給小兒！」

「爹，女兒求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下去了，大哥根本就不想學武，更不想成爲武林第一人，稱霸武林，聽女兒說，這時候悔悟，將囚禁的諸位前輩放出來，還來得及，相信諸位前輩大人大量，不會怪責爹之所爲的！」

「住口！」呂安居怒喝一聲，接狂笑不止。好一會，才止住狂笑，怨恨地道：「丫頭，聽着，爹是不會罷手的！超布不像你這個胳膊往外彎的丫頭，他最聽爹的話，爹一定要他學成絕世武功，以洗爹昔年的一腔冤鬱之氣！」

一頓，咬牙切齒地道：「爹當年就是因爲不懂武功，被兩個武林強徒當衆毆辱得幾至無地自容，那是奇恥大辱，爹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爹當時便發誓，爹在有生之年，必報此奇恥大辱，可惜爹却不是塊練武的材料，但却擅於營商，練武不成，經過這些年的經營，已掙下千萬家業。江州城中，有誰不識我呂百萬？爹如今錢財數不盡，而超布經孟、祈兩位老師之鑑評，俱說超布根骨俱佳，是塊練武的好材料，這眞是天有眼，爹有的是錢，也正好助爹實現夙願，爹一定要令到超布練成絕世武功，稱霸武林，將天下武林人控制於股掌之間，踐踏於腳下，一洗爹當年所受的恥辱！哈哈哈……」他恍似瘋了般，狂态地笑個不停。

聽他那一番話，可見他當年所受恥辱之重，心中怨毒之深。

但這種心態，似乎有點「走火入魔」，豈能將昔年所受之恥辱，遷怒於所有武林人的身上，要是人人像他那樣，豈不是天下大亂？永無寧日，充滿了怨恨仇殺？

司馬千乘心中自是大不以爲然，同時，他也終於知道呂安居是何許人了。

他是從呂安居的另一個名字——呂百萬，省起他是何許人的。

原來，呂百萬在江州城中，乃是有名人物，只怕連三歲小孩，也知他的大名，因爲呂百萬乃是城中的首富。據說，城中的生意，有一半是他的，而呂百萬這個大名，也是城中的百姓送給他的。但實際算起上來，只怕的家財不止百萬之數！

而他確也不是武林中人，也唯其如此，才令到人們怎也想不到，武林二老等鼎鼎大名的武林耆宿前輩，居然會是他擄走囚禁起來的。

那就像老鼠會吞掉大象般，令人難以置信與相像。

「老丈，那放出假消息。說業已探查出買兇殺死我先父的主謀，將武林同道引來江州的人，應該是你了！」司馬千乘雖然已想到必是呂安居所爲，但他仍然問出來，是想從呂安居的口中，得到證實。

因爲猜測畢竟只是猜測，必須經過證實才作得準。

「那確是老夫所爲。」呂安居得意地笑着道：「老夫不想一個一個去將人擄回來，那太費時失事了，老夫有的是錢，於是想到了這個快捷的辦法，只須花錢教人在江湖上四處放出消息，而江湖人莫不是好事之徒，聽說有熱鬧可湊，又有風頭可出。那一個不如蟻附蜜，趨之若鶩的，果然，八方風雨會江州。來了不少成名人物，令老夫想不到的是，居然連武林二老等世外高人，也來湊熱鬧，老夫可是大喜過望，輕而易舉的，將他們一個個弄了來，哈哈哈，好可笑的武林人！」

司馬千乘壓住心頭怒火，吸口氣道：「憑武林二老的那一身出神入化的修爲，又豈是尋常手段，能夠胡弄他們的，你們到底用什麼手法，將他們擄來的？」

「呵呵，這就是金錢的妙用了！」呂安居笑道：「不怕對你說，那是老夫花了十萬両銀子，從西域異國中購回的一種奇妙無方的迷藥，老夫也記不得那個鬼名稱了。總之，那確是値那個價錢，那些迷藥不但無色無味，施放之法也很簡單，只要在口中預先含上一顆解衆，用一個特製的銅管子順風一吹，或是揮手撒一撮，那末，便會擴散開去，不論人畜，只要嗅上一絲絲，便會忽然間昏迷過去。無論是功力再高的人，也抵受不了，而果然也屢試不爽，你不會不同意老夫的說話吧？」

司馬千乘領教過那種迷藥的厲害，自然同意呂安居的說話。不過他此刻忽然血脈賁張起來，同時，雙拳緊握，心中緊張無比。

因爲他終於要問到，父親之死，是不是與呂安居有所關連。他心中是希望沒有的。以免弄成不能轉圜的境地，他實在是太愛呂婷了，不想因爲父親之死，而令到彼此之間，含恨終生。



深吸一口氣，他終於問出最後，也是令他心情緊張，患得患失的問題。「老丈，關於家父之死，是否與你有關連？這是在下最後一問，請你據實以答。」

呂婷一聽，神色也顯得頗爲緊張地抬起頭凝望着乃父。

呂安居那刹那的神色也沉肅下來，哼了一聲，才說道：「老夫不知道該怎樣說才好，要說沒有關連，那又似乎有……老夫不錯曾脅迫過你父司馬長纓助老夫，達到老夫的多年心願，但他却堅不允從，老夫便以對外宣揚司馬莊主的隱秘來要脅他，那知道，他却忽然間被人殺死了，這一點，是老夫意想不到的，老夫不管你信不信，老夫絕對沒有花錢買兇殺你父親，老夫又恨又氣之下，靈機一動，才想到利用司馬莊主之死，放出假消息，將武林人引到江州來，以遂老夫之謀！」

「老丈，在下信得過你！」司馬千乘心情輕鬆了不少。果然，呂安居曾脅迫過父親。但畢竟不是他逼得父親非死不可的，莫非，父親之不得不死，是因爲那個呂安居用以脅迫的隱私麼？若是，那個隱秘定是很重大的了，令到父親不得不以死來隱蔽之。想到這裏，他的心頭沉沉的，如壓着一塊巨石，極不舒服！

「老丈，可否將先父的那個隱秘說出來？」司馬千乘緊張地望着呂安居。

呂安居忽然嘆口氣道：「雖然，老夫不知是否令尊因老夫之脅迫，才會遭人殺害的，但老夫心中一直很不安。所謂往者已矣，令尊既巳身亡，一切是非恩怨，自然也盡付流水，烟消雲散，隱惡揚善，人之美德，老夫實在不想再說有損令尊聲譽之話，請你不要再問！」

司馬千乘聽了呂安居這番話，心中大是感動，由是也可看出，他還不是一個喪心病狂，無可藥救的狂人，否則他也不會說出那番話來。而事實上，他也確是從未殺害過一個人。

俗謂子不言父惡，知道了又如何，徒自在心中留下陰影，所以決定不再問下去，就讓那個隱秘隨着父親長埋黃土好了。

而他也猜測，父親之所以那樣做，極有可能不想屈服於呂安居的脅迫之下，又不想那個隱秘被宣洩開來，所以便選擇了死之一途，但他又不甘就此一死，便想出那個自己買兇殺死自己的辦法，目的就是讓自己覺得匪夷所思之下，從而對父親那樣做感到不合常理，因而起疑，追查下去，從而揭破呂安居的狂妄野心，加以制止，以免將來武林中人，遭受到呂安居苦心孤詣造就出來的武林霸主所凌虐荼毒。若是，那父親也可說用心良苦了。

雖然，無法加以確定，但也只有這種解釋，最合情理了。

× × ×

「你要知道的，業已全部知道了，你還是乖乖地留在這裏，老夫說不定，會將婷兒許配給你。」呂安居泰山篤定地道。

司馬千乘心念電轉之下，決定先下手制住他們，將武林二老等放出來。那時，再勸說呂安居放棄那偏執狂妄的野心，那時，在事敗之下，不怕他不應承，那就可省去不少唇舌了。

決定之後，他朗朗一笑道：「老丈，你以爲就憑你那些人手，以及這座宅子，就能夠將在下永遠留在這裏麼？」

呂安居哈哈一笑道：「老夫這裏雖然不是龍潭虎穴，但你如今就像一個廢人一般，要處置你，還不是輕而易舉！」

「老丈，你太小覷在下了！」司馬千乘話聲出口，身形倏地一動，只見他的身形在那四名灰衣人的身前疾閃了一下，那四名灰衣人根本連他是如何出手的也看不清，自然也無從應變了，眼前人影一花，陡覺腰上一麻，更巳動彈不得。

司馬千乘的身形恍似一縷輕烟般，快疾得無以復加，在那孟老師與祈老師方自暴叱一聲，雙雙巳閃撲而至，只見他雙手隨着陡然疾旋的身形驟拍而出，只聽「啪啪」兩下震响，孟、祈二老身形各自踉退數步，還未站穩腳跟，眼前人影一閃，兩人才欲出手封架，便巳着了道兒，與那四個灰衣人一樣，定住不動了。

誰也看不清司馬千乘的身法手法，因爲實在太快了。加上又是在黑夜之中，院中雖有燈光，畢竟不大光亮，這也就更顯得他的身手之奇幻了。

呂安居眼見司馬千乘身手如此奇幻，嚇得他臉色發白，怪叫一聲，巳欲轉身就跑，驀覺頸後一凉，刹時毛骨聳然，接胸下一麻，也僵住了。

剩下兩名灰衣人可嚇傻眼了，他們雖然不是什麼成名人物，可也不是普通庸手，手底下頗硬，否則，也不會被呂安居看中。可是他們幾曾見識過如此奇幻絕倫的身子，手雖然巳按在刀柄上，却就是拔不出來，司馬千乘爲免麻煩，也迅如電閃般，點了兩人身上的軟穴。

剩下一個呂婷，她可是驚詫得睜大了一雙眼睛，呆望着巳閃現在她面前的司馬千乘。

如非眼見她眞不相信，竟有如此高絕奇幻的身手，她一直以爲，傳授她武功的孟、祈二老，巳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了。

「呂姑娘……」

呂婷恍似大夢初醒般，驚叫道：「你將我爹怎樣了？」

司馬千乘執住她的雙手，說道：「不用担心，我不過將他暫時制住了，以免他阻止咱們去將武林二老及諸位前輩救出來。來，妳快帶我去將人放出來。」

「但……他們會不會不放過我爹？」呂婷遲疑地望着司馬千乘。

「我担保沒事的，你放心吧，我自會向他們解說求情。」司馬千乘一把拉了呂婷就走，奔出院子外，才忽然附在呂婷的耳邊悄聲道：「爲了妳，我不會令你爹受到傷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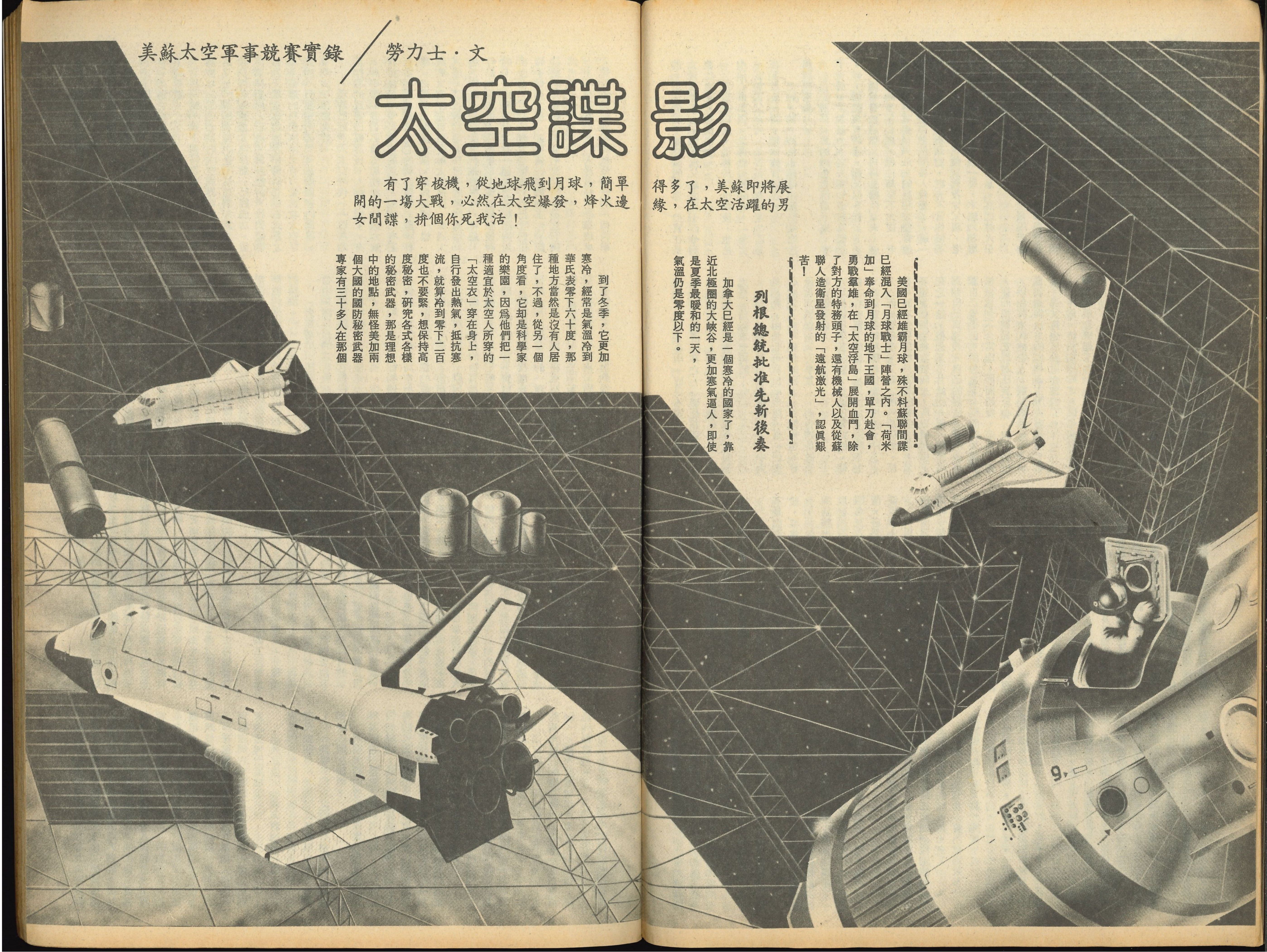
呂婷一聽，芳心陡顫，一陣甜絲絲的，嬌羞地道：「那個喜歡你，不知羞。」

司馬千乘心頭一甜，緊執住呂婷的手，邊走邊笑道：「眞的不喜歡我？」

呂婷嚶哼一聲，忽然一下子偎入了司馬千乘的懷中。司馬千乘腳步一停，手臂一緊，將呂婷摟入懷中。

月色燈影之下，兩人的身影，溶爲一個。

（全文完）



美蘇太空軍事競賽實錄／勞力士・文

# 太空諜影

有了穿梭機，從地球飛到月球，簡單得多了，美蘇即將展開的一場大戰，必然在太空爆發，烽火邊緣，在太空活躍的男女間諜，拚個你死我活！

美國巳經雄霸月球，殊不料蘇聯間諜巳經混入「月球戰士」陣營之內。「荷米加」奉命到月球的地下王國，單刀赴會，勇戰羣雄，在「太空浮島」展開血鬥，除了對方的特務頭子，還有機械人以及從蘇聯人造衞星發射的「遠航激光」，認眞艱苦！

## 列根總統批准先斬後奏

加拿大巳經是一個寒冷的國家了，靠近北極圈的大峽谷，更加寒氣逼人，即使是夏季最暖和的一天，氣溫仍是零度以下。

到了冬季，它更加寒冷，經常是氣溫冷到華氏表零下六十度，那種地方當然是沒有人居住了，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卻是科學家的樂園，因爲他們把一種適宜於太空人所穿的「太空衣」穿在身上，自行發出熱氣，抵抗寒流，就算冷到零下二百度也不要緊，想保持高度秘密，研究各式各樣的秘密武器，那是理想中的地點，無怪美加兩個大國的國防秘密武器專家有三十多人在那個

稱做「白地獄」的地方留步。

他們好像「地鼠」似的躲起來，把大峽谷裏面最深遠的一處，叫做「地獄之河」的地方，作爲研究秘密武器的根據地，渡過了四十個月，終於發明了「太空浮島」，認爲它可以令到美加兩個大國在地球上面稱霸。

那一晚，幾十個科學家聚在一起，喝酒慶功，五十七歲的太空武器專家「荷拔路易士」舉杯相慶之後，站起來，說：「我們傾全力製造太空浮島，已經成功，值得舉杯慶祝，不過，世事難料，我們懂得選擇天然造成的冰谷作爲研究秘密武器之用，蘇聯的科學家未必有力量進攻太空浮島的，仍要預防他們有甚麼厲害的武器，令到太空浮島失效。

「現時已經進入太空時代，一切在地面作戰的武器已經落伍，人所共知了，有一件事情，我們必須密切注意，地球大氣層的盡頭，等於太空的邊界，現時仍有三百多個人造衛星在它的軌跡運行，蘇聯科學家必然派出間諜衛星，如同美國一樣，雖然太空浮島可以發射太空飛彈，穿過大氣層，直接射擊地面任何一處戰鬥基地，包括空軍基地以及潛艇基地在內，可是，浮島太過接近人造衛星了，假如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當中，有一個人造衛星能夠射出激光，可能毀滅太空浮島，故此我們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要做好備戰的工作，認眞提防對方在完全風平浪靜的情況之下突然出擊。」

「荷拔路易士」人緣甚好，學識超卓，兼且是美國列根總統最信任的一個科學家，他代表美國首席科學家跟加拿大的科學家合作，等於首腦份子，他能夠推測得到蘇聯的人造衛星當中，必有一枚衛星具有超卓的力量，可以發射「遠航激光」，仰攻太空浮島，看來他一定有特殊的計劃對抗這種憂慮，當得他說完了他想說的話，剛剛坐下來，加拿大首席科學家「雷思孟」站起來，作出補充的一句：「我們已經有很厲害的秘密武器，可以抵禦激光，可惜它不是活生生的人，是機械人，除非萬不得已，我們不打算使用機械人控制太空浮島，因此之故，對抗蘇聯那種含有攻擊性的火狐衛星，仍要想出一個更加安全的辦法。」

「火狐衛星」隱藏在許多個人造衛星當中，跟地球的運行軌跡同時運行，看來，沒有異動，假如它想採取攻勢，它會發射一種叫做「遠航激光」的爆炸性光綫，碰上了它，便會遭殃，這種光綫屬於爆炸光的一種，沒有一種物體能夠逃避得過它，假如它在地球和高空射出，因爲地面之上的空中有許多浮游的質子阻隔，功力打了一個折扣，碰上了落雨或者落雪的一天，它的功用等於零，原因是激光不斷的前進，處處有微細的物質擋住去路，它就會越來越弱，不過幾千呎，便即化爲普通的光綫，亦毫無損害，實情如此，雖然美蘇雙方都有激光炮以及激光槍，只是把它看做許多種武器當中的一種，不能夠運用它控制大局，反之，在太空發射激光，或者從人造衛星發射激光，射入太空，由於太空沒有飛雪也沒有雨，同時沒有浮游性的質子阻擋，它可以射到很遠，直到它擊中一件物體爲止。

太空浮島的體積相當大，想避過「遠航激光」襲擊，那是不可能的，不過，利用機械人去抵禦它，却大有可能，只是那個機械人對强烈的光有特殊反應，在激光沒有射中浮島之前，它自動飛向激光進行的方向，發生爆炸，就可以使浮島化危爲安，更加重要的一定就是它跟激光在太空某一處爆炸之後，浮島立刻改變方位，繼續進攻的激光就會越過了它，去得無影無踪。

一句話說，在太空浮島上面工作兼且負責作戰的人，必須包括兩種人，一種是準備犧牲迎擊激光的機械人，另外一種是有腦袋的「人」，只能用人控制機械人，絕對不能夠由機械人作主，人類屈居副手，這個原則是所有太空科學家都認可的，因爲機械人往往忽然「變心」，不單是沒有向敵人出擊，反而向自己人瘋狂進攻，形同叛變。

既然機械人沒有思想，不會因爲政治因素，突然叛變，另一方面，它絕不貪財，絕不會接受賄賂，又因它沒有情感，更加不會因爲戀愛變心，綜合來說，機械人幾乎是不可能叛變的，問題在這裏，任何一個機械人都需要它的身上有足夠的電力供應，然後能夠活動的，假如它身上的某一兩條電路系統發生障碍，它不能夠依照既定的工作途徑進行，就有可能瘋狂起來，動力加倍，但却漫無目的去作它無須做的工作，此外，電壓突然加强，却又不是强大到使它自動焚毀，它就不會爆炸，而是到處搗亂。

近年在美國德國以及加拿大有許多間大工廠，使用大批機械人工作，企圖節省工資以及伙食，多次發生意外事件，機械人無緣無故的縱火焚燒那一間工廠，死傷纍纍，甚至有些消防員走入火窟救火，被它活活的扼殺。

機械人無法代替熟練的工人，原因就在這裏，何以機械人在長時間工作之後會突然發狂呢？至今仍是一個謎。

在這種情況之下，容許機械人跟活人同時在同一處地點工作，確有可慮，無怪雷思孟博士這樣說。

不久之後，他們又討論另一方面的研究工作了，既然太空浮島可以發射激光摧毀火狐衛星，也懼怕火狐衛星先下手爲强，突然襲擊，把它焚毀，有甚麼辦法可以預防不測之憂呢？

兩個大國的首席科學家聯同資深的科學家經過一番深入的研究之後，終於找到一個結論，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從速把蘇聯的火狐人造衛星找出來，加以毀滅，最低限度也把它破壞到不能夠執行任務，如果蘇聯的科學家派人到人造衛星運行的軌跡加以修補，索性把那些人殺掉！

最後，荷拔路易士博士很冷靜的說：

「列根總統一向是採取攻勢的，他認爲最重要的是爭取勝利，必要時不辭一戰，我說的是太空之戰！」

翌日早上，荷拔路易士不告而行，悄然乘坐直升機到加拿大北方的「魁百克機場」，轉乘航機轉到美國首都華盛頓，謁見列根總統。

他沒有使用乘坐專機的特權，因爲他的身份重要，担心對方的特務行刺，在空中襲擊，認爲普通的民航機更加安全。



當晚他走進總統府，向列根總統述職，列根總統說：「你們已經製造太空浮島，只是沒有把它放到太空而已，這一個浮島是在月球製造的，聽說最後一次，全面檢查，認爲它很安全，是也不是呢？」

「是的，總統，它很實用，威力也很大，萬一戰雲密佈，重要的軍用物資以及太空戰機全都送到月球，放在浮島，然後起飛，十分順利。」

「浮島上可以住多少人？」

「最高額不過四十個，包括控制室的四個人，另有四個人是攻擊性的機師，眞正能夠容納普通人到太空浮島過活的只有三十二人，我希望其中有一個是醫生。」

「暫時仍未有打仗的跡象，不必顧慮太多，你在長途電話談及太空浮島可能有些憂慮，它是科學上的憂慮抑或人事上的憂慮呢？」

「我的憂慮是跟機械人有關的，我十分担心機械人突然叛變，不單是沒有執行任務，還襲擊自己人。」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機械人沒有生命，也沒有思想，既不貪財，也不追求名利！怎會叛變？大概你看過大明星尤伯連納主演的一套巨片機械人的世界，片中描寫機械人叛變的慘劇，深入腦海，以致發生憂慮，照我看，機械人是不會叛變的，到時浮島上面必然有機械人專家負責控制他們，不必悲觀。」

「荷拔博士」有點焦躁，說：「我所憂慮的地方，並非在機械人送到太空浮島之後，而是担心那些機械人在月球製造的時候已經被對方的太空特務做了手脚，它一旦送到太空浮島，就會受到遙遠控制，忽然叛變，襲擊自己人，這種慘劇是有可能發生的，不可不防。」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荷拔博士，你所憂慮的事情並非不可能發生的，我想派一個很可靠的人到月球測驗所有機械人的反應，倘有可疑，立刻進一步的搜索太空特務，把對方的特務殺掉，免得發生不測之憂，你的意思怎樣？」

「總統確有眼光，我所想的對策，正是如此。」

「照你看，最可靠而又最有份量的人是誰呢？」

荷拔緩緩的說：「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最可靠的一個人無過於荷米加路易士了，因爲他是我的長子。

「他現時仍在加州大學的機械人研究院攻讀，今年考畢業試了，歷屆的期考他總是頭兩名的，他對太空研究以及製造機械人這件事都很有心得，我認爲他可以委托重任，派到月球工作，對付敵人的太空特務。」

「好，我接受你的建議，由你作主，負責檢查月球上面製造太空機械人的一個部門，是否有潛伏份子。」

說到這裏，列根總統忽然發問：「荷拔博士，你一向都是很愼重的，决不會完全沒有把握的瞎說一頓。你認爲機械人可能叛變，殺人放火，到底有沒有事實根據呢？」

「有的，我可以列舉二十多宗機械人叛變的慘劇說出來，爲了節省時間，我只是把最近的一宗西柏林煉油廠爆炸的慘劇告訴你，便知一切，那個煉油廠是把外地運入的石油加以提煉的一間大廠，職工只有五十人，機械人却有二百個，晚上最爲接近石油鼓的地方，一向由機械人把守，一個月前，該廠在殘夜突然着火焚燒，死了十多個職工，煉油廠有百份之八十五燒毀，事後調查，起火的地點正是最危險的石油鼓，那個地區入黑之後就由機械人負責巡邏，沒有一個活人能夠入內，因爲所有機械人都携帶激光槍，事後檢查該廠起火的原因，正是許多個石油鼓當中有一個石油被激光槍射中，立刻焚燒，試問世界上有那一個活人能夠奪取機械人的激光槍，向石油鼓發射呢？對科學有比較深廣認識的人，不難加以判斷，認爲機械人自行縱火焚燒。」

列根總統注視他一眼，說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立刻進行這一宗活動，全權負責，如果你的兒子荷米加先生在月球上面發覺任何一個可疑的人，先斬後奏！」

聽了這一番話，荷拔路易士喜出望外，說道：「總統這樣信任我，眞是感激不淺！」

這一宗深夜謁見總統的旅程，在此結束了，荷米加奉命出動，找個藉口，向加州大學請假一個月，暗中帶同秘密文件，抵達佛羅里達州甘廼廸角的「火箭基地」，透過基地主任揚布烈，潛匿下一次射月火箭的太空艙內，抵達月球，向月球的最高統帥楊格報到。

此行是極端保密的，楊格上校認爲他是一個傑出人才，對他另眼相看。

## 月球表面的生死門

他在月球居留了三晝夜之後，楊格上校召見，在地下二百呎的總部機密室交談，說：「荷米加先生，你此行的任務，很是隱晦，一方面要測驗機械人的反應，另一方面，要把想像中的潛伏份子抓出來，交到我的手上，軍法處置，這兩個任務都是不容易做的！假如既有那麼嚴重的不法行爲發生，對方眞是極端厲害，現時我想問一問你，假如你即日展開測驗機械人的反應，你怎麼進行呢？」

「我認爲測驗它的反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它挑戰。」

「這個地方有三四百個機械人，俱是仿照太空人的形象製造，你憑一個人之力，怎能向幾百個機械人挑戰呢？」

「報告上校，我並非分別向所有機械人挑戰，只是製造機會，由它向我挑戰了，現時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透過飯堂以及電影院或大廳之類的公共場所，散佈流言，使月球上面的人獲悉地面的總部已經派出一個人到月球，捉拿不穩份子，此人是直接由甘乃廸角火箭基地派出的，甚至你也不知道他是誰，同時不知道他怎能抵達月球，使對方的潛伏份子對我發生反感，恨不得即時把我置之死地，另一方面，我經常跟最有攻擊性的機械人聚在一起，假如我的想像力並非太差，必有機械人向我襲擊。」

「我當然很樂意跟你合作，依計行事，不過，荷米加先生，你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兩手空空的人，怎麼能鬥得過機械人呢？」

「我自信可以打贏他們，因爲我是人，人類有腦袋，機械人沒有腦袋，我認爲人類必佔上風。」

荷米加很有勇氣，聽了這句話，揚格上校也覺得精神一振。

他不再猶疑，立刻就批准荷米加的計劃。

荷米加決心單刀赴會，以寡敵衆，以弱敵强，別忘記，他是加州大學機械人研究院的高材生，同時是中國功夫的高手，決不會毫無把握的向機械人挑戰。

在一個黑沉沉的晚上，荷米加一個人在月球地面徘徊，穿了最輕便的一種太空衣裳，除了一柄鐵鋤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武器。

他携帶鐵鋤，並非靠它作戰，只是借此掩飾他的身份，他想利用技工的身份單獨在地面出現，誘惑敵人進攻，不管對方是活生生的人抑或是沒有靈魂的機械人。

顯而易見，入黑之後，沒有一個職工單獨留在地面的，那樣做分分鐘都有危險，因爲月球的地面頻頻受到天外飛來的隕石襲擊，倘有其人，可能是地球火箭基地派到月球暗中調查潛伏份子的人了，基於這種觀點，荷米加實行誘敵進攻。

月球的地面即使沒有隕石飛下來，仍是風沙撲臉的，經常的風速是每小時一百哩，沙粒像小孩子玩的波子那麼大，即使它不能夠打穿太空衣裳，仍是不好受的，沒有人喜歡捱打。

此外，還有一種顧慮，入黑之後，月球有一邊把陽光反射到地球去，不覺得冷，沒有陽光射下的一截，冷得要命，通常是零下二百度，穿了太空衣裳，由於體內發電供應熱力，不怕寒流襲擊，要是太空衣裳裂開，即使它只有一吋的裂洞，仍是萬分危險的，因爲附連太空衣裳放在背後的微型發電機所發的熱力很快由裂口溢出，他逼於憑着肉體加上本人的意志力抵抗零下百度過外的寒流，難以支持。

基於上逸的原因，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斗胆在夜間單獨置身於月球地面行走，除非他有特殊的任務。

荷米加正是有特殊任務然後幹得那麼兇悍，在他的想像中，單獨留在月球地面並非太過危險，被隕石擊中的機會只是千份之一，敵人出現，向他進攻，才是危險的時刻。

他希望那種時刻快些降臨，免得他呆呆的坐着，太過乏味。

敵人會出現嗎？

如果有另外一個太空人走過來，此人是否機械人呢？

這個問題在他的腦袋中忽起忽落。

他很有耐性的等候。

他是晚上九點鐘走上去的，到了十一點鐘，接近午夜，他才看見一個人緩步走過來。

那個人能夠在月球的地面走動，當然是穿了太空衣裳了，不管對方的目的是甚麼，既然這個傢伙逐步走近，荷米加認爲自己應該向他打招呼，機械人不會講話，憑着一個招呼，最低限度可以確實此人是否機械人，主意打定了，他就開對講機，向來人發問道：「你是活人，抑或是機械人呢？」

「我是活人，負責巡夜，叫做戈貝，排列第一三三號，你問過我，輪到我問你？你叫甚麼名字呢？排列第幾號呢？」

「我沒有名字，即使我有名字也不必告訴你，此外，我還可以對你說知，我暫時沒有編號。」

緩步走近的人，仍是緩緩而行，透過對講機，他的話聲有點興奮，說：「原來你是新來的朋友，可以說是特派調查員，是也不是呢？」

「我只是新來的人，屬於後備的月球戰士，並非特派調查員，你弄錯了，如果你對我發生懷疑，不妨走近看看，我沒有任何一種武器，有的只是一柄鐵鋤。」

那個人再走近點，不期而然的失笑起來，說道：「在月球上面，沒有一個人用鐵鋤作戰，因爲月球上面沒有空氣，一切動作都很慢，被鋤頭擊中的人，等於搔癢，這一層道理你也茫然不解，看來你確是新來的人了，由於職責所在，我仍要檢查你的身上有沒有可疑的物件，你反對不反對呢？」

「我絕不反對！」荷米加隨意回答，完全沒有備戰的表示。



荷米加單獨置身於月球的地面，把你看做香餌，誘惑潛伏份子出擊。

自稱是巡夜的「一三三號」，走到他的身邊。

由於太空人所穿的衣裳太過笨重，荷米加想把一雙手高高的舉起來也辦不到，充其量他只是把兩隻手舉到跟肩膊相齊的高度而已，對方看見他毫無反抗的跡象，相當高興，語聲也溫和了些，緩緩的說：「對不起，我要檢查你的身體了，我懷疑你暗中藏了一把刀。」

說完，他動手檢查，很快他就檢查完畢，突然，他不問情由的拔出短刀，向對方的腰間刺去。

雖然月球上面沒有空氣推送，一切動作是很緩慢，他仍可以把刀子送到對方的腰間。

荷米加沒有閃避，也沒有做聲。

「第一三三號」很冷靜的說：「在月球上面想弄死一個太空人，用不着刺死他，只是把對方所穿的太空衣裳割開少許，他的電力外洩，他就會被寒流凍僵，希望你永遠注意它。」

他擺出了示範表演的姿勢，趁着對方不留心，發力把劍鋒在對方的太空衣裳上面使勁割下去，割了一刀還要多割一刀，務求那件衣裳有一個裂口，他終於如願以償，不過，他的處境也不是好過的，因爲對方的一雙手巳經在他不注意的一段時間搐了他的頸，緩緩的收緊。

如果他肯拋刀，他就有救，不過，他决心殺死對方，把自己的安危置於腦後，那就不同了，他剛剛完成了割裂對方太空衣裳的毒招，他的咽喉就被人搐到無法喘息，終於咽了最後一口氣。

他垂危之前，妄想對方跟他同歸於盡，這個願望失落了，被他割裂太空衣裳的人，竟然沒有死，忍受奇寒刺膚的痛楚，傾全力疾走，回到月球地面出口之處，然後鼓足了勇氣推開鋼門，滾進地穴之內。

那扇門是自動關閉的，如此安排，免得暖氣外洩。

門裏有暖氣，「荷米加」不必担心冷僵了，他盡快乘坐升降機落到最深的一層，衝過通道，到達楊格上校的寢室，按動門鈴。

他幾乎沒法支持了，那扇房門剛剛打開，楊格上校發覺他倒在門外，巳經暈倒了。

他被救醒，第一句就向身邊的楊格上校報告：「我在月球地面出口不遠之處，扼殺了一名巡夜的戰士，排列第一三三號，快些捉住他，或者替他收殮。」

出乎意外的，楊格上校很快就開口：「荷米加，你弄錯了，一三三號巳經死了幾個月！」

「如果一三三號巳經喪命，被我扼暈甚至扼殺的人，必然是冒名頂替，換句話說，他仍是月球上面的人！」

「你認得出他嗎？」

「我雖然沒法看清楚他的臉貌，不過，他巳暈倒，或者喪命，你從速派人到地面附近二百碼週徑之內找尋，可能找到他，反之，若沒法找到，你立刻召開全體工作人員的緊急會議，包括戰士在內，看看少了那一個人，此人就是冒名巡夜的潛伏份子，事不宜遲，希望你接納我的建議，盡快這樣幹。」

楊格上校認爲有理，稍爲想想，立刻依言行事。

果然不出所料，月球的地面出口附近，在二百碼週徑之內，找不到任何一個人，或者屍體，顯然是那個潛伏份子的同黨把他搬走了，事情發展到這裏，楊格上校趕快召開緊急大會。

被荷米加扼過的人，非死即傷，無論如何，不能夠站在緊急大會裏面，因此楊格上校即時可以決定誰是可疑的人，這個辦法不錯，楊格上校當晚立刻獲悉最有嫌疑的人是九十七號，他叫做「舒廸」，以色列人，負責安裝機械人的電氣感應。

這個人到了那裏去？如果他的確死在荷米加的手上，何以在月球的地面無法找到他的屍體？不管怎樣，荷米加作出這個測驗之後，獲得顯著的證據去證實月球上面的確有潛伏份子，這件事情，令到楊格上校的心情十分凌亂。

不管怎樣，找到了眞相總是好的，此事發生了三天之後，他召見荷米加，說：「暫時我們確定九十七號舒廸巳經喪命好了，他雖然死去，屍骸却找不出來，極有可能是被他同黨整個軀體埋在地面之下了，那些人出手極爲毒辣，一定在他喪生之前把太空衣裳剝去，只是埋藏一個全裸的男人，我們就算用金屬探測器也找不到他了，在月球上面以迅速的手法搬走一個死人，或者半死半活的人，還要掘地埋藏，殊不容易，由此可以反映出他的同黨相當多，起碼有兩個人做這種工作，今後我的責任沉重得多了，此外，由於死者舒廸生前負責機械人電氣感應的工作，假如他蓄意破壞機械人，勢必影响太空浮島的安全，怎樣辦呢？」

荷米加想了想，說：「橫豎我要出動，把自己看做香餌，誘機械人出擊，不妨今晚我就潛入機械人的巢穴，你可否把製造機械人的地段繪圖對我講幾句呢？」

楊格上校說：「我可以繪寫一幅簡單的圖形給你，不過，你沒有看過那個地方，貿然走進去，始終是很不利的，我認爲你應該先行跟製造機械人的主管施華禮博士接觸過，比較好些，萬一你深入虎穴之

後，被機械人包圍，可能他對你有很大帮助，及時制止它向你行兇。」

「是的，你的話很有道理，不過，你仍然要考慮這一點，萬一他是潛伏份子之一，你把我介紹給他認識，我豈非自投羅網？」

楊格上校臉色一沉，說：「荷米加，既然你如此多疑，自信心又是那麼强，我不再跟你爭辯了，現時請你看清楚機械人所安置的巢穴吧，請你跟我走到書房外邊，讓我用粉筆在黑板上面寫下一幅簡單的地圖給你，不過，你出動之前，我仍要向你作出最後的警告，因爲機械人安置的地方十分重要，說不定它有別的機關，我也不知情，你碰上了它，凶多吉少。」

「上校，你放心好了，我在加州大學正是攻讀機械人這一科的，我對它稍爲有些認識，你只是寫下一幅地圖給我看看好了，我必然可以活着走回來。」

楊格上校果然把機械人的巢穴寫在黑板上面，一邊寫，一邊講解，叫荷米加緊記在心。

這一種活動花了兩小時之久，荷米加向他告辭。

離開上校的寢室，荷米加自行整理一些必須準備作戰的工作，然後穿上了室內活動的輕便衣裳，悄然走向通道。

那一條通道橫貫地下各處，彷彿是「地下鐵」，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地下鐵」有路軌和火車，它却甚麼交通工具都沒有，有的只是脚踏車。

荷米加隨手抓了一輛脚踏車，跳到座位上面，便即行駛，保持着穩定的速度，越過物資貯藏倉庫，前面就是機械人的巢穴。

遙遙的看見萍萁綠的幽輝，他登時振奮起來。

他放下脚踏車，走向那一扇門。

那些地方全是地下室，只能向更低的地方發展，一層層的掘下去，沒法向高處伸展，故此每一處建築物俱是平房的形狀，所分別的只是這一點，較爲重要的建築物，外牆特別闊大。

他站在機械人的巢穴看看，牆上寫得很清楚，用凸出的文字砌成了「機械人之家」。

## 闖入「機械人之家」

他毫不猶疑，伸手按動門鈴，就像是一個熟客到訪。

頗爲詫異，那扇門向裏面打開，他可以看見一個大堂，沒有人走出來，又沒有任何一種語聲飛出，顯然是個龍潭虎穴。

他慢慢的移動脚步走進去。

那個地方雖然是在月球之內，却有人工造成的「地心吸力」，又有空氣，走動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簡直是置身於地球上面，甚至不覺得它是地下一百呎。

表面看來，他似乎是很輕鬆的，其實他已提高警惕，分分鐘準備戰鬥。

大堂之內沒有人，枱椅燈座之類的傢俬，全部齊全。

他站定脚步，大聲叫喊：「我是荷米加，有人嗎？」

沒有人出現，却有一個悅耳的女性口音飛出來，說：「先生，請入內進。」

他大着胆子走進去。

偶然回頭一望，那一扇大門已經關閉了。

他覺得自己已經闖入圈套裏面，更加對他不利的就是沒有人或機械人出現，有的只是語聲。

憑着語聲引路，他走進了第三層。

「小姐，你是誰？爲甚麼你始終不露面呢？」他有點不耐煩了，索性向空中講話。

「忙甚麼？我始終會露面的，請你向左邊牆角的小門看一看，很容易就可以看見我。」

她沒有說出自己是誰，照情形看，她不可能是機械人的，難道她有血有肉的人嗎？荷米加有點驚奇，他向她是說過的牆角小門望去，果然發覺有一個少女站在門前，似是剛剛走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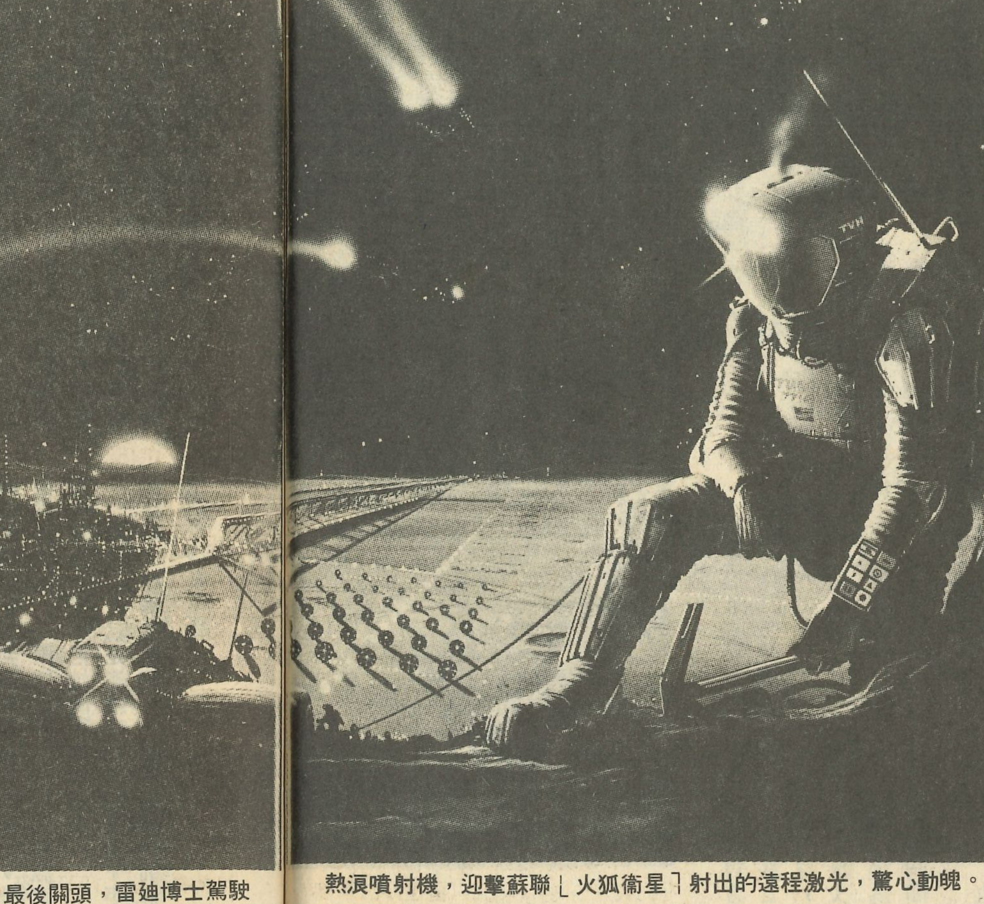
她緩步走近。

荷米加方看一眼，立刻知道她是機械人，稍爲有點失望。

他仍然凑近她，說：「料想你一定會講話的，剛才你已經跟我交談過，你究竟是誰？」

「我叫做安麗，聽說你的武功認眞出色，我想跟你交手玩玩，可以賜教嗎？」

她再度開口，只是鐵唇上下翻動而已，當然不是她講的，大概是安麗躲在附近，利用遠距離的無綫電控制機械人，跟他



最後關頭，雷廸博士駕駛熱浪噴射機，迎擊蘇聯「火狐衛星」射出的遠程激光，驚心動魄。



開玩笑。

他索性擺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笑了笑，說：「我從來沒有跟機械人搏鬥過，你提出來的意見，再好也沒有了，希望你高抬貴手，不要把我殺掉。」

「我怎會忍心殺你呢？你那麼英俊！」那個機械人的唇片一開一合，很快就走到眼前來。

荷米加不敢怠慢，立刻擺好搏鬥姿勢，準備接招，想不到那個機械人出手如此快速，忽然飛撲過來，雙手齊出，彷彿雙龍出海，向他的胸膛撲攻。

荷米加雖然沒有跟機械人交手，到底他是攻讀機械人這一科的，對機械人有很深的認識，知道一個機械人只能向前進攻或退後，轉動不夠靈活，他發覺對方的攻勢凌厲，立定主意，並非用手擋格，而是忽左忽右的躲閃，盡量繞到它的背後。

機械人沒法用手抓他，根本上它不能夠起脚去踢，很快就屈居下風了，交手了十分鐘，她忽又開口：「荷米加先生，名不虛傳，你果然是武林高手，懂得運用快速轉身的原理取勝，假如有兩個機械人同時出擊，你怎樣應付它呢？」

她剛剛閉嘴，立刻看見另外一個機械人從左邊的小門進來。

正如她所說，應付一個機械人，可以運用快速轉身的招式取勝，兩個機械人分左右兩邊進攻就難以應付了，他勉强左轉右轉，只是能夠招架而已，她竟然發惡，站在大堂中間，讓兩個機械人前後夾攻，它仍是以雙龍出海的招式夾攻，眼見鐵指直插過來，他然後整體飛躍，兩個機械人收不住脚，互相碰撞，一齊跌倒。

機械人是不能夠跌倒的，一旦跌倒，沒法爬起來，顯然的他已獲勝，還因他藉賴凌空飛躍之勢，在空中落地的時候，飛起一雙脚，向一個機械人的背後使勁撐去，它應聲倒下，只是剩下一個機械人，看來像是女的形象，大概是最初跟她交手的一個。

安麗的話聲忽又飄出來，說：「荷米加先生，高抬貴手的人，並不是我，是你！你的武功如此高强，佩服之至！請你跟隨我入內，讓我把你介紹給爸爸認識，相信他很高興看見你！」

那個機械人的唇片一開一合之後，緩步走向左邊的小門，他尾隨着它入內，前後只是一兩秒鐘，眼前所見的機械人，竟然變成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使他吃了一驚。

他沉着氣說：「你必然是安麗小姐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是施華禮的女兒，你叫我做施安麗好了，爸爸在第五進深的小花廳等候你，請你放心入內。」

她的容貌艷麗如花，加上了甜甜的語聲，很快就把蕩漾在室中的一股殺氣冲淡了，他沒有責備她剛才戲弄他，順脚走進更深的一層，果然看見一個很壯健的中年人，站在客廳，跟他打招呼。

「他是爸爸施華禮！」施安麗替他介紹，又對施華禮說：「這個朋友是名滿天下的荷米加先生！」

既然介紹過，雙方就當作是深交的朋友了，施華禮博士先行代表她向他道歉，然後把話題落在機械人的身上，說：「小女太幼稚了，動不動就指揮機械人，做這個，做那個的，那是很危險的，假如碰上了機械人叛變，她就嚇慌了，可能沒法逃出鐵手！」

「我相信施小姐有辦法應付機械人的，最低限度，你會協助她一臂之力。」

「不，她的體力有限，根本上沒法跟機械人對抗，如果機械人向她圍攻，她是無可倖免的，不過，我吩咐手下製造機械人之際，早已預先落下一步棋子，所有機械人都有一個死門，倘不是心窩就是頭頂，它的死門受擊，立刻停止活動，有了這一步棋子，眞的打起來，她不會鬥輸，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稍爲有點明白。」

「我現時作出示範表演好了，安麗，你快些替我找三個機械人來。」

她奉命走開。

那個客廳只有施禮華博士以及荷米加兩個人留下來。

施華禮博士從腰間拔出一條短棍，只有兩呎長，看來跟警員出動所握的「警棍」一般無異。

他把短棍往上一提，說：「這種棍看來平平無奇，只有一條棍握在手中，戰鬥力更加薄弱，用它跟刀劍對抗，屈居上風，可是，用它跟機械人交手，却是有力取勝的，你很快就學會了這種棍法，我打完了，可以把它交到你的手上，由你落場玩玩，記得這一點，機械人的死門只有兩處，不是心窩，就是頂上最高的一處。」

他只是說到這裏，施安麗已經帶了三個機械人走出來。

「很好，我們同到演武廳兩邊。」施華禮博士一團與緻的說。

其實他已經是五十六歲了，雖然肌肉結實，保持正常的健康，跟如狼似虎的機械人交手，總是吃虧的，難得他有這種豪氣。

他站在演武廳較遠的一處，叫施華禮跟荷米加坐在看台上面，機械人站在他對面的牆邊。

準備工作做好之後，她大喝一聲：「進攻！」

三個機械人一齊出動，向對方走過去，初時慢，後來快，施華禮博士喊了一聲：「看我！」

他把機械人看做活人相似，揮動短棍，頻頻出擊，多次避過對方的襲擊，有如蝴蝶穿花，即閃即打，那一條短棍上下翻飛，眼見它多次擊中機械人的胸部，機械

人沒有倒下來。

顯然它沒有打中機械人的要害了，不過，最後的一連串攻擊，他却是佔盡上風的，步法靈活到極點，不知道他如何動手，只見兩個機械人分別倒下，剩下一個機械人，他更加容易對付了，故意把背脊朝向機械人那邊，覺得沉重聲自遠而近，然後屈膝跪下，把短棍向機械人的胸部倒插過去，聽到「吱喳」的一聲，機械人倒下來，只是滾了一滾，寂然不動。

施華禮博士的武功不弱，戰勝了三個機械人，緩步走近，向女兒安麗望了一眼，說：「阿麗，你看見了嗎？我使用的棍法是由中國功夫學習得來的，我的年紀太大了，否則，我還可以用燕子凌空這一招出擊，攻它頂上的死穴。」

說完了這些，便把一條黑色的短棍送到荷米加的手上。

荷米加想推辭也辦不到，只好接過了它，說了一聲：「獻醜！」便即移步走向演武廳的中央，等待機械人進攻。

由施華禮博士督工製造的機械人多着呢！毀了幾個機械人，算得甚麼？很快就有另外三個機械人走出來。

荷米加初時十分樂觀，以爲所有機械人的體型相似，速度必然相同，落塲交手，他被機械人圍攻，然後發覺他所推想跟事實有些距離，跟他交手的機械人，出手極快，轉身也很靈活，如果他摹仿施華禮博士的戰術搏鬥，必死無疑，他沒有想出更加可靠的辦法之前，唯有多方面的流走，擾亂對方攻擊的路綫，希望它自行碰撞，可是，這一招施於幾個機械人的身上，不知何故，那全不生效，它就像是有靈性的動物，快要碰撞，一齊收住脚步，他最擅長的一招也無法取勝，不由自主地焦躁起來。

他苦戰無功，有幾次還被機械人的鐵指抓了一把，扯裂了衣裳的一截。

照情形看，他繼續作戰，簡直是死路一條，剩下來的一種戰術就是燕子凌空這一招，他之所以遲遲不敢把它施展出來，那是有苦衷的，他有充份的自信心可以整個飛起來，越過機械人的頭上，可是，落地的一瞬，必須兩隻脚起碼有一條腿接觸地面，然後能夠發力，萬一那些機械人當中有一個機械人在他的身體還沒有完全接觸地面的時候搶攻，他是無法抵禦的，故此，他要把握時機然後展開飛躍出擊的攻勢。

他一再苦戰，竟然找到最可靠的機會出擊了，他整個飛躍而起，在空中飄過的時候，把手中所持的短棍向機械人腦門戮下去，不單是攻擊一個，而且是分別向三個機械人出擊。

他覺得每一棍戮下去的時候，十分準確，可是，所有機械人無動於中，顯然這一招失敗了，他認爲自己再也沒有別的招式可以戰勝，逼於採用別的方法解救自己的災難，主意打定了，他在另外一次凌空飛躍的時候，並非跳到機械人的頭上，而是轉身急跳，一兩個起落，已經跳到施安麗的身邊，雙手把她高高的舉起來。

機械人仍然是繼續向他展開攻勢，平伸兩手，彷彿是殭屍，一陣風似的向前推進。

施華禮博士大喝一聲，機械人停步，他向荷米加怒目而視。

荷米加急於替自己申辯，說道：「施博士息怒，我自問鬥不過機械人，逼於出此下策，現時我不想再鬥下去了，你可否在前引路，讓我走出門外，然後把她放下來？」

爲勢所逼，施華禮不能不依，只好喝退機械人，在前帶路，讓他走出去。

施安麗一直却受制於他，被他高高的舉起來。

初時她使勁掙扎，後來，她知道自己鬥不過他，只好服服貼貼，任由他爲所欲爲。

荷米加十分謹慎，即使他制服了她，走出「機械人之家」，仍然不肯把她放走，還逼她一起坐在脚踏車上面，疾駛到楊格上校控制的一區，然後把她放下來。

分手之前，他很俏皮地說道：「今晚我們只是初相識，希望你忘了剛才發生的一切，有空的時候，可以走到這一區看看我！」

他看見她坐上了脚踏車，然後轉身，走回楊格上校轄下的陣營之內。

他們在月球的地面一百呎之下，走來走去，跟地球上面各種活動相似，舉手投足都很方便，呼吸絕無困難，他很是興奮，雖然那一晚他苦鬥多次，體力消耗殆盡，急於休息，沒有謁見楊格上校，翌日中午，他却單獨走向楊格上校的辦公室，很詳細的報告這件事。

他提出自己的意見，說：「我並非蓄意向機械人挑戰，只是被逼應戰而已，關於我的安危，暫時不必談之，我想講的是機械人，施華禮博士對我說知機械人是有一處地方不能碰撞的，可以說是它的死穴，他眞能用短棍向三個機械人身上的死穴出擊，我照樣去做，却是辦不到，而且險些死在機械人的手上，從我的眼中看見，機械人確是有死穴的，不過，每一個機械人的死穴不同，換言之，這個地方只是施家兩父女知道怎樣控制機械人，別人辦不到，這種情況反映出他們兩父女似乎另有企圖，萬一機械人叛變，沒有人能制服它，只就除了施華禮博士以及施安麗，你認爲這種情況是否會有一股看不見的危機在內呢？

楊格上校沉思了一會，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機械人的身上有死穴！如果他知道每一個機械人的死穴在甚麼地方，應該向我報告。」

荷米加說：「既然這件事情如此隱秘，反映出施博士有不軌之心了，我想向爸爸荷拔士路易士報告此事，如何定奪？由他作主，你也同意這樣做呢？」

「我完全同意，請到激光室去。」楊格上校說。

「激光室」是楊格上校轄下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沒有得到他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入內，夜間潛入的人，走不了多遠，他就會碰到一條白光，倒地身亡，就算是蘇聯的潛伏份子也不敢動腦筋打聽它的秘密，激光室之內只有一個主管以及兩個助手，他們全是忠心耿耿的，此外，又因他們走了進去之後，就埋頭埋腦的工作，跟外邊所有人隔絕，一來爲了保密，二來爲了



保安，楊格上校更加放心。

那天荷米加緊隨楊格上校走進激光室之內，楊格上校把激光專家「雷廸博士」以及兩個助手介紹給他認識之後，順便問問雷廸博士研究激光的工作是否進行得很順利。

雷廸博士說：「我們十分相信在地球上面已經有人製造一種能夠遠航的激光，可以從人造衞星發射，抵達月球，把月球地面所有建築物爆炸，製造它的人究竟是我們的人抑或是蘇聯的人呢？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已經把所有露出在月球表面的建築物拆卸，只是留下飛彈或升空火箭發射台，即使它被人摧毀，不算甚麼，一兩天就可以製造另一個，故此那種激光對我們沒有嚴重威脅，只是對太空浮島有威脅，我們沒有完全尅制遠航激光的秘密武器之前，無法把地球上面的重要政壇人物以及科學家移居到那邊去，至於針對遠航激光的秘密武器，正在研究中。」

「我們不能夠在太空浮島發射激光抵抗它嗎？」

「看來是辦不到，原因是兩條激光在太空相遇的機會，微乎其微。」

「較早的時期，我們不是想出了利用機械人做犧牲品，使激光擊中了它，就在太空爆炸嗎？」

「這個方法雖然可以抵抗一時，絕對不能夠永遠使用它去保護太空浮島，因爲我們擁有的機械人數量有限，對方可以不斷的發射遠航激光，直到它毀滅所有機械人爲止。」

「利用雪花去消滅激光，這個方法有沒有機會取勝呢？」

「不容易辦得到，現時我們仍是不斷的研究中。楊格上校，你突然到訪，是否想跟地球上面的人交談呢？」

「是的，我確有此想。」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把一個消息傳達到地球的表面，十分簡單，只要我把你的語聲，變成光亮，混和在月光之內，使它同時抵達地球，那就可以達到目的，不過，地球上面的人只能收聽，他想跟月球上面的人交談却辦不到，最快速的方法只是透過人造衞星把它發射到太空站，再從太空站轉達，那是無綫電傳聲，月球上面可以聽得出來，換言之，月球跟地球上面的人可以交換意見，却不是直接交談。」

「這樣也好，請你指導荷茲米加先生進行萬里傳聲的活動。」

楊格上將說完，請雷廸博士荷把米加帶到另外一個地方，關上了玻璃門，由他自言自語。

雖然他們全是自己人，仍是保留高度秘密的，荷米加被關在玻璃房間之內，由雷廸博士扭開了錄音機，他把幾天之內在月球地下室所見所聞的情形說出來，順便把他個人的意見講述。

他認爲負責製造機械人的施華禮博士頗有可疑，希望爸爸密切注意這件事，更加重要的就是在楊格上校管轄區內，發現一個潛伏份子，想要他的命，死在他的手上，可見在月球上面的工作人員已經有潛伏份子混合，沒有肅清潛伏份子之前，不宜把活人放到太空浮島。」

跟着他又說：「我直覺到潛伏份子並非蓄意破壞月球上面任何一種研究工作，他們最終的目的只是想毀滅太空浮島，至於機械人，有一件事情相當古怪，施華禮博士說過，每一個機械人都有死穴，碰了碰它的死穴，它就無法動彈，這樣安排頗有意思，可以預防機械人集體叛變，奇怪的是他從來沒有向楊格上校報告，那麼重要的事，楊格不應該絕不知情。」

最後，他直截了當的說：「爸爸，這番話只是我依照自己的職責向你報告，不必等候你的回音，你有甚麼吩咐，叫我去做，直接跟楊格上校聯絡好了。」

荷米加這樣做是很聰明的，在談話聲中，他充份表示自己不想越權。

他的職責只是查探月球上面關於太空浮島一切資料，當然他不想介入任何一種攻擊性的行動。

辦妥了這一項報告的工作之後，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

在月球上面雖然夜間冷到零下二百度，躲在地下室，有暖氣設備，不會覺得冷，只是覺得寂寞。

荷米加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仍是沒法閉上眼睛，他在迷惘中好像看見施安麗淺笑盈盈的站在眼前，定神看看，她去得無影無踪，不自覺的嘆息了一聲。

她的笑容撩起了他的愛念，可是，她的爸爸施華禮博士，分明想把他置於死地，却是很可怕的，難道他忘記了笑裏藏刀的一張臉孔嗎？他在失眠狀態中勉强穩定自己的情緒，靠近天亮，然後眞的跌進夢鄉。

天亮後，他吃過了早餐，忍不住打一個電話給她。

施安麗接電話，問：「你是誰？」

「我是荷米加。那天的事情，對你太過冒犯了，多多原諒，我想邀請你到餐廳見面，讓我請客，借此贖罪，希望你肯抽出一點時間到來，我現在就去，一直等候到你駕臨爲止。」

出乎意外的她點頭答應。

荷米加換過衣裳，走到餐廳恭候。

她果然穿得齊齊整整，走到他的面前，臉露微笑。

落座後，她很鄭重的說：「荷米加先生，我們仍是朋友，爲了珍重我們的友情，請你答應我一個請求，今後半句也不能夠談及那天在機械人之家發生的事。」

「我不會提及那天的事，甚至半句不談機械人，好嗎？」

「好，在月球上面我沒有一個男朋友，今後我們可以經常晤敍的，既然你答應我不談機械人，談甚麼呢？由你開始講話好了。」

她幽幽的說，好像跟他是認識巳久的戀人。

荷米加很高興接受這一份纏綿情意。

想了想，他就很有興緻的說：「我實在想不到在月球上面居住，如同住在地球，更加令我驚奇的是月球上面有很充足的水和食物供應，是否每月有巨型的運輸機把食物和水從地球運送到月球呢？」

她忽然縱聲大笑，說道：「如果我們採取這樣笨拙的方法才獲得食物和水，恐怕要辦理配給的手續了，怎可以安安樂樂的坐着吃餐呢？我不妨告訴你，月球上面

也有農場和牧場，如同地球一樣，這是很容易想像到的，有了鷄蛋，當然可以孵化出一隻隻小鷄，有了種籽，就可以種植大量的小麥，製造麵包，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逐漸明白了，先决的原則還是水和氧氣，可以說，有了水，就有氧氣，怎樣獲得那麼多的水呢？」

「你仍是很聰明的，能夠想到在月球上面取得大量的水，已經是很有想像力了，如果你進一步的想起在銀河飄浮的冰山，你就會知道我們所吃的水以及所用的水從甚麼地方取得到。」

「眞的是派人到銀河系飄浮的冰山取水嗎？那一個旅程是十分艱險的，儘管使用最快的飛行物體，也要三幾年然後往返一次，機師吃些甚麼？也是頗成問題的，難道這一連串的問題，你們已經全部解決了？」

「是的，所有問題都解決了，不過，負責取水的，並非我們當中的一個，它是機械人！」

「是機械人嗎？聰明極了，機械人不怕震動，不必進食，而且很有耐性，只要它碰上了冰山，自然把它拿回來，不會因冰山冷死，那一項旅程還可以不斷的吸收陽光，化爲電力，因此它不會喪命，這個主意實在不錯！有了冰山就有水，有了水就有氧氣，人類可以在月球上面過活了，成問題的只是這一點，我們只能夠在地下的王國過活，沒法在月球的地面活動。」

施安麗想了想，說：「在月球地面活動抑或跟地下室的活動，相差不遠，何必走到上面去呢？如果你喜歡花草，你還可以在地下的王國看到一些樹木和花草，比地球上面同類的花草更加鮮艷！」

「眞的？如果有這種情況，我正想去看看！」荷米加驚喜不已。

他尾隨着她沿着地下大路走，走不多遠，覺得眼前光亮起來，她伸手向前面指了指，說：「那邊就是菜田，稍遠的地方是花圃，再遠就是小樹林，月球上面的地下王國有那麼多古怪的東西，可能令你覺得出乎意外呢？」

「眞的令我覺得出乎意外。」荷米加一邊說着，腳步向前推進，很快就走下「菜田」。

他伸手在地面抓了一把泥，放在掌心之內，嗅了嗅，說：「眞是奇怪！月球上面一向沒有泥，有的是沙，沙不能夠種植蔬菜，泥土却可以種植，菜田如此闊大，看來它需要大量泥土了，是否那些泥土俱是從地球運送到這裏來呢？」

「這回你猜中了，逐少運來，不會發生多麼大的痲煩，還有一點，那些泥土是壓縮了的，把它運到月球，加水，使它溶解，它鬆開之後，體積增加了五六倍，故此你看到的菜田這樣蓬勃。」

她的話聲相當柔和，充滿了感情，荷米加不自覺的靠近她。

月球上面僅有她一個少女，如果他想得到一些慰藉，除了她之外，沒有別的追求對象了，實情如此，就算她是寃鬼的化身，他也不肯放手了，他不期而然的擁抱她，深深一吻。

施安麗沒有拒絕他，似乎她很喜歡那一個吻。可是，熱吻還沒有結束，附近已經有人闖入，冷然說：「吻夠了嗎？」

他暗呼不妙，抬頭看看，有三個彪形大漢出現，料想他們是跟踪而來的，不懷好意。

開口的大漢毫無表情，懶洋洋的說：「如果你們已經吻夠，那就把一雙手舉起來吧！」

到了這時，荷米加才看見他的左手緊握一柄短槍。

施安麗嚇得花容失色，自管自的向斜裏走開。她沒有遵命舉手，那個大漢也沒有放槍射擊。

荷米加趁着這個機會，佯作把一雙手舉起來，暗中把他的掌心所揑的泥土向對方的眼睛抛過去，疾忙閃身撲攻，抓住對方握槍的手臂，把它拗曲。

由於他的眼睛被泥土遮住，他連發兩槍也打不中荷米加，後來，荷米加把他的左手拗到背後，他不單是沒法放槍射擊，那一柄手槍竟然跌在地上。

荷米加喜出望外，把他推開，俯衝了一步，檢起那柄手槍，就地一滾，向他們密集射擊，一來他的槍法相當準，二來對方不敢開槍，免得傷了同伴，屈居下風，只是他連發幾槍之後，三個彪形大漢先後倒地，荷米加走過去看看，立刻發覺他們的臉孔逐漸變成藍色，顯然是槍膛之內所放置的是毒彈了，死裏逃生，他不覺倒抽一口氣。

施安麗看見他站着不動，襲擊他的幾名大漢反而倒下來，趁快走過去，看看他有沒有受傷，加以慰問。

荷米加苦笑一下，說：「我怎會受傷呢？他們的手槍裝了毒彈，如果我不是僥倖奪了手槍，搶先射擊，我必然死在槍下，今天發生的意外事件，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眞，我要多多的向你致謝！」

她有點詫異，說：「明明是你擊退他們的，怎能說我救你呢？」

「不，如果你不是叫我看看菜田的泥土，我的掌心空無所有，我用甚麼東西封住敵人的眼睛奪槍呢？」

原來如此，她不由自主的縱聲大笑。

## 突變超人殺退黑金剛

殺了襲擊他的人，雖然獲得勝利，他仍是不高興的，遊興頓減，菜田那麼空曠，已經有敵人出現，再往前走，走到小樹林那邊，豈不是更加危險嗎？如此一想，他就建議結束了任何一處遊踪，送她回到機械人之家。

那天他到處找楊格上校，仍然沒有看見，只好悶悶不樂的回到自己的房間。

雖然他的身邊沒有手槍，却有一具袖珍的發電機，長方形，他一向只是把它收藏起來，那時他認爲局勢危急，索性把它繫在腰間，寸步不離。

休息了一會，再度打電話找楊格上校，仍是茫無音信，至到深夜，楊格上校那邊才有電話找他，說：「荷米加，是你頻頻找我嗎？」

「是的，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情報告，假如你不是太過疲倦，我希望立刻走到你那邊晤談。」



「好極了，請到我這邊來。」楊格上校說。

不過一會，他就置身於楊格上校的書房之內。

那邊是一系列的房間，進門先看見的是客廳，左邊是書房，右邊是寢室，另外私人的洗手間，包括浴缸，月球的地下王國眞個是寸金尺土，他能夠一個人佔有那麼大的面積，比較別人舒服得多了，可惜它的保護力量不大，只靠一扇門，門上加鎖，那扇門又不是鋼鐵鑄成，不過是木門，故此荷米加對他有些担心，特別是他遇襲之後。

他急於求見，目的是向楊格上校提出一項建議，從速徹查潛伏份子，此外，他還想楊格上校採取較多的辦法去保護自己，因爲潛伏份子越來越多。

楊格上校讓他說完，嘆息了一聲，說道：「我們的陣脚發生動搖了，看來這個地方就快有大規模的厮殺！今天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去看那一個隨時起飛的太空浮島，想不到偏偏在我走開之後，發生巨變，你僥倖沒有半點損傷，眞是難得！你可否帶我到菜田那邊看一看嗎？如果喪命的人仍然留在菜田之內，也許我們能認識他們。」

「好極了，我們立刻去看它。」荷米加很是高興。

那時已經是深夜，照理他們應該等候到陽光普照的一段時間，然後走去菜田，不過，月球上面有許多地方不同地球，所謂晝夜，全是依照座鐘去變換的，如果沒有各種科學上的裝置，地下的王國到處漆黑一團，反過來說，啓用陽光燈，那個地方就透出耀目的光亮，明如白晝。

菜田那邊的光也是人工做成的，因此之故，他們二人走到該處，先行扭亮了田中的陽光燈，看來就很清晰，就跟白晝無異。

「上校，菜田的樣子完全沒有改變，你看得見的，地上橫放着幾個人，也許那些毒槍仍在身邊。」

楊格上校移動腳步的時候，他還加上一句：「上校，請放心，他們所用的手槍雖然留下來，槍膛中的毒彈，我已經取去了。」

「荷米加，你的確辦事週到，值得我向你稱讚一聲。」

楊格上校移動脚步走向那邊，越是走近，他就越加看得清楚，果然有幾個人躺在菜田，臉色已經變成藍色，不單是死去多時，還可以推想到他們死於毒彈。

楊格上校站定脚步，對荷米加說：「即使他們的臉孔已經變了色，形狀不變，我仍相信自己可以辨認出他們是誰，幹甚麼工作。」

說了幾句，他就向前跨進一步，俯下了半邊身，細心辨認死者是誰。

他突然驚呼了一聲。

「你認得他們是誰嗎？」

「我只是看了一個，他叫巴烈達，是我們當地最有份量的一個神槍手……不必再看了，其餘三個死者必然是他的同伴，我立刻召集所有槍手，徹底查探他們的思想，說不定有幾十個潛伏份子那麼多。」

「你說的是特務嗎？」

「不，潛伏份子只是等待最適當的時機，展開最猛烈的衝刺，他們平時絕對隱晦的，從來不會暴露身份，比不上特務那麼活躍，又比不上間諜那麼重要，這種人照例是潛藏不露的，他們突然出擊，相信是他們就快發動攻勢了。」

「上校，如果那些潛伏份子眞的結集了一批人馬，爲甚麼他們沒有派人把菜田的幾個屍體搬開呢？上次他們死了一個，死在月球的地面，結果是屍體失了踪，何以這一次剛剛相反呢？我懷疑那是一個陷阱。」

「甚麼陷阱呢？難道死人會站起來的嗎？」

「上校，我越來越加担心，死人不會站起來，活着的人，却有可能從暗處走出來。」

楊格上校聽了，傲然說：「荷米加，你不必担心，我會保護你的，我穿了避彈衣，還有一柄射程很遠的手槍。」

他剛剛閉嘴，荷米加驚呼了一聲：「上校，那邊有人來了，是否發槍射擊呢？由你決定。」

菜田的另外一邊，果然有一個人走過來，雖然走得很慢，却十分可疑。

那個地方並非朝着菜田的入口那一邊，而是花圃跟小樹枝交界的一邊，光綫不是很强，楊格上校看不清楚他的容貌，索性走過去，拔出手槍來。

他只是走了十多步，由於對方也是朝着他走，他看出這個人的眞面目了，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黑金剛！」

「黑金剛是誰？」荷米加也走近了，他只是張口發問，楊格上校還沒有回答，他已經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黑金剛不是活人，是體型較爲巨大的機械人！

黑金剛大踏步走近的時候，荷米加向背後看看，竟又發覺另外一個機械人盡快的走過來。

定眼看時，左右兩邊都有一個機械人向他們走動，展開大包圍。

他們被困在四個黑金剛的核心！

楊格上校早已懂得用手槍對付機械人，簡直是以卵擊石，白費氣力，可是，他們已經置身於絕境，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硬拚。

他不顧一切的發槍射擊，槍聲卜卜，有一陣火花從槍口噴出來，走得最近的一個黑金剛分明被擊中，它絕無所動，高大的身形晃了晃，便即向前疾走過來。

另外三個黑金剛，不約而同的向他們二人展開攻勢，銳不可當。

楊格上校臉如土色，喃喃自語：「完了，我們完了！」

出乎意外的荷米加在身邊講話，大聲說：「上校，不必灰心，我一定可以殺退黑金剛，我的身上裝置了迷你型的發電機！我的體力如果耗盡，昏迷不醒，請你立刻把我送到醫院急救！」

楊格上校驚奇不已，說道：「我知道了！」

他還想多講幾句，已經沒有時間，疾走的黑金剛直衝過來，他嚇呆了半截，竟然沒法移動脚步。

荷米加一個箭步，直衝過去，向黑金剛攔腰撞擊，這一招非常猛烈，黑金剛受

擊，不由自主的退後兩步，楊格上校因此解圍。

黑金剛只是退後了些，站穩了脚，再度施展開攻擊，荷米加腰間放置的發電機已經生效，他渾身是勁，每一條肌肉抖動，力大無窮，竟然搶攻，在黑金剛的一雙手下面撲過去，把它抱起來。

就在那一瞬，楊格上校受到另外一個黑金剛的糾纏，荷米加大喝一聲，把他抱起來的一個機械人使勁向它拋過去。

兩個黑金剛一齊碰撞，爆出一連串的火光，轟然一聲倒下來，它身上的發電機着火焚燒，失去了戰鬥力，遲早燒到變成一堆廢鐵。

荷米加發覺袖珍發電機生效，胆壯力豪，再度向另外兩個黑金剛交手，抓起一個，向另外一個拋擲，使它爆炸焚燒。

四個黑金剛先後毀滅，他樂得心花怒放，哈哈大笑。

笑聲還沒有終止，他的臉色大變，把一雙手收回來，放在左脅，似乎心臟病發，一聲不响的倒下來。

顯而易見的，他的體力已經消耗殆盡了。

## 靠熱浪噴射機救回一命

月球的地下王國有如另外一個世界，地球上面所有的公共場所以及政府機構，它也具備，當然包括醫院在內，楊格上校趕快把他送院急救，使用氧氣筒灌救，另外注射壯心針，經過一輪搶救之後，他終於甦醒過來。

環繞病床的人有五六個，他的神志剛剛恢復過來，還沒有力量看清楚是誰，只是記憶起剛才發生過的一塲龍虎鬥，突然開口：「上校，黑金剛是否消滅了呢？」

「四個黑金剛全部消滅了，荷米加，你現在覺得怎樣，是否身上有些地方隱隱作痛？」

「我不單是身上有些地方隱隱作痛，還覺得渾身發軟，沒有氣力坐起來。」

「不要緊，你很快就可以復元的，暫時最好把一切心事拋開，放鬆自己，盡量休息！」

「上校，我可以盡量休息，不過，有一件事情你必須立刻辦理，趕快把施華禮博士抓住，因爲他負責製造以及管理黑金剛的！」

相當出奇，上校還沒有回答，已經有人搶先開口：「荷米加先生，上校用不着抓死，我現時已經站在他的身邊。那幾個黑金剛是被人偷去的加以利用的，對我來說，它就是逃兵，你們不會因爲發現幾個逃兵就責備主管吧？」

「逃兵？你說襲擊我們的黑金剛是逃兵？」荷米加聽了，氣湧如山。

他的體力太過薄弱了，心上一急，竟然再度昏迷。

這一次昏迷的時間相當長，到了他覺醒，已經置身於「太空浮島」之上。

當時他不知道這種重大的變化，一旦覺醒，他從楊格上校口中獲悉這種轉變，大吃一驚，說：「上校，爲甚麼你如此信任施華禮博士呢？明明是黑金剛由他派出來襲擊我們，難道這樣快的就把它忘得乾乾淨淨嗎？」

「不，我並非那麼善忘，而是環境上面有了轉變，在月球上面，我管轄戰士，他管轄機械人，想不到潛伏份子躲在我這一邊，跟他無關，叛變的人潛入他的區域之內，盜去了四個黑金剛，加以利用，他茫無所知，後來，你跟黑金剛苦鬥受傷之後，他向我提出建議，叫我的戰士二百多人分別在他和我的面前打手指模，這才懂得誰是盜取黑金剛的潛伏份子，由於機械人之家印上了兩個人的指紋，還是最近印上去的，證據確鑿，我下令把他們二人槍斃，這兩個人承認他們潛入機械人之家盜去黑金剛，看來決不會弄錯。發生這種轉變，我不能夠責備施華禮博士了，可能是你太過多疑。」

「除此之外，我還有另外一種苦衷，不能夠把他看做敵人，屬於我的戰士竟然有那麼多的潛伏份子，如果我沒法借重施博士的力量，使整個局勢穩定下來，怎能夠使太空浮島離開月球呢？這是我的命令，不准你用敵對的態度去對付他！」

聽了這番話，荷米加氣湧如山，想說些甚麼，却又無話可說。

雖然他已經置身於「太空浮島」，沒有列根總統的命令，它不會起飛，可是，在月球上面的重要物資已經搬到浮島上面，何時起飛呢，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又是一晚，激光室的三個人也搬到浮島上面了，荷米加覺得事情不妙，他索性向楊格上校問個明白。

楊格上校沉思了一會，說：「不錯的，列根總統下令我把重要物資放在月球上面，連同機械人，隨時起飛。」

「有沒有決定的日期呢？」

「沒有，不過，我可以對你說知，潛伏份子太多了，只要他們叛變，太空浮島立刻起飛。」

「萬一他們叛變，憑甚麼力量制服他們呢？」

楊格上校苦笑一下，說：「我自問無能爲力，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控制他們，那是刀槍不入的機械人！」

荷米加暗吃一驚，說：「我可以使用上次通訊的方式把眼前的形勢向父親報告嗎？」

「我看辦不到了，因爲激光室已經拆卸，改裝到太空浮島來，暫時沒有利用月光通訊的器材。」

荷米加很不舒服，却又無可奈何。

楊格很是關心他，說：「你覺得怎樣？是否逐漸有些氣力？」

「不錯，我的健康是復元了，沒有暈眩，可惜氣力全消，沒法再跟機械人搏鬥了。」

他很沉悶的說。

命運註定要發生的事情，遲早一定發生，過了幾天，太空戰士營果然發生大規模的搏鬥，幾幫人馬打起來，互相殘殺，楊格上校立刻用電話通知施華禮博士派機械人鎮壓，他靠機械人掩護，逃出火網，離開了月球地面的「出口」，盡快走向太空浮島停放之處，下令起飛。

那個浮島相當沉重，一經起飛，無法回到月球上面了，不過，它本身有足夠的電力貯備，還有些秘密武器自衛，至於糧食和食水，可供半年之用，他們感到相當安全，成問題的是無綫電通話的一個體系始終弄不到，跟任何一處隔絕，孤零零的浮在太空。



在浮島上面活着的人，只有十個，機械人却有五十個，另外有八個特別粗壯的「黑金剛」，全部受到一個人指揮，他就是施華禮博士。

這種情況顯然是危機四伏，可惜楊格上校沒有覺察得到。

在一個沉黑的晚上，最高統帥的艙房之內，只有兩個人，聚在一起密談。

楊格上校嘆息了一聲，說：「月球上面的戰士，現時不知道怎樣，我實在放心不下。」

施華禮博士說：「上校，你放心好了，他們已經死個清光。」

「你怎樣知道？」

「我沒有用電訊查問，仍可一目了然，因爲我臨走的時候放下了一百個機械人，他們決非機械人的對手，遲早死個清光，至於機械人，缺少電力供應，結果必然沒法動彈，整個月球，變成一座大墓。」

楊格沉住氣說：「博士，你太過狠心了！」

「此事已成過去，我是否太過狠心呢？不必研究，現時我想跟你研究切身的問題，你跟我已經犯了瀰天大罪，月球不能去，遲早要回到地球去的，到時我們怎樣向太空總署解釋呢？」

楊格上校聽了，心上一沉，稍停，說：「我打算坐牢，甚至一生監禁，你呢？你有甚麼打算？」

「我已經下了決心投向蘇聯那邊，寧死也不肯受美國軍事法庭裁判。」

聽了這句話，楊格上校恍然大悟，說：「原來，你是莫斯科的間諜！」

施華禮博士趕快否認：「我怎會是蘇聯的間諜？我之所以作出如此決定，只是因爲我已無路可走，你用不着這樣快就作出決定，有的是時間，慢慢盤算好了！」

說完，他轉身走開，楊格上校恨得咬牙切齒。

楊格自知孤掌難鳴，唯一的朋友只是荷米加，沉悶到極點，只好找他談談。見面後，把施華禮博士所講的話和盤托出。

荷米加大驚失色，說：「他已經控制大局，我們沒法鬥得過他了，如果他想殺我們，易如反掌，爲甚麼他容許我們活下去呢？」

「你有所不知了，假如他把太空浮島獻給蘇聯，只是一份厚禮，加上了我們，當作我們棄明投暗，那就使莫斯科當局聲威大振，除了太空的軍事勝利，還有政治上的勝利，到時莫斯科當局必然更加寵信他！事到如今，我們不必研究他是間諜抑或爲勢所逼投向蘇聯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設法保存太空浮島，假如這個願望辦不到，必要時跟它同歸於盡，到時施華禮博士也跟我們一起喪生。」

「不，除非萬不得已，不應該同歸於盡，別忘記，太空浮島上面還有些人是不應該死的！只是要他的命好了，可惜我的氣力還沒有復元，多走幾步也覺得吃力，能夠把局面拖多幾天，比較好些。」

荷米加很鄭重的說。

他們想拖延時間，可惜沒有控制權，另外一天，施華禮博士突然召集浮島上面所有人到艙面集會，當衆宣佈他投向蘇聯的決心，還說任何人有權提出反對。

有三個黑金剛站在他的身邊，各人聽了，噤若寒蟬，另有一個人舉手，表示他提出抗議。

施華禮博士向他瞪了一眼，說：「原來是你！」

「是的，他們都不敢反抗，只就除了我！」

「你不必說出任何一種理由了，黑金剛，把他抓住，拋出浮島之外！」

施華禮博士習慣了命令黑金剛殺人，借此反映出他的力量，這層道理給對方摸透，看在眼裏，心上一喜，立刻把他暗藏在腰間的兩條棍拿出來，擺出招式迎戰。

三個黑金剛作品字形包圍他，料不到他的體力剛剛復元，棍去如風，頻頻向它的身上敲打，直到棍尖碰着死穴爲止。

三個黑金剛先後落敗，施華禮博士正想拔槍，荷米加的一條棍已經脫手飛出來，擊中他的右腕，楊格上校乘機衝過去，制服了他，跟住加上鐵銬。

施安麗放軟了語聲懇求楊格上校放開她的爸爸，楊格上校索性把她用鐵銬鎖在一起。

施華禮博士仍不服輸，說：「我每天拍發密碼制止蘇聯的人造衛星，不要發射遠航激光，只要有一晚我沒有拍發密碼，你們就完了，想活下去，快把我放走。」

掌管激光和秘密武器的專家雷廸說：「你不必危言聳聽，我們用不着你派出機械人相助，仍有力量抵抗遠航激光的，你等着瞧吧！」

楊格上校看見那個叛徒大言不慚，担心他指揮機械人搗亂，先行用膠布把他和施安麗的口封住，再用繩子綑綁，放在太空浮島最前綫。

此外，雷廸博士把他苦心研究出來的一種「激光剋星」推出來，早作出準備，要是蘇聯的火狐衛星眞的放射遠航激光，由它出擊。

直到那時，他才把這種武器的效能說出來，在密室之內，對荷米加跟楊格上校說：「激光碰上了雪花，效果不減，根據這個原理，我創造一種飛行物體，能夠從三個闊口噴出攝氏五百度的熱氣，它比較雪花更加有效的使激光自動溶解，變成普通的光綫，無法作惡！」

楊格上校聽了，喜出望外，說：「雷廸博士，你眞是了不起，我們的生死存亡，握在你的手上！」

當時他對這種太空熱浪噴射器仍是半信半疑，兩日之後，太空的遠處出現激光，雷廸博士立刻駕機迎擊，果然生效，眼見激光碰上了熱浪就化爲烏有，憑着這一招，浮島上面所有人，化危爲安。

最後，他們在施華禮博士的密室之內找到了密碼收發機，拍發自己人適用的密碼，向美國太空總署求救，總署派出一批太空戰機飛出地球之外，進入太空，找到浮島，楊格上校以及荷米加安然而歸，一座太空浮島，至今仍然留在太空上面，施華禮博士父女接受軍事法庭審判，以叛國罪判處終身監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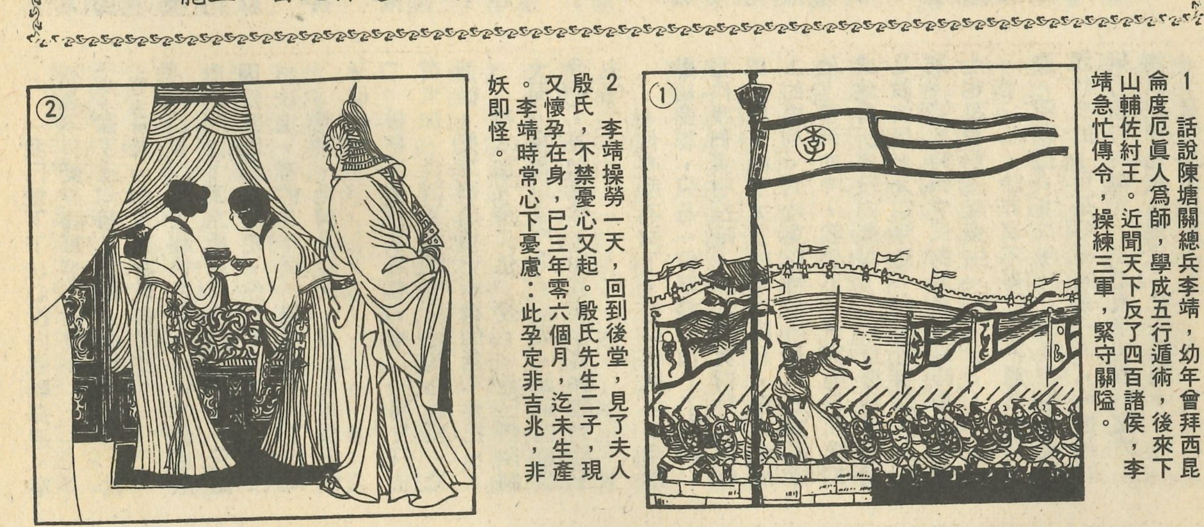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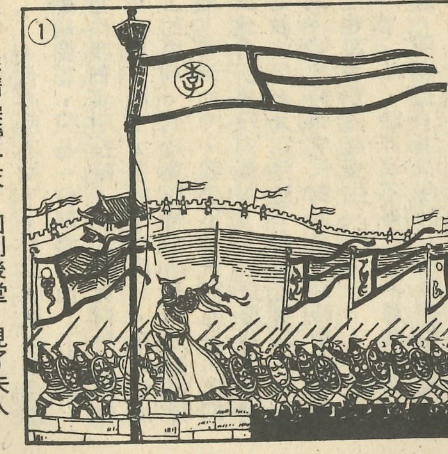
封神榜故事之三

# 哪吒 (一)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描述仁君周武王與替天行道的姜子牙反抗紂王殘暴行爲……七歲的哪吒到海中洗澡，驚動了東海龍王，由此引起一段描述哪吒的神奇，動人的故事。







1 話說陳塘關總兵李靖，幼年曾拜西昆侖度厄眞人爲師，學成五行遁術，後來下山輔佐紂王。近聞天下反了四百諸侯，李靖急忙傳令，操練三軍，緊守關隘。



2 李靖操勞一天，回到後堂，見了夫人殷氏，不禁憂心又起。殷氏先生二子，現又懷孕在身，已三年零六個月，迄未生產。李靖時常心下憂慮：此孕定非吉兆，非妖即怪。



3 當夜三更，夫人覺腹中疼痛，待要生產。忽然房中一團紅氣，滿屋異香，夫人竟然生下一個肉球，滴溜溜團團滾轉。

4 李靖大驚，手執寶劍向肉球砍去，肉球分開，竟然跳出一個小孩兒來，滿地上跑。小孩右手套一個金鐲，肚上圍一塊紅綾，面如傅粉，十分伶俐。



5 李靖駭異，上前一把抱將起來，分明是個好孩子，又不忍作爲妖怪壞他性命，就遞與夫人看。彼此恩愛不捨，轉憂爲喜。

6 次日，許多屬官，俱來賀喜。李靖剛發放完畢，忽然有一道人自稱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眞人，也來賀喜。李靖忙迎入府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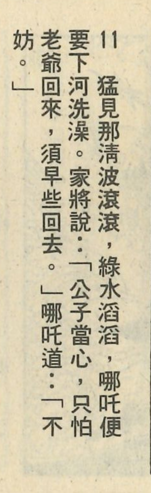
7 侍兒將公子抱出來，眞人端詳良久，言道：「此兒手上金鐲名喚『乾坤圈』，腹上紅綾叫作『混天綾』，原是我乾元山鎭洞之寶，看來和我有緣，就與貧道作個徒弟如何？」

8 李靖欣然應道：「我長子金吒，拜五龍山文殊廣法天尊爲師；次子木吒，拜九宮山普賢眞人爲師。老師既要收此兒，先請賜個名字。」眞人便給小兒取名哪吒，收於門下。

9 暑往寒來，不覺七載。時逢五月，天氣炎熱，那哪吒心下煩躁，便來參見母親，要去關外玩耍。殷夫人放心不下，命一名家將跟隨。

10 兩人來到關外，進入綠柳深蔭，頓覺薰風蕩蕩，襟懷舒放，煩惱盡解。





11 猛見那淸波滾滾，綠水滔滔，哪吒便要下河洗澡。家將說：「公子當心，只怕老爺回來，須早些回去。」哪吒道：「不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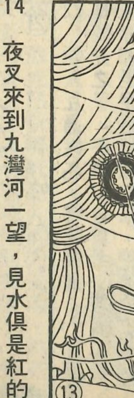


12 哪吒脫了衣裳，坐在石上，把七尺混天綾放在水裏，蘸水洗澡。此寶放入水中，把水都映紅了，擺一擺，江河晃動；搖一搖，乾坤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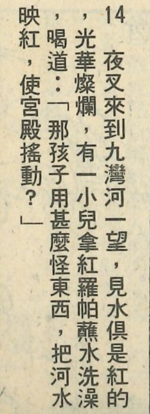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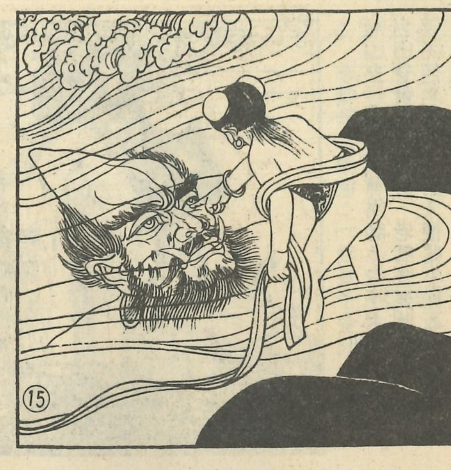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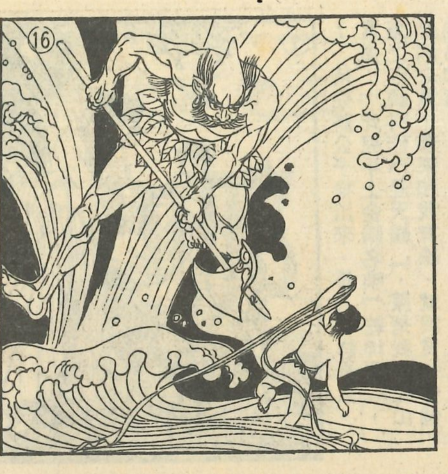
13 這河乃是九灣河，在東海口上。此時水晶宮已被震動。東海龍王敖光忙喚左右，問道：「算來地不該震，爲何宮殿搖晃？」忙傳巡海夜叉李艮，去海口查看是何物作怪。



14 夜叉來到九灣河一望，見水俱是紅的，光華燦爛，有一小兒拿紅羅帕蘸水洗澡，喝道：「那孩子用甚麼怪東西，把河水映紅，使宮殿搖動？」



15 哪吒忽見水底出現一物，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巨口獠牙，手持大斧，便喝道：「你那畜生是個甚東西，也說話？」夜叉大怒：「我乃龍君屬下巡海夜叉，怎罵我是畜生？」



16 夜叉分水一躍，跳上岸來，往哪吒頂上一斧劈下。哪吒正赤身站立，見夜叉來得勇猛，忙將身躲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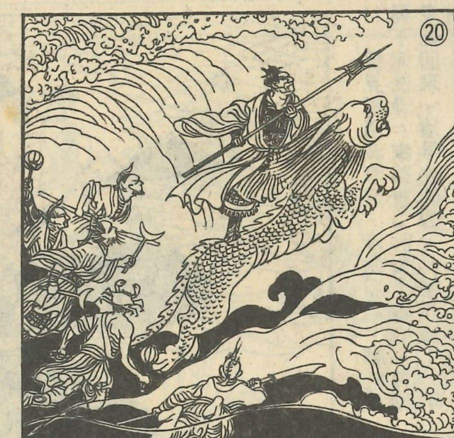
17 哪吒將右手套的乾坤圈往空中一丟，那寶打將下來，正落在夜叉頭上，立時，腦漿迸流，死於岸邊。

18 哪吒笑道：「把我的乾坤圈都汚了。」又到石上坐定，洗那圈子。



19 水晶宮如何經得起此二寶震撼，險些兒把宮殿俱晃倒了。敖光得知夜叉被人打死，極爲震怒。三太子敖丙奏道：「父王息怒。孩兒出去拿他來便是。」





20 敖丙忙調龍兵，上了逼水獸，提畫戟，徑出水晶宮來。分開水勢，浪如山倒，波濤橫生，平地水漲數尺。



21 哪吒起身看水，只見波浪中出現一頭水獸，獸上坐一怪物，叫道：「是甚人打死我巡海夜叉？」哪吒道：「是我。我在此避暑洗澡，與他何干；他來打我，我打死了他，有何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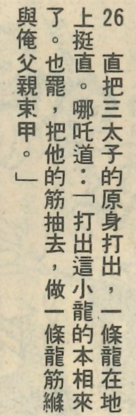


22 兩人互通姓名。哪吒笑道：「你原來是敖光之子，不要妄自尊大。若惱了我，連你那老泥鰍都揪出來，把他的皮也剝了。」三太子大叫一聲：「氣殺我！好潑賊！這等無禮！」



23 太子舉畫戟便刺，直取哪吒。哪吒手無寸鐵，把頭一低，鑽將過去。





24 敖丙又一戟刺下。哪吒急了，把七尺混天綾往空中一展，似火塊千團，四下裹飛舞，將三太子裹下逼水獸來。

25 哪吒搶一步趕上去，一脚踏住敖丙的頸項，提起乾坤圈，照頂門猛打。



26 直把三太子的原身打出，一條龍在地上挺直。哪吒道：「打出這小龍的本相來了。也罷，把他的筋抽去，做一條龍筋縧與俺父親束甲。」

27 哪吒把三太子的筋抽了，徑帶進關來。家將早嚇得骨軟筋酥，腿脚難移。

28 且說，敖光在水晶宮聽得龍兵來報：「陳塘關李靖之子哪吒把三太子打死，連筋都抽了！」敖光驚道：「李靖與我有一拜之交，竟敢縱子行凶，可恨可惱！」



29 敖光恨不得立即與子報仇，便化作一名秀士，徑往陳塘關來。李靖忙迎至府內，卻不知龍君因何事降臨。





30 敖光怒訴哪吒在九灣河洗澡，打死夜叉及三太子之事。李靖忙陪笑道：「怕是兄長錯怪了我家。哪吒年方七歲，如何能做出這等事來？我喚他出來，與你辨認。」

（待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 歧途（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泰廸請卡凡喝酒吃飯，飯後，他們並不急於回去，而是在馬路上閒逛，原來今天是泰廸生日，卻因與女友蘇碧琪鬧別扭，心中愁悶，才借酒消愁，卡凡見他心情不好，陪他閒逛，街上夜深人靜，他們突見幾個青年在爆竊，立即挺身而出，企圖阻止賊人逃走，但最後還是讓賊人逃走了……蘇碧琪約泰廸、卡凡在飯館相見，原來蘇碧琪有事相求，碧琪的表弟劉建雄因誤交損友，而離家出走，下落不明，碧琪要求泰廸、卡凡幫忙把表弟找出來，泰廸、卡凡一口答應，並馬上到一些波樓、電子遊戲機等處找尋……

## 尋女友表弟

吃完飯出來，經已快八時，泰迪、卡凡兩人已商議好，先再到那間桌球中心看一下，如無發現，那就只好在附近逡巡一下，希望能夠碰上那位劉建雄。

這個時間雖然是吃飯的時候，但桌球中心內一樣興旺，滿是在興緻勃勃地打波的青年。

兩人這一次不再浪費時間，在場內各處巡視起來，自然，也引起不少「敏感人士」的注意。

找不到要找的人，兩人互望一眼，只好走出桌球中心。

兩人卻不知道，有四五名青年經已不着痕跡地，悄然尾隨兩人，走了出去。

走在行人道上，卡凡氣惱地道：「那道友一定是亂『點』一通，騙錢去上電！泰迪……」

泰迪道：「卡凡，這時候尚言之過早，我們再找一下，若是再找不到碧琪的表弟，馬上去找那道友。哼，他胆敢騙我的錢去上電，我要叫他嘔『電』！」

## 破爆竊集團

他們卻不知道，後面不遠處，正有幾名青年「吊」着他們。

兩人沿着行人路一直往前走，不時注意每一個走過的行人，以及身旁那些消遣場所的門口，走在外面的泰迪，則留意馬路對面行人道上的行人，自然，他們注意的只是年輕人，特別是三五成羣的，這樣，就將目標縮小了。

這一帶，是東區最熱鬧的地方，不但商店食肆林立，酒吧、夜總會、舞廳之類的消遣場所，更是琳瑯滿目，只是這時候尚早，還未到最旺的時候，所以，兩人也不打算逐間進去找，那樣做不但費時，也費錢，所以，兩人放棄了逐間進去找的主意。

不經不覺之間，兩人走到一條行人隧道入口前。

穿過這條隧道，大約走五分鐘左右，便又是一處消遣地帶，那一帶是新興的，那些場所也高級很多，等閒的打工仔，鮮有涉足那些場所的，因為負担不起，這裏



一晚的消費，可能會花去普通收入的打工仔一個月的收入，試問，有那一個打工仔負担得起的。

這一段將兩個地段隔開來的地方，由於附近沒有樓宇，只有一座公園，故此，就算是在日間最繁忙的時間，也不太會有多人走過的，原因是除了這一條隧道可通之外，還有其它很多條近便的通路到達那一帶的。

泰迪兩人走入那條隧道時，隧道內就只有兩三名行人，雖然隧道內燈光明亮，但人在其中，仍然有一種沉寂的感覺。

泰迪與卡凡卻毫不在乎，一直向隧道的另一頭走去。

這條隧道頗長，從這頭走到另一頭大約須要兩分鐘左右，兩人走到隧道中間時，忽然有兩名青年人快步從他們身邊走過，一直向隧道口走去。

兩人見那兩名青年在他們身後超前時，連眼尾也沒有瞥他們一眼，也就不以為意，繼續向隧道口走去。

這時，那兩名超前的青年，已差不多走到隧道口了。

後面，忽然間傳來一陣急從的脚步聲，兩人出於本能地，扭頭朝後面望一眼。

那是三名青年，經已急步走到兩人的身後，就在兩人這一扭頭回望的刹那，那三名青年忽然悶聲不响地猛撲向兩人，其中一人手上驀然間亮出一根軟軟的膠棒，「呼」的一聲，朝泰迪的頭上砸去。

這種膠棒別看它軟軟的，但由於棒「心」是鉛絲扭成的，所以，殺傷力頗大，若是被一棒砸中，不暈過去才怪。

另外兩人一個「卡」地一聲，手上彈出一柄彈弓刀，兇狠地劃削向卡凡的腰背部位，另一個則飛脚踢向泰迪的胯下。

泰迪與卡凡發夢也想不到，那三名青年會忽然向他們出手襲擊，雖然這裏頗為僻靜，但這時候還不算太夜，隨時有行人經過的，何況，在這一瞥眼間，兩人對這三人均感到眼生，應該是不相識的，所以，雖然覺得三人有點可疑，卻絕未想到，那三名青年胆敢公然向他們襲擊。

要是換了普通人，在驀然之下，肯定會傷在三人的手下，但泰迪與卡凡皆是技擊造詣頗具火候的人，特別是泰迪，由於職業上的關係（他的職業是特技演員），身手特別敏捷，反應也敏銳，卡凡也差不到那裏去，所以，兩人雖然猝遭襲擊，難免吃驚，但是卻沒有嚇呆了，反應快得出奇。

只見泰迪身形陡然一蹲，身形一旋的刹那，一掌切向那名飛脚踢向他胯下的青年的脚踝骨，同時間，閃也過了砸向他頭上的那一棒。

卡凡只是拗腰衝前一步，便避過那柄劃削向他後腰的彈弓刀，正想一個旋身，飛脚掃向那名青年的刹那，眼前人影一閃，刀光乍亮，「颯」的一下疾响，迎面斬到！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卡凡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抬臂向上一架，同時抬膝猛向那人的腹部撞去！

手臂一震，千鈞一髮間，格住了那人斬劈下來的那柄牛肉刀，而他的膝頭，也重重地撞在那人的小腹上！

那人小腹一弓，發出一聲痛苦的嚎叫聲，整個人軟了下來。

卡凡卻沒有忘記後面那名執着彈弓刀襲擊他的青年，那霎間身形向前一貼，貼身揪住那人的胸前衣服，一個急轉，與那挨了他一膝頭的傢伙調換了位置。

只聽那人身子向前一挺，發出一聲慘叫，原來，那自背後襲擊他的人，於一擊落空後，迴手一刀直捅向卡凡的左股，由於卡凡揪着那人轉了個身，變成那一刀捅在那人的左股上！

而這一霎間，他也聽到泰迪發出一聲痛叫，以及接連响起的兩聲悶叫，他心中一急，順勢將揪住的那人向前一推，疾撞向那名手執彈弓刀的青年。

那手執牛肉刀的人先是被卡凡重重地在小腹上撞了一膝頭，撞得他幾乎將體內的空氣全部擠了出來，痛得渾身脫力，眼淚直淌，再挨了同伴的一膝，痛徹心肺，幾乎沒有昏過去，被卡凡用力一推，如何有力站得住，整個人倒撞在那名正欲將彈弓刀自那人的屁股上拔出來的青年身上，將那人撞跌落地，再重重一壓，兩人同時發出一聲大叫。

卡凡於推倒那倒霉鬼的同時，經已轉身撲向泰迪那邊。

而他也弄明白了，那先前越過他們走向隧道口的青年，原來是身後襲擊他與泰迪的三名青年的同黨，那挨了他一刀，復又挨了同黨一刀的青年，正是走在前面的其中一名青年。

泰迪這時候正遭到三名青年的夾攻，雖然他身手不凡，但在赤手空拳之下，很難招架得了那三名青年的兇悍攻擊，而那三人的手上，是有武器的！

泰迪已被那握膠棒的青年，在腰側上擦掃了一下，但他也踢了另一名手上執着一柄彈弓刀的青年一脚，另一名手執一根短木棒的青年，也挨了他一拳。

雖然是這樣，但形勢仍然危殆，那三名青年像與他有十冤九仇般，兇猛地向他展開攻擊！

幸好卡凡這時已脫身，一個箭步衝前，一拳擊在那名手執木棒的青年背心上，這一拳勢猛力沉，那青年挨了卡凡那一拳，張口大叫一聲，往前撲跌出去，恰好那執膠棒的青年一棒斜斜揮砸向泰迪的肩上，另一名手執彈弓刀的青年一刀揮劊向他的雙腿，那挨了卡凡一拳的青年身形向前衝撲，無巧不巧，替泰迪阻擋了那一刀，要不是那青年手急眼快，動作一窒，那一刀便會刺在那人的身上！

泰迪把握機會，身形一蹲，那人便變了衝撲在他的身上，恰好成了他的擋箭牌，變了砸在那人的肩頭上！

那人發出一聲慘叫，泰迪陡然躬身一抖，將那人拋向那手執膠棒的青年身上，接檢起那根棄在地上的木棒，猛撲向那名執刀的青年。

忽然間，隧道口那邊傳來兩聲尖銳的驚叫聲，令到所有的人同時一窒。

原來，有兩名少女走下隧道，一眼看到隧道內有人在展開兇猛的打鬥，嚇得大驚失色，幾乎連脚也軟了，尖叫一聲，返身便沒命地奔出隧道口。

這一來，那幾名青年便獲得了喘息的

機會，那手執膠棒的青年似乎是五人的「大哥」，趁機疾喝一聲：「快撤！」

他自己却揮動那一根膠棒，狂衝向泰迪！

而另兩名只是受了點損傷的青年，則雙雙揮動手上的彈弓刀，撲向卡凡。

泰迪雖然有木棒在手，仍然被那青年一輪跡近瘋狂的攻擊，逼得退了幾步！

卡凡吃虧在赤手空拳，在那兩名青年兩柄鋒利彈弓刀的猛攻之下，亦只有連連閃避，差一點便挨了一刀。

那名被泰迪拋跌落地的青年，乘這機會，忍痛爬起來，將那名屁股上挨了一刀，血流如注的同黨扶起來，急急向另一邊隧道口走去了。

泰迪終於覷到一個機會，向那對手展開反擊。

那名青年在泰迪一輪猛烈的攻擊之下，根本就無還手之力，連招架也很吃力，只好速速後退。

泰迪自然不肯讓對方有喘一口氣的機會，緊逼着對方，慢慢的，那青年有點手忙脚亂起來。

泰迪相信，只要再緊逼對方一會，對方便會招架不住，被他制服，豈料，那邊却傳來卡凡的一聲痛叫聲。

泰迪聽聞之下，吃了一驚，一個疏神，手上一慢，被對手乘機展開反擊，要不是閃避得快，他的身上便會挨了一棒，忙飛起一脚，逼退對手。

跟着，他轉身撲向卡凡那邊。

因爲卡凡已被那兩名執彈弓刀的青年逼得手忙脚亂，手臂上又挨了一下，泰迪只好捨了那對手，撲救卡凡。

本來，憑卡凡的身手，是可以應付那兩名青年的，可是由於他是赤手空拳，而兩名青年手上是有利器，那就顯得吃虧了，再加上那兩名青年似乎「食過夜粥」，身手頗敏捷，兩個人左右夾攻，出手異常兇猛，完全是拚命的打法，這就是令到卡凡很難應付了，雖然有幾次他可以將其中一人擊倒，但他也勢必挨上另一個人的刀子，這自然劃不來，就這樣，被那兩名對手將他逼處下風。

就在泰迪轉身撲救卡凡的時候，卡凡不知怎的，脚下一蹓，撲跌在下下，但也幸好避過了一名對手攔向他腰部的一刀。

泰迪一見，大吃一驚，吼喝一聲，飛撲過去。

那兩名青年忽然掉頭就向那邊的隧道口發足狂奔。

而手執膠棒的青年，在向那兩名同黨打個手勢之後，亦轉身向另一邊隧道口狂奔。

泰迪這時若是不顧一切，追逐那兩名青年，雖然未必追上，但至少可以緊追在後面，說不定在路上會遇上警員，那就可以截捕到那兩名青年，可是，他却担心卡凡可能受了傷，所以沒有追逐那兩名青年，而是撲到卡凡的身邊，急忙蹲下來問道：「卡凡，你傷得怎樣了？」

憂急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卡凡吐口氣，一下子挺坐起身來，掩着左臂道：「沒有什麼事，只是被劃破了一些皮肉。」

泰迪一顆心這才放下，目光一掃之下，才發覺，隧道內就只有他們兩人，那三名青年已逃出了隧道。

這時，他也才驀然感到，左腰股側，一陣刺痛，這才省起，自己在一動手時，於猝不及防之下，被那根膠棒頭擦了一下，大概擦傷了皮肉。

也是在這短暫的時間內，他猛然警覺到，這時候再不走，那就麻煩了，雖然，他與卡凡不怕到警署落口供，但起碼要在警署幾個小時，這種麻煩，還是可免則免，於是，他急急對卡凡道：「快走，要是讓警察趕到來，那時就有得麻煩了。」

卡凡一聽這話，霍地從地上跳起身來，拔脚就從那兩名青年逃走的隧道口奔了出去。

也幸虧他倆走得快，因爲兩人走了不到五分鐘，便有一輛警車响着警號，疾馳而來。

而泰迪兩人與那五名青年惡鬥，說起來似乎時間頗長，其實，動手的時間只是十多分鐘而已，而這一段地帶又頗爲偏僻，要找電話去報警，最快也要走十分鐘左右，那輛警車這時候趕到來，計算一下時間，也算是行動快速的了。

×　×　×

兩人回到泰迪的住所時，經已差不多十一時了。

幸好那時候樓下的大堂已很少人出入，而那名看更也在打瞌睡，沒有被人發覺卡凡手臂上受了傷，回到所住的單位後，兩人才鬆了口氣。

兩人並不是怕什麼，只是怕痲煩，萬一剛才發生的事情在電視新聞中加以報導，而卡凡又被看更人或是別的住客發現手臂受了傷，起疑之下，致電報警，那就痲煩了。

卡凡左臂上的傷口約有三寸長，好在不深，只是淺淺地劃破了皮肉，不算嚴重，否則，就要去醫院求醫了。

那時候，想不驚動警方也不可能了，並且還要大費唇舌，解釋一番。

泰迪的家中備有家庭藥箱，於是，先替卡凡用碘酒消毒，再塗上消炎膏藥，纏上綳帶，卡凡已感到不大痛了。

跟着，泰迪將褲子除下，這才發覺在腰股側瘀黑了一塊，但却沒有擦傷皮肉，於是，便要勞煩卡凡替他搽跌打藥酒了。

泰迪一邊咬着牙忍受那椎心蝕骨疼痛，一邊從齒縫中慢慢地吐出語聲，「媽的，那幾名歹徒是從那裏殺出來的，我根本上一個也不認識他們，卡凡，不會是『點錯相』吧？」

卡凡一邊替泰迪搽藥酒，一邊搖着頭道：「我也不認識那幾個人，那不會是『點錯相』吧？看他們那種兇狠的樣子，似乎非要我們斬成八大塊才甘心，隧道內那樣光亮，那幾個傢伙，斷不會看不清楚咱們的樣貌的，何況，看他們的樣子，應該是跟了我們一段路，才選中在隧道內動手的。」

「嗯，有道理。」泰迪連連點着頭。「我怎麼忘了。」他們佈下的兩面夾攻之勢，若非早有預謀，斷不會在倉促之下，作出那種安排的。」

「他們既然不是點錯相，那麼，他們到底爲了什麼來襲擊我們？」卡凡眼中滿



是疑惑。

泰迪也是惑然不解，忽然「哎喲」一聲叫了起來，嚇得卡凡幾乎跳了起來，問道：「泰迪，你怎麼了？」

泰迪苦着臉道：「你越搓越大力，痛得我受不了。」

卡凡不禁啞然失笑起來，忙放輕了力道。「泰迪，對不起！」

泰迪忽然一拍大腿，疾聲道：「卡凡，現在我想到了，那幾個傢伙，極有可能與碧琪那位失踪了的表弟同爲是一伙的，但……他們又怎知道我們要找那位劉建雄呢？」

泰迪蹙着雙眉，沉吟起來。

「你說得對！」卡凡霍地站起來。「他們之所以知道我們要找尋劉建雄，一定是那名道友爲了弄錢『上電』，將我們要找尋劉建雄的消息，再賣給那些傢伙，所以……」

「哼！」泰迪咬着牙，目光冷厲。「八九不離十，他媽的（他在憤怒的時候，有時會罵出一句粗話來），咱們明天去找那道友，將他剝皮拆骨！」

「若不好好敎訓那道友一頓，我這口氣實在難嚥下！」卡凡不禁摸一下扎着綳帶的左臂。

泰迪忽然望着卡凡，說道：「卡凡，你明天要上班啊，還是由我自己去吧！」

卡凡苦笑一下，搖搖頭道：「我這樣子如何上班？我已打算明天早上打電話回報館，向老編告一天病假。」

「那你就留在家中吧，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動起手來，你也不大方便。」泰迪瞧着他的手臂。

「不碍事的。」卡凡笑笑。「多一個人，也好有個照應。」

泰廸見卡凡這樣說，便不再堅持不讓他去，在屋內內走動一下，腰股側上那塊瘀傷不再那樣疼痛了。

「鈴鈴……」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兩人皆被這突如其來的鈴聲驚得心頭跳動了一下，泰迪一步上前，伸手執起了話筒。「喂……」

「唏，是你，泰迪！」話筒中傳來碧琪急促的語聲。

泰迪的臉上馬上綻出笑容。「碧琪，當然是我啊，找我有事麼？」

那邊的碧琪在電話中說道：「我打了一個晚上的電話，都找不到你，担心你會有什麼事……嗯，你這時候才回來麼？」

泰迪聽了碧琪那句話，比喝了蜜糖水還甜。「剛回來不久，本想打電話給你，但又怕太晚，驚擾了你，所以才打算明天打電話給你！」

「泰迪，找到我表弟麼？」碧琪在電話中問。

「還未找到。」泰迪有點抱歉地說。「碧琪，你放心，我一定會帮你找到那位表弟的，是了，警方有什麼消息麼？」

「沒有。」碧琪在電話中說道：「我下班後曾致電給舅母，她說警方仍未與她聯絡。」

頓一下，接着說道：「泰廸，你與卡凡要小心一點，噢，夜了，早點睡吧，明天我打電話給你，拜拜！」

泰迪只好了說一聲：「拜拜。」便收了綫。

卡凡望着泰廸打趣地道：「泰迪，我眞羡慕你，相信你聽完這個電話之後，那處瘀傷已不痛了吧，今晚這一覺也睡得特別甜。」

泰迪笑罵道：「別吃醋，你也可以找一個女朋友的啊，嘻嘻，那時候，只怕你整晚睡不着！」

卡凡笑笑，忽然躺倒在梳化上。「嗯，我倒要看看，今晚那一個睡不着。」

泰迪笑笑，走向浴室。

×　×　×

兩人幾經辛苦，才找到那位道友。

兩人將那傢伙推逼到那晚與他交易的那條橫巷內的那個後門洞中，惡狠狠地逼視着那道友。

那道友原本經灰白的臉色，嚇得更加煞白一片，抖着身子，恐懼地望着兩人。

「兩位……你們……想……怎樣……」

泰迪惡狠狠地一手叉住他的喉頭，咬着牙道：「你好大胆，竟敢『點』我們，你大概是不要命了，想我們帮你『拆骨』麼？」

說着，一拳抽擊在那道友的小腹上。

那道友「喔」地悶叫一聲，整個人弓了起來，悟着肚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卡凡則邊用身子遮住兩人，邊注意着外面的動靜，以防那麼巧被警員撞上，那就痲煩了。

「哼，這滋味怎樣？」泰廸握着拳頭，在那道友的面前晃動着，「要不要嚐嚐一拳將你鼻子打爆的滋味？」

那道友一聽，幾乎癱軟下去，喘着氣，急巴巴地道：「不要，請你不要，我沒有亂點你們啊，我可以發誓。」

泰廸輕蔑地道：「哼！你這種人發誓？還不是當食生菜，信你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呆子！」

那道友痛苦地道：「我給你們的消息，是眞的，求你放過我吧。」

「放過你？」泰廸叉在那傢伙的喉頭上的手一緊，那傢伙立刻翻起白眼來，大張着口，臉色脹紅一片，泰廸這才放鬆了。「你若是沒有點我們，爲何我們昨天在你說的那地點一帶，找不到亞拔？」

就像鯉魚離水一樣，那道友鼓着腮，大口大口地急促呼息了一會，才惶恐地道：「我……不担保……亞拔每天一定會……在那一帶出……現的，你們……相信我吧……」

泰廸冷笑一聲：「你一定將我們要找亞拔的消息，賣給了亞拔的同黨，哼！你讓我們昨日無端端被人斬殺，今日，我要你也嚐試一下，被人斬的滋味！」

說着，作狀在腰側拔刀。

那道友頓時嚇得幾乎昏了過去，連聲呼寃，抖着聲哀求道：「大佬……我沒有出賣你們啊，求你放過我吧，我……最多將亞拔的賣口說給你們知。」

泰廸一聽，却沒有放鬆他，叉起那道友的喉頭那隻手反而稍爲加了力道。「哼，你以爲我會再相信你亂點麼？」

那道友翻着眼，有點艱澀地說道：「是眞的啊，我雖然不知道他的賣口在哪裏，但却知道，他每天一定會在那個地方出現。」

「媽的！」泰廸厲聲吆喝道：「還說不是點我？剛才又說知道亞拔的竇口，現在又改口了，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了！」

說着，作勢又一拳擊向他的小腹。

那道友連忙用雙手捂住肚子，顫聲道：「這一次說的是眞的啊……」

「好，說出來聽聽！」泰廸沉聲道：「若敢再亂點一通，就算你飛天遁地，我也能夠將你找出來，哼！」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下去，但那種神態，却令到那道友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在晚上十時過後，位於水塘公園那處山邊的廢車場，一定會找到他的。」那道友囁囁嚅嚅地說着，一雙眼却驚懼地注意着泰廸臉上表情變化。

泰廸聽着，沒有說話，只是一直冷厲地盯着那道友，令到那道友心中七上八下的，終於，忍不住又道：「是眞的，我求你信信我……」

說着，竟然想跪下來。

泰廸叉着他喉頭的手往上一托，那道友便跪不下去，只好可憐巴巴地眼望着泰廸。

泰廸從那道友的神情及語氣中，斷定他沒有說謊，這才「哼」了一聲，放開叉住那道友喉頭的手，那道友立刻滑倒在地上。

泰廸招呼了卡凡一聲，便走出門洞外面。

× × ×

「泰廸，你相信那傢伙沒有再『點』我們？」卡凡喝口啤酒，眼却望着泰廸。

泰廸吞下一大口冰凍的啤酒，舒口氣，說道：「那種人在嚐過被揍的滋味後，是不敢再亂『點』一通的，除非他不想『撈』了，有大把錢去上電！」

吐了一口氣，他又說道：「而且，我也看不出他是在亂『點』，雖然不敢十分肯定，但只要今晚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麼。」

卡凡點點頭，沉吟着道：「那道友矢口否認出賣我們，那麼，昨晚襲擊我們的那五個青年，那就要重新估計了。」

「嗯。」泰廸深有同感。「若非『點錯相』，那五名青年襲擊我們的事，其中就大有文章了。」

「泰廸，我想到了。」卡凡忽然眼中發出光來。「那幾名青年，會不會是那晚被我們撞破並阻止了的那件爆竊案，逃去無踪的竊匪？」

「有可能。」泰廸目光一凝。「當時他們在暗，我們在明，很容易被他們看清我們的面貌的，說不定，那麼巧，我們在出入那些桌球室與電子遊戲機中心時，被他們認出了，暗中追踪我們到那隧道，含恨之下，出手報復！」

「你細想一下，只有這個可能性最高。」卡凡將杯中的啤酒一口氣喝光。「泰廸，咱們今晚倒是要小心一些，水塘公園那一帶，入夜之後，水靜河飛，僻靜得很，發生事情的話，叫鬼也不應的。」

「嗯，我記起了，那一帶入夜之後，是沒有汽車駛入那一帶的，若要乘搭公共車輛，起碼要走三十分鐘左右，才有車站或是截到的士，爲了安全起見，趁現在還早，我與你去找一位同事，借輛車子用一下。」泰廸說着，便急不及待地招手着一名侍應過來會賬。

走出那間餐廳，立即兩人截乘了一部的士，趕去泰廸那位擁有一部車子的同事家中。

× × ×

泰廸駕着那部借回來的小房車，與卡凡在九時三十分左右，來到了水塘公園的側面，將車子停在一棵樹下，然後下車，步行向那處廢車場。

從他們停車的地方到那廢車場，步行約需十分鐘左右，若是全速奔跑，大概不用三分鐘，距離雖然不算遠，但從廢車場那邊，是無法望到他們停車的這一邊的。

那是因爲從他們停車的地方到那廢車場，要轉過一個山脚。換言之，廢車場在山脚的那一邊，隔了一個山腰，那自然看不到了。

兩人從廢車場的側面，扳開那些生了銹的鐵絲網，鑽了進去，然後，匿在一部廢棄了的鏟泥車的駕駛室內。

由於鏟泥車的車身很高，駕駛室自然也很高了，從駕駛室那沒有了擋風玻璃的破窗口望出，可以看到廢車場內的情形。

因爲這輛鏟泥車要算是整個廢車場的龐然大物了，居「高」臨下，自然一目了然了。

四周死一樣寂靜，那些廢車就像一隻隻蹲伏着的怪獸般，伺機撲噬，而由於空曠的關係，風特別大，急勁時，會發出「嗚嗚」的怪聲，加上一點燈光也沒有，情景倒是頗爲可怖，要是胆小一點的人，準會嚇得頭皮發炸，不敢呆下去。

泰廸與卡凡一向胆量大，加上從來不信那子虛烏有的神鬼之說，又是兩個人在一起，一點也不胆怯驚怕。

足足等了有一個小時，廢車場內外一點動靜也沒有，兩人開始已有點不耐煩起來。

卡凡正想說話，却被泰廸「噓」了一聲，示意他噤聲。

他馬上閉上咀巴，豎起耳朶聽起來。

他聽到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

這時泰廸已從駕駛室的破窗口往响起脚步聲的地方窺望過去，藉着星月微光，隱隱約約看到兩條人影從停車場的後面走過來。

卡凡也從另一邊看到了。

那兩個人影目光四下掃視着，就像幽靈一樣，繼續走過來。

但走前約十數步，便停下來，在身邊的那些廢車子前察看一下，其中一人拉開一輛廢車的車門，一彎身，鑽了進去。

另一人也跟着鑽了進去。

由於距離太遠，加上夜色黑黯，泰廸與卡凡都看不清楚兩人的面貌，自然也無從斷定，其中一人是碧琪的表弟了。

但這兩人的舉動以及出現，却引起了泰廸兩人的莫大興趣。這兩人深夜在此出現，不用說，必有不可告人的企圖。

「泰廸，要不要過去看看？」卡凡在泰廸的耳邊悄聲說。

泰廸連忙悄聲說道：「別急，看一下再說，你瞧到沒有，那兩個人似乎在等人



呢。」

卡凡這時已看到，那兩個人鑽入去的廢車內，有兩點暗紅的火頭閃亮着。「看樣子，還有人會來呢！」

泰廸點了點頭，沒有說話，只是不眨眼地窺視着那輛閃現着火頭的廢車。

「泰廸，若是蘇小姐的表弟會來這裏，那……」卡凡下面的話忽然咽住了。

因爲他看到，那輛廢車中，忽然伸出一條手臂來，朝空中劃了個大弧。

那暗紅的火頭，在夜空中劃出一個恍似流螢飛舞的弧圈來，煞是好看，在夜色中也份外觸目。

跟着，便有兩條人影從一堆廢車後閃現出來，左繞右拐地，走向那輛廢車。

卡凡與泰廸兩人看着，心中又緊張又興奮。

那兩條人影來到那輛廢車前，與車內的兩人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可惜卡凡兩人離得遠，聽不到他們說些甚麼，跟着，那兩條人影拉開廢車的後門，也先後鑽進車中。

「泰廸，莫非他們在等人？」卡凡用手肘碰碰泰廸，耳語般說。

泰廸不敢肯定地道：「有可能。再看下去就知道了。」

這時候，兩人都後悔匿藏得太遠了，要是能夠聽到那四個人的交談聲，那就好了，不用乾瞪眼，瞎猜測。

大約十分鐘左右，那輛廢車內忽然又伸出一條拿着發亮的烟頭的手臂來，朝空中劃了一個光弧。

一會，又有兩條人影像是幽靈般閃現出來，一逕走向那輛廢車。

待那兩條人影走到廢車前，這一次車內的四個人却推開車門，從車內鑽了出來，却蹲了下來，連烟火也熄滅了，令到卡凡與泰廸根本看不到那六個人的影子。

「卡凡，你留在這裏，待我偷偷潛近去，看看他們在攪甚麼鬼。」泰廸再也忍耐不住了。

「泰廸，忍耐一下。」卡凡道：「對方有六個人，萬一被他們發覺，動起手來，吃虧的可能是我們，就算他們不動手，來個四散竄逃，我們也無法阻止得了，看一下再說吧。」

泰廸聽卡凡那樣說，只好按捺着。

那六條人影蹲下來後，似乎在商議什麼事情，足足有二十分鐘，還未站起來。

又過了六七分鐘，才先後站起身來，其中一人從車縫中穿出來，竟然一直走向卡凡與泰廸匿藏着的那輛鏟泥車這邊。

其餘五條人影魚貫跟在後面。

這一來，令到泰廸兩人心頭劇跳了一下，緊張得幾乎停止了呼吸，將身子縮下來，從駕駛室的隙縫中，往外窺視，心中已作好了動手的準備。

當先那人走到距離鏟泥車約七八尺外的一輛小型貨車前，才停了下來，接着，居然從身上掏出一枚車匙來，將前座的車門打開來，跟着鑽了進去。

跟着，有兩個也鑽進前邊的駕駛室中，又有人將車廂的趟門拉開，剩下的三個人，亦先後鑽入了車廂中，將車廂門拉上了。

至此，泰廸與卡凡才敢喘了口氣，手心却滿是汗水。

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兩人終於依稀看到那些人的樣貌，也因此緊張得手心出汗。

因爲他們都認出，其中有三個人，正是昨晚在隧道內襲擊他們的五名青年中的三個。

而那名走在前頭，將車門打開，最先坐上駕駛座的，赫然正是昨晚那名手執軟膠棒的青年。

這一發現，怎不令兩人緊張吃驚，但又興奮。

雖然兩人認不出六人中，有沒有他們要找的人——碧琪的表弟，但此刻兩人幾乎忘記了他們今夜來的目的，主要是找尋碧琪的表弟，兩人都將注意力放在那六個人的身上，並在想着，這六個傢伙到底在這裏幹些什麼勾當。

而兩人也猜測到，這六個傢伙一定不會幹的甚麼好事，想到昨晚幾乎被那其中三個傢伙斬到「仆」在地上，兩個人幾乎忍不住想衝出去，動手制服那六個傢伙。

這一意外的發現，更是兩人發夢也意想不到的，這眞是寃家路窄，這麼快就遇上了。

但兩人却不敢貿然採取行動，以免佔不了便宜，還吃了虧。

忽然間，那輛車子竟然低吼了一聲開動了。

這令到泰廸與卡凡兩人看得傻了眼。

他們發夢也料不到，停放在廢車場的車子，居然會有可以開動的車子，兩人也不得不佩服車內那二個傢伙的聰明，將一輛完好的車子藏在廢車場中，那是任誰也想不到的，這一着，果然高明。

那輛車子慢慢地，小心地從空隙的地方駛出去，沒有開亮車頭燈，駛向廢車場靠近山脚的地方。

泰廸與卡凡一直看着，沒有採取行動，也不知他們打的什麼主意。

那輛車子駛到山脚邊的圍網前，便停了下來，有兩個人從車上下來，走到圍網前，動手將那幅圍網拉開。

原來，那些傢伙早已在那裏做了手脚，很輕易便將一幅圍網拉開，露出一個大缺口來，可以讓那部車子駛出去。

這樣看來，那六名傢伙可能利用這座廢車場做聚會的地點，已有一段日子了。

泰廸與卡凡在那些傢伙在圍網前停下來，弄開一幅圍網時，經已悄然從那輛剷泥車的駕駛室中溜下來，躡手躡足，竄向兩人先前潛進來的圍網那邊。

兩人潛出廢車場時，那輛車子也駛出了那個缺口，那兩人又將圍網弄回原狀，然後才坐回車內，那輛車子便疾馳而去。

泰廸與卡凡這時正拔足飛奔向停在山脚那邊樹下的車子。

幸好，進出水塘公園的路，只有一條，兩人倒不怕那輛車子會駛出公路時，從別的公路馳去無踪。

× × ×

「泰廸，那些傢伙預先將一輛車子藏在廢車場中，這時候才來取車，一定不會幹什麼好事，那輛車子，也一定是偷回來的，否則，何用收藏起來。」卡凡雖然說着話，却瞬也不瞬地盯着前面遠處那輛小

型客貨車的車尾燈。

那輛車子，就是那六名傢伙從廢車塲內開出來的車子，迎向市區駛去。

泰廸隱隱地把持着駕駛盤，目光亦是緊盯着前面那輛車子，笑笑道：「哼，那些傢伙駛着偷來的車，若不是去做見不得人的事情，難道還會去做好事不成？」頓一下，接着有點担憂地道：「但願碧琪的表弟不在那輛車上，否則……」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下去，但卡凡却明白泰廸的意思。「泰廸，碧琪的表弟若是那樣不知自愛，那我們也無辦法帮他的忙了。」

泰廸默然了一會，才說道：「我要看看他們，到底在攪甚麼鬼！」

前面那輛車子忽然向右一彎，駛入通向市鎮南面的路中，一直向前駛去。

泰廸自然緊追不捨。

前面那輛車子在寂靜的路面上疾馳着，左穿右彎的，令到泰廸幾乎將之追掉。

前面那輛車子忽然一個急轉彎，轉入一條橫路中，在一處路邊停了下來。

泰廸想不到那輛車子會忽然停下來，自然跟着駛進去，駛了進去，這才猛然警到那輛車子恰好熄了車前及車尾燈，他這時候却萬萬不能停下來，只好硬着頭皮向前駛去。而卡凡也很機警，馬上在座位上伏下來，那樣，變成只有泰廸一個人在車內。那樣，就算那輛車中的人有所懷疑，也不會引起太大的懷疑的。

泰廸在將車子駛過那輛車子時，便發覺到那輛車子中起碼有三對眼睛射過來。

他却連眼珠也沒有轉動一下，直向前望，「呼」地一聲車子便掠了過去。

他相信，車子內的人，不可能在那一瞬間，將他認出來。他一直將車子駛向前面，越過前面的一個路口，駛到前面的那個路口，才轉入左邊。

而他亦一直從倒後鏡中，注意着後面的情形，發覺那輛車子既沒有跟上來，也沒有開走，他才鬆了口氣。

這證明那輛車子內的人，不但認不出他，也釋了疑，否則，一定不會停着不走的。「好險！」卡凡在車子轉入左手面那條路後，才直起身來。「那些傢伙停在那裏，到底想幹什麼？」

泰廸一邊將車子繞回剛駛入那條橫路的大馬路中，一邊道：「卡凡，你有沒有留意到，大馬路靠近橫路那邊，有一間鐘錶店與參茸藥材店？照我猜想，那幾個傢伙極有可能爆竊其中一間。」

這時車子已到大馬路，卡凡一拍大腿，說道：「那咱們立刻致電報警。」

泰廸邊將車子停下來，邊道：「這時候，那裏去找電話報警？何況，還未能確定那幾名傢伙是否眞的爆竊那兩間店子的其中一間，別急，我們下車偷偷潛到路口那邊看一下，看他們在攪甚麼鬼再說。」

卡凡想想也是，便點點頭，推開車門，走出去。泰廸也從另一邊走出車子，兩人疾步走到行人道上，貼着那一列商店的舖面，躡足走向路口那邊。

這個時候，大概是凌晨一時左右了，路面上沉寂如死，既沒有車輛駛過，更不見一個行人。兩人躡手躡足地走動，若是被巡邏的警員看到，不將兩人當作壞人喝令停下來，接受搜查盤問才怪。

兩人躡足走到路口轉角處，身子貼在一家商店的牆角上，探首往橫路那邊望過去。那輛車子仍然停在路邊，由於太黑，兩人都看不到，車子內是否有人。不過，兩人却猜想車上那些傢伙若是要幹什麼勾當的話，必然會留下人在車內，担任「天文台」的。所以，兩人不敢貿然轉出去。

但這樣子根本無法弄清楚那六名傢伙到底在幹些什麼勾當的，一時間，又無法可想，兩人不禁面面相覷起來。

「泰廸，這樣子不是辦法的啊……」

卡凡悄聲對泰廸說。泰廸微蹙的眉頭倏地一展，悄聲道：「有了，卡凡，我們到那兩間商店的門前，傾聽一下，那些傢伙若是入內爆竊其中一間，必會弄出聲響來的，雖然隔着一道鐵閘，但夜這樣靜，應該聽到的！」

卡凡連連點頭，兩人悄然躡足走到那兩間鐘錶店與參茸藥材店前，將耳朵貼在那鐵閘上，傾聽起來。

這時候要是有人經過，不將兩人當作竊匪才怪，幸好一個路人也沒有，也不見有警員巡邏經過。

兩人分別傾聽一間商店內的動靜，泰廸說得對，在此夜深人靜中，隔着那薄鐵閘皮做成的捲閘，店內若是有什麼響動，確是可以聽到的。

卡凡首先就聽到那間參茸藥材店內有急促的脚步聲與搬動東西的響動聲，他心頭跳動了一下，雙眼發出光來，再凝神傾聽下去。跟着，他又聽到一聲低沉的催促喝聲，由於喝聲又低又促，所以他聽不清楚那聲喝是什麼意思，但却足以肯定，店舖內一定有事發生了，否則，深夜之中，怎會有那些聲響的。

卡凡一步竄到泰廸的身邊，泰廸急忙一指豎在唇上，示意他不要做聲，同時，伸手指指鐵閘，示意他聽一下。

卡凡見泰廸那樣緊張，知道他必發現了什麼，於是側着頭，將耳朵貼在鐵閘上，傾聽起來。立刻，他便聽到鐘錶店內，有陣陣聲響傳入耳中，他雙眼閃着興奮的光芒，打着手勢，對泰廸示意，隔隣那間參茸藥材店內，也有動靜。

兩人既已斷定了兩間店舖內有人在爆竊，正想躡足竄開的，商量一下如何辦好的刹那，一聲呼喝却忽然間打破夜之寂靜，傳了過來。「什麼人，站着不要動！」

泰廸與卡凡被這一聲突如其來的喝聲，嚇了一跳，乖乖地站着，不敢亂動，但目光却向喝聲傳來處望過去。

其實，兩人不用看，也知道，發出喝聲的，必然是巡邏經過的警員。

而兩人在此同時，也聽到那家鐘錶商店內，響起一陣慌亂的脚步聲與低語聲，兩人心中不禁焦急起來，生恐在內爆竊的竊匪，利用這機會倉惶逃去。

那邊路口走過來的兩個人，果然是兩名軍裝警員，兩人的手都按在佩鎗上面，戒備地急步走過來。其中一名警員邊走邊喝道：「聽着，你們兩人轉身面對牆壁，將雙手舉起，按在鐵閘上，雙脚叉開！」

一頓，接着又說道：「因爲懷疑你們有不軌企圖，所以，要搜查你們！」

泰廸與卡凡只好乖乖地轉身，將雙脚叉開，雙手舉起按在鐵閘上，以免引起不



必要的誤會。同時，他與卡凡均聽到商店內似乎有人碰倒了什麼發出很大的聲響。

他在情急之下，顧不了那樣多，急忙扭頭朝那兩名業已走到他們身後的警員叫道：「亞ＳＩＲ，你誤會我們了，我們只是發現這兩間商店內有異聲傳出來，懷疑裏面有人在爆竊，所以才停下來，傾聽一下，不信，請你們其中一個，到隔隣那間藥材店的鐵閘前，聽一下！」

卡凡也帮口道：「我們還發現了橫路這邊的後巷的路邊，停了一輛客貨兩用車，亞ＳＩＲ，你們快派一個去看看，阻止那些竊匪逃走！」

兩名警員聽了泰廸兩人的這一番話，思疑地互相對看了一眼，一面又懷疑地上下打量着兩人。

泰廸見兩名警員不相信他們的話，焦急地道：「阿ＳＩＲ，你們若是懷疑我們的說話，盡可以先叫其中一個到那條後巷去看一下的……」

忽然間，隔隣那間藥材店響起一下玻璃破碎的聲響，那兩名警員乍聽之下，同時神色一變，互相交換了個眼色，其中一名警員匆匆走到那間藥材店前，伸手拍拍那面鐵閘。「喂，我是警方人員，裏面發生了什麼事？裏面有人麼？」

在靜夜之中，那樣「砰砰」的拍門聲與呼喝聲，份外響亮震盪。

裏面却沒有人回應。

那名警員看來是位經驗豐富的警務人員，一聽裏面全無反應，馬上猜到，泰廸兩人說的話可能是眞的。「亞劉，你留在這裏，我到後巷那邊看一下！」

說完，他已拔步向路口那邊奔去。

留下來的那名警員則仍然懷着戒備之意，看着泰廸兩人，但眼中的懷疑之色，則減退了很多。

× × ×

那名奔跑向路口那邊的警員，才轉向橫巷那邊，一眼便看到有幾條人影從前面那條巷口中竄出來，撲向那輛停在路邊的小型客貨車。

而那輛小型客貨車也在這時，忽然間發動了引擎。

那名警員即時大喝一聲：「什麼人，統統站住，我是警方人員！」

那幾條人影充耳不聞，毫不理會那名警員的喝令，紛紛竄撲到那輛客貨車前，而那輛客貨車的前門與車廂門原來早已打開了，那名警員這時也看到，那幾條人影的手上，皆拿着物品，動作異常敏捷地，一下子先後竄跳入車中。

車門還未關上，那輛車便在一聲疾喝中，吼叫了一聲，有如箭離弦般，猛地向前馳去。

那名警員見喝阻無效，急忙將佩鎗拔出來，雙手擎鎗，指向那輛經已飛馳的車子，大喝道：「停車，否則開鎗！」

那輛車子不顧警員阻喝，眨眼間，已馳出二十多三十公呎。那名警員一咬牙，朝那輛客貨車開了一鎗。

鎗聲震撼了寂靜的夜空，自然也驚醒了附近一帶沉睡中的居民，也不知那一鎗有沒有射中。那輛車子繼續如飛向前馳去。一下子便馳到前邊第一個路口，一個急轉彎，便轉入左手面那條路中，不見了。

那名警員擎着鎗，眼睜睜看着那輛車子遠去，却無可奈何，只好直咬牙。

「吱」地一下急響，一輛房車猛地一個急拐彎，在那名警員的身邊停下來。從車前窗那邊探出一顆腦袋來，朝那名警員道：「阿王，那輛車子逃向那個方向？」

那名警員扭頭一看，探頭出來的正是自己的同僚——看守着泰廸與卡凡的那名警員，而泰廸就坐在駕駛座上，手握方向盤，卡凡却坐在後面車廂中，他已無暇理會，急聲道：「快追，那輛可疑車子就在前面那個路口中，轉入左手那條路中。」

「阿劉，你快通知總部，並去後巷看一下，我與他們去追截！」車上的警員那句話還未說完，泰迪經已一踏油門，車子有如一匹怒馬般，往前飛馳。

那名警員眼看着泰迪那輛車在前面那個路口急轉而去，才吐出一口氣來，取下身上携帶着的通話器，向總部發出報告。

跟着，他便匆匆走入那條後巷，查看一下，那兩間商店是否遭受方才幾個傢伙的爆竊。

× × ×

泰迪駕着車子，超速飛馳，幸好他的駕駛技術高超，加上馬路上難得有一輛車子馳過，在通行無阻之下，憑着那隱隱傳來的車聲與急轉彎時發出的「吱——」的摩擦聲，不出六七分鐘，終於遠遠發現了前面那輛亦是超速飛馳的小型客貨車。

要不是泰迪與卡凡在那鎗聲響起的一刹那，便急急對着守着他們的那名警員說：「阿ＳＩＲ，那些竊匪可能已經逃了，那邊路邊的車子是我們的，快上車追！」

也幸好那名警員在那聲鎗聲響起時，經已相信了泰迪兩人說的話是眞的，不再懷疑兩人，當機立斷，同意坐上泰迪的車子去追，否則，只要稍爲躭誤一下，那輛車子肯定逃去無踪。

可惜的是，坐在車上的那名警員，身上沒有携帶無綫電通話，所以，不能通知總部，他們追截那輛車子的路綫，如今，他們只好獨自負起追截的責任了。

前面那輛客貨車在路口一個急轉彎，似乎控制不住，衝上了行人道，撞倒一個垃圾箱，但又衝回路面上，朝前飛馳。

這時，泰迪的車子已追近了很多，兩車相距不到十五公呎，在轉彎時，就顯出泰迪的技術高超了，車子一個急拐，便已轉入那條路中，一下子又追近了幾公呎。

這時候，忽然從另一條路中，傳來一陣警車的急鳴聲，坐在泰迪身旁的那名警員興奮地說：「我的同僚終於趕來了。」

泰迪却緊閉雙唇，全神注視着前面那輛車子的動靜，一雙手穩定而又靈活地把持着駕駛盤。

急促鳴響着的警車聲越來越接近，泰迪在倒後鏡中，看到了一輛警車從後面的一個路口中轉出來，飛馳着跟上來。

而他的車子已追得很貼近前面那輛客貨車了，相距大約五六公呎左右。

前面那輛客貨車忽然車身急速地向外拐側，疾轉入一條橫路中。

這一着，大出泰迪意料之外，由於跟得那樣近，在驟然之下，幾乎來不及扭轉駕駛盤，直馳而去。

（以下轉入壹二九頁）

# 神仙看相　預卜吉凶

現代奇情幻想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經的秘密

**醉語**

——最近很多朋友見到我都問：「你怎會寫起科幻小說來？」我十分奇怪，我幾時寫過科幻小說？

「吺，鍾楚雄的故事，不是科幻小說嗎？」

我得再次聲明，它是部奇情幻想小說，何況我根本不懂得「科學」！

「科學是什麼？」我問過很多朋友，老實一點的，往往這樣答我：「科學嘛……寫外星人的故事就是科幻小說嘛！」

狡猾一點的又這樣答我：「嘿，大作家你別拿這個來考我，誰不知道科學是什麼，科學幻想小說又是什麼？」

寫外星人或者有關「科學」的故事，就是科幻小說！這使我覺得科學兩字太過抽象了，更加使我敬而遠之。

——科學是什麼？

有同情心的朋友叫我查查辭海，而根據辭海的解釋，科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是實踐經驗的結晶，每一門科學通常都只是研究客觀世界發展過程的某一個階段或某一種形式。

解釋得好像很詳細，但我根本不懂，可知我這個人沒一絲科學頭腦，那又怎能夠寫科學幻想小說？

——根據辭海的解釋，那麼我國古代即有之的「子平命理」、「紫微斗數」、「柳莊麻衣相法」，甚至「素女經」，都可以說是前人實踐經驗的結晶，這算不算是科學？

否認的話，那辭海的解釋是不是錯誤？但偏偏當你肯定它的時候，往往會得到「迷信」、「色情」的譏諷！

我自己更加分不清，反正有關宇宙天文的書，我看得很少，反而上述那類的書籍涉獵較廣。

——科學這東西很混帳——最少我有這個看法，昨天剛說進食膽固醇含量高的食物，會引起癌病，於是鵪鶉蛋和魷魚，幾乎沒人問津，但今日又有報告謂，如果食物中的膽固醇含量不足，體內就會自行分泌產生，而因此更難以控制，是以專家又認爲不宜過於尅制，要適當吸收！

昨天認爲「科學」的，今天就「不科學」了，今天的「科學」，也許明天又「不科學」了！

理論上人應該掌握科學，但事實上「迷信科學」的人，即使不飽吃驚風散，也成爲科學的奴隸！

明天，也許有專家看了在下這些醉語，又會驚嘆曰：「這是一門新科學！」

「適當」如是科學的話，中庸也是科學了！這樣說來中庸的作者子思也是科學家囉，而且偉大之至！

——唸中學時，對物理一科甚不感興趣，是以常在堂上偷看武俠小說，被老師發現，用鄙視的語氣曰：「武俠小說？哼，不科學！」（當時只聽人說武俠小說神怪，未曾聽過被冠以不科學，是故印象極之深刻！）結果自然是小說被沒收。

八一年與同學曾君在茶樓飲茶，恰好碰到該老師，由於有前因，不敢告之職業，曾君代介紹，該老師道：「寫科幻小說好點嘛，比較科學！」

武俠小說不科學，科幻小說科學，原來科學兩字還可用來損人！

當時忍不住問之武俠小說如何不科學，其反問，這世上有什麼內功氣功，什麼鐵頭功，有一躍三丈的輕功嗎？在下敬其爲老師微哂不語（其實其所指出的，現實中都有人懂得，如今跳高選手一躍三米多，已超過三丈！）

去年聖誕前在一個宴會上又見到該老師，大概他以爲我是武學宗師，竟問我何處可以學到氣功，原來他年老體衰，百病叢生，欲學氣功以強身，當下忍不住謂之不科學，他竟正色謂此乃科學，因爲已有實踐證明！

由此可見科學與否是已經存在的，不以人們的認識而改變其面目，人們口中的「科學」，可能不科學，人們認識中的「不科學」，又可能是科學的。不過近代人，喜歡用「科學」與「不科學」來標榜自己的學識和見解，這種態度本來就是不科學。

——科學混帳之三，又表現在媚外方面，凡西方的東西，都是「科學」的，古老的，傳統的便不科學。

同學中有學西醫的，與其談論中醫，不是謂自己不懂，或者認識不深，就是以一句「不科學」來表示中醫的地位。學西洋畫的人，看見中國畫也說不科學，因爲不可能遠山在高處，近山反在低處，科學的是近大遠小，近高遠低。



掌相命理，自戰後即被目爲「迷信」，相信此道者是愚昧無知的，學習此道者是導人迷信的神棍、江湖術士，近來情況有變，很多大學生也在研究掌學，並且開始接受之。詢之原因，答之：「西方科學是由統計學作基礎的，再加以科學的分析和歸類，比較可信！中國的相法、命理是古老的，那時候那有統計學？」

以前中國雖然沒有統計學，但相法根本是經驗的積聚，不過「積聚」不是「科學」的，而「統計學」却「科學」得很。

——自小所喜歡的都是不「科學」的東西，比喻對針灸、中醫藥性，對國畫興趣多於西洋畫，喜讀「三國演義」（孔明借東風不科學）、「水滸傳」（神行太保不科學，孫二娘賣人肉包子也不科學）、「西遊記」；對掌相命理，風水玄學感興趣，而且靠寫不科學的武俠小說維生四年半，看來科學對我「絕緣」，所以我絕對不會寫科幻小說。

今夕是甲子年的最後一日，依例吃團年飯不能無酒，奈何家裏珍藏的那瓶康熙年代釀製的「至寶三鞭酒」（據專家云，康熙就是長年喝這種貢酒，才能享高齡的），不幸被犬子打破，有餚無酒，人生一大憾事，於是唯有將老妻喝剩的那半瓶「金鷄鐵樹酒」盡倒入肚。有專家云，男人喝「金鷄鐵樹酒」，寫作靈感泉湧，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唯恐浪費這種特殊功效，趁乙丑年未至，乃扶醉誌此醉語。

——無論你把這些廢話，看作是「醉話」也好，是「瘋話」也好，都不會看作是「序言」，否則醉的便是你！

——在「魔曲」一文的前言中，曾錄出對鍾西文兄自詡爲西門吹雪的大師兄西門嘔血。當時寫者無心，但料不到文友乘風兄看者有心，每逢見面必以嘔血兄稱之，尤其是在雀戰中，更是每摸三隻牌一小叫，每摸五隻牌一大叫，弄至在下心煩意躁，頻頻「大出血」，也累得在下於大除夕半夜尚要伏案「賣字補血」，特借一角篇幅向其提出最嚴重的抗議（鄭老總：此段不收稿費，請勿刪除，幸甚！）

西門丁　甲子年除夕戌時

## 楔子

震耳欲聾的一聲「轟隆」，大地忽然鑽出一個會發光的龐然的怪物！

「轟隆」的聲音突然消失，怪物也不動了，很久之後，怪物的身上忽然有了泥土，而且也長了花草樹木，不久，很多樵夫都上去砍柴了……

## 「活神仙」

上海的春天寒意仍深，尤其是正月更覺寒冷，鍾楚雄在家中吃過午飯便下樓，他要去一位老同學家拜年。本來元宵已過，拜年已嫌過時，不過他這位老同學在北平做事，趁春節假期，到處遊覽，昨天才抵上海。

步出西藏路，車站那裏有一條長長的人龍，鍾楚雄暗覺奇怪，今日的搭客爲什麼這麼多？他在街上等了一陣，都不見有三輪車經過，沒奈何只好站在人龍後面。

約莫過了五分鐘，汽車到站了，可是排隊的搭客竟沒人上車，鍾楚雄忍不住開

腔道：「喂，車子到了！前面的怎麼不上車？」

前面的人都轉過頭來，用奇怪的目光望着鍾楚雄，依然沒有人上車，鍾楚雄心想你們不上車，我可不客氣啦！當下走前去，可是人龍實在不短，公共汽車已「呼」的一聲開走了。

鍾楚雄頹然一嘆，走回龍尾，前面的一個中年漢問道：「先生，你是要坐車的嗎？」

「當然！」鍾楚雄一怔，脫口問道：「難道你們不是坐車的？」

「咱們是排隊去找活神仙的！」

「活神仙？」鍾楚雄更加摸不着頭腦：「活神仙是什麼？」

那人好像十分驚訝：「你眞的不知道？他最近才由天津來的，只準備在上海逗留七天，今日已是第五天，所以特別多人！唉，也不知道輪不輪得到！」

鍾楚雄恍然道：「活神仙是位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會有這麼多人來排隊嗎？他什麼都懂！占卜、命理、掌相，甚至可以跟地下的人通話！」

「跟死人通話，那是靈媒，這也不奇怪！」

那漢子又說道：「最重要的是靈！而且他不像一般的相士，只說好的，不說壞的！」

另一個道：「聽說活神仙他替人指點迷津，還要看你跟他，有沒有緣份！收費也沒準則，有的甚至不收錢！」

剛才那個道：「他不收錢，便是意味着你以後都沒有什麼好運了！」話未說罷，他又叫了起來：「老胡！你也來找活神仙嗎？」

人龍向前移動，只見一個瘦削的中年漢，垂頭喪氣，失魂落魄地走過來，他聽見叫聲，惘然地抬起頭來，那中年胖漢道：「老胡，我是老吳呀！」

老胡向他點點頭，老吳走前抓住他的手，問道：「老胡，他替你算過沒有？」

老胡指指自己的臉，道：「你看我這副表情，也知道他替我算過沒有！」

「那他到底說些什麼？」

老胡推開他的手，說道：「老吳，這是咱們的最後一面，我要趕着回去辦後事了！」

老吳吃了一驚，叫道：「什麼？你說什麼？」

鍾楚雄聽他這樣說，忍不住偷偷端詳他的面孔，可惜老胡說罷垂頭過馬路了，倉猝間，他只覺得老胡氣色呆滯，但並沒有死色。

老吳大聲叫道：「喂！老胡，小心車輛！」

老胡安全地過了馬路，踏上行人路，才有車輛經過，老吳跟鍾楚雄都鬆了一口氣。但就在這時候，對面一家故衣店，忽然衝出兩個大漢來，後面那個大漢用力一推，前面那位大漢後背撞倒老胡的肩膊，老胡登時被彈出馬路！

說時遲，那時快，不知爲何，樓上忽然跌下一個花盆，盆裏種的是四季桔，「蓬」的一响，花盆恰好跌落在老胡的頭頂，老胡應聲倒地，花盆落地之後，摔個粉碎，桔子四處彈飛！

這情況令得附近的人都愕了一愕，喧騰的街道也像靜了下來，半晌才傳來一道尖叫！

鍾楚雄像一支箭般，衝到對面，只見老胡腦漿已經碰裂，紅的白的染滿一地，不用看也知道已無生望。這時老吳也跑了過來，他驚得臉青唇白，不斷地呼道：「老胡！老胡！」

鍾楚雄抬頭望望上面，道：「老吳，你看着他！」他心頭一動，雙眼望向故衣店，那兩個打架的大漢已不知跑去那裏！

鍾楚雄立即上樓，到三樓用力拍門，過了好一陣，大門才打開，開門的是位女人，她滿面驚恐，顫着聲道：「先生……小孩子不懂事，你……你請原諒！」

鍾楚雄點點頭，道：「是你兒子推下花盆的嗎？叫他出來讓我看看！」

那女人吃驚地道：「你不要抓他……花盆不是推下來的，他要澆水，他……無意中……」

鍾楚雄覺得假如是小孩兒碰跌的，便值得原諒，是以沉聲道：「假如妳不叫他出來的，我就不客氣了！」

那女人仍然堅持：「你不可抓他，我才……」

「我不抓他就是！」

女人猶疑了一下，然後入內拉了一個七八歲大的男孩來，那孩子臉上掛着眼淚，却緊咬嘴唇，沒哭出來。中年女人道：「小吉，快叫叔叔原諒！」

那孩子十分倔强，並不求情。「叔叔，我不是有意的！」

「那個花盆爲甚麼會掉下去？」鍾楚雄溫聲地道：「你告訴叔叔，叔叔便不抓你！」

「我要澆水，不够高，爬上櫈子，櫈子跌倒了，我的手不慎推倒花盆……」

鍾楚雄嘆了一口氣道：「也許是他命該絕，也怪不得你！大嫂，你以後不要把花盆放在露台上！」

「是是，以後我再也不敢了。」中年婦人不知鍾楚雄的身份，以爲他是局子裏的人，向他連連作揖。

鍾楚雄下樓，只見行人路旁站滿了看熱鬧的人，他却走進故衣店，大聲問道：「老闆，剛才那兩個打架的人是誰，你認識嗎？」

老闆是個矮胖的中年漢，他看了鍾楚雄一眼，說道：「他倆是我店裏的伙計，他媽的，發生了事情，就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說着兩個便衣警探走了過來，他倆都認得鍾楚雄，只是鍾楚雄並不認識他們。「鍾先生，事發時，你在現場附近嗎？」

鍾楚雄說道：「你們問問老闆跟老吳吧！」

「老吳是誰？」

「是死者的朋友！」鍾楚雄拉着老吳介紹給他們認識，然後道：「我還有點急事等着辦，失陪了！」

鍾楚雄本來要去探舊同學，但發生了這件事，使他對「活神仙」也大感興趣，決定去見見他！

他過了馬路沿着人龍找到龍頭，那是去一棟兩層高的新式樓宇，「活神仙」看



來是住在樓上的，但梯口却有人把守，要找「活神仙」的人，只能等上一位下樓，才准上去。

鍾楚雄來至梯口，一位漢子伸手一攔，道：「你沒有見人家在排隊嗎？」

鍾楚雄道：「我是局子裏的人，剛才西藏路上死了一個人，你們知道嗎？」

那兩個漢子互望一眼，一齊點頭，鍾楚雄道：「聽說他臨死之前來找過『活神仙』，所以我要上去調查一下！」

那兩個大漢又交換了一個眼色，其中一個道：「你先等等！」說着急步上樓，過了一陣，那人在上面道：「神仙叫你上來！」

鍾楚雄暗暗高興妙計得逞，沿梯而上，那漢子推開大門，入門是座大客廳，放着一排酸枝椅，牆上掛着字畫，佈置得古色古香，看來主人倒是個雅人！

鍾楚雄走進去，裏面便走出一位穿藏青綢面棉袍，年紀約莫五十來歲的男人來，這男人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皮膚青白，斯斯文文的，帶着幾分書卷味。

鍾楚雄上前，問道：「您就是『活神仙』？」

「不敢，『神仙』在裏面，我是這裏的主人，敝姓李，賤名子清，請問先生貴姓！」

鍾楚雄道：「原來是李才子，幸會，小姓鍾！」

「請您在廳裏稍坐一下，他一會就出來。」

鍾楚雄依言坐下，一會，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紅着眼圈出廳下樓去了，裏面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請下一位！」

大門口閃進一位身裁略矮，但頭顱極大的人來，鍾楚雄一眼望去，便覺得此人非我族類，但又不像是西方人，那人只望了鍾楚雄一眼，便向內望去。

李子清道：「老神仙，局子裏有人要找您，您是不是先跟他談談？」

「我出來！」裏面傳來這句聲音後，接着便出現一位瘦老頭來，這人衣着十分普遍，鍾楚雄却覺得他仙風道骨，脚步却輕得像一頭貓，他面孔十分平常，但鍾楚雄又覺得他臉上浮現着一種異光，尤其是雙眼睜開時，更是精光四射，彷彿能够看透人心！

他看了鍾楚雄一眼，便轉身去望那位「信男」，李子清道：「老神仙，要找你的是這位鍾先生！」

老頭好像沒有聽見，雙眼一直停留在「信男」臉上，以致那大男人也被他看得像姑娘家那樣，垂下了頭。

李子清忍不住又說了一遍，那老頭才轉過身來，鍾楚雄長身道：「你就是『活神仙』？」

老頭嘲弄似的笑問：「你認爲這世上有『活神仙』嗎？」

鍾楚雄微微一笑：「閣下盛名遠播，難得如此謙虛！」

鍾楚雄自忖說得很得體，任何人聽後必然心頭舒暢，不料那老頭却沒有一絲高興，冷冰冰地道：「神仙有分活的跟死的嗎？」

鍾楚雄一怔，還未想到怎樣應對，老頭又道：「你說你是局子裏來的？」鍾楚雄更加不知怎樣回答。老頭哈哈笑道：「你以爲用這個辦法便可以不用排隊嗎？我如果會被你瞞過，還有這許多人來排隊，等着讓我指點迷津嗎？」

鍾楚雄略一沉吟，反問：「你認爲我不是局子裏的人，那是什麼人？」

「你這個人人緣很好，又廣，但是却容易犯官非，而且性子也太過耿直，不宜去那種地方工作……咦，你好像沒有職業，又好像有職業，你坐在窗前，讓我看一看！」

鍾楚雄依言坐在窗前，老頭端詳了一陣，道：「你有職業，不過不是固定職業！你福澤厚，但亦十分勞碌，而且一生有許多奇遇！」

鍾楚雄道：「先生說話雖然是天津口音，但我看你是在東方出生的！嗯，應該是江浙人氏吧！」

老頭嘿嘿一笑，道：「外形雖然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出生地點，但並不一定，南人北相，北人南相，並不罕見！」

鍾楚雄哈哈笑道：「此兩相都是大富大貴之相，閣下雖然聲名遠播，却不是富貴中人，而且也勞碌得很！」

老頭目光一閃，問道：「你對相法也有研究？」

「我來找你便是想請教你一個問題，老胡臉上的死色並不明顯，爲什麼你看了他便叫他回家辦後事？」

「哦？你說的是胡根嗎？我雖然叫他趕快回家準備後事，見他家人一面，其實早看出他會死於非命，這樣就不過是希望他能躲過這場災難而已！不過機會很微，他連眼睛都已有死色！」

鍾楚雄「啊」地驚呼一聲，道：「不錯，他的眼睛……」他極力思索剛才與老胡打照面的情景，但匆匆一瞥，印象實在不深，只依稀望得他雙眼有異。

「他的眼睛有什麼特別？」

「我看不清楚，因爲胡根一直都低着頭！」

老頭忽然起身道：「等下我再跟你研究，我自己算出今日會遇到一個奇人，但不知是你還是那位先生！」

鍾楚雄聽他這樣說，忍不住看看那位「信男」幾眼，他覺得這人有點奇怪，但又說不出什麼地方令人奇怪！正因爲如此，又勾動了他的好奇心，拜訪舊同學的事，早已丟到九霄雲外。

## 找不到藍星米西西

老頭問道：「你叫什麼名？有什麼難題，要我替你解決？」

「我，我叫……黎自添……我是個外國人，以前我的祖先死在中國，我聽人說你能够跟死去的人溝通，所以求你替我將他的靈魂找來！」

「你是外國人？那一國的？」

「嗯……是安南人！」

鍾楚雄道：「難怪他看來跟咱們相像，但又有一點不同！」

老頭道：「安南就是越南！嗯，你祖先叫什麼名？你知道他死在那個地方？」

「死在什麼地方我可不知道……他叫藍星米西西，跟他一起來中國的，還有幾位同伴……」

廳上的李子清、鍾楚雄和老頭聽了都愕了一愕，那老頭道：「這名字爲什麼這樣怪？」

黎自添說話有點結巴：「這是……外國文翻譯過來的……嗯，先生你貴姓尊名？」他雖然是安南人，但國語發音頗準。

「我叫翦半梅！」老頭沉吟了一陣道：「我怕這樣『召』不到他！」

「不要緊，你中國語唸藍星米西西，就跟原來文字的發音一模一樣！」

翦半梅又沉吟了一下才道：「好，我替你『召』他，不過，我自己也沒有甚麼把握！」

黎自添道：「只要你肯代勞，我就很感激，無論『召』不『召』得到，我都會付你酬勞！」

翦半梅冷冷地說道：「哼！你以爲我是神棍嗎？『召』不到，我向來是分文不收的！」

鍾楚雄道：「翦先生，我可以看你召魂嗎？」

翦半梅道：「五分鐘後你們才進來！」說着走向裏面的一間房去。

聽不到一絲聲音，只隱約見到有白烟自房裏飄出，黎自添站了起來，道：「五分鐘了！」鍾楚雄忙跟他走過去。

那房本來不知是做什麼用途的，但現在却佈置成佛堂，神龕不大，裏面放着七尊神佛，帳上綉着六個金字：七大巡，看來便是那七尊神的名稱，香案上香燭齊明，翦半梅正在燒符，然後拜了幾拜，輕聲禱告一番，坐在一旁，閉起雙眼，神情十分肅穆。

鍾楚雄和黎自添爲氣氛所感染，也默默坐在一旁靜候。過了一陣，翦半梅口中唸唸有詞，仍沒有動靜，他再次去到神龕前膜拜，然後又坐在一旁。

鍾楚雄對玄學頗有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命理和相學上，西洋掌學也有涉及，但研究不深，至於風水和鬼神這方面則尚有存疑，是以他亦十分緊張，希望能從這件事上得到一些答案。

約莫過了半分鐘，翦半梅忽然頻頻打呵欠，再過一刻，他身子忽然一震，張開雙眼，對黎自添道：「黎先生，七巡爺就是找不到你要找的人！」

黎自添失望地道：「翦先生，還有其他辦法嗎？我一定要找到他！」

翦半梅叫他燒了兩度符，鍾楚雄眼尖，發現其中一張是過關牒文，黎自添燒了符，又點了香，在神像前唸唸有詞。

翦半梅接着又禱告了一番，然後坐在一旁，過了十多分鐘，他再度「醒」來，苦笑道：「黎先生，我實在無能爲力，對不起！」

鍾楚雄問道：「是不是因爲外國人，所以才召不到他的靈魂？」

「也不一定，假如他的靈魂仍在中國的話，仍有可能找得到！」

「可以回到他故鄉去嗎？」

黎自添說道：「我們那裏沒有這一套的！」

翦半梅道：「一般來說，假如太遠的話便要燒過關牒文，但也有例外的。不過最要緊的是需要知道死者死於何處，否則『魂海』茫茫，去那裏找？黎先生，我知道安南也有靈媒，你回國之後，可以打探一下！」

黎自添咳了一聲，說道：「我短期內是不會回去的……我來中國便是爲了要找他的……」

鍾楚雄說道：「也許令祖可能還未有死！」

「不，他一定死了的！完全沒有可能還活着！」

「爲什麼你可以這般肯定？」

「假如他還活着的話，即使不能回去，也會設法通知咱們！」

翦半梅問道：「假如他還在人世的話，今年該有多大歲數？」

黎自添苦笑一聲：「我根本算不出來！不過他肯定是死了的！翦先生，您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翦半梅說道：「假如有辦法的，我一定會帮你的！黎先生，令祖來中國幹什麼的？」

「他是來尋寶的！」

「尋什麼寶？」

「我……也不清楚！」

翦半梅和鍾楚雄見他吞吞吐吐的，心中都不大高興。鍾楚雄道：「翦先生，我有個問題請教你，希望你不介意！」

「請說。」

「請恕鍾某大胆問你一件事，你認爲人死了之後，眞的有靈魂嗎？」

「這個當然！」翦半梅雙眼一瞪，道：「你爲什麼不乾脆一點，問我是不是神棍！」

「不敢！在下對相學多少有點研究，看得出翦先生不是那種人！」

翦半梅忽然走出屋外道：「李先生，請你叫下面的人散去，明天再來！」說着坐回椅上。「我今日與你們兩位有緣，就陪你們聊半天吧！」

鍾楚雄道：「下面的人都在等你替他們指點迷津，因我的事而延誤和浪費別人寶貴的時間，心中實在難安！不如我晚上再來吧！」

翦半梅又叫道：「李先生，撤消前令，就是說我要休息兩個鐘頭！」他點上一根香烟，道：「人死了之後，會有靈魂，那是肯定的，離開人間之後，會成爲神、仙、佛那也是肯定的，這巳有大量的事實證明！」

黎自添道：「翦先生指的事實是什麼呢？」

「靈媒有兩種，一種是神媒，一種是鬼媒……」

鍾楚雄插腔問道：「你是屬於那一種呢？」

「我是前者，我跟『七大巡』有緣，他們可以『上』我的身，說得坦白一點，人家叫我神仙，我可不敢當，我不過是替神辦事而已，也可以說我是神的僕人！」

「神的僕人」這個名詞，對鍾楚雄來說十分新鮮。他忍不住道：「翦先生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翦半梅苦笑一聲，道：「說我自己跟神有緣，那是抬舉我，實際上我現在是在還債！」

這句話又令人大出意料，連黎自添亦忍不住問道：「翦先生欠神的債？」



「那是我前生欠下來的，對七巡爺不敬，所以今生要做他的僕人，替他們來辦事！」

「你可以不替他們辦事嗎？」

「當然不能！我不替他們辦事，他們也會附上我的軀體，那時我也不能自已，依他的指示去做！」翦半梅正色地道：「鍾先生，我不是故意導人迷信，也不是說世上沒有神棍，我只是講出我的經歷而巳，信不信由你！」

鍾楚雄問道：「剛才你爲什麼突然打顫？」

「因爲神上身了，神是沒有陽氣的，他上來時，有一股寒氣，所以我不期然打了一個冷顫！」

鍾楚雄見他談吐不俗，對他更感興趣，於是又問道：「剛才你說神媒和鬼媒，這有什麼分別？」

「前者是通過神到陰間或天上辦事、查事，後者是直接與陰間的鬼魂溝通！」翦半梅道：「以我來說，是通過七巡爺到陰間找凡間要找的靈魂！」

「從表面上可以看出分別嗎？」

「前者上身時，聲音基本上不變，他仍保持該尊神的一定風格！而後者通常動作怪異一點，聲音也會因鬼魂的性別而改變！」

黎自添滿臉不信之色，翦半梅自然看得出來，道：「黎先生，你別以爲我無知，我是燕京大學的高材生，是在畢業前那一年才突然成爲『活神仙』的！」他又點上一根香烟，臉上的神情十分怪異：「我還想繼續我的學業，可惜學校將我開除掉！你們不相信的話，還可以去學校查！」

鍾楚雄道：「學校怎會知道？而且他們似乎也沒理由開除你！」

翦半梅噴了一口烟，說道：「我是個大學生，當然不願意做奴隸，不管是人的奴隸，或者是神的奴隸，所以拒絕替七巡爺辦事。但有一天在上課的時候，神突然附上我的軀體，在那一瞬間，我沒有了自己的思想，教授見我身子打顫，問我是不是病了，但是我當時忽然在課室裏將他過去的歷史抖了出來，當然涉及了他的私生活……」

黎自添問道：「翦先生可以舉一個例嗎？」

「那教授在鄉間巳有髮妻，他在北平又偷偷娶了一個，大城市的姑娘，比起鄉間那個糟糠之妻自然勝過百十倍，教授有了新人，忘了舊人，完全不負責元配生活，他跟鄉間那妻子的婚姻是自小指腹爲婚，本來沒甚感情，學校內的同事和同學，都不知道他巳成親，所以我將他這些事抖出來時，大家都說我胡說八道……」

黎自添道：「實際上他是不是巳有妻子？」

翦半梅道：「你聽我說下去就知道！後來教授將我扭到敎務處見系主任，不料我又將系主任的陰私揭了出來，這樣學校還能留我嗎？後來我到天津廟裏跪了三天三夜，要七巡爺放過我，但始終沒法改變事實。晚上七大巡給我報夢，說我前生侮辱他們，所以今生要替他們爲人間俗夫辦事！」

鍾楚雄與黎自添聽後都覺得難以置信，但看翦半梅那沉重又無奈的神色，又絕非鬥玩笑，當下兩人的思想都十分混亂，雖然覺得翦半梅不會欺騙自己，但又與以前固有的觀念，大相庭逕！

「我也知道你們不會相信，不過我並沒有强迫你們相信的意思！」翦半梅頓了一頓，忽然哈哈一笑，道：「後來有位同學跑來告訴我，說那位敎授在鄉間的確有位妻子！」

黎自添雙眉緊皺，喃喃地道：「這一定跟鬼神沒有關係的，不過地球的科學還沒法作出解釋而巳……」

鍾楚雄咳了一聲，問道：「翦先生，咱們回到胡根身上去吧，剛才你說他的眼睛有死色……」

「眼睛的死色跟臉上的死色不一樣。」翦半梅遞了一根烟給鍾楚雄。「他雙眼的瞳孔巳有渙散的跡象，加上印堂上烏黑，巳可證明其命在旦夕！」

鍾楚雄這才知道從眼睛也可以看一個人的壽夭，黎自添問道：「瞳孔擴散，那是有科學道理的……但你又怎知他會死於非命？」

「因爲他鼻頭發紅，從四季氣色來說，春天屬木，該透青氣，鼻頭泛紅，有兩種可能，一是出血，一是破財，結合他其他部位和眼睛來看，我斷定他，必死於非命！」

黎自添道：「這有科學根據嗎？」

鍾楚雄忍不住譏諷地說道：「你今天來求翦先生，證明你對今日的科學並不相信！」

黎自添乾咳一聲，站起身道：「麻煩你翦先生，有空再來拜會你！」

翦半梅顯然對他沒多大好感，只欠一欠身，道：「慢走，不送。」

鍾楚雄見他的烟癮大，也遞了一根香烟給翦半梅。「翦先生準備呆在上海多久呢？」

「我巳來了十天，準備再過幾天便回天津了，鍾先生幾時到天津，請到舍下坐談！」

「翦先生的相法師自何家？」

「說來可能你不相信，也許是有神助，我對這方面有特殊的能力，基本上是看書自學，在爲人看相時，點一柱香，更有如神助，雖然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但敢誇有九成準確！」翦半梅苦笑一聲：「只是看自己往往不準！」頓了一頓，又道：「鍾先生假如對神鬼尙有存疑的話，你可以試一試！」

「怎樣個試法？」

「府上有沒有人作古？」

鍾楚雄捺熄烟蒂，微笑反問：「翦先生該看到點端倪！」

翦半梅端詳了他幾眼，道：「若我沒有看錯的話，鍾先生十六歲喪母，十九歲喪父！」

這並不太難看，只須注意「天中」和「天庭」兩部分即可，是以鍾楚雄只淡淡地道：「翦先生果具神眼！」

「閣下如果有事要問先人的，我可以爲你『召』魂，不過不能無事驚動鬼魂，否則一來『他』未必肯來，二來對你也不好！」

鍾楚雄微微一笑，道：「那就下次再

試吧！翦先生，有空的話，我很想跟你研究一下命理和相學，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有空？」

「後天晚上或大後天上午，請你移玉到這裏跑一趟，我打算休息一兩天才回天津！」

「這樣今天我就不再打擾你了！」鍾楚雄起身告辭，翦半梅送他到門口。鍾楚雄下樓，見外面的人龍仍然長長的，似乎沒有人因爲翦半梅要休息而放棄，不由暗嘆一聲。

鍾楚雄剛踏上西藏路，便見到那兩位便衣探員走過來，恰有一輛三輪車駛來，他急不及待跳上車去，生恐被他們纏住。

「老兄，到吳淞路十七號！」

## 財不可露眼

鍾楚雄與他的幾位舊同學，鬧了半晚，回到家裏的時候，已是凌晨一時。他的開門聲驚醒了姐姐，只聽她在房內問道：「是楚雄嗎？剛才有個人來找你！」

「是誰？」

「他沒說，好像是八點鐘左右吧！」

來找鍾楚雄的人可不少，鍾楚雄估計是局子裏的人，當下唔了一聲，道：「大姐你睡吧！」他匆匆洗了脚也上床去了。今晚他喝了不少酒，本該好睡，但不知爲什麼一闔上雙眼，腦海中便浮現安娜的影子來。

安娜是個中埃混血女郎，美麗大方，那是鍾楚雄在埃及認識的，他跟她父親本來是敵人，後來在一塲古墓驚魂中才消去敵意。

鍾楚雄翻了一個身，暗道：「畢修身說要親自送他女兒到上海，爲什麼到現在還沒一點消息？」思念一起，更難以入眠，他在床上翻復了兩三個小時，才迷迷糊糊進入夢鄉。

過了不多久，鍾楚雄被一陣拍門聲吵醒，大概他大姐鍾齊紅已經出去，沒人應門，是故拍門聲未止。鍾楚雄沒奈何，只好披衣下床，懷着一肚子氣，大聲問道：「找誰呀？」

「送信的，找鍾楚雄先生！」

鍾楚雄拉開大門，門外站着的是位十三四歲的男孩，一看便知是位小混混，那男孩把一封信交給鍾楚雄，道：「請簽個回條，我好回去收費！」

「誰寄的？」

「一個住在外灘的男人！」

鍾楚雄見信封沒有地址，只有收信人，便一把撕開，取出信箋，上面只寫着幾行字。鍾先生：有空請到麗斯餐廳一晤，最好是上午十點至十一點之間。弟黎自添上。

鍾楚雄頗感意外，他料不到黎自添竟會約自己見面。當下隨手拿出一張草紙，寫了幾個字交給男孩。那孩子收了字條便下樓去了。

鍾楚雄抬頭一望壁鐘，原來已經是九點十五分，麗斯餐廳在中山南路，靠着黃浦江，離此頗有一段路，鍾楚雄更衣梳洗，心中却不斷地揣摸黎自添約會自己的目的。

他下樓乘車到麗斯餐廳，剛好是十點正，餐廳裏的人不多，黎自添還未到，鍾楚雄找了個向門的位置坐下，叫了一份早餐。

早餐尚未送來，黎自添已至，他今日穿了一件西裝，看來更加英偉。「鍾先生，想不到你這般準時？」

鍾楚雄請他坐下，道：「我素來準時！黎先生要吃什麼東西請隨便！」

黎自添也點了一份早餐，鍾楚雄遞烟給他，黎自添表示沒抽烟的習慣，鍾楚雄只好自己含上一根，邊劃火邊問：「黎先生找我有什麼貴幹？」

黎自添沉吟了一下，忽然說了一句不相干的話。「鍾先生，我昨天晚上親自到府上拜訪，可惜你不在家！」

鍾楚雄「啊」地驚呼一聲，道：「原來昨晚找我的是你！你怎麼知道舍下的地址？」

「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鍾先生不但是位名人，還是位能人！」

鍾楚雄噴了一口烟，道：「黎先生太抬舉我了，我根本不是能人……不過我性格使然，向來喜歡乾脆，你大可以將你找我的目的公開！」

黎自添想了一陣還不作聲，鍾楚雄暗覺奇怪，忍不住道：「黎先生如果有爲難的話，也可以以筆代口！」

「不是……咳咳，我知道鍾先生時間很寶貴……但難道找你一定要有目的嗎？咱們交交朋友不行嗎？」

鍾楚雄微微一怔，他打了個哈哈，道：「這個當然可以！不過咱們根本毫不了解，可以交朋友嗎？」

黎自添正容道：「鍾先生，我是有誠意的！」

「我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黎先生，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是位無業遊民，嗯，好聽一點，你可以當我是位學者！」

「哦！黎先生研究的是什麼？」

「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當然，我來中國主要是爲了找尋我的祖先！」

鍾楚雄趕緊再問一句：「是祖父還是祖先？」

「藍星米西西，是我們那個部落的首領之一……他很久很久之前便來到了中國……那個時候，可能你們的國土還不叫中國……」

鍾楚雄更是一怔，又問：「那到底是多久前的事？皇帝嘉慶還是道光年間？」

「不會是清朝，可能是宋朝之前！」

鍾楚雄覺得他好像在天方夜談，忍不住冷笑一聲：「黎先生，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宋朝到現在已經一千年，令祖只怕連骨頭亦已爛了，那還怎能找得到？」

說着侍應已將兩份早餐端上來。黎自添喝了一口咖啡，道：「鍾先生，我尊敬你，而且還要求你，我又怎麼會跟你開玩笑？」

「那我就眞的不明白了。」

「就算藍星米西西的骨頭已爛掉，但他未死之前的『一切』也必定會有所遺留下來！」

鍾楚雄吃了一個荷包蛋，道：「你想求我替你找尋藍星米西西的遺物？」

黎自添想了一下，道：「也可以這樣說，不過……」



鍾楚雄不悅地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還有什麼不過的？」

黎自添吸了一口氣，道：「假如你沒空的話，我也不敢勉强你……不過我查過你的事跡，你去過很多地方，也有很多奇遇，甚至到達秦陵，去過埃及的古墓，你可以將你所有的經歷告訴我嗎？」

鍾楚雄心中想道：「你想跟我交朋友，不談自己的事，却來探我的底細，這還成道理？簡直豈有此理！」不過他見黎自添雙眼有懇求之色，不便發作，只淡淡地道：「黎先生，看來我根本沒辦法爲你辦事，其他的事也就免談了！」

黎自添十分失望，但他雙眼隨即閃過一絲神采，問道：「你們中國有句老話，皇帝不差餓兵，你要什麼代價，請你開口，相信我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鍾楚雄霍地站了起來，道：「黎先生，你這是侮辱我，念在你是外國人，我不跟你計較，再見！」他還未推席離開，黎自添已伸手攔住他。「黎先生，你要跟我動武嗎？這種中國的地方，吃虧的一定是你！」

「請鍾先生別生氣，你再坐一會好嗎？我拿一些東西給你看！」

鍾楚雄給他勾起好奇心，强忍怒火，重新坐下。黎自添身上摸出一個小絨布袋來，小心翼翼將袋內的東西傾了出來，只見黝黯的餐廳，倏地一亮，桌上已多了二三十顆荔枝般大小的鑽石！

鍾楚雄心頭一跳，料不到黎自添竟是位富豪，不過這也使他更加不快，這次黎自添不待他開口便道：「鍾先生，我不是侮辱你，我這樣做，只是想證明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你自言調查過我，就應該知道，你這樣做就是跟我開玩笑！」

黎自添道：「我家裏還有比這更大的，我相信你會知道它們的價值！我知道鍾先生不是貪財的人，但這些鑽石，可以使你帮助很多無依的老人，沒錢上學的小孩，可以做很多有益社會的事，你爲窮人受一些委屈又算得什麼？」

這幾句話正好擊中鍾楚雄的要害，當下挺一挺腰，說道：「你先將這些東西收起來。」他趁對方收拾的時候，仔細地端詳他。

黎自添令人覺得奇怪的地方，便是他臉上的頭髮、眉毛和鬍子，都比常人黝黑和濃密，那兩道眉毛就像兩把小刷子般！

從相學上來看，他的出身雖然過得去，但絕非富貴中人，不可能擁有這許多鑽石！因爲像這樣多巨大而又無瑕的大鑽石，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但鑽石又在他手中，只能有一個解釋，這些鑽石本來不是他的！

鍾楚雄等他將鑽石一顆顆放進袋裏，然後瞪着他道：「這些鑽石不是你的？」

黎自添一愕，道：「當然是我的！」

「現在當然是，但以前一定不是！」

「這些東西對你們來說很有價值，但在我的故鄉，只比雨花石名貴一點，不值得一哂！很多人看見了鑽石，根本不屑一顧！」

「哦？仙鄉出產鑽石的嗎？」

黎自添想了一下，點點頭。「也可以這樣說！」

鍾楚雄吸了一口氣，問道：「你要我替你辦事，也該把你所知的有關資料告訴我！」

黎自添道：「這件事說急不急，說不急也急！但假如你有時間的話，我想咱們到另一個地方才談吧！」

「好，地點隨你挑，就算是龍潭虎穴，我也敢陪你去！」鍾楚雄實在不想再坐下去，也想找人調查黎自添的底細，當下便告辭離開。

黎自添顯然亦無心進食，匆匆塞飽肚子便會帳走出餐廳。他每天都有散步的習慣，沿江南行，步行去渡頭。

忽然背後有人道：「先生，請問陝西路怎麼走？」

黎自添住步轉頭，見後面兩個大漢氣勢凶凶地冲過來，吃了一驚，連忙閃開，但對方尚未作出决定，一個虎躍，已一前一後將他圍住。

「你們要幹什麼？」

左首那個臉上有刀疤的道：「大爺昨天晚上輸光了，想向你借點東西用用！」

「你們要錢？」黎自添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便拿出一叠鈔票拋過去。不料那兩個人竟然不接。

「咱們要你那袋閃亮亮的東西！乾脆一點，要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另一個則道：「姓黎的，你欠咱們老闆的錢，今天到底還不還！」

黎自添一怔，心想我幾時欠人家的錢？轉頭一望，見附近已有人圍上來，恍然大悟此乃對方的詭計，是以立即高聲呼道：「搶刧！這兩個是賊！」

那兩位大漢十分鎭定，仍然站着，刀疤漢子道：「去年臘月，你說要等元宵之後才有錢，今天已經是十八了，你到底還不還？」

「你們胡說，我根本沒欠人家的錢，你們分明是賊！」

右邊那個道：「假如我們是賊，地上的錢會不要的？」春風吹來，鈔票像蝴蝶般飛舞，人羣中開始有人在悄悄檢錢。

刀疤漢子說道：「咱們受人所託，忠人于事！你有沒有欠鍾老闆的錢，是你們之間的事，你跟咱們去見他，當面說個清楚！」

黎自添深知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的道理，何況遇到的是賊，當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拔腿便跑！

那兩個漢子早有準備，刀疤漢叫道：「往那裏跑？」飛撲過去，雙手扳住黎自添後腰，用力將他扳倒。

黎自添倒在地上，又驚又急，雙脚下意識地用力一撑，正好蹬在刀疤漢小腹上，他一吃痛，不由自主地鬆開雙手。黎自添連忙爬上來，但另一個大漢已至，迎面給了他一拳。

這一拳十分沉重，擊在胸膛上，發出「蓬」的一聲響，黎自添蹌退兩步，慌亂地向旁退去！刀疤漢雙脚貼地一掃，黎自添又應聲跌倒！

另一個標前，一把抓住黎自添的後衣領，把他拉了起來，道：「黎先生，你一早跟咱們去見鍾老闆，不就沒事了嗎？」

（未完・一）

俠情歷史中篇故事／金玉明·文　可飛·圖

# 牧場風雲（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明朝初定天下，爲了防止胡虜反撲，訓練一些騎兵，戍守邊關，野馬坡鎮是集散名駒駿馬的市鎮，地處川、滇、貴大三角地帶，也因此成了一大鎮，專供戰馬和專門馴馬的馬鎮，鎮上有唯一的侯老馬場，還有丁家棧旅館、藥店等店舖，朝廷派了一位鍾守備和五百官兵，專爲收購戰馬而設，印星是來鎮不久的年輕小伙子，是鍾守備的一名馬伕，雖是馬伕，其實他有一身馴馬的本領，爲鍾守備選擇良駒，使侯老馬場不敢作弊，塲主侯夢熊通過丁家棧設宴欵待，希望收爲己用，雖未成功，但印星却結識了丁家棧的丁燈和秋水兩位姑娘……

## 施毒計失敗

皮包骨笑了，侯夢熊也笑了。

印星這一次，是非乖乖的聽話不可。

爲了小心，皮包骨拜訪秋大娘，證實那些印星交作抵押的三角金錠，正是秋大娘丟失的東西，印星是個偷兒！

皮包骨找上了印星，在丁燈家的「靜樓」談話，皮包骨態度强硬，命令的對印星說，要印星明天一早，辭去守備府現職，到侯老馬場報到，月錢五両，工作是馬夫，專營伺候塲主和他皮包骨的坐騎。

印星直斥皮包骨在作白日夢，這些答問，丁燈全在一旁。

皮包骨使出絕招，直指那三角金錠，是印星偷來的東西，如果印星不肯就範，皮包骨說他要取證告到守備府，本鎮對小偷的判决極重，是一百大板，枷三月，苦工十年，要印星三思。

印星現出色厲內荏的神態，威脅着皮包骨，說如果經官，他印星是個光脚漢，不怕皮包骨這種穿鞋的人，總有一天，他要皮包骨後悔，他要皮包骨像條狗一樣爬在地上，他要皮包骨在野馬坡鎮上，永遠抬不起頭來！

## 又來可疑人

印星錯了，他忘記丁燈在旁作證，更沒想到，皮包骨在屛風後面，早請到了印星借錢時的中證。

所以印星走後，皮包骨立刻具狀，加附丁燈和中證白達的證辭，及兩紙原借據，連夜告到守備府。

這當然是侯夢熊和皮包骨早經計劃好的。

不行，守備大人巡視山區未歸，由文案師爺方先生收了狀，並且批示明天公開審問的時刻。

× × ×

守備府的公堂下，眞可以說是人山人海。

當然也有沒來的，侯夢熊就沒來。

鍾守備升堂，堂上堂下一片肅靜。

先帶原告，皮包骨跪在堂下。

「皮包骨帶到！」親兵揚聲高喊。

一聲怒哼傳自堂案後面，親兵才知道錯在那裏，急忙改口道：「原告古寶皮帶到。」



堂下巳笑聲震天。

鍾守備很給皮包骨面子，堂諭說，古寶皮爲了地方公義，出頭原告，特賞座位，坐詢。

皮包骨拜謝，眞的大搖大擺而坐。

審問開始——

「古寶皮，你狀告的事情，可是實在的？」

草民天胆也不敢誣告良善，這全是實情。」

「嗯，不過本官要提醒你，誣良爲盜，罪名不輕！」

草民知道，若有誣詆，甘願伏罪。」

「很好，如果證據屬實，本官也有重賞。」

「草民並不望賞，只爲本鎮不容有這等人在，方始出頭。」

「嗯，來呀，帶被告印星。」

直到現在，堂下千百鎮民，才知道皮包骨告的是印星。

印星謝拒侯老馬場聘請的事，不是新聞，於是鎮民們紛紛議論，都認定印星這次只怕非倒楣不可。

印星帶到，臉上含笑。

「帶證人丁燈，白達。」

丁燈，白達也帶跪堂下。

「帶證人冷氏秋大娘。」

秋大娘也到了堂上。

原被告及證人，齊跪堂下，都神色不變。

「原告被告及證人聽着，本官問到何人，何人開口實答，公堂之上，不容刁賴，不容多口，懂？」

跪着的，一口同聲回答了個懂字。

「古寶皮，你的證物來了嗎？」

「草民帶在身上，現在呈堂。」

「不必，撒放堂下地上。」

皮包骨把那六十顆三角的金錠兒，撒放堂下地上。

「印星，你上前認認，可是你向古寶皮借銀所用的押物？」

印星上前，仔細看過，道：「是小民抵押原物。」

「古寶皮，你說印星押物的三角金塊，是偷自冷氏秋大娘家中，可有證據？」

「回大人，秋大娘現在堂下，就是最好的證人，大人請秋大娘上前認認，就知草民所告無一不實。」

「秋大娘，妳是丟過許多家存的三角金錠嗎？」

秋大娘道：「是，民婦曾被人偷過家藏金錠……」

「妳仔細認認，堂下地上的那些金錠，可是妳的原物？」

「回大人的話，民婦不必細認，堂下地上的金錠，並非民婦家藏原物！」

這句話，像五雷一樣，直轟皮包骨的瘦頭頂！

所以皮包骨忍不住在堂下揚聲道：「秋大娘，我爲妳出頭，妳怎麼沒有良心？我去見妳，妳自己說過，丟的是三角金錠，現在……」

「古寶皮住口！」鍾守備怒聲訓斥，說道：「本官早有明示，你竟敢蔑視公堂，來人呀，撤去古寶皮的座位，再若大胆擅自開口，掌嘴二十！」

堂上咆哮虎威，幾乎嚇出皮包骨的尿來。

「秋大娘，古寶皮雖然擅自發問，但他發問這也正是本官將要追問的，妳說個明白。」

秋大娘道：「是，民婦被盜祖傳三角金錠不假，但那是每錠五両的金顆，如今堂下金顆，最多両重……」

「草民斗胆，懇請大人恩賜發言。」皮包骨忍不住向堂下懇求。

「你講！」

「謝大人，五両金錠，化作一両金錠，是簡單容易的事，秋大娘該上前看過，分清成色之後，再說是否原物才對。」

「古寶皮，你說的有理，秋大娘，妳着實該上前仔細看過。」

「不必！」秋大娘頭一搖道：「民婦失金的第五天，巳由『野火』田老爹和印星二人，緝獲偷兒，原物歸趙！」

皮包骨第二次叫五雷打中頭頂門，差一點就當塲昏倒。

問案要問的人口服心服，鍾守備仍不算完結，問道：「秋大娘，歸趙的原物可在？」

「在，民婦接獲召令，知道是因民婦失金而起，所以巳帶來公堂。」

「呈驗！」

秋多娘呈上金錠，是二十顆，果然和堂上地上的全不一樣，唯一相同的是，三角狀兒。

鍾守備將原金發還秋大娘，目注皮包骨道：「古寶皮，你還有什麼話說？」

皮包骨這時候又想好了對策，說道：「草民斗胆，敢請大人問問印星，他這些金子的來路。」

「哼，既然不是秋大娘之物，印星金錠來路，就和本案無關，不過，本官知道若不問個明白，你是不會心服口服的，印星，當堂實供金錠來處！」

「大人請傳李訓李哨官，一問立即知道。」

李訓傳到，作供說：「是三個月前，卑職奉大人令諭，押解軍馬到成都，臨行，印星取出他家傳百年人參一支，請卑職到成都代其賣出，得銀化作三角金錠，每錠一両，卑職到達成都，恰好州官大人太夫人七十壽慶，遂託總管獻上人參，獲賞黃金三百両，卑職皆代作三角小錠，歸來交給印星，大人不信，可驗錠上印記，有成都珍寶樓章誌。」

鍾守備驗過，半點不錯。

皮包骨現在，早巳面無人色。

印星並不算完，當堂供出皮包骨約見「靜樓」，威脅恐嚇的事情，更說出丁燈、白達在塲。

詢問白達，白達那敢有半句謊言，一五一十說出。

再問丁燈，事果不假，皮包骨巳經軟在堂下。

印星公堂慷慨陳辭，直指皮包骨種種惡行，更拿出「野火」借銀的事情作比，聲明要請守備大人按誣告、恐嚇、威脅重律來法辦皮包骨。

皮包骨只剩磕頭的份。

印星又說，姑念皮包骨人瘦如枯木，重刑必死，也必須判罰重金，以作爲被告受誣的賠償。

鍾守備當堂詢問皮包骨，皮包骨迭聲答應，最後判罰紋銀兩千兩，仍須挨上二十大板，才拖出公堂。

印星當堂贖回金錠，把所得賠銀全部捐獻出來，作野馬坡鎮濟貧之用，於是一塲官司，使印星一夜成名，而皮包骨和侯夢熊，十多天沒露過影子。

大約隔了皮包骨公堂丟醜後半個月，在中午時候，皮包骨一個人、一匹馬，馬後是簡單的行囊，穿過「東長街」，出了野馬坡鎮。

傍晚，田武回到他的爹「野火」的家，高興的，悄悄的，告訴「野火」一個消息。

侯夢熊因爲皮包骨傳出那等丟人的事，已經算清了皮包骨的工資，逐離侯老馬塲，也就是說，從現在起，皮包骨已經不再是侯夢熊的智囊了。

這消息由「野火」再傳給印星，印星只是笑了笑。

這消息第二天由侯夢熊親自拜訪守備大人，並向印星表示了歉意而證實，印星仍然是笑了笑。

第三天，丁燈在守備府外，等着印星出來，然後不管印星願不願意，把印星拖到丁家棧，告訴印星說，白天侯夢熊來過，託她轉一句話給印星，侯夢熊十分誠懇的請印星去侯老馬塲，作侯老馬塲的總管，也就是皮包骨從前作的工作，月銀六十兩，年有花紅，其他仍按第一次「靜樓」所談。

印星沉思時，丁燈壓低聲音又說，侯夢熊最後表示，如果印星不願意接這份工作，侯夢熊並不勉强，但他希望印星走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是，侯老馬塲願意付出一筆鉅金，數目是五千兩紋銀，請印星離開野馬坡鎮，答應永遠不再回來，侯夢熊說，他十分喜歡印星的氣魄和胆識，所以才一心想保全印星，否則萬一要有什麼變故發生，他不能負責。

印星的答覆，依然只是笑了笑。

丁燈搖着頭，關切的道：「印星，你和我一樣，只是孤零仃的一個人，爲什麼？你究竟是爲什麼來這野馬坡鎮？」

印星仍然笑笑，轉身要走。

丁燈突然地，像是必須抓緊什麼似的，說道：「印星，我不是自甘輕賤，如果你不願意作侯老馬塲的總管，也願意獲得五千兩銀子離開的話，還有第三條路走，那……」

印星作個叫丁燈噤聲住口的手式，笑笑，頭一搖，說道：「我懂，丁燈，我不能走，也不願意作什麼總管，我是很願意走妳說的第三條路……」

「好哇印星！」丁燈雀躍而起，道：「我們來商量細節，請人選個吉日……」

「慢，我只怕走了第三條路後，變成蒸了三天三夜的『粉蒸肉』！」

在丁燈暴怒扔出茶碗之前，印星已哈哈大笑着飛般跑出了丁家棧的「靜樓」。

印星剛走，「靜樓」臥房的門倏忽自開，侯夢熊滿面秋霜緩步踱出。

丁燈冷掃着侯夢熊道：「如今你可以放心了吧？」

侯夢熊沒有答話，沉思着，緊鎖着雙眉。

「放手吧！」丁燈半解勸半警告的道：「印星不像別人，我沒有辦法想，只怕你最好是能退一步了。」

侯夢熊的臉上，掠過陰森的獰笑，霍地站起拂袖而去。

丁燈好快的身法，一閃巳阻住了侯夢熊的去路，道：「你就這樣走？」

「妳要我怎麼走法？」

「你該留下句話吧！」

「妳想要我說什麼話？」

「我爹，我哥哥，我要見他們！」

「丁燈！」侯夢熊冷酷的道：「野馬坡鎮的人，誰都知道，妳爹和妳哥哥在十年前死了，死在『迷谷』的亂馬蹄下！」

「可是我知道他們沒有死，他們在你手裏，你就憑着這一點，才欺負我，才支使我。」

「就算是吧，又怎麼樣呢？」

「侯夢熊，你記得我們去年談過的約定嗎？」

「妳提我個醒吧，是什麼約定？」

「今年五月初，我就自由，而你也就叫我們父女兄妹團圓。」

侯夢熊故意道：「哦，我記得，怎麼樣？」

「今天正是五月初一！」

「我懂了，不過丁燈，妳堅持去年的約定，對妳並沒有好處！」

「那是我的事。」

「不見得，妳當眞非那樣不可，我不會出言無信的阻攔妳，不過，妳一定要拋棄此地的一切，永遠不再回野馬坡鎮來，至少我不能叫兩個巳經死了十年的人，再還魂活着惹人的驚疑！」

「可以，我可以拋下這裏的一切，永遠不再回來！」

侯夢熊神色變了，冷冷地，陰森的，笑着道：「丁燈，這是妳的決定？」

「嗯，決不悔改的決定。」

「想沒想到，妳們一家三口，現在是身無分文，今後又怎樣生活？」

「只要有兩隻手，只要吃的了苦，天下沒有餓死的人。」

「好志氣！」侯夢熊說道：「我會成全妳，妳等着吧，最多三天，絕對任妳自由。」

侯夢熊走了，走的是丁家棧後門。

× × ×

夜半，細雨。

秋大娘房裏一片漆黑，因爲這正是好夢的時間。

秋水房中，也是黑漆一片。

前面的藥舖，那長長的木櫃上，有一盞燈，油燈，浮短的燈草心，所以光亮也顯得微弱暗淡。

其實，秋水不在房中，秋大娘也沒在臥室，這屬於秋家的地區，在宅院和藥舖的最左也是最後面，那夠大的花園的角落上，有間石屋，凡是到過秋家藥店的人，誰全知道，石屋裏放置的是巳製或尚未製好的藥材。

平日這間石屋，少有人去，所以門上有把重約三斤的大鎖。

現在，石屋門上的大鎖，依然緊緊鎖着，放置藥材的石屋，自然沒人點燈，所以一片漆黑了。

誰能知道，石屋裏現在有人，人還不少。

誰能想到，石屋裏不但點着燈，並且燈明燭亮。

祇因爲門窗，凡是露光透光的地方，早就全遮上了厚厚的烏黑色的毛毡，所以在外面來看絕對不可能發現裏面的秘密。

裏面有秋大娘、秋水、印星和野火。

石屋很厚，爲了保護藥材不受潮濕，四壁和地上，全多了層寸厚松板，無形中有了隔音的功能。

只要不是高聲喊叫，普通對談的話，在石屋外是很難聽到話聲的。

這是石屋的好處。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石屋既然功能隔音，外面若是有人，這人的步聲或這人的話聲不太高的話，石屋中也很難聽到。

石屋中，印星聲調很低，他仍然時時警覺，絲毫不敢大意，道：「所以說，丁燈全都按照她答應過的作了。」

「印大哥。」秋水在石屋裏，就不是「秋水」臉了，十分溫柔的叫着印星。

印星微一抬頭，笑對秋水。

秋水有些羞澀了，頭微低着道：「印大哥別忘記丁燈姊身世可憐，這次她冒着生命的危險，從頭幫忙到現在，爲的是什麼？」

「我懂，表妹難道信不過我？」

秋水道：「看你，這樣說，也不想想人家怎麼受，我提醒你丁燈姊的事，是因爲我太清楚她，別看表面上她十分隨便，其實本性剛烈，我怕到最後那個時候，她會悄悄的作出極傻的事來。」

「謝謝表妹，我會加倍小心。」

秋大娘這時說道：「侯夢熊老奸巨滑，這次皮包骨的事，丟了他個大醜，想不到他竟然能忍下去。」

「忍下去？哼！」秋水接口道：「這老狐狸有多精，只不過暫時爲避嫌疑，把行動壓後罷了。」

野火突然說道：「印老弟，你看皮包骨被逐出侯老馬塲，是不是個陰謀？」

「老爹眞是粗中有細，這是侯夢熊打的如意算盤，明着是趕走皮包骨，表示出他的公正和嚴明，暗地裏正好叫皮包骨去調集外面的人手！」

「這樣說，他是巳經疑心你會武技了？」秋大娘如此判斷。

「秋姨，這瞞不過他去，除非他眞的是侯夢熊，而不是當年的『不死不休』侯鵬！」

「星兒，我到現在還十分奇怪，你爹當年挑了侯鵬的寨子，難道會始終不認識侯鵬？」

「秋姨，爹是個什麼樣的人您該知道，據恩師說，爹一向認爲人沒有放着『長子』（此處代表人格行爲高尚）不當，願意去作『矮子』的道理，既然作了『矮子』，自有說不出的痛苦，對這種人，應該得放手時就放手，能容人處且容人。」

秋大娘似乎惦懷着某些往事，幽幽長嘆道：「不錯，他就是這個樣子的人，我不懂對今上的那件事，他又爲什麼自不容忍又不容人，結果妻子兒女一家八口，慘死的只剩下你這一個小孩子！」

「秋姨，那不同。」

「我不懂。」

「秋姨，今上巳是『燕主』，僅僅一人之下，堂堂皇皇，出兵綏靖君側，巳是冒萬年之責，居然簒位自立……」

「朱明天下，天下朱明，憑今天的作爲，百姓的福利來說，建文帝着實不如今上多多！」秋大娘接上這句話。

印星含笑道：「不錯，這也像古時的『齊桓』、『晉文』，卒成霸業一樣，事是成功了，但先賢仍然不能承認那是『王道』，那是『正直』！」

秋水道：「不提那些好不，商量妥當今後行動要緊，侯夢熊巳經對丁姊……」

印星突然揮手示意秋水噤聲，接着五指輕彈，石屋內的油燈燭火，頓時全滅。

秋水側耳細聽，沒聽到任何聲音。

野火更不用說，只是在黑影裏發呆。

秋大娘究竟高過女兒許多，低壓着嗓子說道：「好大胆的侯夢熊，他眞敢這樣目無王法，來的三個人，輕功很高，十有八九……」

印星低低的接口道：「秋姨，一共來了七個人，兩個巳經摸進去了，兩個正站在石屋門前，三個人在三方面監視，侯夢熊一定獲得了什麼消息，這種安排是歹毒到決心一網打盡我們。」

野火剛要站起，黑影裏，印星硬把他又壓坐下去。

秋大娘輕輕悄聲說道：「我雖然不在乎這座藥店，可不能就這麼讓他們給毀了，何況前櫃上還有兩個伙計，左院住着兩位先生，印星，你……」

「秋姨，您不用管，我出去，定能料理得好。」

外面黑，石屋裏面當然更黑，黑沉沉的石屋裏，突然有了風。

風雖然只是那麼一陣子，總是風，石屋門封窗閉，會有風進來，怪！

兩條正守在石屋門口的黑影，這時候悄悄的說着話。

一個說道：「有鎖，奶奶的，好大個的銅鎖！」

另一個也向前伸手，正摸在鎖上，一笑道：「很好，咱們過去。」

「慢着！」先前那個黑影道：「不搜這石屋了？」

「搜個屁，既然外面鎖着，可見裏面沒有人，這個也不懂？」

被人問短了，自然就不吭聲。

於是兩條黑影往園子深處走。

剛剛轉過那棵大榆樹，連鬼影子全沒見着，就每人挨上了一指頭。

有時候挨一刀，能毫不理會的照樣拚命。

不過有時候一指頭，會比一刀厲害的多，何況是在「玉枕」穴上。

兩條黑影誰也沒便宜，悄沒聲的滑躺到大榆樹下，睡了。

另外分三方面慢慢往內宅搜的三個夜行人，命運不比早昏睡剎那的兩位强。

同樣是沒發現任何兆頭，莫名其妙的

身子一歪就躺到地上。

印星一連作翻了五名夜行人物，總要費些時間的，所以等再趕到內宅的時候，另兩名夜行人已經摸到藥房前櫃了。

那兩名夜行客，業已先撲奔內宅，在發現空空無人的時候，才到的前櫃上。

長長櫃台的後面，兩條長長的板櫈。

長長的板櫈上，睡着個長長的人。

另一個伙計，睡的是八仙桌，兩張八仙桌合攏來，眞比睡床還舒服。

不冷不熱的天，蓋床薄棉被，厚草墊子，舒服的這伙計鼾聲如雷。

一名夜行人，首先挑亮了油燈。

另一名更絕，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樣，點上了高吊着的那兩盞明燈。

於是藥房內，亮如白晝。

燈亮下，現出兩名夜行人的面目。

一個稍矮，一個高也胖些，兩個人的樣子，看上去並不兇惡，不止不兇，並且都帶着笑容。

能看清面目，自然沒幪着臉，所以絕不是熟人。

至少他們不是在野馬坡鎮上，時時出進的熟人。

矮些的，一把就揪住了正作好夢、鼾聲如雷伙計的頭髮，往上一提，伙計好夢成空，醒來掉魂。

一把鋼刀——九環狼牙刀，刀鋒貼在咽喉上。

胖些的，樂了，直搖頭道：「別嚇掉這小子的魂，要不你問東他答西，那眞樂子啦。」

這時候，印星已閃身到了兩名夜行人進來的門旁。

印星剛要抬手，他必須先制倒矮漢子，否則那被揪着頭髮的伙計危險大了。

適時，胖些的正哈腰伸手去抓櫃後面那個伙計。

那伙計恰好說了夢話，道：「外邊的已經歸了你，屋裏的你就省省心吧！」

話說的趕時候，嚇了胖子一跳。

印星也全身一抖，伙計的夢話像打招呼，給印星打招呼。

嚇了一跳的胖小子，二次伸手……

伙計突然自動坐了起來，肩以上的地方，恰好正在櫃台上面。

這伙計夠胆，樂嘻嘻的對着胖小子一笑，道：「不必勞動尊駕貴手，俺自己起來，並且保證問什麼說什麼。」

胖小子倏忽退了兩步，手一翻，多了柄「虎撑」！

印星雙目陡射寒光，這伙計他沒見過，絕對不是秋大娘藥房裏原先有的伙計。

矮子也沒想到碰上這麼夠胆的伙計，楞了一楞。

伙計又開了口，道：「聞聲掉頭，我說『九環奪魂』崔當家的，把那小子放下，他屁也不知道！」

胖小子虎撑一横，說道：「你認識咱們？」

伙計道：「不認識，不過咱們是吃的一鍋飯，東家慣在『樹上竄』，姓侯的，我說的沒錯吧？」

胖小子笑了，虎撑垂落，道：「你是早來臥底的？」

伙計道：「沒來早，也是剛到，也沒有『底』臥，湊合着睡板櫈。」

胖小子一聽不大像話，才一瞪眼，伙計又開了口，道：「打箭爐七殺兄弟，就屬兩位硬朗，另外五位全貪睡，躺下了，兩位到現在還沒覺得睏，不容易。」

伙計身子一飄，已站到胖小子身前，看去隨隨便便的一伸手，像是和胖小子要什麼東西似的，事情眞怪，胖小子滿心是不甘不願的，但還是把手裏的虎撑送到伙計的手掌心中。

矮子傻了，沒見過，傻楞時，面前已多了隻白玉般的手掌，矮小子想舉刀下砸，沒辦到，想跑，沒辦到，不想把九環狼牙刀送人，却辦到了，刀也到了這伙計的手中。

這個絕對不是藥店伙計，現在就是藥店伙計的伙計，把虎撑和狼牙刀，放在櫃台上，向另一名看似魂還沒有歸竅的伙計擠眼一笑。

妙事，另外兩個絕對是秋家藥店伙計，幹了已經年半的伙計，竟也向不是伙計的伙計一擠眼。

突然，這不是伙計的伙計，抓起矮子，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七殺中的老六，「聞聲掉頭」崔不歸，猛的拋向剛好一步走出的印星。

印星不能不接，他已經夠快了，一隻手接人，身形沒停，但是等他到了櫃台邊，全店中再也找不到那不是伙計偏當伙計的影子。

印星當然要問另外那個伙計，那個伙計哭喪着臉道：「飯後，他就來了，五兩銀子請劉大夫去鎮上看病，又五兩銀子把王大夫請到丁家棧，五兩銀子支小二去看花不溜丢的大姑娘，十兩銀子叫我關店門睡大覺，他說是爺您的朋友，爺要叫他好聽的，是爺請他來，來晚上捉鬼，又告訴我鬼見了他就怕，有刀送刀，有劍呈劍，這不剛才全證實了。」

秋大娘母女和野火，拖着五個目瞪口呆的夜行人也來到了，問明內情，驚駭不已。

印星反而安慰他們，說這個假伙計，是友非敵，事已經出了，當作不知道就最好。

接着印星毀了七名夜行人的功夫，和野火用車拖出鎮外，往樹上一吊，不再過問。

× × ×

鍾守備平空獲得了兩千兩銀子的上賞，和升了一級。

因爲久未擒獲的「打箭爐」七殺惡匪，被鍾守備枷解入省，了結了三十幾件公案。

秋大娘心裏當然有數，也當然守口如瓶。

野火回去了，回到自己的家，他那第二個兒子田武，已經在院子裏等了他一個早晨。

田武現在的家，比田老爹的可堂皇多了。

前些日子，皮包骨整老爹，逼老爹遷離祖屋地，田武沒露面，田老爹也沒問。

知子莫若父，田輩爹心裏早就發過狠，算了，上輩子欠的債，這輩子來還，算是沒生第二個小子，算是第二個小子已經



叫野狼吃了。

所以田武一連叫了三聲爹，田老爹不用說答腔，連眼皮子全沒抬。

田武居然還叫了第四聲，單說這一點，田武比他爹的修養功夫就高。

田老爹當然是先進了房，田武接着也跟進去。

× × ×

田老爹妙透了，搬個櫈兒又出來，坐在院子裏。

田武只好再跟出來，站在老爹左側，又叫了第五聲。

田老爹雖有一肚子一頭的氣，總不是條虎，縱然是條虎，虎毒還不食子。

於是田老爹大眼一翻，道：「我不聾，有話快說，說完了給我快滾！」

「爹！你年紀這麼大啦……」

田老爹道：「別放在心上，我現在還是吃自己的飯。」

田武道：「爹，唉！我知道爹生我的氣，可是爹……」

「我沒有閒工夫聽廢話，你要沒事，滾回去，今後少來，能不來，我唸佛！」

田武道：「爹，我把話說完了就走，侯塲主說……」

田老爹道：「滾他個十萬八千里的侯塲主，他說的話，你老子我不願意聽！」

田武道：「他說，您現在的祖屋，包括空地，願意出五千兩金子來買，是五千兩金子……」

「五千担金子也不賣。」

「爹！侯塲主不是好惹的，他也說了，爹要是這次還搖頭，他說爲我可惜，很可惜……」

田老爹不懂這句話了，不由道：「你可的那門子惜？」

「爹，他的話兒我懂，他要爹的命，兒我沒了爹，當然可惜……」

田老爹一蹦而起，道：「好小子，你是怕爹被他宰了，還是怕自己叫他殺了，說！」

「爹，是一樣的，他如果眞對爹下手，爹，你是逃不過的，不管兒我在爹的眼裏，多不孝，多不成材，總不會放着殺父大仇不報，認賊作父，所以他也不會留下兒我，爹，我死不足惜，爹，你想想您那兩個孫子……」

田老爹傻了，他是眞不喜歡田武，他是眞的喜歡田武那兩個兒子，他的孫兒。

田老爹傻呆的在想，旁邊有人笑了。

田老爹和田武都回頭，一個笑容滿面的英俊漢子，不知什麼時候來的。

田老爹沒開口，來客已伸過手來，道：「老爹您瞧瞧。」

老爹接過去，田武也看的明白，是五千五百兩金子的銀票，「成都大發號」的，這銀票全國通用。

老爹正要問，來客又開口道：「金子是老爹您的了，我只是租用老爹您這座祖屋，和屬於您的空地！」

「租？」田老爹不能相信，說道：「租多久？」

「不久，侯老馬塲什麼時候閉，租期就什麼時候到！」

「小伙子，你在作夢，侯老馬塲會倒？哼！」田武答上話。

「別這麼說，我替侯老馬塲算過命，就快倒了，不信問問老爹，當年『金印』家有多大，多壯，還不是說倒就倒，只隔了一夜，就倒的不剩一個人了！」

田武還要接話，田老爹一瞪眼睛道：「屋是我的，地是我的，租不租之權在我，你少多口。」

「老爹說的是，老爹，您租給我，好處多的很哪。」

「哼！」田武沉聲道：「黃鼠狼跟鷄拜年，我看你沒安着好心！」

「放心放心，不會不會。」來客樂嘻嘻的說道：「只要老爹點點頭，喏，立刻請秋家大娘作證，到地方上明文立約，租金一次付清，老爹您說，這又有什麼沒安好心的？」

田老爹斜着眼看來客，就像他初見印星一樣，怎麼看怎麼順眼。

他再瞧田武，越瞧越別扭。

突然，他一拍頭頂道：「小伙子，一句話，租給你啦！」

田武急了，道：「爹您三思，這小子銀票也許有假，這小子來歷又不明，這小子……」

來客笑道：「你說的也是，所以我的意思是，立約後，老爹先去兌金子，順便在成都把房子地全買好，然後我再使用這屋子和空地，至於我的來歷，老爹……」

來客竟附在老爹耳邊，低低幾句。

這幾句，田武是一個字沒聽見。

這幾句，竟像「天王旨」，從田老爹那臉上的驚喜之情，一看就知道是從心肝眼裏泛出來的。

所以老爹哈哈笑了，笑着說道：「好，好，太好了，好透了！」

田武猛地揚聲向來客沉喝道：「你報個名姓出來，我不能叫你把田家當作沒有懂事的人耍！」

來客沒答話，田老爹開口了：「你給我滾，這位公子已經告訴了我名姓來處，我懂事的很，也放心的很，你給我滾回侯老馬塲去，對侯夢熊那鬼小子說，我把房子地租給人家啦，有本事叫他使給人家看去，滾！」

田武悻悻然轉身，要走！

來客攔住了，道：「且慢，我說老爹，租約上有個條件，和您老這位公子有關係。」

這句話新鮮的很，田武當然不走了，田老爹也發了呆。

來客笑容依舊，道：「如果您老這位二公子，田武名馬師，不能答應全家搬回這屋子來，不能答應作我生意上的伙伴，租地的事，怕難成功。」

田武沒經大腦的就沉聲說道：「作你的鬼夢！」

來客像是沒聽見田武的話：「月錢紋銀五十兩，年紅百之五，供一等飯食，供一等宿處，有公役使喚，有一名理家照料小孩的丫頭，丫頭工錢，由公開支。」

田武傻呆的像塊木頭。

他不能信，無法相信。

這比他現在賣身投靠侯老馬塲强多了，强的太多了。

田老爹雙目中，射着祈盼，希求的光芒，看着田武。

田武腦海中正電旋般想着一件極不容易辦的事。

來客像是能未卜先知，道：「只要田武哥一點頭，接田武嫂和兩位小公子出侯老馬塲，平安的出侯老馬塲是我的事！」

「你眞有辦法？」田武急聲動問。

來客先看了看田老爹，田老爹道：「公子若能接出我那愚媳和兩個孫兒，我父子……」

來客一拍胸口，道：「容易，易如反掌。」

接着，父子、來客，低談頻頻。

結果，殷老爹直拍田武的肩頭，送走田武和來客。

× × ×

鍾守備立證，秋大娘作中證，遠方來客「徐家胥」，租得份屬田老爹的租屋乙座，佔地三分六，空地一百七十畝，立約日，一次繳清了全部租金。

徐家胥請酒，租了丁家棧。

鎮上稍有頭臉的，全請到了，幾乎可以說，每家的家主，全有請帖。

有人沒有，那是——侯老馬塲所有的人。

菜香，酒濃，人喜歡，大家都笑斜了眼睛。

侯夢熊，氣歪了鼻子！

田武，受了最嚴厲的一次訓斥。

丁家棧的酒會歡筵，三更才散。

侯老馬塲的內廳密談，三更才開始。

侯夢熊和七位手下，密談到天亮。

除了侯夢熊之外，那七名手下各跨快馬，馳出野馬坡鎮。

田家老屋前，有近百人在工作。

工作單純，伐木製樁。

樁高丈二，木樁橫在地上，已堆成一座座大山。

田家那百多畝空地的右角上，有兩百多名壯漢在工作。

工作也單純，挖溝！

侯夢熊安排了「眼綫」，一五一十獲得確報。

當夜，侯夢熊內宅的客堂中，出現了離開野馬坡鎮已個半月的皮包骨。

皮包骨當然早已把此行收穫報告過，現在爲侯夢熊推斷徐家胥究竟作的何等生意。

侯夢熊認爲，木樁自然是要豎圍牆，挖溝似乎有關水利。

包皮骨說，「野火」租地，離山泉源頭太遠，如果是挖溝以便水流，似乎說不過去。

另一位智囊人物呂子達，傲骨天生「自大」無人，偏是生不逢時老不走運，依然替人作嫁，自大不起來。

不過說起推理，或料事，的確比皮包骨高明。

呂子達認爲，野馬坡鎮，只有養馬這一行大事業，挖溝，備樁，又都是弄馬必需要的。

皮包骨冷笑搖頭，認爲絕不可能。

第一，除了侯老馬塲外，沒有馬源。

第二，侯老馬塲和官府有約，其他就算又有了馬塲，有了馬源，絕無出路，沒有出路的生意，傻子全不會做。

第三，馬塲要馬師，馬夫，這是專才，不是一年半年能請到的人手。

第四，馬塲還要有武林高手，千里解馬，不是簡單事。

第五，也是最最要緊的一項了，徐家胥是租用的房、地，代價高的比買到還高，除了侯老馬塲，有現成的底子，另外更有財源，可以這樣作以外，別人作了的話，那在生意說來，一定是種一本萬利的生意，所以皮包骨認爲，徐家胥可能在採「金」！

採金，並不是採礦。

探礦，是還不能一定的意思。

採金，那是說早已採得礦苗，就要下手開採出金子來了！

以「馬」比「金」，侯夢熊兩隻眼睛裏似乎射出火來，能溶化整個天下的「貪火」！

「對！」他猛拍條案，道：「老皮的推斷對，是開礦採金！」

呂子達人家叫他「自大」，的確有些道理，現在，他就不看「風情」的表現出他的自大來了。

他搖着頭道：「方圓千里，不出半粒金子，請問皮老哥，姓徐的金礦在什麼地方？」

皮包骨回的妙，道：「呂老哥，我若是知道那小子金礦所在，你老哥請想，我和塲主還有坐在這裏閒談的空嗎？」

呂子達冷笑着說道：「算姓徐的有座金礦好了，地方如果近，我們斷無不知的道理，地方若是遠，皮老哥他租下『野火』的房地，豈不是有點『沒犯王法帶個枷』，吃多了鬧的慌？」

一言提醒了皮包骨，他迭聲的喚人。

人進來了，他又迭聲的吩咐，快請田武。

田武就肚子裏裝上了料，準備着這一天的了。

奉召就到，來的快。

皮包骨讓座，復叫人敬茶，侯夢熊一言不發。

皮包骨含着笑問田武：「我說田師父！姓徐的租了你們家的地，是怎麼立的約？我是說都有什麼約定？」

田武回說他沒去，不知道。

皮包骨拜煩他明天回去一趟，可以假作不放心，仔細看看約文。

田武當然答應着，皮包骨接着又道：「我只是聽傳說，說你們家在當年，和『金印』家走的很近，你大哥田文，又是金印家的門徒，可對？」

「不錯。」

「金印家出那種叫人可惜的事情以前，可有什麼東西托存在你爹手上？」

「沒有。」

「有一年，對了，是你大哥走的那年，金印家不是來過兩個人，那晚就借住在你們家，你仔細想想，那一年你也十好幾歲啦，該記得的。」

「記得，有這件事。」

「好，好，沒事了，你請安歇吧！」

田武走了，皮包骨笑了，笑的那份得意，就像財神爺摔了個觔斗，正砸着他頭上一樣。

呂子達不懂皮包骨爲什麼如此高興，因爲他到侯老馬塲，才不過十年，而皮包



骨和田武答對的話中事，是二十年前了。

侯夢熊心裏比誰全有數，於是和皮包骨一樣的喜形於色。

他神秘的，壓低了聲音，問道：「老皮，你說的可是毀了金印一家的那兩個禍根？」

「東家，不是他們又是誰？」

「老皮，這麼說，是當年官家窮搜三日夜，始終沒能搜到的東西了？」

「東家，是不是我可不能保證，不過東家聖明，除了這個可能，姓徐的才不惜花費這麼多金銀，用了這多人力外，我老皮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值得姓徐的幹的了！」

侯夢熊的神色，突然嚴肅起來。

皮包骨向他示意，那是對着呂子達而發。

侯夢熊微一頷首，突然打個呵欠道：「眞累，今夜就談到這裏，子達，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呂子達雖然遇事剛愎自大而目中無人，却偏偏就看到了皮包骨的示意。

他從心裏泛出一股子怨氣，一股子恨意，所以一句話都沒說，站起來就走了。

皮包骨很會矯作，呂子達剛站起來，他就開了口，道：「東家也請早歇着吧，明天一早再商量也不遲。」

侯夢熊漫應着，呂子達已經早走出門去。

皮包骨走到門口，他脚下無聲，輕靈的像隻瘦貓。

呂子達回頭過，沒想到皮包骨就在身後，被迫的作了個連自己都知道一定十分難看的微笑。皮包骨也一笑，聳聳肩頭。

兩個人分道，皮包骨繞了個小圈子，重又回去。

呂子達繞了個大圈子，所以當皮包骨和侯夢熊密談緊要安排的時候，呂子達一隻眼從門縫裏盯着，話聲固然沒聽見，不過他的確是看了個清楚。

× × ×

士別三日，刮目待之。

拭目以待，似乎總比「刮」一層眼「灰」積「垢」差些。

整整三天，三天整。

三個整天，侯老馬塲由上至下換了樣兒。

皮包骨固然已經公開露面，另外陌生面孔的漢子，陰陽怪氣的人物，甚至包括兩個道士，三名傀儡狀的巨人，和一個高不過三尺的長鬍子老頭，也全無顧忌的在鎮上出出進進。

鍾守備是在正午中飯剛過，到的侯老馬塲。

侯夢熊親自接待，在大客廳中。

鍾守備竟率領着兩百名精壯騎兵來的，所以侯夢熊在答對上格外小心。

鍾守備直接告訴侯夢熊兩件事，一是據報本鎮突然出現許多陌生面孔，落身侯老馬塲，鍾守備要侯夢熊解釋。

侯夢熊呈上了一份名册，寫的十分清楚，聲明是新聘的馬塲馴馬高手和技擊名家。

因爲官家有命令來，命令還是由鍾守備轉達的，說「滇苗」、「貴苗」有不穩的樣子，軍馬急需調配，要侯老馬塲即解良駒三千匹，到昆明交接。

現在時限緊迫，路上也不安靖，所以聘來衆多好手，加緊馴馬和準備押解。

名册上的名字，不是叫張三，就是叫李四，沒有一個成名露臉的人。

鍾守備點過名册，也見過人，記在心中。

第二件事是，田老爹把兒子田武給告了，罪名夠大，忤逆不孝！

這個罪名，鍾守備說，以律坐實的話，少說充軍三千里，流放二十年，所以要田武到守備府答辯。

田武到了，當着侯夢熊的面，一一否認。

鍾守備說的好，這種事，着實不希望眞弄成經官來過問，有八分心意，希望化解田家父子間的失和，當然現在必須先按律解走田武。

侯夢熊沒反對，當然，他知道，反對也沒有用。

鍾守備說，希望是一件事，能不能作成又是一件事，所以老爹他肯否撤回原狀，現在沒辦法斷定，因此田武必須立刻先把侯老馬塲的事，人欠欠人等等，弄個乾淨。

侯夢熊自己說，兩不欠，月錢是每月底發，田武還可以具領十五兩工資。

田武立刻領了，在鍾守備再三詢問侯夢熊，馬塲公私方面，和田武還有否牽扯下，侯夢熊也再三表示，任何牽扯全沒有，於是鍾守備要侯夢熊具了甘結。

具那甘結時，侯夢熊曾有些猶豫，但是話已出口，自認再無牽扯，具結就成了公事，必須的公事，侯夢熊只好寫上名字，畫了押記。

鍾守備收好具結書，才吩咐田武帶着妻室和兩個孩子，一道走。

皮包骨似乎想出這裏面有些問題，苦在侯夢熊結書已立，田武和馬塲沒有牽扯，無能阻止田武妻兒離開，所以田武一家，毫無驚險的脫離了虎穴龍潭似的侯老馬塲，這正是徐家胥的妙計。

× × ×

明月，無風，好一個不冷不熱的晚春夜。

侯夢熊一頭汗，一身汗，一肚子火。

是那長長的白鬍子高三尺半的老頭兒，晚飯後告訴他的消息——

佔地一百七十五畝的「野火」地區上，像是有人施展出「大搬運」五鬼神術似的，突然全部有了粗如碗口的木樁牆。

樁高丈多，樁牆之外，丈八寬的護莊河。

護莊河，水深丈二。

通橋四處，是吊橋，現在橋是高吊着，這表示要進去的話是——此路不通。

四通橋外，護莊河內，水堤道八尺。

八尺水堤道上，有八座犬房。

八座犬房，四個人管。

四個人共管着三十二條「虎犬」。

每條虎犬，大人的大半高，眞像虎，看上去只怕眞老虎也沒那麼兇。

就因爲這些原因，侯夢熊沒有問那三尺半的長鬍子老頭，樁牆裏面在搗些什麼鬼！

（未完‧二）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和畢雲秋分手之後獨自上道，突見田中玉一路慌張焦急地走，決定跟在後頭看個究竟，只見田中玉來到樹林中，三個紫衣大漢圍住田中玉，要田中玉說出龍在田和卓一絕的下落，雙方一言不合大打起來，田中玉危急之際，凌千青出手相救，原來田中玉腿上中了紅衣女子的淬毒暗器，跌在地上，當她知道畢雲秋是凌千青義弟時，立即把解藥交出來，田中玉才倖免於難……田中玉要求凌千青協助共同去找龍在田和卓一絕的下落，凌千青答應了。凌千青外出，田中玉在家中，斷眉漢子又來找田中玉，非要他道出龍在田和卓一絕的下落不可……

## 誤入仙女廟 變作階下囚

斷眉漢子不防他有此一着，身形才撲到中途，耳中就聽到「叮」的一聲輕響，一點勁風撲面射到，一時不知他使的是什麼暗器，急忙舉手一撩，但覺手掌緣上刺痛了一下，似被什麼鋒利東西劃破，還沒來得及看，耳中又聽「叮」的一聲，一縷勁風襲了過來，只得一吸眞氣，身形往後疾退。

田中玉看他退去，便自住手。

斷眉漢子退到門口，低頭一看左掌緣果然被劃破了一道，鮮血涔涔而下，却不知是被何種暗器劃破的？一時不覺大怒，厲笑道：「好小子，你敢暗器傷人！」

田中玉得意的冷笑道：「哼！你再敢過來一步，小爺就教你躺下來，你信是不信？」

田中玉說着，又是「叮」「叮」兩聲，兩片三角形的碎瓷，有如兩點寒星，朝斷眉漢子雙目電射而來。

斷眉漢子怒喝一聲，刀光一閃，已把兩點瓷片一齊擊落，人也隨着大步逼了上去。

田中玉看得心頭大急，這一急，他手指連彈，但聽一陣「叮」「叮」輕響，彈出了四點瓷片。

斷眉漢子怒嘿一聲，揮刀劈出，但這回田中玉彈出的瓷片，一共却有五片，四片直奔他臉頰，被刀光磕落，最後的一片，却是由下而上，射向他右手執刀脈門。

斷眉漢子不防他有此一着，右腕被瓷片釘入，登時鮮血泉湧，疲軟無力，田中玉早已計算好了，右手倏揚，使出了初學乍練的「掌中劍」來，紫芒一閃，「噹」的一聲，削向他朴刀，立把對方厚背朴刀削成了兩截！

要知這斷眉漢子饒志高外號叫做斷眉刀，不但刀法精純，武功也極是了得，他右手一痛，刀法一滯，朴刀被田中玉削斷，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突然飛起右脚，一記「魁星踢斗」，同時把田中玉的紫艾劍踢飛，右脚倏落，身形跟上，左掌快似閃電，從下翻起，啪的一聲，擊中了田中



玉的胸口。

田中玉右腿負傷，只是靠在灶上，這時連想閃出都來不及，口中悶哼一聲，兩眼發黑，往後跌倒下去。

斷眉刀饒志高厲笑一聲：「好小子，你能逃得出饒某的手麼？」

左手五指如鈎，正待朝田中玉抓去，突覺背後一緊，被人像老鷹抓小鷄般憑空提了起來，一個旋轉，騰空朝外摔出數丈之遠！

這人自然是買了鹵菜趕回來的凌千青了。

他趕到之時，正好是田中玉中掌倒地，斷眉刀饒志高跨上一步朝田中玉抓去，他趕緊飛身而上，一把抓住饒志高背後的衣衫，轉身奮力把他身子往門外擲出，立即一下搶到田中玉身邊，問道：「田兄，你怎麼了？」

田中玉看來是已經昏了過去，沒有作聲。

凌千青俯身看去，只見他雙目緊閉，呼吸甚是微弱，顯然傷得不輕，這就伸手扶住他背脊，讓他慢慢的坐起身來；但剛把他上身扶起，只聽他胸肋間發出輕微的「格」「格」兩聲輕響，那是肋骨和胸骨折斷後的交錯之聲！

凌千青不覺一怔，也就在此時，田中玉本來昏過去的人，經斷骨一錯，劇痛攻心，居然把他痛醒過來，口中「啊」道：「痛死我了！」

凌千青慌忙把他身子放平，說道：「田兄肋骨可能被擊斷了，你快別動，讓我瞧瞧。」

田中玉痛出了一身冷汗，咬着牙道：「不，你不要碰我。」

凌千青一怔道：「你傷得不輕，先讓我瞧瞧，在下也可以給你醫治。」

田中玉道：「你身邊有傷藥，給我服幾顆就好。」

凌千青笑道：「若是田兄斷了肋骨，就得趕快把斷骨接好，才能無事，光服傷藥，是無濟於事的。」

田中玉道：「凌大哥，你先抱我進去，那邊屋子裏，有一張床，你讓我躺一回，也許就會好的。」

凌千青點點頭，雙手抄起他身子，平托着走入右首屋中。

托起身子，自然免不了會稍有震動，田中玉又覺肋骨劇痛，他咬牙忍耐，依然忍不住呻吟出聲。

凌千青縱然是輕手輕脚的把他平放到木床上，他已經痛得全身發顫，叫了聲「啊唷」。

凌千青皺皺眉頭道：「田兄準是被斷眉漢子震斷了肋骨，逞強是沒有用的。」

田中玉切齒道：「那個該死的惡賊，眞該殺一千刀，一萬刀……啊唷……」

他一生氣，呼吸牽動了肋骨，痛得自然更加厲害，他目中含着痛出來的眼淚，望着凌千青，說道：「凌大哥，你……眞會接骨？」

凌千青笑了笑，說道：「練武的人，都學過傷科，接骨只是小手術而已，自然會了。」

田中玉眼中流露出無可奈何的神色，低聲說道：「好吧……你就給我接着試試吧……」

凌千青柔聲道：「接上了，就不會痛得這麼厲害了。」隨着說話，俯着身子要去替他解開衣衫。

田中玉身軀一顫，不由自主的手掌一擋，急道：「你要做什麼？」

凌千青只當他怕痛，笑道：「你忍着些，一下就好了。」

「慢點！」田中玉說道：「我還有話說。」

「好吧！」凌千青等着他道：「田兄有什麼話，請說吧！」

田中玉望望他，說道：「你和畢雲秋結爲兄弟，小弟也想和凌大哥結爲兄弟，你同不同意？」

凌千青道：「結爲兄弟之事，也不忙在一時，等我替你接好骨再說不遲。」

田中玉道：「不，我要先和你說好了再接骨，你要不要我做你兄弟？」

凌千青看他說得很認眞，點點頭笑道：「好呀，我們三個人都得到卓老丈的寶劍，結爲兄弟，也是一段佳話，我自然願意了。」

田中玉問道：「結了異姓兄弟，是不是和同胞兄弟一樣？」

凌千青道：「這個自然，既是結義兄弟，自然和同胞兄弟一樣的了。」

「那就好。」田中玉望着他問道：「凌大哥，你今年幾歲了？」

凌千青道：「二十一。」

田中玉喜道：「小弟十八……凌大哥，這麼說，你該是我兄長了，我們那就說定了？」

「一言爲定。」凌千青笑道：「兄弟大概是怕大哥不肯盡力替你治傷？現在你可以放心了。」

田中玉口中「嗯」了一聲，就閉上了眼睛。

凌千青怕他怕痛，伸手點了他痲軟穴，就俯着上身給他解開長衫，然後又解開了他裏面的短衫扣子。

這一下，凌千青呆住了。

解開短衫扣子，內衣裏面赫然露出了淺綠色的肚兜來！

用肚兜的自然是女子了，何况被肚兜綳緊的雙峯，圓痕凸出，隱約可見。

他，會是女的！

凌千青雙手微顫，猶豫着不敢再解，田中玉也是緊閉着眼，不敢睜開來，也不敢出聲。

凌千青和聶小香有過纏綿之情，初通人道，這時眼看田中玉胸脯起伏，鼻中可以隱隱聞到處女身上的幽香，一時只覺臉紅耳赤，一顆心不禁怦怦直跳。

田中玉被他解開衣衫，心裏總覺害羞，但過了半晌，還不見他動手，忍不住閉着眼睛說道：「凌大哥，我們已經結爲兄弟，你就是小妹的兄長，長兄如父，你就不用顧忌了。」

「長兄如父」，這句話聽到凌千青耳中，臉上一熱，再也不敢心生綺念，雙手迅快解開她的肚兜，映入眼簾的竟是豐滿的胸脯，和白如凝脂的肌膚，他心頭不禁又是一蕩！

但想到她說過自己是她兄長的話，不

敢多看，雙手輕輕按在她肋骨上，摸到斷處，口中低聲道：「你忍着些！」

將她斷處對準，接好了骨，隨手拉過長衫，替她蓋在身上，遮住胸脯。

田中玉在他接駁斷骨之時，痛得咬住牙關還哼出聲來，這時斷骨已經接上，雖然還有些隱隱作痛，但已經好得多了，急忙問道：「大哥，已經好了麼？」凌千青也已鬧出了一頭汗水，一面說道：「你躺着，不可動。」

他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缸，傾了三粒藥丸，送到田中玉嘴邊，說道：「妳張開口來，把藥丸吞下去，但身子仍是絲毫動彈不得，愚兄還得給妳敷藥。」

田中玉依然閉着眼睛，只是張開了嘴，把藥丸吞了下去。

凌千青不敢怠慢，收起瓷瓶，又從身邊取出一顆蠟丸，揑碎了外殼，裏面是一顆龍眼大硃衣藥丸，他納入口中，把藥丸嚼爛，然後又揭開她長衫，把嚼爛的藥丸，輕輕敷在她傷處，這才給她扣好肚兜和外衣的扣子，解開痲軟穴，接着道：「從現在起，十二個時辰之內，妳絲毫不可掙動。」

田中玉睜開眼來，她眼神之中還是含着羞澀之色，感激的道：「大哥，眞謝謝你。」

凌千青紅着俊臉，含笑道：「小妹子，我就是妳兄長，還謝什麼呢？」

田中玉道：「大哥，你說十二個時辰，不可掙動，那麼過了十二個時辰呢？」

凌千青已漸漸恢復正常，笑道：「過了十二個時辰，已經好了，自然是不要緊了。」

田中玉道：「好得會有這麼快麼？」

凌千青道：「愚兄給妳敷的是家師秘製木劍門的『接骨丹』，就算妳手指被劍削斷了，敷上『接骨丹』，十二個時辰就可以伸展自如了，何況方才妳又服了三顆『救傷金丹』，最重的內傷，也很快就會好的，就是在這十二個時辰之內，絲毫動彈不得。」

「好，我不動就是了。」田中玉道：「但……小妹肚子餓了……」

凌千青微微搖頭道：「不成，目前藥性正在發散，這十二個時辰之內，都不能進飲食。」

「要十二個時辰不能飲食？」田中玉吐吐舌頭道：「大哥，那你不如點了小妹的睡穴，一覺醒來，不就是十二個時辰了麼？」

「不成。」

凌千青又搖搖頭：「等到藥方發散半個時辰，妳自會漸漸睡去，點了睡穴，至少有一處脈穴受閉，藥力又如何行得開來？不過趁妳還沒睡着的時候，我要去吃飯了。」

田中玉道：「大哥肚子餓了，那就快去吃吧！」

凌千青道：「我要在妳醒的時候趕快去吃飯，因爲等妳睡熟了，我必須守在妳身邊。妳清醒的時候，自然不會掙動，但睡熟了，說不定會轉側，所以妳一動，我就必須按住妳，一直要守到十二個時辰，方可無事。」

田中玉眼中又有了羞澀之色，低低的道：「那大哥今晚就不能睡了。」

「不要緊。」凌千青笑了笑道：「誰要我是妳兄長，其實練武的人，一個晚上不睡，並不算得什麼。」

「大哥。」田中玉感激得流下淚來，含着淚笑道：「小妹不敢說謝，因爲我是你小妹咯！」

「對！好了。」凌千青站起道：「妳好好的躺一回，我要去吃飯了。」

說完，轉身走了出去。

飯在大鍋裏，鹵菜在板桌上，但板桌旁坐着一個人。

一個紅衣的女子，她似乎在等着他。

凌千青看到她，不覺一怔，這紅衣女子正是早晨在林間見過，她是紫衣帮的什麼使者，她以「子午針」打傷了田中玉，後來又給了解藥。

「她到這裏來做什麼呢？」

凌千青心中想着，忍不住道：「姑娘到這裏，想必有什麼見教了？」

紅衣女子臉上依然垂着一層薄紗，抬頭道：「凌少俠怎知我是找你來的呢？」

凌千青微笑道：「這裏只有田中玉和在下兩個人，姑娘若不是衝着田中玉而來，那就是找在下來的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走到灶上，揭開飯鍋，裝了一碗飯，又找了一雙筷子，回到板桌旁，和紅衣女子對面坐下，隨手打開那包鹵菜的荷葉。

「嗯！」紅衣女子鼻中輕嗯着，望着他淡淡一笑，說道：「就算是我來找你的好了。」

凌千青道：「姑娘有何見教，那就請說吧，恕在下肚子餓了，一面吃飯，一面恭聆雅教吧！」隨即自顧自的吃起飯來。

紅衣女子一雙剪水般的眼神，透過青紗，盯着他，似是對他漫不在乎的神情頗爲欣賞，過了半晌，才道：「凌少俠已經知道我是紫衣帮的人了？」

凌千青點頭笑道：「在下還知道姑娘是使者身份，對吧？」

「嗯。」紅衣女子輕嗯道：「那你怎麼不問我是誰呢？」

凌千青道：「姑娘肯說麼？」

紅衣女子道：「你又沒問我，問我，我自然會說。」

凌千青道：「好，那麼在下就請問姑娘芳名？」

紅衣女子隔着輕紗，臉上似乎微微一紅，說道：「我叫沈若華。」

她說話的聲音比先前要輕得多，顯然薄有羞意。

「原來是沈姑娘。」凌千青朝她含笑點頭，說道：「沈姑娘現在可以說說來意了。」

沈若華道：「這麼說，凌少俠和他祖孫應該沒有什麼深厚交情的了？」

凌千青道：「本來沒有。」

沈若華在蒙面輕紗中，轉了一下眼珠，說道：「聽凌少俠的口氣，好像現在有了？」

凌千青不覺俊臉一怔，點頭道：「不錯。」

沈若華道：「那麼凌少俠和田中玉現在是什麼交情呢？」



凌千青道：「沈姑娘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沈若華淡淡一笑道：「凌少俠如能見告，我就可以說下文，你如不肯見告，我下文就說不下去了。」

「好！」凌千青道：「田中玉拜卓老丈爲師，沈姑娘總知道吧？」

沈若華道：「我聽說過。」

「那就對了。」凌千青道：「第一，卓老丈對在下有贈劍之義，田中玉是卓老丈的門下，現在田中玉負了傷，在下總不能袖手不管。」

沈若華道：「還有第二麼？」

「有。」凌千青續道：「田中玉是在下口盟兄弟。」

沈若華「哦」了一聲。

凌千青道：「沈姑娘的下文呢？」

沈若華道：「這我就不好說了。」

凌千青道：「沈姑娘說出來聽聽，又有何妨？」

沈若華說道：「敝帮要找田大俠和卓大俠二位，這在試劍會上，凌少俠也已經聽到了，敝帮對田、卓二位，並無惡意的，這一點，我們也已一再跟田中玉表示過了。」

凌千青說道：「但龍老丈和卓老丈兩人，昨晚已經無故失踪，沈姑娘也一定知道了。」

沈若華冷笑道：「掌中雙傑，不是故意避不見面？」

凌千青正容道：「在下從不說謊。」

「我相信你就是了。」沈若華道：「只是……」

她沉吟着沒有說下去。

凌千青道：「沈姑娘有什麼話，只管請說。」

沈若華道：「那我就直說了，敝帮在沒找到掌中雙傑之前，希望請田中玉到敝帮去。」

凌千青皺皺眉道：「這個……」

「你有爲難？」沈若華接着道：「我來的意思，就希望凌少俠能置身事外。」

「不成。」凌千青說道：「在下沒和田兄弟結義之前，等他傷好了，在下就可以不管，但既已結爲兄弟，在下就義不容辭。」

「我知道這話是白說的。」沈若華目光閃動，緩緩說道：「只是這是敝帮上面交下來的命令，我們非辦到不可。」

凌千青道：「那就無話可說了。」

沈若華深深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凌少俠，我們的談話，就到此爲止。但和凌少俠今天是第二次見面，雖然我們談不上是朋友。但我有一句話，想勸勸凌少俠，這是撇開公事，以我沈若華的私人身份說的。」

凌千青望着她，含笑道：「沈姑娘請說。」

沈若華道：「紫衣帮崛起江湖，雖然只有短短三年，但網羅了不少江湖上的成名高手，連各大門派都爲之側目，如果沒有必要，凌少俠初出江湖，實在犯不着和紫衣帮不愉快。」

凌千青道：「謝謝沈姑娘的好意，在下會記住妳的話。」

沈若華站起身道：「那我走了。」

凌千青道：「沈姑娘請留步。」

沈若華已經轉過身去，聞言又回過身來，問道：「凌少俠還有什麼事麼？」

凌千青說道：「在下正想請教妳一件事。」

沈若華道：「你說說看。」

凌千青道：「沈姑娘是貴帮的使者，在貴帮中身份大概不低了？」

沈若華「嗯」了一聲，沒有作答。

凌千青道：「在下想請問一個人，不知沈姑娘知不知道？」

沈若華道：「你要問誰？」

凌千青道：「不知貴帮中有沒有一個叫聶小香的人？」

「聶小香？」沈若華問道：「是不是女的？」

凌千青點點頭道：「是的。」

沈若華問道：「有多大年紀了？」

凌千青道：「大概十七八歲，揚州口音。」

沈若華盈盈目光在蒙面輕紗中流動，問道：「她是你什麼人呢？」

凌千青臉上微紅，道：「不是在下什麼人，她……取走了在下一件東西，在下正要找她。」

沈若華道：「她說是敝帮的人？」

凌千青道：「沒有，在下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沈若華微微搖頭道：「據我所知，敝帮之中，並沒有聶小香這個人。」

凌千青看她說得不像是假，這就拱拱手道：「多謝沈姑娘見告。」

「不用謝。」沈若華轉身輕盈的往門外而去。

凌千青起身收拾碗筷，又把吃剩的鹵菜包好，才回到前面左首房中。

田中玉叫道：「凌大哥。」

凌千青問道：「妳還痛不痛？」

「不痛了。」田中玉道：「我好像聽你在和人說話？」

凌千青道：「是紫衣帮的人。」

田中玉道：「又是他們，你沒和他們動手？」

「沒有。」凌千青道：「來的是一個女的。」

田中玉問道：「找大哥來的？」

「唔！」凌千青道：「主要還是來問令祖和令師下落的，他們還以爲令祖和令師故意避不見面。」

田中玉道：「大哥怎麼說？」

凌千青笑道：「我告訴她，令祖、令師眞的失踪了。」

田中玉道：「她肯相信麼？」

凌千青道：「我告訴她，我從不說謊，她好像相信了。」

田中玉眨眨眼睛，問道：「她年紀大不大？」

凌千青道：「好像不大，她臉上蒙着一層面紗，我沒看清她的面貌。」

田中玉嗤的輕笑道：「但她看清了大哥的面貌了。」

× × ×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揚州是歷史上的名都，爲南北交通要道，兩淮鹽運的中心，富商大賈，多住在這裏，富麗繁華，不下京都。

揚州的地點雖在江北，却富有江南的情調，尤其是瘦西湖。

說起瘦西湖，也眞瘦得可憐，一束纖腰，楚楚有致。

沿湖最大的點綴，就是楊柳，每當春天開始，綠楊如烟，春風徐拂，千萬條柳絲，就夠迷人的。

柳蔭下，酒帘邊，靜靜的泊着小遊艇，船娘們一個個花枝招展，盈盈如水，（揚州女子水色好）婀娜嫵媚，笑語如鶯。

瘦西湖上有一家最出名的點心館，叫做富春樓的，不但點心名聞遐邇，而且也是瘦西湖上景色最宜人的地方，樓臨水面，朱欄曲折，樓宇寬敞，你可以在這裏「皮包水」（吃茶點），也可以憑欄欣賞湖上景色，和船娘們悠然打槳的美姿態。

現在正是上午巳牌時光，富春樓五間打通的樓面上，數十張桌子，幾乎已經坐滿了「皮包水」的客人。

東面臨湖的一張桌子，靜靜的坐着兩個人。

這兩人都是一身青紗長衫，年紀不大，最多也不過二十出頭，左首一個生得玉面朱唇，風度翩翩，如果看他容貌，本是斯文一派，但腰間却懸一柄青穗長劍。

右首一個舉止也很斯文，但臉如淡金，似乎微有病容。

這兩人不用作者交代，當然就是凌千青和田中玉了。

他們到揚州來，自然是爲了尋人，凌千青丟了師父傳給他的青藤劍，因爲聶小香有揚州口音，他非找到她不可。

田中玉的師父掌中指龍在田，師父掌中劍卓一絕無故失蹤，凌千青遇上的朱衣老道，要他「往北方走，遇仙即止」，鎮江的北首，自然是揚州了。

事情雖是兩件，却可以併案辦理，揚州自然非來不可。

但他們到了揚州，却茫然無所適從，偌大的揚州，你到那裏去找聶小香、龍在田和卓一絕呢？

到揚州來之前，旣無一絲綫索，到了揚州，自然就沒有轍了！

兩天時間，都花在茶樓酒肆上，就是毫無半點眉目，今天，他們找到富春樓，看來還是一無所獲。

因爲樓上食客雖多，却都是些文人墨客和商賈中人，毫無岔眼，而且全樓之中，身邊携帶長劍的，可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凌千青自己了。

凌千青感到意興索然，只是慢慢的喝着茶。

田中玉自然看得出來，口中低低的叫了聲：「大哥。」

凌千青一手托着茶盞，問道：「兄弟有什麼事？」

田中玉道：「我們遊湖去，好不？」

凌千青笑道：「好吧，妳有興趣，我們就去。」

田中玉展齒笑道：「那就走。」

隨着話聲，就站起身來。

凌千青看她興緻很好，就隨着站起，付了帳，一同下樓，走近埠頭。

早有一條小艇停在那裏，船梢站着一名垂着兩條辮子的綠衣少女，招呼道：「兩位公子爺，要遊湖麼？」

凌千青聽她一開口，聲音和聶小香差相近似，心中不覺一動，忖道：「看來聶小香果然就是揚州人了。」

一面點點頭笑道：「我們正是遊湖來的。」

綠衣少女朝兩人甜甜一笑道：「二位公子那就請上船了。」

凌千青和田中玉跨入艙中，對面坐下，綠衣少女用槳輕輕點開船頭，就划着槳，朝湖面上駛去。

田中玉問道：「小姑娘，揚州有些什麼好玩的地方？」

綠衣少女一面打槳，一面嫣然笑道：「原來兩位公子初來揚州，光是湖上，就有許多名勝，從這裏去，是五亭橋、徐園、小金山、平山堂，每到一處，都可以流連上半天。」

凌千青問道：「還有呢？」

綠衣少女道：「還有就是梅花嶺，和瓊花觀。」

她俏眼瞟着兩人，問道：「兩位公子是讀書相公，對不？」

田中玉問道：「讀書人怎麼呢？」

綠衣少女眨着眼說道：「一種是讀書相公，還有就是做買賣的，就多一個去處了。」

凌千青道：「那是什麼地方？」

綠衣少女道：「仙女廟。」

「仙女廟」不是有一個「仙」字嗎？

凌千青想起朱衣老道曾說過：「遇仙而止」，莫非指的就是仙女廟不成？

心念這一動，不覺問道：「仙女廟只有讀書相公和買賣人能去麼？」

「自然什麼人都可以去了。」

綠衣少女噗哧一笑，說道：「我是說到仙女廟去的，以讀書相公和買賣人比較多就是了。」

田中玉道：「他們去做什麼的呢？」

「自然去求籤的了。」

綠衣少女輕聲笑道：「仙女廟裏仙女娘娘最是靈異不過，讀書相公去問的是前程，今年會不會高中？買賣人去問這一趟買賣是不是能夠賺大錢？仙女廟外面，經常演戲酬神，就是中了舉，賺了大錢去還願的。」

田中玉道：「仙女娘娘有那麼靈，那就應該還有一種人要去燒香許願才對。」

綠衣少女睜大眼睛問道：「是那一種人？」

田中玉輕笑道：「像姑娘這樣的人，去問終身呀！」

綠衣少女暈飛雙頰，含羞道：「才沒有呢！」

凌千青問道：「仙女廟在那裏？」

綠衣少女道：「城東。」

凌千青道：「姑娘，妳快靠岸。」

綠衣少女俏眼中飛過一絲異彩，詫異的道：「怎麼？公子爺要上岸，不遊湖了麼？」

凌千青笑道：「我今年秋天，就要去應試，姑娘旣然把仙女娘娘說得這麼靈，我就要趕去求一支籤，遊湖明天也可以來遊。」

綠衣少女瞟了他一眼，說道：「公子爺今年一定會高中的。」

凌千青笑道：「這麼說姑娘比仙女娘娘還要靈了。」



綠衣少女道：「公子爺取笑了。」

她果然把小艇打了個折，駛回原來的埠頭。

凌千青從懷中取出一錠碎銀，遞給了她，就舉步跨上埠頭。

綠衣少女道：「公子爺，就是遊一遊湖，也用不着這麼多銀子。」

田中玉說道：「多的就送給妳買花粉吧。」

接着低聲道：「等我大哥中了狀元，會來接妳當狀元夫人去的。」

綠衣少女被他說得粉臉通紅。田中玉已經含笑跨上岸去。

兩人走了一段路，田中玉低低的道：「大哥，我們這就要到仙女廟去麼？」

凌千青道：「自然馬上就去，雖然不一定會有消息，也總算是綫索了。」

田中玉道：「那天朱衣老道說的『遇仙而止』，會是仙女廟麼？」

凌千青道：「仙女廟總沾上了一個『仙』字，我們且去看看再說。」

× × ×

城東仙女廟，本是一處鹽米市場，但因爲廟前有一片空曠的場地，仙女娘娘又有求必應，經常有許願的人來還願酬神，也經常演戲，就有不少攤販在這裏設攤，後來走江湖賣藥的、練拳的也在這裏圍了場子，就這樣，雖然不是廟會期間，也漸漸形成了一個市集。

現在，這仙女廟一片廣場上，吃喝玩樂，形形式式，三教九流，可齊全了。

凌千青、田中玉兩人，到了仙女廟前面，只見一路上攤販林立，遊客雜沓，是個龍蛇雜處之地，仙女廟在這樣的一個複雜的環境之中，顯然不是清淨之地了。

兩人只是像旁的遊客一樣，胡亂逛了一陣，漸漸走近仙女廟的大門。

一般大的寺廟，如果不在廟會之期，是不開中間兩扇大門的（較小的廟宇，一共只有兩扇大門，自然又作別論），仙女廟規模宏偉，屋宇覆蓋甚廣，自是屬於大廟之列，兩扇高大的山門，經年常關，只有左右兩邊的側門開着，供香客和遊人出入。

就因爲仙女廟的仙女娘娘有求必應，縱然不是廟會日子，善男信女，求籤許願的人，進進出出，還是不少。

凌千青和田中玉隨着幾個香客，從側門進入廟內，再由左廊折入天井，就看到有不少人正在到處拈香拜神，一座比人高的大香爐，香烟繚繞。

跨上石級，大殿上求神拜佛的人更多，幾個籤筒，正在播着一片「策」「策」之聲。

這裏是官迷心竅，（求中舉、中元的人）和財迷心竅的人（求財）磕腦袋瓜的地方，當然看不出有什麼異樣來。

凌千青回頭道：「兄弟，我們到後面去看看。」

田中玉點點頭，兩人由大殿轉出，穿過長廊，來至第二進，這裏比起前殿，就清淨得多了，香客全擠在仙女娘娘殿，這裏也有幾個，那只是隨便拈香參拜而已。

兩人剛跨上石階，就有一個中年全眞迎了上來，打着稽首說道：「二位施主請了。」

他沒向別的香客招呼，却來招呼凌千青和田中玉，那是因爲別人雙手捧着香，一望而知是香客，他們不像香客，而且凌千青腰間還佩着長劍，自然特別顯眼了。

凌千青連忙含笑還禮道：「道長請了，在下兄弟路過揚州，久聞仙女廟香火鼎盛，特地瞻仰來的。」

中年全眞看着兩人，含笑道：「歡迎歡迎，兩位施主請入內待茶。」

凌千青道：「道長不用客氣，如果方便的話，在下兄弟想到處走走。」

中年全眞笑道：「施主說那裏話來，敝廟仰仗的就是十方香火，進入敝廟來的都是施主，那裏會有不方便之理，不知二位施主是否需要貧道帶路？」

凌千青道：「這個不敢當，香客正多，道長只管請便好了。」

中年全眞道：「如此，貧道就不奉陪了，只是後進是觀主清修之地，左右兩邊，則是雲房，遊客止步，要請二位施主原諒。」

一般寺院道觀，雲房所在，都是「遊客止步」的地方，這也是常情。

凌千青問道：「在下聽說觀主是位年高有道之士，精通玄門精義，不知道如何稱呼？」

中年全眞道：「敝觀主道號上玄下通，今年已經九十有八了。」

凌千青道：「在下兄弟慕名而來，不知可否參見觀主一面？」

「這個……」中年全眞面有難色，說道：「敝觀主清淨無爲，已有多年不問塵事，平日很少接見客人，只怕要使二位施主失望了。」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身穿鵝黃道袍的小道童從後進走了出來，朝中年全眞打了個稽首道：「三師叔，觀主剛才吩咐，今日中午，有二位遠道來的小施主，和觀主有緣，可以請他們到雲房相見。」

中年全眞聽得面露驚喜，朝凌千青稽首道：「觀主精通易理，大概巳知二位施主的來意了，這是很難得的事，平常有許多遊客，想見觀主，都見不到，如今觀主來請二位入內相見了。」

凌千青心中一動，忙道：「觀主果然道法高深，未卜先知，看來在下兄弟，福緣不淺！」

中年全眞一指小道童道：「他是伺候觀主的明心，二位施主請隨他進去，貧道就不奉陪了。」

小道童接着朝兩人打了個稽首道：「小道替二位施主領路。」

說完，就轉身走在前面，往後進行去了。

凌千青謝過中年全眞，就舉步跟着小道童身後就走。

小道童出了二進殿宇，穿行長廊，經過了幾座殿宇，進入一道月洞門。

這裏巳是仙女廟最後一進，庭中有一棵古松，老幹槎椏，勢如摩雲，松樹底下，養着一對白鶴，狀極悠閑，見到了人也不走避，看去甚馴。

迎面一排三間屋宇，靜寂無聲，甚是清幽。你如果看了仙女廟外擾攘紅塵，眞想不到此處居然隔絕塵囂，別有天地！

光看這份光景，這位仙女廟的觀主，自然是有道高人了。

小道童明心引着兩人越過青草如茵的一片草地，到了階前，就神色恭敬，在門口說道：「啓稟觀主，二位施主來了。」

只聽裏面響起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快請他們進來。」

小道童應了聲「是」，立即身形一側，說道：「觀主請二位施主進去。」

他側身擧手，撩起一片門簾。

凌千青、田中玉一先一後，跨入門去。只見這間雲房略呈方形，中間雙壁處，放一張紫檀的雲床，床上盤膝坐着一個銀髮披肩，銀髯飄胸，身穿朱紅道袍的老道人。

這老道果然是個有道的高人，不但臉如嬰兒，白裏透紅，白眉低垂，覆着一雙烱烱有神的目光，神情冲夷，道氣盎然。

雲床左右兩邊，放着兩個古藤盤曲的花盆架，架上放着兩個白玉花盆，盆中是兩本紫色靈芝，足有海碗大小。

雲床前面，是一個古銅八卦爐，爐香嫋嫋，一進入雲房，就可聞到一縷淡淡的檀香氣味。

「呵呵！二位小施主遠來不易，大概不認識貧道了？請坐、請坐！」

老道人面上流露出藹然笑容，抬着手朝二人招呼。他年已九十有八，但說話的聲音清朗，聽來幾乎只有四十來歲的說話的聲音。

任何人看到這般光景，心中無不肅然起敬。

凌千青來時，還把仙女廟當作賊窠，但此時看了這位老道長，不覺暗暗驚異，神色恭敬的朝上首拱手作了長揖，說道：「在下兄弟久仰老道長道法高深，今日得瞻仙宇，實是福緣不淺。」

「好說，好說！」玄通老道微笑道：「二位小施主先請坐下再說。」

凌千青、田中玉就在他對面的兩張紫檀木椅上落坐。

玄通老道不待二人開口，又道：「仙道無憑，人間那有眞仙？貧道只是靜參易理，稍悟天人之機，比人家多活了幾十年而已，其實離大道還遠得十萬八千里，成仙證道，「談何容易？呵呵！」

凌千青說道：「老道長，這是過謙之詞。」

玄通老道又道：「貧道只是山野之人，雲烟過眼，心如止水，就因爲心如止水，大概再活個九十八年，還可以辦得到，呵呵！」

田中玉詫問道：「老道長眞是神仙中人？」

「二位何嘗不是神仙中人？」

玄通老道笑了笑道：「貧道算出今午會有二位舊友光臨敝廟，而且和貧道有緣，貧道這有緣二字，指的是宿緣，大位小施主聽不懂吧？」

凌千青道：「老道長語含玄機，在下兄弟確實不易領悟。」

「呵呵！

玄通老道又呵呵笑着道：「這也難怪，二位小施主年紀還幼，靈根已泯，貧道稱二位舊友，那是一甲子以前的事了，貧道路過峨嵋，曾和二位在金頂暢談大道，二位怎地忘了？」

田中玉道：「一甲子以前，在下還沒生哩！」

「不錯，不錯！」

玄通老道微微一笑道：「二位當時正是峨嵋茅蓬煉氣之士，得道成胎，還得轉胎，所以貧道覺得仙道無憑……」

凌千青被他說得迷迷糊糊，覺得他在胡說八道，又像很有道理。

只聽玄通老道又道：「二位經貧道一說，總應該想起一點來了？」

田中玉道：「我怎麼會一點也想不起來呢？」

「慢慢的想，呵呵，慢慢的想。」

玄通老道瞇着雙目，含笑道：「貧道覺得二位靈智不應如此被塵俗所蒙，再仔細想想，就會想得起來了。」

凌千青忽然雙目乍睜，一手拉起田中玉的手，霍地站了起來，喝道：「兄弟，咱們快退出去！」

「呵呵！」玄通老道依然瞇着雙目，笑道：「這位小施主可能已經想起來了，請坐，請坐，既已想起前因，正作貧道的座上客了！」

× × ×

不是座上客，是階下囚！

凌千青、田中玉迷迷糊糊的被人抬起，不知過了多久，才從迷迷糊糊中逐漸清醒。凌千青第一件事，就運氣檢查全身。

田中玉却已經尖叫起來：「大哥，我們在那裏了呢？」

凌千青這一運氣，登時發現自己身上有兩處經穴果然被人家以截脈手法給閉住了。

他暗暗覺得好笑，自己練的是「乙木眞氣」，不懼任何手法閉住經脈，方才一經運氣，就已豁然貫通，只是田兄弟……

田中玉看他沒有作聲，還當他沒有清醒過來，着急的搖着他身子叫道：「大哥，你快醒醒，快醒醒呢！」

凌千青突然想到自己兩人被他們迷翻送到這裏，說不定暗中仍然有人監視，自己說話可得小心，一念及此，不覺口中「唔」了一聲道：「兄弟，你嚷什麼呢？」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兄弟，妳別作聲，先請坐過來，妳身上有兩處穴道，被他們截脈手法閉住了，愚兄給妳先解開了，但不論遇上什麼事，沒有愚兄出聲，妳仍然要裝作經穴受制，不可露出破綻來。」

田中玉聽得心中一驚，暗道：「看來大哥江湖經驗果然自己老到多了！」

一面依然嚷道：「大哥，你還不知道呢，我們被關在一處暗不見天日的地方，那賊老道果然不是好人。」

口中說着，人已挨着凌千青身邊坐了過來。

凌千青安慰着道：「兄弟，既來之，則安之，這裏很可能是在地室之中，但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總有目的吧，且等他們有人來了，問問明白，再作道理。」

一面再以「傳音入密」說道：「現在不可說話了，快些運氣，和愚兄度入的眞氣會合，引導運行。」

說着就伸出手去，按在她背後「靈台穴」上，默默運功，眞氣輸入她體內。



田中玉果然不敢再說，立即運氣行功，引着大哥的眞氣，循經而行，直待眞氣循行一周，但覺十二經絡豁然而通，凌千青才把手掌緩緩收了回去。

田中玉想起大哥給自己脚彎上起出毒針，給自己胸口接骨，現在再給自己運氣，不但自己身子都給他看到了，連自己體內，都有了他貫注的眞氣，自己總歸是女兒之身……

她突然感到一陣羞澀，襲上心頭，臉上登時熱烘烘的，急忙把身子移開了些，連看都不敢再看他一眼。

凌千青却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些什麼？他伸手摸摸身邊，鎭江劍已經不見了，那不用說自然是給對方搜去了，回頭仍以「傳音入密」問道：「兄弟，妳的紫艾劍還在身邊麼？」

田中玉摸摸身邊，她把紫艾劍藏在貼身之處，居然未被搜走，這就點點頭低聲道：「在。」

她不會「傳音入密」，因此只說了一個「在」字，而且聲音說得很低。

凌千青道：「如此就好。」

田中玉問道：「你呢？」

凌千青道：「被他們搜走了。」

田中玉低低的道：「大哥，我看還是交給你的好，你武功比我好，萬一動起手來，你就用得着。」

凌千青笑道：「還是妳留着吧！」

「不！」田中玉道：「我留着不如交給你，遇上一個武功比我强的敵人，我就施展不開，不小心還會被人家奪走，在你手中就不同了，你足以自保，也可以保護我。」

她在說話之時，已從長衫裏面解下了紫艾劍，遞將過去。

凌千青聽她說得也有道理，就伸手接過，佩到長衫裏面，然後擧步走了幾步，伸手在牆上一摸，那是一堵磚牆。

這間地室，地方並不大，雖然沒有什麼光綫，但他凝足目力，還能看得清楚，只有左首一道門戶，他走近門前，再伸手一摸，只覺着手冰凉，是一道鐵門。

他身邊有了紫艾劍，這道鐵門，就關不住自己兩人，但他並不想破門而出。

因爲自己兩人，被制的經穴已解，要想出去，隨時都可以走。

對方既以朱衣道人測字爲由，要自己往北來，「遇仙而止」，又把自己兩人，誘入觀主靜室，以迷香把自己迷翻，可見對方着實用了一番心機！

由此看來，這仙女廟不是和柳鳳嬌有關，便是和掌中雙傑失蹤有關了。

和柳鳳嬌有關，那麼自己正好藉此機會，探聽聶小香的下落，索回青藤劍。

和掌中雙傑失蹤有關，那就更須趁機把兩人救出。

這兩件事沒有下落之前，自然不能走了。

田中玉跟在他身邊，低低的問道：「大哥，我們有辦法出去麼？」

凌千青朝她微微一笑，以「傳音入密」道：「我們隨時都可以出去，只是現在還不能走。」

田中玉道：「爲什麼呢？」

凌千青把她拉到壁角坐下，仍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們進來不易，總要摸出對方的底細來，否則豈非白來了？」

田中玉道：「我們被關在這裏，能摸到他們底細麼？」

凌千青道：「所以要忍耐，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總會有人來的。」

「那老道士壞透了，故意說些玄機，把我們聽得迷迷糊糊的！哦，還有……」

田中玉仰起頭叫道：「大哥，我在想，那遊艇的婆娘顯然也是他們一路了。」

凌千青笑道：「我們一路行來，早就落入他們的暗算中，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早在北固山，要我們往北來，遇仙而止的朱衣老道，也就是他們一路的了。」

田中玉矍然道：「這麼說，我爺爺和師父也是他們刼持的了？」

「當然有可能！」凌千青又以「傳音入密」，把自己方才所想的兩件事，也和她說了。

田中玉由衷的感到佩服，低低說道：「大哥，你眞行，江湖經驗比我多得多了，這些事情，我怎麼沒想到呢？」

凌千青道：「這是妳沒遇到什麼事，我從少聽大師兄（徐兆文）講江湖上的故事，聽也聽得多了。」

正說之間，凌千青一擺手道：「有人來了。」

田中玉聽聽沒有聲音，忍不住問道：「我怎麼沒有聽到聲音呢？」

凌千青道：「還在門外走道上，快要到了。」

話聲甫落，果然聽到鐵門外面有人開啓鐵鎖的聲音。凌千青急忙以「傳音入密」叮嚀道：「兄弟，妳要記住了，我們兩處經穴被制，不能和人動手，一切由愚兄來應付。」

田中玉只是點着頭道：「我知道。」

鐵門「碰」的一聲，被人往外拉開，就有燈光從門外射了進來。

田中玉故意大聲罵道：「賊毛道士，你們把小爺關在這裏，要待怎的？」

從門外走來的却是一個蓮步細碎的綠衣女子，一手提着燈籠，俏生生的走入，輕笑道：「二位公子，不用動怒了，我可不是道士。」

她一開口，凌千青就已聽出是遊艇上那個打槳的少女，不覺哼道：「姑娘眞行，居然把我們騙到仙女廟來了。」

田中玉道：「大哥，她就是那個打槳的女子嗎？」

綠衣少女把燈籠提高了些，照着她春花似的笑靨，眼波一溜凌千青，笑着說道：「還是這位公子的耳朶行。」

一面又道：「公子說我把你們騙來的，可寃枉人了，仙女廟可是你們找來的，不是我把你們騙來的。」

凌千青問道：「姑娘來此作甚？」

綠衣少女霎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說道：「來看看二位，不行麼？」

田中玉笑道：「狀元夫人自然是來看狀元郎的，不會來看我的了。」

綠衣少女被她說得粉臉一紅，啐道：「你少貧嘴。」

她沒有發怒，顯然對狀元夫人這四個字，還很感興趣。

（未完・六）

四大名捕故事

溫涼玉・文
可飛・圖

#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黃金鱗等人帶着官兵追到息大娘的地段毀諾城，見戚少商等人一過鐵索橋便全掉進護城河裏（化骨池）血肉全化，只賸一具骷髏骨，他們都以爲借易大娘之手，不費吹灰之力，全部將戚少商、雷捲等殺掉，正想打點去找息大娘，鐵索橋上出現一少婦、兩老嫗托辭婉却，拒絕引見，顧惜朝不敢貿然輕進，見三個婦人都是易容，怕其中有詐，其實三人中有一個是息大娘，實想引顧惜朝進入鐵索橋而推入化骨池內，他既不上當便轉回廳上將剛才從鐵索橋機關救起來的戚少商等人，爲他們敷藥，和戚少商共訴前怨，重續舊情……

## 部署計劃 手法高明

「可是，息大娘需要說服三隻老奸巨滑的狐狸！」雷捲忽把話題岔開，「高雞血外號『雞犬不留』，不是他殺人不留命，而是他做生意的手段高明，跟他合作的人或對手，準是虧蝕得家裏連養雞犬貓鵝的能力也沒有。」

沈邊兒點頭道：「其實，他擺的是大商賈的樣子，但肚皮上的功夫，在武林中，恐怕可以稱得上第一！」

雷捲道：「可是尤知味更不好惹。」

沈邊兒道：「我對此人，倒不大清楚。他武功很强？」

雷捲道：「不是。」

沈邊兒道：「他智謀高？」

雷捲道：「也不是。」

他頓了頓，道：「他捏住了所有人的咽喉。」

沈邊兒不解：「所有人的咽喉？」

雷捲道：「他是廚師之王，而且司職掌管天下糧食供給，只要他搖頭，誰也找不到吃的，就算找到，所有的食肆飯館，都不會燒給你吃。」

「不吃飯，就得餓死；」沈邊兒點頭道，「尤知味果然厲害。」

雷捲又說道：「他下毒的功夫更是厲害。」

沈邊兒道：「可是，這兩人再難惹，也總比赫連春水好纏。」

雷捲立刻點頭：「這個當然。」兩人提起赫連春水，却臉有憂色起來。

沈邊兒看見雷捲越來越白的臉色，忍不住道：「捲哥，你沒事罷？」

雷捲輕咳一聲道：「我沒事。」

沈邊兒道：「我總覺得……剛才，你的話說多了……」

雷捲道：「哦？我的話說錯了麼？」

沈邊兒忙道：「當然不是。只是，你一向寡言，剛才，却說了您一天都說不到那麼多的話。」

雷捲笑笑道：「有時，沉默的人也會變得嚼舌，人是會隨着環境改變的。」

沈邊兒忽道：「您覺不覺得，那位大



姐……老是望着我們。」他指的是唐晚詞。唐晚詞已卸下化粧，但身上仍穿着粗布的衣裳，初初看去只是一位婦人，略矮、動作有些粗魯，但看多幾眼，就越看出韻味來，像給蜜糖黏住了，扯不開了。這婦人眉清得像黑羽毛浸在清水裏，一雙眼珠橄欖一般恰到好處，當她凝眸的時候眼珠子便凝在近上眼皮之處，其他左、右、下三方現出一樣的白色，令人感覺到一種風情滲合深情之美。沈邊兒覺得這婦人有意無意間者往這兒看，不禁多看幾眼，看多了才知道這婦人有一種深深的倦意，就是因爲這種倦意，使得豪情萬丈英悍精强的青年人一看了，就像陽光掉進了古井裏，知道了黑暗的溫柔。

雷捲始終沒有望見唐晚詞，他只是說：「是嗎？這次的事，只怕難免也連累了毀諾城……」話未說完，忽然全身一顫，突地軟倒於地。

沈邊兒大吃一驚，忙扶住臉色蒼白如堊的雷捲，叫道：「捲哥——」忽「呼」地一聲，唐晚詞掠過衆人頭頂，落了下來，一把攙住雷捲，左手在他下頷一拑，格的一聲，雷捲張開了口，唐晚詞一面看着一面疾道：「我就一直在看着他，他受傷本重，偏不要治療，還說什麼毀諾城的藥比不上霹靂堂！」

沈邊兒一怔，沒想到唐晚詞的耳邊能高明到這個地步，離開數丈之遠，旁邊都是聒噪聲，但他和雷捲低聲說話，她還是聽得一清二楚，覺得他剛才好似說了她些什麼了的，便結結巴巴地道：「我們……只是說——」

戚少商這時已經到了，他的手臂傷得極重，正在包紮，雷捲一出事他馬上就想掠來，但那兩名女弟子正在裹傷，阻了他一阻，戚少商一到，氣急敗壞的問：「唐姊，捲哥怎樣了？」

唐晚詞道：「放心，一時三刻，他還死不了。」她霍然而起，竟橫抱起雷捲，雷捲裹在大毛裘裏，像一個熟睡了的貧血嬰孩。「我帶他進內室醫治醫治。」

沈邊兒從未見過這樣的一個情形：他一向崇拜的雷捲竟給一個婦人抱着治療，急道：「可是……」

戚少商知道這是人命關天的生死關頭，忙向沈邊兒正色道：「捲哥性子倔强，强撐着，但他中了顧惜朝一刀一斧，是非要救治不可的。唐姊是蜀中唐門精研醫術的女華陀，她能出手，自是最好不過。」

他這番話其實是說給沈邊兒聽的，唐晚詞半側過臉，沒好氣却有風情的問了沈邊兒一句：「你不放心？」

沈邊兒忙道：「當然不是——」

唐晚詞慢着尾音的道：「要是，人還給你。」說着便掠入內室。她說話的聲音很粗嗄。聽下去彷彿很是慵倦，但是她拖着每個字來說，這種倦意就變得像烟一般淡，但仍薰人欲醉的。

沈邊兒忽然想喝酒。

他一向以年輕精悍爲豪，而今却忽然覺得自己年少生澀，恨不得自己成熟些老些會好一些。

× × ×

息大娘把穆鳩平留在外面，吩咐兩個女弟子爲他療傷，另外三個女弟子分別去佈署好待會兒的場面，她自己則回到她的小房間，落妝梳粧。

她的房間很玲瓏小巧，佈置得十分清簡雅潔，但並不華貴華麗。「毀諾城」當然不能完全遺世而獨立，她要在跟戚少商分手之後，仍能維持一個局面，讓江湖上的人知道她仍是快樂的，讓武林中的人明白他倆之間誰沒有了誰都可以好好的活着，她就必需要有很多公務與俗務親身去辦理，這樣，「毀諾城」才可以好像與世無爭，其實超然卓立的屹立於風波險惡的武林中。

她抹掉了易容藥物，在小銅鏡前，怔怔發呆：她覺得自己眞的老了，眼角的魚尾紋，曾被戚少商形容爲「溫柔的水紋」，現在巳打着布褶了罷？那一張瓜子心水清的臉，現在巳給歲月如滄桑打磨得不再如「輕柔的燭光」了罷？以前戚少商總喜歡用小動物形容自己。雞、鴨、小貓、兔子，甚至「貓蛋」都形容過，還有甚麼沒有叫過的？小松鼠、小豬？小石頭，要是給他想到，在當年一定巳經叫了出來。現在看到她，他是會怎樣形容呢？燒鵝？橘子？陳皮鴨？想到這裏，她忍不住那個仍頑皮的心靈，噗嗤笑了出來。不知他會怎麼形容呢？她又心裏發狠的想：不如不見他，或不讓他看見好了，讓他心坎裏永存一個年輕時溫柔中的息紅淚。該死，她心中想，女人是經不起歲月的風霜，不像男人，像剛才初見在逃難中蒼涼而落魄的他，只一見，也像自己被砍了一臂那麼的心灼，那麼的痛心。

她心中又想：還這麼關心他作什麼？

該死！自己救助他，純粹爲道義，也爲了回報昔日的一點恩情，天下人都可以負他，自己就絕對不負他，其實，她也知道，如果她負他，且不管負他的是甚麼事，單止她負他這個事實他便會受不住這打擊而崩潰，所以，她寧可負天下人，亦不想負他。

這種感情她不欲再想下去，反正，保護他，讓他養好了傷，出去把背叛的人殺掉，自己的任務算是盡完了，仍把索橋吊起，把城門深鎖，老死也不再見他一面。整個青春都在他不願意的溫柔裏渡過，這一生，已經夠了，犯不着風流倜儻的他親眼目睹紅顏老去的惆悵。

她落了妝，再上了粉，刻意打扮了一下，換了衣衫，自己告訴自己，她這樣做，是爲了待會兒要應付幾個十分艱難應付的客人。她再對鏡子照了照，退後兩步，遠遠的又照了一下，再湊上了臉，貼貼近近的跟黃銅鏡打了個照面，知道一切無碍，除了頰上，不知何時長了一顆小痘，該死，好生不生，這時候長了出來！

然後她才離開了房間走出，進入凌雲閣。

穆鳩平剛敷好了藥，包紮了傷口，他氣虎虎的站在一盆水仙花旁，在想：那女人不知爲甚麼要叫他做這些古怪玩意，準沒好事。

那兩個替他裹傷的女弟子，都靜悄悄的走了出去，兩人出了門，才敢伸舌頭、擠眼睛，年紀稍大一點的說：「嘩，這人猛張飛似的，看來眞要刮骨療毒，他也眞不皺一皺眉呢！小眉，這種好漢，妳不是

一向很崇拜的嗎？」

那年紀輕輕的笑啐道：「別胡扯！這樣子一天到晚雄糾糾不解溫柔的好漢，誰希罕？跟着鐵鍋的人似的，不如一個會痛會叫會流淚的，來得像人一些。」

年紀較大的忽然感喟起來，嘆一聲，說道：「就是我們這種想法，害苦了自己。等到男人夠解風情了，又不夠專情，到處去拈花惹草，不是把咱姊妹倆害得這個地步了。」

年紀小的眼睛潮濕，道：「柳姊姊別難過，其實這城裏上下的姊妹們，那個不吃過男人的虧？要不是有大娘，我們還不知賣身青樓，還是淪落到那個地步！」

這時息大娘迎面走來，這兩女子忙福道：「大娘。」

息大娘微微頷首，手一指道：「他在裏間？」

兩人都答：「在。」

息大娘道：「傷得怎樣？」

年紀大的說：「很重，但那個人……」小的接道：「再傷重一些，也不礙事的。」說着兩人都嗤笑了起來。

息大娘笑罵道：「沒出息，人家挺得住，還望人多受幾處傷似的！」兩女子覺得含寃，正待分辯，息大娘已經推門走進凌雲閣。

穆鳩平忽聽到門的響聲，看見一個俏生生的女子走了進來，不耐煩的道：「不必再裹傷吃藥了，息大娘在那裏，她要我做甚麼，叫她快些吩咐便是——」忽覺眼前一花，在自己面前的女子，清水臉蛋，巧笑倩兮，纖細的腰身，比弱不勝衣還要弱不勝衣，小小的挽了個髮髻，垂落一些流蘇，令人來不及分辨她美不美便給她少女的特有風姿吸住了。穆鳩平瞪了好一會，好不容易才轉過了眼睛，看見盆上的水仙，黯然淡得不像花朵，他很奇怪自己爲何有這種感覺，指着花瓣，乾笑了一聲：「哈！」

那女子却笑盈盈地道：「你找我？」她一笑，整個室內都似亮了一亮。

穆鳩平結結巴巴地道：「妳是……那個老太婆，不，息大娘……！」

息大娘笑道：「你準備好了沒有？」

穆鳩平楞了一下：「甚麼？」

息大娘道：「去見人啊。」

穆鳩平仍瞪住她，一時收不回視綫，喃喃自語：「難怪，難怪……」

息大娘嫣然一笑，說道：「難怪甚麼呀？」

穆鳩平道：「難怪戚大哥會……」

息大娘笑問道：「你爲他抱不平？」

穆鳩平還未答話，息大娘低聲道：「我呢？誰爲我抱不平。」

穆鳩平沒聽清楚，問了一聲道：「什麼？」

息大娘微愁，一瞬即逝，說道：「走吧。」

兩人走入一間大廳堂，裏面有一個藍衣胖子，腹大便便，笑態可掬，瞇着一雙眼睛，彷彿當舖裏朝奉的樣子，只要給他捎上一眼，立即能夠拈出斤兩來。

息大娘才一走進去，這藍衣胖子，拉長了臉孔，不見了笑容，說道：「大娘，妳來遲了，我老遠趕來，還有很多生意等着我談，我可不能久留了。」說着要站起來想走。

息大娘悠嫻地坐下來，淡淡地道：「對，你太忙了，我不留你，請吧。」

藍衫胖子一愣，道：「妳三番四次請我來，也不留我？」

息大娘道：「高老闆，你要清楚三件事，第一，我是毀諾城城主，這兒上下都聽我之命行事，但是，執事的各有分派，要請你來，未必是我的主意；第二，這樁生意，你未必是最好的人選，你不做，下面還有幾人等着做：第三，這單生意，誰做了都賺定了錢，我本就看你不順眼，巴不得你不做。」

說完之後，息大娘揮手道：「再見，高老闆。」

高鷄血的臉上，忽又擠出了笑容，笑容滿團團的，其他的表情連一支針都插不進：「噢，這個嘛，我也不忙着要走，聽聽是什麼生意，那又何妨？」

息大娘道：「我跟人談生意，一向不予無關者知道，高老闆貴人事忙，您請自便。」

高鷄血有點急了，道：「大娘，這是甚麼生意，大家聊，也無妨，說不定，我幹了幾十年買賣，可以帮帮眼。」

息大娘淡淡一笑道：「我這樁生意，志不在賺，只在出口氣，不愁人不做，高老闆盛情美意，倒派不上用場。」

高鷄血用舌尖舐了舐鼻尖上的汗珠—「他的舌頭血絲而細長，這一舐可直捲上鼻樑——只聽他忽然笑道：「大娘，不管妳怎麼說，妳請得我來，這兒就自有非我不可的事，妳這就把我請走，可要知道，有些生意，只有我高某人做得來，我高某人要是不做嘛……」他嘿地一笑：「高鷄血只有一個，只來一次，別無分號，來過生意做不成，當不再來……何況，妳要我再來，我也再來不得了。」他一語雙關，自以甚爲得意，笑得邪極。

息大娘等他說完，只接了一連串的名字：「尤知味呢？赫連春水呢？包先定呢？中原彎月刀冼水清呢？」每說一個名字，高得血臉上的肥肉就顫搐一下，說完了一系列四個人名之後，高鷄血臉上已擠不出甚麼笑容，息大娘冷冷地道：「你以爲只有你高老闆才能幹這項買賣？」

高鷄血又用舌頭舐了鼻尖上的汗粒，澀聲道：「他們……也來……？」

息大娘道：「你請罷。」

高鷄血也改變面孔，忙道：「我對這樁生意……也很……很有興趣，妳能不能讓我聽聽……？」

息大娘冷然道：「這樁生意，是絕對的機密，告訴出來，要是你不做，豈不多了一個活口？」

高鷄血忙道：「妳放心，我決不洩漏一絲半點。」

息大娘接道：「活着的口，豈能不說話？」

高鷄血臉色陰晴不定，好一會才道：「好，這生意我做了，妳說來聽聽。」

息大娘轉臉道：「我倒不一定要你非做不可。」

高鷄血强笑道：「大娘，何必這樣子逼人嘛……妳要怎樣才肯——」



息大娘立即說道：「跪下去，於你母親在天之靈前發誓，與此事同生共死並進退。」

高鷄血臉色大變，道：「妳明知……嘿，妳這算甚麼？」

息大娘臉色一沉，叫道：「送客。」立即有兩名艷婢出來，一左一右，要挾持高鷄血走的模樣，高鷄血整張臉都沒有了笑意，彷彿連烟花都不能在他臉上爆開，頓足道：「妳……」

息大娘摸出了襟邊的紫色手絹，穆鳩平看得分明，驚天動地的大吼一聲。

高鷄血全身一顫，失聲道：「『陣前風』？妳已經跟戚少商聯手了？」

息大娘也不理他，起身要走，高鷄血跌足嘆道：「也罷，這生意我幹上了。蝕的賠的，我是願打願捱，這回子在死去的娘靈前起個誓，不過，妳總得讓我知道生意好不好做？」

息大娘這才笑道：「你放心，高老闆，朝廷不使餓兵，沒短你的好處。」

高鷄血見息大娘笑得燦若鮮花，溫柔可可，不由得長吸一口氣，道：「大娘，要不是赫連老妖窮痴纏了妳這些年，爲求妳這一笑，我這不要本兒也心甘情願。」

息大娘却正色道：「高老闆，這件事，你要是帮得上忙，二十萬兩銀子，一分也不短給你。」

高鷄血怔了怔，苦笑道：「聽這口氣便知道妳這事兒不好辦，毀諾城一向節衣縮食，一年開支，敢情不超過十來萬，大娘這一出手便是兩年的開支，這事情有多惡辦，可想而知。」

息大娘道：「也不難辦。」

高鷄血道：「願聞其詳。」

息大娘道：「你知道戚少商？」

高鷄血苦笑道：「果然是這一號難惹人物。」

息大娘說道：「你當然也知道一個劉獨峯？」

高鷄血慘笑道：「又來一號不好惹人物。」

息大娘道：「劉獨峯現在要緝拿戚少商，我要你在這件事情上，儘一切所能，阻止劉獨峯抓拿戚少商。」

高鷄血仰首半晌，忽然站起來道：「謝謝，再見。」

息大娘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高鷄血道：「我要走了，再見就是不幹了的意思。」

息大娘緩慢而悠閒地說了一句：「那麼，你剛才對你死去的娘發的誓，也不作算了！」

高鷄血臉色忽然巽紅，目中迸射出太陽針芒一般的厲光，道：「息紅淚，妳倒是對我清楚得很。」

息大娘笑嘻嘻的道：「我當然清楚。在這兒方圓五百里之內，要抓人，要放人，除非不求人，要求人，一定要你點頭才是諾言，我不找你找誰去？」

高鷄血冷笑道：「還有尤知味啊。」

息大娘道：「他？早答應了。」

高鷄血臉色陰晴不定，踩了踩足，道：「好，難怪我看見他也在毀諾城裏……既然他也幹上了，我也插這一脚，算不得不賞面給劉捕神。」

息大娘銀鈴般笑了起來，像春水一般溫柔，貓一樣頑皮。「這就是了。」

高鷄血瞅着她，銳利的眼神再也不銳利，反而逐漸溫柔了起來，問了一句：「江湖上傳言：妳不是跟戚少商勢不兩立的嗎？」

息大娘儘是笑，像春日裏枝頭上的一朶花，在風裏笑鬧。高鷄血瞧了一會，長吸了一口氣，臉上出現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喃喃自語道：「是了，是了，」然後哈哈乾笑了兩聲，道：「赫連小妖是個笨蛋，眞是個沒有指望的大笨蛋！」說着逕自走了出去。

息大娘遙向他的背影道：「高老闆，那事兒，就依仗您了。」

高鷄血的聲音聽來十分無奈，也帶有一點點失落的滋味：「我姓高的雖然吃人不吐骨頭，不過，在死去的娘面前發過的誓，還不致說過不算數。」

息大娘目送高鷄血走了出去，才吁了一口氣，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這一口氣舒出去，使得穆鳩平覺得息大娘本來已經夠消瘦的身子，更加輕盈了起來。

息大娘低聲但清脆地自語：「總算解決了一個……」

穆鳩平忍不住說道：「那我……我先在這兒吆一聲喝一聲的，什麼也帮不上，我……」

息大娘回首把髮根一綹，那側頰貼着白玉一般的耳朵，令人瞧去眼前一亮後，儘是充滿了柔和：「你？帮上了呀！沒你那一喝，這棺材裏伸手的傢伙怎會在心一亂之下，還沒談條件就先答應要攬事上身了呢！」

穆鳩平期期艾艾的道：「那麼……下一個……？」

息大娘秀眉微蹙，有壓不住的怨愁逸上眉梢，答道：「下一個？仍照老樣子，瞧瞧運氣如何了！」又揚聲叫道：「請尤大師進來。」婢女躬身答「是」，退了出去。

穆鳩平發覺息大娘神色有一些微的緊張，搔口搔頭皮，息大娘忽道：「你有話說？」

穆鳩平一怔：「妳怎會知道？」

息大娘微微一笑道：「你有話儘說無妨。」

穆鳩平道：「爲什麼一定要找這些人帮忙？沒他們不行麼？」

息大娘道：「要對付劉獨峯的追捕，除非是四大名捕，否則誰也逃不了，少商傷得頗重，還有顧惜朝虎視眈眈，總不能在毀諾城躲一世，要逃出去，就必須要依仗尤知味、高鷄血和赫連春水，要不然，這三人先給劉獨峯收攬了去，那就更無希望了……」

穆鳩平道：「可是，我看那個高鷄血……簡直就是與虎謀皮！」

「對！」息大娘截然道：「我就是與那頭老虎謀牠的皮！」

這時，那珠簾沙的一响，一人低首行了進來，息大娘笑語晏晏的說道：「尤大師。」

穆鳩平只見眼前這人，瘦小不起眼，沒想到竟就是名動天下的尤知味。尤知味

武功高低知道的人倒是不多，但他曾三任皇帝御厨總管，天下厨子都聽命於他，倒眞的是不可小覷。

尤知味個子雖小，但進來之後，也沒望過誰一眼，逕自大剌剌地坐了下來，看他的樣子，倒像自己封了皇稱了帝，息大娘也不以爲忤，笑道：「尤大師，請敎一事。」

尤知味頭也不抬，道：「說。」

息大娘道：「雪玉貂的一寸尾，去毛冰鎮，用來燉龍眼鳳爪桂羌花，那一樣先下？那一件後放？」

尤知味毫不思索地道：「雪玉貂狡獪機敏，瀕臨絕種，且向來就無尾或長尾，長尾肉糙難食，唯這一寸尾者乃天下至佳妙美餚也，用水先以龍眼燉開，鳳爪與貂尾並下，不可遲一分，不可早一分，太熟過硬，太生嫌腥，桂羌花則在湯要勻入碗前一刹洒下，這才是上餚佳法，桂羌花决不可揀黃色或深紅色的，務必要選緋紅色瓣，蕊上三點綠苞兒的，這才是正品純味。這種桂羌花，只有飲馬川、流花谷中才有。」

息大娘道：「我們巳經找到了。」

尤知味搖搖首道：「雪玉貂的一寸尾，流花谷的桂羌花，難得，難得。」

息大娘道：「多謝尤大師指點說明烹法。」

尤知味靜了半晌，忽問：「好，第二件事罷。」

息大娘笑道：「沒有第二件事了。」

尤知味突然抬了抬頭，就在這一抬頭的瞬間，兩道凌鋭巳極的强光，自他雙眼閃了閃，他隨即低下了頭，道：「不可能，不可能的。」

息大娘怪有趣的望着他：「什麼不可能？」

尤知味的手指，輕輕拍在紫檀木椅的扶手上：「妳打從老遠，勞師動衆，五步一請，十步一迎的把我請了來，居然就只問這件事兒！」

「可不是麼？」息大娘笑道：「就這一件事，普天之下，就只有尤大師的話作得準。」

尤知味的眼瞼跳動了幾下，只道：「大娘，沒別的吩咐了？」

息大娘道：「沒了，謝過尤大師，大師貴人事忙，我囑人悉心照顧便是。」

「什麼話！」尤知味一拍扶手，怒道，「妳叫我來，就爲了這丁點小事！」

息大娘反而奇道：「不然，還有什麼事？」

尤知味道：「妳寧願信任高鷄血那等販夫走卒，也不肯邀我插手此事！」

息大娘故作恍然道：「原來尤大師見着高老闆了！」

尤知味勃然道：「他在這兒遮遮掩掩的出去，休想瞞得過我！」

息大娘道：「可不是的。要說持重，我息紅淚也不是迷了心竅，怎會不知道大師是倏言而有信的義烈漢子，可是……」

她幽幽一歎道：「這事關體大，且凶險得緊呀！」

尤知味道：「我尤知味幾時畏過凶，怕過險來！」

息大娘道：「對手太不好纒了。」

尤知味哈哈怒笑道：「什麼高手不吃人間烟火來着！」

息大娘道：「他是人，當然也吃飯喝水，但他吃的飯，特別硬綳，別人一口也嚼不起！」

尤知味冷笑道：「哦，也不過是個吃公門飯的！」

息大娘道：「只不過這人的鐵飯碗，鐵板牙？不易惹。」

尤知味一哂道：「怎麼？難道是鐵手無情，冷血追命不成？」

息大娘道：「那還不至於，這人是捕神。」

尤知味仰天大笑道：「劉獨峯？他又能怎樣，我——」忽把嘴一闔，低首走了出去。

息大娘急道：「你怕了麼？」

「我不是怕。」尤知味冷着臉道：「我巳試探到結果，我又沒答應說替妳做，有了結果還不走，那是笨人。」

息大娘粉臉煞白，咬唇道：「你不做，高鷄血可担得起來，這件事一旦成功，他本來就比你出名——」

尤知味驟然停步，怒截道：「妳少來激我！我本就比他有實力。」

息大娘見他停步，眼睛閃着旭日照海上般的光芒，道：「就算是虛名，他一直比你响，你難道不知道？」

她呢聲接道：「高老闆，他就是比較冒爲他人做些好事！」

尤知味哼了一聲：「好事？他幹的好事！」

息大娘道：「可不是嗎？」

尤知味悻然道：「妳倒說說看，我要拿捕神劉獨峯怎樣？」

息大娘道：「也沒怎樣，阻止劉捕神抓拿戚少商。」

「戚少商？」尤知味道：「那朝廷欽犯？」

息大娘臉色一沉：「做不做，隨你的便！」跺了跺足，穆鳩平連忙運足眼力，瞪住尤知味，尤知味霍然轉身，正似刀一般銳利的眼神割向息大娘，却正好跟穆鳩平銅鈴一般大的虎眼對了對，穆鳩平只覺雙眼一陣刺痛，尤知味也忙轉移了視綫。

「要我做也不難……」尤知味道：「我有條件。」

息大娘立即道：「你說。」

尤知味道：「這是件非常事，我有非常條件。」

息大娘道：「當然，你要多少？」

尤知味笑了，搖頭：「不是爲了錢，論銀子，妳們整個『毁諾城』，未必强得過我。」

息大娘道：「你要什麼？」

尤知味怪笑道：「很多人都知道我這個人，所以給了我一個外號，叫做『食色性也』。」

息大娘的眉在任何人都難以覺察的瞬息間蹙了一蹙，道：「對，這外號倒跟高老闆的『鷄犬不留』相得益彰。」

尤知味臉色閃過一絲怒意，隨即道：「妳也不必這樣調侃我。我是『食』字出名，但亦好色，我進來的時候看到妳手下兩名愛將，唐晚詞和秦晚晴，果是人間絕色，妳許了給我，我就冒這一趟渾水。」



息大娘咬住了唇，搖頭。

尤知味聳了聳肩，道：「不多考慮一會？」

息大娘還是搖頭：「我這兒不是青樓，我也不是鴇母，替你這種人做媒，我不幹。」

「難怪這城裏的女子這般信任妳，生死相委，哈哈，」尤知味攤了攤手道：「那也沒法了……我巳退求其次，不敢說要妳……只敢說要妳手下兩名婦人，這都不行，還談什麼！」

息大娘忽道：「你不要我？」

尤知味怔了一怔，眼神發出奇異的光芒，舐了舐乾唇，道：「夢寐以求，自感醜陋，不敢提出。」

息大娘冷然，道：「你要我，倒不難爲。」

尤知味喜出望外的道：「要是妳……肯跟我睡一個晚上，我……妳要我水裏火裏，決不皺一皺眉頭。」

息大娘道：「睡一個晚上？」

尤知味忙不迭點頭。

息大娘道：「好。」

穆鳩平陡然發出一聲大吼：「這算什麼？」

尤知味目光一長，喝道：「這兒沒你的事！」

穆鳩平怒不可遏，指着息大娘，又戟指尤知味，叱道：「你們——嘿，嘿！」

息大娘道：「別管他。」

尤知味道：「妳答應了？」

息大娘點頭道：「你答應了？」

尤知味邪笑道：「我那有什麼可不答應的？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息大娘道：「只不過，一切都得在事成之後……」

尤知味略一猶豫，即道：「行！」

息大娘道：「好，你走吧。」

尤知味行了兩步，忽又停下，半轉着臉，道：「我想問妳一句話。」

息大娘有些倦意的說：「問。」

尤知味一字一句地道：「妳爲戚少商這樣做，究竟值不值得？」話一問完，他也不等回答，一閃兩幌間巳出了廳堂。

穆鳩平氣虎虎地道：「妳——妳怎能夠這樣做！」

息大娘淡淡地說道：「我這樣做與你何干？別騷擾我，第三個才是最難對付的人！」

穆鳩平氣忿難平：「可是，可是……妳好不要臉！」

息大娘臉色一寒，厲聲道：「我現在做了沒有？」

穆鳩平楞一楞，好一會，想通了什麼似的，喜道：「原來妳假裝答應他，妳不會——？」

息大娘微揚下頷，呼道：「請赫連公子。」

外面的侍女漫聲應道：「大娘有請赫連公子。」如此「大娘有請赫連公子」一聲一聲地傳了開去，聽來好像是白頭宮女在說天寶遺事，有說不盡的幽怨，說不出的悠閑。

息大娘倚在椅上，皓腕支頷，似是有些倦了，穆鳩平正想說些什麼，忽聽一人朗聲笑道：「大娘，別來無恙？」

穆鳩平吃了一驚，這人無聲無息巳進入了廳堂，連布簾也不曾掀那麼一掀；穆鳩平望去，只見一名貴介公子，舉止間自有一股高貴氣質，正在凝望息大娘，情深欵欵。

息大娘道：「你來了。」

赫連春水道：「我來了。」眨了眨一雙多情似水的大眼睛。

息大娘婉然道：「記得我曾在『白山黑水』救過你嗎？」

赫連春水趨近道：「也沒忘了當年『金燕神鷹』追殺我之時，承蒙妳讓我躲在碎雲淵裏。」

息大娘嘆息道：「你記得就好。」

赫連春水問道：「大娘，要我做什麼事？」

息大娘說的無比直接，說道：「我要你，制止劉獨峯緝拿戚少商，必要時，殺了他。」

赫連春水瞳孔收縮：「什麼？」

息大娘伸出柔荑，搭住了赫連春水的手背，柔聲問：「你……怕捕神？」

赫連春水別過臉去：「劉獨峯不是問題；」他恨聲接道：「沒想到，妳跟戚少商，還是藕斷絲連！」

息大娘湊近去，在他耳邊柔聲道：「這是我求你做的。」

赫連春水只覺一陣幽香襲入鼻端，只見息大娘眼珠一忽兒黑靈靈的，唇兒翹嗡着，下頷秀秀俏俏的，看去有一種美的悽楚，赫連春水心頭一鬆，反手抓住息大娘的手，心神激動地道：「大娘，我……」只覺得這一刹就是世間最美好的，死了也值得。

息大娘却縮回了手，委曲地抿了抿唇：「你做不做？」

赫連春水覺得手裏一空，剛才所把握到的，彷彿忽然間都失去了，可是幽香猶在，心裏很想放聲大哭，却强笑道：「好，妳求我的，我一定做。」

息大娘幽幽一嘆：「公子……」

赫連春水忽然臉色一冷，他的臉一旦板起來，就完全不像個多情公子，而像是個冷臉殺手，他盯住穆鳩平，道：「他是誰？」

息大娘忽然打了一個噴嚏。

穆鳩平猛然記起息大娘原先吩咐過的，忙揮舞長矛，狂風大作，整個廳堂杯翻簾掀，赫連春水看了一眼，再看一眼，退了一步，再退一步，仰頸子提壺灌了數口酒，道：「好，好漢子！原來是戚少商手下大將『陣前風』，受傷如此，還有神威，果爾不凡！」說罷，大笑三聲，走了出去。

息大娘嘆了一聲，道：「他走了，你可以停下來了。」穆鳩平雖然把長矛舞得虎虎生風，但息大娘清晰的語音，一樣清清楚楚地傳入他耳裏。

穆鳩平停止揮矛，不明所以地道：「爲什麼……？」

息大娘美目流盼。「像他這樣子的英雄，衝着你也在場，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忽然語調一變，道：「走了。」

穆鳩平更加不明白。

息大娘道：「其實他沒走出去，聽了

我剛才最後跟你說的那兩句話，他才離開廳堂門口的……赫連這人聰敏機智，武功也高，就壞在太過聰明，心術不正，又感情用事，不擇手段……他對我，倒是眞的……」說到這裏，息大娘幽幽地歎了一聲，才展顏道：「他這個人，決不在情敵面前認栽，他剛才情懷激盪，答應了我的要求，難保不反口不認，但有你在場，他知道少商難免也會知曉，就不會出乎爾反乎爾了。」

忽想起什麼似的，又道：「我找高鷄血、尤知味、赫連春水後援一事，你可要答應我，不要告訴你的戚大哥。」

穆鳩平忍不住問：「爲什麼？」

息大娘眼珠一轉，反問：「你想不想你的大哥能脫離魔掌，恢復元氣，重整連雲寨，手刃强仇呢？」

穆鳩平一逕地點頭。

息大娘柔聲道：「要是戚寨主知道我這樣求人來帮他，他一定不肯接受這些援助，劉獨峯、顧惜朝這些人都非同小可，是要戚寨主不接受別人帮忙，怎能再中興大業？不能再振連雲寨聲威，又如何得報大仇呢？所以，只要你不說出來，一切不就得了！」

穆鳩平總算聽懂了一些，忍辱負重似的道：「好，我不說。」

息大娘美麗地笑了起來，說道：「這才是了。」

忽聽外面喊殺震天，息大娘也不震訝，道：「他們蹩不住，攻城了。」

穆鳩平揮矛，說道：「我去把他們殺退！」

息大娘自袖裏伸出白生生的手，在端詳水蔥樣般的手指，說道：「他們攻不進的。」

只聽外面傳來一個威儀的聲音，一字一頓的道：「毀諾城裏的人聽着：交出戚少商、雷捲、沈邊兒、穆鳩平，可饒不治罪。」

息大娘笑道：「黃金鱗這老狗官中氣倒也充沛。」心裏揣思：他們是怎麼肯定戚少商等就躲在城中呢？

穆鳩平心裏却想：他媽的，怎麼自己一直是緊緊排在戚少商之後的通緝犯，怎麼這一下子變成了第四號人物了！

忽聽外面再來一個溫和儒雅的語音：

「息大娘，妳們在這兒安居樂業，不干朝政，不是無憂無慮嗎？何必爲了戚少商，落得個全城覆滅的下塲！」

息大娘哼道：「顧惜朝這壞小子！就會煽風撥火，播弄是非！」

穆鳩平一聽他的聲音，就紅了雙眼：

「這王八蛋——！」

又聽一個聲音說道：「戚少商，你出來，我只抓你，不抓旁人。」這聲音也無特別之處，只是平和有力，似打自耳畔响起。

息大娘乍聽，微吃一驚，道：「他來了，這麼快！」

同樣在「沉香閣」裏運氣調息的戚少商乍聽，站了起來，說道：「他來得這麼快！」

沈邊兒趨近一步，壓低聲音道：「劉獨峯？」

戚少商說道：「不知是文章還是劉獨峯，我也沒聽過他們說話，顧惜朝和黃金鱗他們沒有那麼圓融深厚的內力，這人的武功很高，身份也比黃金鱗高，如果不是莫測高深的文章，便是高不可測的劉獨峯了。」

這時，一個女子一閃而至，衆人只覺眼前一亮，那女子向戚少商道：「只怕是劉獨峯。」

秦晚晴匆匆走入，髮上的藍巾飄曳着，幾綹烏髮散在額上，一見那女子，即道：「大娘，第一趟攻勢，全給咱們擋回去了。」

息大娘臉有憂色的說：「劉獨峯已經來了，只怕不好應付。」

這時又走進一名猛漢，正是穆鳩平，見一衆連雲寨的人盡皆口瞪目呆，奇道：「你們做什麼呀？點了穴道哪！」

連雲寨的弟兄及沈邊兒全看着息大娘，幾忘却了呼息，戚少息上前一步，握住息大娘的手，渾然忘我地說道：「大娘，妳，還是這麼美……」

息大娘嬌羞地笑了起來，呼道：「大敵當前，衆目睽睽，也不害臊。」

衆人都沒想到「毀諾城」的城主息大娘，竟出落得如斯秀美，更沒料到剛才那老態龍鍾的老太婆，竟然是眼前這位嬌美可人兒。

息大娘轉首望向秦晚晴，問：「晚詞呢？」

沈邊兒道：「捲哥暈倒了，唐……唐姊姊正在救他。」

息大娘道：「她醫術最精，晚晴，好去，全力守城。」

沈邊兒道：「我們去助一臂。」連雲寨的兄弟都站起來說好，他們大都受傷不輕，但已作過短暫的休息，且有了援助，抖擻精神，鬥志仍然旺盛。

息大娘搖首道：「不，毀諾城的機關，你們不熟悉，人多反而碍事，要是攻了進去，你們想置身事外，當然也不可能，何不留着氣力，待會兒殺敵殺個痛快。」

沈邊兒道：「妳是說……他們能攻得進來？」

息大娘道：「要是沒有捕神在，可很難說，一月半旬，總是守得住。」

沈邊兒道：「剛才大娘所提到的那三個人……」

息大娘道：「那只是爲日後舖的路，現刻，還用不上。」

沈邊兒憂憤的道：「捲哥受了傷，戚寨主又傷重……難道這兒就沒人制得了劉獨峯！」

戚少商了嘆一聲，又歎一聲，欲言又止。

息大娘瞧在眼裏，說道：「你說出來吧。」

戚少商仰天長嘆，道：「我在想鐵手……鐵二爺要是在這裏，就好了……可是他……而今……」他也不知道鐵手如今生死如何，只覺得自己連累了不少人，只怕連這毀諾城，都要毀於一旦了。

×　×　×

話說那四名錦衣人抬着一頂滑竿，走了近來，黃金鱗一見來勢，即展顏說道：「劉大人，你再不來，可把小弟我給想死了。」



劉獨峯在竿上道：「你想我死？」

黃金鱗一怔，劉獨峯哈哈笑道：「黃大人，別來可好？在下開了一句玩笑，請勿見怪。」

黃金鱗又堆上了笑容，道：「那裏，那裏，小弟縱有天作胆子，也不敢怪責劉大人。」

誰知劉獨峯又加了一句道：「那麼，天子給你作胆，殺我也無妨了？」

黃金鱗又愕了一愕，知此人語言鋒利，不想和他抗辯，忙顧左右而言他，笑着引介道：「這位是傅丞相大人的義子顧公子，破連雲寨便是他首功……這位是傅丞相麾下名將『駱駝將軍』鮮于仇，這位是相爺的內親愛將『神鴉將軍』冷呼兒，這位是丞相大人向皇上保荐的『護國鏢局』局主高風亮高局主，這位是……」

劉獨峯一一點頭見過，道：「都是傅大人的親戚朋友，瓜蔓牽連，你也不簡單呀，是相爺信寵紅人，今兒我眞箇是錯以爲進，訪相爺府了，可惜我無厚祿重權，只怕高攀不上。」

黃金鱗早知此人語言有稜，忙回了一句：「劉大人好說，大人是聖上御前大將，與諸葛先生齊名，這下子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要論結交，是我們求之不得的殊榮呢！」

劉獨峯揚手道：「咱們就別客氣了。這兒的情形怎麼了？」

黃金鱗道：「我們追捕戚少商、雷捲、沈邊兒、穆鳩平到此處——」

劉獨峯打斷道：「『霹靂堂』的人跟『連雲寨』的餘孽聯成一氣了？」

黃金鱗說道：「只有雷捲和沈邊兒兩人。」

劉獨峯奇道：「雷騰、雷炮、雷損不在內麼？」

黃金鱗臉有得色，道：「已給我們殺了。」

劉獨峯「哦」了一聲道：「那定必是文章文大人的伏兵，我曾聽文大人提起過，雷門霹靂堂始終是心腹大患，就算要用到他們，也定必要派人捎着。」

黃金鱗頓感臉上無光，劉獨峯道：「現在他們人在那裏？」

黃金鱗道：「他們直奔毀諾城——」

劉獨峯道：「想你們必然以爲息大娘和戚少商深仇大恨，故意讓戚少商走入碎雲淵，假借毀諾城的力量除去戚少商和雷捲罷？」

黃金鱗心中十分佩服劉獨峯的推斷：「假他人之手除去這幾個人，可免除他日許多不必要的痲煩，和省得提防許多防不勝防的報復。」

劉獨峯又問道：「可是，他們死了沒有？」

黃金鱗道：「全倒在護城河裏，化成白骨……」

劉獨峯即問，道：「你確定了是他們嗎？」

黃金鱗臉有難色：「這……」

劉獨峯雙眉一揚，道：「問過毀諾城城主息大娘沒有？」

顧惜朝上前一步，道：「問過了，息大娘却不肯以眞面目示人，且言詞閃縮，不讓我們入內搜查。」

劉獨峯冷笑道：「她當然不給你們進去了。」

顧惜朝本早已瞧劉獨峯不順眼，道：「她有什麼理由不讓我們進去？我們是官、她是民！」

劉獨峯道：「怎麼你曾在連雲寨担過要職，竟不懂這道理？這江湖上的事，要講江湖上的規矩，什麼官衙朝廷，武林中人可不賞你這個顏面！」

顧惜朝早蹩了一肚子的火道：「什麼江湖不江湖？天下之地，莫非王土，天子脚下不是庶民，沒有什麼江湖規矩、武林道義，只有王法！」

「王法？」劉獨峯徐徐轉身，跟顧惜朝打了個照面。「好個王法！王子犯法，與民同罪，這才是大公無私的王法，若用這王法制裁你，顧公子，你可能也一樣法網難逃罷？」

顧惜朝只覺獨峯臉色明黃，很有一股威儀風範，他一生中什麼英雄好漢，達官貴人都見過，可是劉獨峯不怒而威的神態，甫一接觸就挫了他那一副自負自大的個性，顧惜朝心裏正要服氣，但他性格强頑，一轉念間，反而更不服氣，冷冷地道：

「劉捕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劉獨峯淡淡地道：「七年前，禮部邢大人的女兒，被誰所汚？五年前，肅州知府尹大人平賊有功，但全家被殺，結果功由你獨佔，兇手是誰？三年前，相府裏後起七秀競技，武功最高的歐陽呑吐，是給人毒死的，可知道是誰下的毒？」

劉獨峯每說一宗案件，顧惜朝的臉色就更增一分難看，劉獨峯說完了，哈哈笑道：「當然還有別的案件，不過，你放心，這些案子，都不是交由我來辦，而接辦這些案件的人，事先已被吩咐過，找個替死鬼就算。」他的語音忽有壓抑不住的悲憤：「我懂，我當然懂，我當然懂得怎樣做，怎樣做法才恰到好處，我雖然外號人稱『捕神』，但慚愧得很，也不過是抓抓小毛賊兒，不是人人都能像諸葛先生，也不是人人都當得了諸葛先生的！」

黃金鱗忙打哈哈道：「依劉大人之見，我們是否要依照江湖禮數，拜會息大娘……要是她不予接見怎辦？」

劉獨峯說道：「首先要證實戚少商他們是不是死了：要是死了，我們何必得罪毀諾城裏的人？要是還活着，息大娘竟在包庇戚少商，即與我們爲敵，只有攻城一途。」

黃金鱗道：「劉大人是懷疑死的人不是戚少商？」

劉獨峯撫髯道：「息大娘也不是笨人，她就算恨戚少商入骨，也只殺戚少商一人就好，何必要連雷捲等一齊殺死，招引日後霹靂堂的報復呢？」

黃金鱗道：「可是……人已化成了白骨，如何證實——」

劉獨峯截道：「已經證實了。」他手一揚，樹林子後面又轉出了兩名錦衣人，快步走到劉獨峯面前。

劉獨峯道：「事情辦得怎麼了？」

左首的錦衣人上前，說道：「稟爺，我們已下去打撈過了，不見他們手上使的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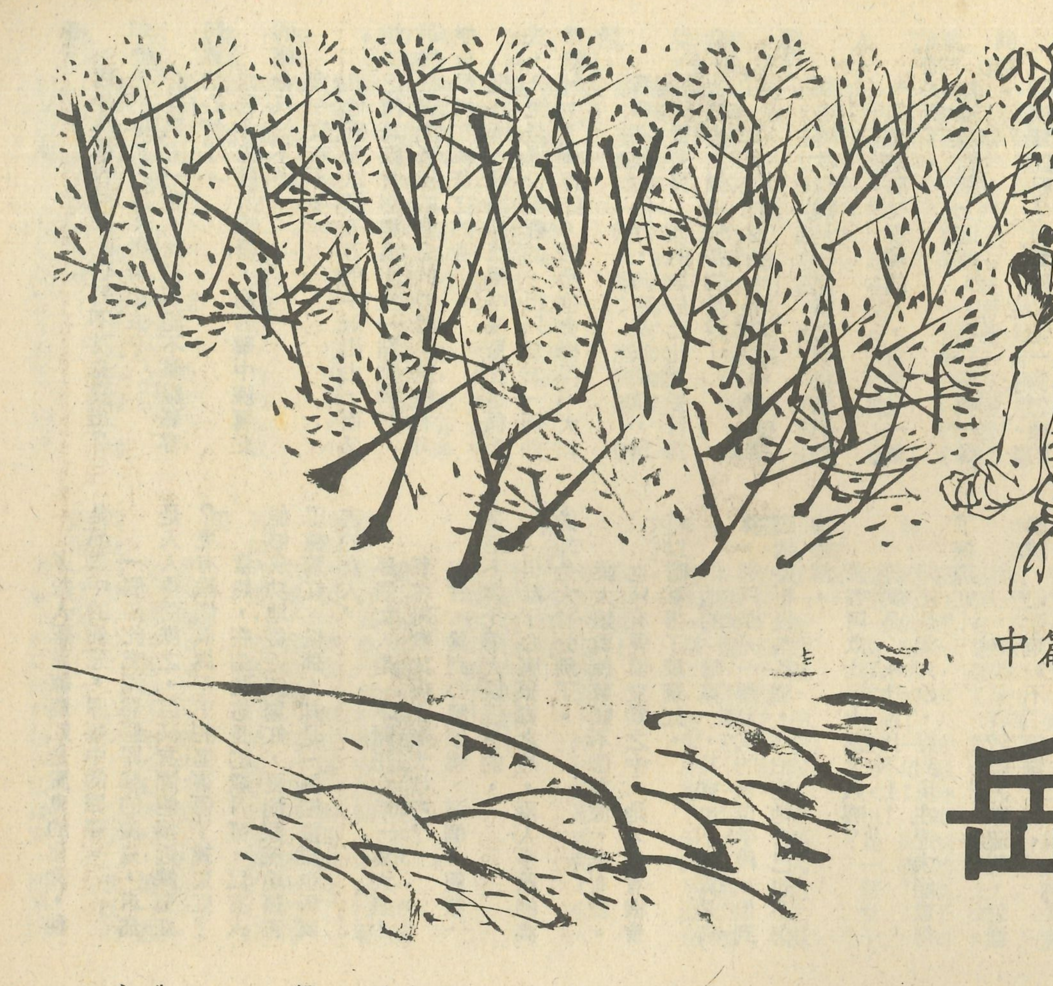
（未完・六）

#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小惡女、豹娘子等人在黑暗中正自焦急，尋找出路之際，地道下面突然冒出一個缺唇的人來，正是邵小缺，最初豹娘子以爲他是叛徒，向他質問桃源金殿的情况，邵小缺却露出胸前的傷痕，證明自己並非報復，而且還受了內傷，練驚虹見狀，忙取「淸露玉心丹」讓他服用……叛徒慕容阿歡和一羣殺手突然出現，邵小缺怒衝上去，却給慕容阿歡一槍刺死，豹姨激動地叫喚着慕容阿歡，當阿歡告訴豹娘子，桃源金殿已經換了新的主人時，豹娘子怒罵他大逆不道，但阿歡却認爲大勢所趨，只有投靠天恨大帝才是個識時務的人……

## 烟球阻截戰　輕舟渡桃源

「阿歡！」豹娘子憤怒的吼叫聲又已響起。「你……你已變成了恨帝的奴隸！你……你甚至已經……不是一個人！」

慕容阿歡臉色一寒，語氣深沉地說：「豹姨，妳準是喝醉了！」

豹娘子怒道：「畜牲，你跟着我這許多年了，幾曾見豹姨喝過一滴酒來着？」

慕容阿歡淡淡道：「從前的確是不喝的，但妳離開了金殿那麼久，又有誰知道妳在外面交上一些怎樣的朋友？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豹娘子更是恚怒，但臉上除了怒意之外，更有無限蒼凉悲哀之色。

慕容阿歡又淡淡的說：「練老先生，時移勢易啦，你老人家最好還是少管別家門派的事，只要你肯馬上回返血花宮，我可以答應不加以任何阻攔。」

一直沒有眞正惱怒的練驚虹終於光火了。

他倏地暴喝一聲，一掌向慕容阿歡直劈過去。

練驚虹在大怒中出手，這本是犯了高手相爭之大忌。

但怒火却也是一種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可以摧毀一切！（當然也包括了自己在內。）

慕容阿歡知道血花蓮掌力既霸道又歹毒，是萬萬不可以硬接的。

但誰也想不到，他居然會在那剎那間做出了一件這樣的事——

他把身邊的一個手下隨手一揮，於是這可憐的傢伙就代替慕容阿歡「硬接」了練驚虹一掌。

練驚虹更怒。

「好哇，居然用人來作爲盾牌了，老夫就看看你還有多少個盾牌可以使用！」

怒叱聲中，練驚虹又再出手了。

但慕容阿歡沒有再使用「人盾」了，他迅速退後，却讓三十餘個手下一湧而上，跟練驚虹等展開了一場淒厲的浴血戰。

這三十餘人，武功全都不弱。

但在練驚虹眼裏，這三十餘人全都不堪一擊。

可是，這些不堪一擊的人，一窩蜂地湧過來，也是一種很可怕的力量。

蟻多咬死象，好漢怕人多，這兩句說話是永遠錯不了的。

雖然，這些人想「咬死」練驚虹，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練驚虹想三兩下子就把他們全部殺掉，也同樣是難乎其難的事。

這些人畢竟並非膿包，而是久經嚴格訓練的殺人好手。

劇戰一開始，豹娘子和小惡女也沒閑着。

這兩個女人一老一少，却具有相當不弱的戰鬥能力，但岳小玉和游出海這兩個小伙子的形勢就相當惡劣了。

尙幸練驚虹早已有見及此，雖在以寡敵衆惡戰之中，仍然照顧着這兩個小子的安危，這才堪堪暫且可以抵擋過去。

有一次，戰況很是激烈，忽然有個殺手把持不住，一閃身便跌向岳小玉左手那邊，岳小玉已給這些殺手逼得心頭火起，也不管三八二十四三九二十七，迎頭迎臉一掌就向這殺手直印了出去。

這殺手雖然閃避不及，但也不以爲意，心想你這黃毛小子掌上力道能有多大？就算硬捱一掌却又何妨？

那知道岳小玉這一掌在急怒交集之中全力發出，力道居然大得不可思議。

這殺手「噗」聲臉上捱了一掌，登時整個人凌空飛起，再墮到地上之際，一張臉龐已給打得東歪西斜，連眼珠子也給這一掌震爆一隻！

游出海一怔，岳小玉也是爲之呆住，暗暗叫道：「這番乖乖的貓貓嚇死老子也，莫非這廝的臉是用豆腐做的？」

他却不知道，自己曾經在大補氣血樓裏服下過蛇血，更兼近日不斷練功，而且練的又是第一流武學，以是若論到內力，非但游出海遠遠不及，即使是小惡女也比不上他的。

只是，若非在此情急拚命時刻中，岳小玉怎麼說也無法發揮出本身潛在的深厚內力。

但他一擊得手之後，却對自己的本領陡然增加了數倍信心。

他又再躍躍欲試了。

可是，他畢竟還未能把一身內力運用自如，這一試之下，差點便連一條小命也試掉了，尙幸練驚虹一直照顧着他，在千鈞一髮之際及時把一名殺手震斃，岳小玉這才沒有掉進鬼門關內。

岳小玉驚魂未定，心中暗暗叫聲「好險」，再也不敢「一試身手」了。

展獨行以二桿金槍逼住小惡女和豹娘子，練驚虹屢欲突圍施以援手，但敵勢衆大，三番四次未能如願直闖過去，但這幾下硬闖，也殺傷了敵方五六人。

茹毛飲血鬼獨夫殺得性起之時，那種聲勢自然是十分嚇人的。

慕容阿歡一直未有參戰，他只是站在一旁，靜觀戰局如何發展。

練驚虹瞧得心頭火起，暗道：「若不先宰掉這逆賊，這一仗幾時才打得完？」心念一起，突然一探手抓住其中一名殺手，將他當作石頭般直扔出去。

這殺手早已中了練驚虹一掌，但却仍硬撐着不肯退下，練驚虹一怒之下，便把這殺手遠遠扔開，而他這一扔之勢，乃是由地面平平向前橫衝出去的，由於力道極猛，誰也不敢稍爲擋接。

就是這樣，練驚虹已經「闖出了一條路」。

他已面對着慕容阿歡。

× × ×

這無疑是一種極怪異的開路方法。越是怪異的方法，也就越使人摸不着頭腦，防不勝防。

慕容阿歡雖然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但也沒想到練驚虹會有此一着。

雖然沒想到，但慕容阿歡的反應却也快絕。

當練驚虹挾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他直衝而來之際，他的綠玉刀甩手射出。

毫不遲疑地射出。

這刀縱使不是價值連城，最少也是一件極罕見珍貴的寶物，但慕容阿歡却對它一點也不戀棧。

——該棄掉的時候，無論甚麼都要勇於棄掉，而且還要當機立斷，萬萬不可以稍有半點遲疑。

能够完全做得到這一點的，必然是個很絕很絕的人。

慕容阿歡這個人當然很絕很絕，否則就不是慕容阿歡了。

綠玉刀一出手，縱使殺不了練驚虹，最少也可以把這個茹毛飲血鬼獨夫擋了一擋。

只要能够把練驚虹稍爲擋了一擋，慕容阿歡就最少有十五種暗器可以緊接着出

手。

爲什麼慕容阿歡的暗器不首先發出？卻要先把綠玉刀甩手發射出去？

若說到這一點，就更不能不佩服慕容阿歡的心智了。

他若非先發射暗器，能够擊中練鷲虹的機會只怕不多。

實在實在不多。

但他若先以綠玉刀甩手射出去，而又能够把練鷲虹身形稍爲阻慢一點點的話，那麼接着所發出的致命的暗器，就極有可能全都打在練鷲虹的身上。

也許所有暗器都能擊中練鷲虹這種想法，未免是過份樂觀的，但只要有一兩件暗器射中了練鷲虹，形勢也會變得不大相同。

慕容阿歡的估計，向來都很準確，所以，在天恨帮裏，他的地位已比展獨行爲高，當然也更備受恨帝的重視。

這一次，他的估計，是否也同樣的準確？

慕容阿歡無疑是一個很聰明很聰明的人。

一個又聰明又狠辣的人，自然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無論是誰碰上這種人，都只好嘆一聲倒霉。

但練鷲虹呢？練鷲虹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 × ×

在很久很久以前，江湖上就已經有很多人，根本就沒有把練鷲虹當作是「人」來看待。

這些人認爲練鷲虹是魔鬼的化身，他是邪惡中的邪惡，罪孽中的罪孽。

一個如此充滿邪惡罪孽的魔鬼，自然是人人得而誅之，但又有誰能接近練鷲虹？更有誰能眞眞正正的傷害得了練鷲虹？

當然，在如此悠長的歲月裏，已有人能够成功地接近練鷲虹，更能深深地傷害了練鷲虹，但那人却是一個極複雜也極厲害的女人。

那個女人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慕容阿歡比得上葉大娘嗎？

也許，論到心腸狠毒，這個「阿歡」是絕不會比葉大娘遜色的。

但除了心腸狠毒之外，兩人手段的高低却是大有分別了。

葉大娘對練鷲虹不但有恨，也有愛。

也只有愛恨交雜之中，她才能有機會可以暗算得了練鷲虹。

但她的「暗算」，其實也不能算是暗算，那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報復手段，但到底她要報復些甚麼，只怕連她自己也不怎麼瞭解。

慕容阿歡比得上葉大娘嗎？

答案是：永遠都比不上！

即使是葉大娘，直到現在還未能殺得了練鷲虹！

所以，無論慕容阿歡怎樣聰明，怎樣狠辣，他還是殺不了練鷲虹的。

他以爲那一把綠玉刀最少可以把練鷲虹的來勢擋一擋，但這種想法却錯了。

練鷲虹不但沒有給綠玉刀擋住，而且還順手一抄，就把綠玉刀抄在手裏。

在那刹那間，慕容阿歡兩手已扣滿了暗器。

左七右八總共十五種暗器，件數加起來最少超過九十枚以上。

但他這兩手暗器還沒有機會發出，練鷲虹的刀已閃電般刺入他的咽喉。

練鷲虹的刀，本來也就是慕容阿歡的刀。

綠玉刀！

慕容阿歡從來沒有想到，從自己手裏發射出去的「暗器」，居然可以在一刹那間就倒轉回來。

所以，他只好死了，死在自己的綠玉刀下。

× × ×

慕容阿歡一死，形勢果然有了很大的變化。

展獨行也不再戀戰，帶着十幾個殺手從金殿側邊溜走。

練鷲虹沒有追。

「這叫窮寇莫追！」岳小玉拍手一笑，道：「義父一發神威，那麼外道統統吃不了兜着走，眞是說不出的厲害！」

小惡女沉聲道：「敵暗我明，咱們也不要太早高興。」

練鷲虹點點頭，道：「還是蝶蝶小姐說得對。」

小惡女扶着豹娘子，說道：「現在不用怕了，那慕容阿歡已經給練老宮主殺掉啦！」

「阿歡！」豹娘子的臉色一陣灰白，聲音顫抖得很是厲害，「他……他已給殺了！」

練鷲虹面色凝重，吸了口氣才說：「是給老夫殺了，這有甚麼不對？」

「不！沒有甚麼不對！沒有甚麼不對！」豹娘子喃喃地說。

但她只是說了兩句，就已突然身子一軟，昏倒過去。

× × ×

綠玉刀亦不鋒利，但却可以殺人。

在練鷲虹那樣的高手手裏，又有甚麼刀不可以殺人？

刀鋒有血，那是慕容阿歡的血。

血還未乾，豹娘子已悠悠轉醒。

她醒過來的時候，甚麼話也沒有說，一對空洞的眼眶却在不斷地眨動着。

練鷲虹忽然在她耳邊問了一句：「阿歡是妳的甚麼人？」

豹娘子聽見了這句話，身子倏地猛然一震，立時道：「你…你已知道了？」

「知道了？」練鷲虹嘆了一口氣，道：「妳以爲老夫已知道了甚麼？」

豹娘子苦笑着，過了半晌，才道：「天下間許多事情，原本都是很難瞞得過你的。」

「妳錯了，」練鷲虹也在苦笑，而且彷彿比豹娘子笑得更苦：「曾經有一個人，把老夫瞞了很久很久，也騙得老夫好苦好苦。」

他說的這個人，自然就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練鷲虹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才又再說道：「事情已過去了，妳若不想提，就不去提它好了。」

豹娘子沉默着，沒有再說甚麼。

她靜靜地傾聽着四周的聲音，忽然聽



得岳小玉說：「他們還會不會再來？」

練鷲虹神氣肅穆，道：「會，一定會來！」

豹娘子吸了口氣：「我們還可以和這些人再拚下去嗎？」

「這就很難說了，」練鷲虹嘆息一聲，道：「剛才他們是知難而退，但倘若他敢再次來襲，這次襲擊，一定會兇悍很多了。」

目光倏地一轉，盯在岳小玉的臉上道：「你害怕不害怕？」

岳小玉立時搖頭不迭，道：「不害怕，不害怕，只要義父在咱們身邊，就算千軍萬馬殺將過來，咱們也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

練鷲虹道：「倘若我不在這裏呢？」

岳小玉乾咳一聲，道：「那就得一切都靠自己了。」

練鷲虹道：「等到一切都得靠你自己的時候，你害怕不害怕？」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男子漢大丈夫，總是要獨當一面挑起重担的，倘若到了避無可避的時候，自然應當勇於接受任何挑戰。」

練鷲虹哈哈一笑，道：「說得對，小玉，你漸漸成熟了。」

岳小玉笑道：「跟着義父，自然會成熟得快一些。」

豹娘子却憂形於色，道：「看樣子，天恨帮的狗賊遲早會來，咱們該怎辦？」

練鷲虹道：「這裏畢竟是慕容老人的地方，老夫可不熟悉環境。」

豹娘子道：「環境熟悉不熟悉，對於戰鬥來說是很重要的，天恨中人已鳩佔鵲巢，這桃源金殿只怕早已變成了魔窟。」

練鷲虹臉色一變，道：「妳這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要咱們撤退離開此地？」

豹娘子嘆了口氣，道：「難道練老宮主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練鷲虹皺眉在沉思，良久答不上來。

就在這時，有人在殿外幽幽的嘆了口氣，接着低聲呼喊了一句：「豹姨——」

這是一個柔和的聲音，也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這一聲呼喊，使豹娘子整個人爲之驚醒，也使豹娘子爲之振奮。

「慕容雪，是雪兒！」豹娘子喜悅地叫了起來，道：「是雪兒麼？眞的是雪兒來了。」

慕容雪！

美麗的慕容雪，神秘的慕容雪，令人懷念的慕容雪！

她果然在金殿裏！

她果然出現了！

× × ×

雪白的臉龐，永遠清澈明亮的一雙眼睛，還有那種只有在慕容雪臉上才能找尋得到的獨特笑容，都在這一刻間出現了。

豹娘子雖然看不見，但却比誰都聽得更加清楚，她甚至彷彿聽見慕容雪的心跳聲。

慕容雪出現之後總共只說了五個字。

這五個字還得分開兩截來說，第一截就是那聲呼喊：「豹姨！」而第二截說的便是「跟我走！」

她並不是只叫豹娘子跟她走，而是所有人都跟她走。

岳小玉望了練鷲虹一眼，忍不住問：「跟不跟？」

練鷲虹沒有開口，只是用力地點了點頭。

岳小玉高興極了，他剛才還有點担心義父不肯跟慕容雪走。

連慕容雪都在這裏了，「九節槍王」展獨飛還會在遠嗎？

但這桃源金殿已變成了魔窟，連慕容阿歡都已背叛了他的義父，這本來仙境似的地方還會有平靜的地方嗎？

岳小玉不禁開始担心起來。

但無論怎樣，能够在這時候遇上慕容雪，最少也是一件值得深切喜悅的事。

× × ×

慕容雪是慕容懿德的孫女兒。

慕容懿德平素深居簡出，甚少與外界交往，以致在近年以來，許多武林中人甚至已經忘記他的存在。

慕容雪也不是一個喜歡出鋒頭的女孩子。

但由於她認識了兩個很了不起的年青高手，終於在她的平淡生活裏掀起了一陣洶湧的浪潮。

這兩個年青高手，一個是容三公子。

容樓無弱者。

容三公子更是容樓中極出類拔萃的一個人。

但如今武林中，已沒有了他這一號人物。

是慕容雪毀了他？還是他自己毀了自己？

他若眞的是爲自己毀了自己，原因又在那一點？是不是因爲他多情？甚至是太多太多情？以致使這個出類拔萃的年青高手終於變成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多情不是錯。

太多太多情也不是錯。

但若是用錯了情，把感情放在一個不該放上去的人身上，那又怎樣？這算不算是錯？

說來太複雜了，聽起來也自然是累贅得令人感到迷糊。

但又有誰會比容三公子更感到迷糊？

是慕容雪？還是「九節槍王」展獨飛呢？

× × ×

慕容雪帶着大家走，但走往哪裏？她又是從哪裏忽然冒出來的？

「那一定是個很隱秘的地方！」岳小玉暗自猜想，「若不是這樣，天恨帮的灰孫子又豈能容她？還有展大俠，他曾經受傷不輕，不知道現在怎樣了？」

他一面想一面跟着走，忽然後面傳來連天喊殺之聲。

小惡女怒道：「又是天恨帮的惡賊咄咄逼人來了。」

練鷲虹冷冷一笑，道：「你們先走，自有老夫在後面押陣。」

慕容雪却倏然掠了過來，淡淡道：「讓晚輩出手挫一挫他們的銳氣罷。」

練鷲虹「噫」的一聲，皺眉道：「妳自信武功能比老夫強嗎？」他這句話已是很不客氣。

慕容雪却不介意，只淡然一笑置之。

就在這時，她玉腕輕輕一揚，三枚彩色小球向後面拋了出去。

岳小玉瞧得爲之一呆，心想：「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這慕容姑娘莫不是在拋繡球罷？」

再想一想，又自忖道：「就算是拋綉球招親，也決不會連拋三個之多，難道一下子就嫁給三個男人嗎？」

想到這裏，忽然聽得「波、波、波。」三聲異响，接着眼前就陷入了一片烟霧迷離的世界。

他兀自呆了一呆，混亂中有人拉他的手，同時低聲叫道：「小岳子，此時不走更待何時？」那是小惡女的聲音。

岳小玉給小惡女這麼伸手一拉，早巳整個人爲之輕飄飄的，就算小惡女把他拉上刀山、跳入火海，他也只會一直跟前直去。

衆人逃了一陣，視野漸漸清楚，岳小玉只見四周都是桃花，身邊還有一個小惡女，但其餘人等却是一個也不見了。

岳小玉仍然緊緊拉着小惡女的手，道：「這裏是甚麼所在？」

小惡女望着兩人緊緊拉着的小手，不由臉上紅霞冒起，就像她身旁的桃花一般艷麗。

她好不容易才掙脫開，吶吶道：「我……我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但……但是……」

岳小玉楞了一陣，才說道：「但是甚麼？」

小惡女道：「我好像依稀記得，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經在這裏玩過捉迷藏。」

「捉迷藏？」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玩意雖然一點也不新鮮，但却是屢玩不厭的。」

小惡女嘆了口氣，道：「但我們現在身處險境，只怕再也沒有心情去玩捉迷藏了。」

岳小玉道：「玩不玩捉迷藏，那是不打緊的，但咱們現在該當何去何從？」

小惡女道：「自然是離開這裏找回豹姨和練老宮主再說。」

岳小玉咧嘴一笑，道：「就照妳的意思去辦！」

初時，兩人以爲很輕易就可以離開這座桃花林，那知走了大半天，兩人走得連腿都酸軟了，仍然置身在桃花林中。

岳小玉皺着眉，叫道：「這桃花林怎麼大得如此厲害，好像一輩子也走不完似的？」

小惡女心思縝密，忽然道：「這桃花林並不如咱們想像中那麼大，但却是一個陣法！」

「桃花陣？」岳小玉悚然驚醒。

「對了，」小惡女點點頭，說：「是桃花陣法，江湖上懂得佈置這種陣法的人，絕不會超過十個！」

岳小玉不由吸了口氣，道：「這陣法是不是很厲害的？」

小惡女道：「說厲害固然可以，說不厲害也是可以的。」

岳小玉一怔道：「此話怎講？」

小惡女道：「熟悉這陣法的人，不出一盞茶時光就可以離陣而去了，對他們來說，這種陣法自然是一點也不厲害的。」

岳小玉道：「江湖上有多少人熟悉這陣法？」

小惡女道：「剛才不是巳經說過了？絕不會超過十個。」

岳小玉忙問：「妳呢？妳是不是其中之一？」

小惡女搖了搖頭，苦笑的道：「當然不是。」

岳小玉一愕，道：「若不懂得這個陣法，而又被這陣法困住，便當如何？」

小惡女嘆了口氣道：「這還用說嗎？當然是一輩子都得被困在桃花陣內了。」

岳小玉聞言，居然呵呵一聲，笑了出來。小惡女詫異地望着他：「你還在笑？這又有甚麼值得好笑的？」

岳小玉又笑了笑，才道：「我是在想，倘若眞的一輩子被困在這裏，也未嘗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小惡女更加奇怪極了：「這件事到底是痛苦？還是愉快？你弄清楚了沒有？」

「當然弄清楚了，」岳小玉悠然一笑，說道：「倘若只是小岳子一個人被困在桃花陣內，別說是一輩子，便是被困一個時辰，也是如坐針毡，恨不得立刻一頭撞死的，但如今有小惡女姊姊相陪，便是困上二三十年，也是困得逍遙自在，愉快寫意。」

小惡女聽得臉上又是一紅，登時一拳搥在他的胳臂上，罵道：「你眞是個小混蛋！」

給她這麼一罵，岳小玉越發覺得逍遙自在，愉快寫意了。

× × ×

被困在桃花陣內，初時的確旣逍遙自在，又愉快寫意。

但漸漸地，岳小玉的肚子餓了。

他忽然想吃烤鷄。

但這裏別說是烤鷄，便連痲雀兒也不見一隻。

岳小玉的臉開始皺起來了，小惡女看見他這副樣子，心裏爲之忐忑不安。

「小岳子，都是我不好。」小惡女忽然幽幽的嘆了口氣。「若不是爲了我的事，你現在絕不會被困在這裏挨餓。」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所以，妳現在心裏感到很難過了？」

小惡女道：「這不是難過，而是爲你感到不值。」

岳小玉道：「值得與不值得，本來就是很難判斷的，但妳若肯親我一下，那麼就算一切困難承担下來，我也會感到萬分值得的了。」

小惡女的臉立刻熾紅如火。

但她臉紅是一件事，她果然眞的在岳小玉臉上親了一親。

在那一瞬間，岳小玉全身骨頭又酥又軟，他的眉兒不再皺，連肚子也不再覺得飢餓。

他忽然用力抱住小惡女，兩人的身子都巳熱烘烘起來。

但就在這時候，忽然聽得有人一聲呼喚：「練無敵，你在那裏？」

× × ×

岳小玉就是「練無敵」。

在練驚虹還沒有收他爲義子之前，這個吹牛本領十分到家的小伙子就巳曾經在



强盜面前亂吹法螺，說練驚虹是他義父，而他自己就叫「練無敵」。

這件事，練驚虹並沒有怪他，而且心底下還暗暗讚賞，認爲這小伙子夠胆色，也夠機智！

現在，叫他「練無敵」的人，自然就是練驚虹！

一聽見練驚虹叫喚自己，岳小玉心裏一半高興，另一半却是大感掃興。

「義父來了，脫困有望。」這當然是值得感到高興的。

但義父爲甚麼遲不來早不來，偏偏在這時候才來。

小惡女看見岳小玉臉上的表情，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

岳小玉看見她這麼一笑，也是爲之意蕩魂銷，心想：「這個老婆，老子發誓娶定了！」

× × ×

練驚虹終於找到了岳小玉和小惡女。

「義父！」岳小玉一看見練驚虹便問：「豹姨呢？」

練驚虹道：「她和游出海從天門陣那邊混了出去。」

「混了出去？」岳小玉一怔。「慕容小姐呢？」

練驚虹說道：「她在桃花陣外等着咱們。」

岳小玉道：「我很想見見展大俠，不知道他是否跟慕容小姐在一塊兒？」

練驚虹道：「是的。」

岳小玉喜悅地說：「那好極了，義父，你懂得這桃花陣嗎？」

練驚虹淡淡道：「在飲血峯下，也有一座桃花陣，那是我親手佈置的。」

岳小玉「哦」了一聲，笑笑道：「原來是大行家，怪不得來去自如，視之如無物。」

「你也莫太小覷這陣法，」練驚虹道：「這一座桃花陣，跟我在飲血峯佈置的桃花陣，看似一般無異，實則巧妙各有不同，若不小心勘研，想出陣仍然是難乎其難的。」

「不難！不難！」岳小玉忙道：「有義父在，這桃花陣一定可以給你老人家征破。」

練驚虹笑了笑，道：「若沒有兩三下子，做你的義父可不有趣。」

他說話時，小惡女一直怔怔的望着這位練老宮主，同時心裏在想：「這老人慈藹祥和，又那裏像是甚麼鬼獨夫？六親不認之人了？」

她却不知道，岳小玉此刻心裏也在暗暗地在說道：「小惡女姊姊其實一點也不兇惡，有時候更像是一隻溫馴可愛的小鴿兒。」

× × ×

練驚虹終於帶着岳小玉和小惡女離開了桃花陣，但也巳花費了半個時辰。

岳小玉暗叫一聲：「僥倖！好險！」

小惡女却問練驚虹：「練老宮主，這陣法是誰佈置的？」

練驚虹說道：「决不是妳父親慕容老人。」

他輕吁了一口氣，慢慢的說道：「妳父親並不精於行兵佈陣，也不擅長交朋結友。」

岳小玉道：「那麼，這座桃花陣又是誰佈置下來的？」

練驚虹沉吟半晌，才道：「倘若我沒有看錯，這應該是沙禿鷹的傑作。」

「沙禿鷹？」岳小玉想了想，不由「啊」一聲叫了起來，「是不是江湖四大師之一的『奇陣大師』沙禿鷹？」

練驚虹點點頭，道：「不錯，因爲沙禿鷹曾經在桃源金殿居住過一段時日，而這座桃花陣，料必是出自此人之手！」

岳小玉道：「原來是江湖四大師之一的精心傑作，難怪連義父也要大費心思，才能破陣而出了。」

小惡女道：「那慕容姊姊呢？她怎麼不在陣外等咱們？」

話猶未了，慕容雪巳在她眼前出現。

慕容雪在一葉孤舟上，而小惡女和岳小玉都是先看見這艘小舟，然後才發現附近有一條小河的。

這條小河蜿蜒曲折，河水碧綠異常，看來就像是玉帶一般。

練驚虹向慕容雪輕輕招了招手，接着，船家便把小舟划近過來。

這船家戴着笠帽，腰間繫着一支沉甸甸的管子。

小舟越划越近，岳小玉終於看見了船家的臉。

這張臉平實但却英挺，更能在平凡中顯出了極不平凡的風姿。

「展大俠！槍王老兄！」岳小玉倏然興奮地大叫。

這船家，赫然就是「九節槍王」展獨飛！

× × ×

展獨飛輕輕推櫓，小舟在河面上平穩地向前滑去。

小河兩岸，桃花遍植，不時還有幾隻小鳥在互相追逐，吱喳亂叫。

岳小玉感到愉快極了，雖然，他的肚子早巳餓得空空如也。

小惡女在他身邊，她忽然問慕容雪：「豹姨呢？她在哪裏？」

慕容雪靜默了一會，才慢慢的說：「她巳走了。」

「走了？」小惡女吃了一驚：「她爲甚麼不留下來？還有游出海呢？」

慕容雪的臉在輕風吹拂下看來更清秀更動人也更高雅，但她却在這時候嘆了口氣，說：「她也想留下來，但却不能。」

「不能？」小惡女怔住。「爲甚麼不能？」

慕容雪平靜地說：「我在金殿外放了三顆『千幻飛烟球』，把天恨帮的人阻擋住了，就在那短暫的一刻間，我巳把大家帶到南北兩陣陣口。」

小惡女道：「那又怎樣？」

慕容雪輕輕一撥耳邊垂下來的秀髮：「她和游出海從天門陣那邊出去了，那是北陣。」

小惡女道：「桃花陣呢？」

慕容雪道：「是南陣。」

小惡女道：「南陣和北陣又有甚麼分別？」

慕容雪道：「南陣是以陣阻敵，但北陣却是以人阻人。」

小惡女道：「這麼說，北陣之內，是有高手潛伏在內的了？」

慕容雪頷首說道：「不錯，天門陣有八大天將，要是有敵人闖進陣內，這八天將就會和敵人週旋到底。」

小惡女聽得心頭一慄，道：「他們的武功是不是很高的？」

慕容雪道：「當然很高。」

小惡女道：「豹姨和小游子進入了天門陣，會不會有危險？」

慕容雪道：「倘若只是那個小游子進入天門陣，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但有豹姨和他在一起，那就一點也不必担心了。」

小惡女問：「爲甚麼？」

慕容雪道：「豹姨以前曾經到過天門陣，那八大天將都認識她。」

小惡女道：「是不是八天將會把豹姨和小游子護送到安全的地方？」

慕容雪點點頭，道：「是的。」

小惡女道：「倘若天恨帮那些惡賊追入陣裏，又會怎樣？」

慕容雪道：「你以爲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到達南北陣陣口嗎？

小惡女道：「我不知道容易不容易，只知道在烟霧瀰漫之中，不知不覺地進入了桃花陣。」

一直沉默着的練驚虹忽然插口，道：「但實際上，我們已穿過了三道關卡，進入了一個極其隱秘的地方。」

岳小玉也開口說話了：「天恨帮的人一定找不到陣口所在？」

練驚虹道：「機會微乎其微。」

岳小玉道：「這樣看來，天恨帮要奪取桃源金殿，還沒有完全成功。」

慕容雪道：「在桃源之外本來就還另有桃源，在金殿之外也還另有金殿！」

練驚虹嘆了口氣，道：「慕容老人深思熟慮，做事總會留有後着，若不是這樣，咱們早已被困在地道裏！」

岳小玉點頭不迭，道：「對了，若不是地道之下還有另一條地道，咱們此刻焉可以來到這裏？」

小惡女還在担心豹娘子，但事已至此，再担心也是於事無補。

這時候，小舟已划至一道瀑布旁邊。

× × ×

瀑布泉水從高處直瀉下來，又美麗又壯觀。

這裏除了瀑布之外，還有幾十棵參天古樹，無數奇花異果。

桃源之外另有桃源，金殿之外另有金殿。

「這裏就是那個地方了！」岳小玉在心裏叫喊着說。

他眞的很想拉着小惡女的手，在這個美麗的人間仙境裏奔跑、大笑、用力向上跳，甚至從高高的樹幹上直摔下來。

但他知道現在是不可能這樣幹的。

所以，他只好想想而已。

此刻，他們跟着慕容雪走。

慕容雪帶着他們繞過那幾十棵參天古樹，來到了一爿石坪前停下。

在石坪四周，有八九幢修飾雅緻的房子，其中最大那一幢，門外蹲坐着一個懶洋洋的黃衣老者。

這黃衣老者手裏捧着一袋花生，一面剝殼一面吃。

一個老頭兒，坐在自己的房子門外剝吃花生，這本來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

但事實上却並不如此。

因爲這老者剝了花生殼之後，居然把殼吞掉，反而把裏面的花生肉隨手丟掉。

岳小玉瞧得連眼都直了，他從來沒有見過別人這樣子吃花生的。

這根本就不是吃花生，而只是吃花生殼！

岳小玉大是奇怪，不禁上前瞧着這老者的臉。

老者也不理睬他，「必卜」一聲剝了一顆花生，又是只吃花生殼，而且好像吃得津津有味似的。

岳小玉忍不住了，便問：「這花生殼好吃嗎？」

老者也斜着眼瞪了他一下，又吃了一顆花生殼才說：「只有猴子才認爲花生殼不好吃。」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你一定是弄錯了，除了猴子之外，人人也認爲花生殼是不好吃的。」

黃衣老者輕哼一聲，冷然道：「你吃不吃花生殼？」

岳小玉道：「當然不吃。」

黃衣老者道：「所以，你不是人。」

岳小玉道：「但我見過無數人吃花生，他們都和你相反，只吃花生肉不吃花生殼的。」

黃衣老者臉色一寒：「所以，他們也全不是人，甚至連猴子都比不上。」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是不是吃花生殼的才算是人？」

黃衣老者道：「是的，就像是練劍一樣，手裏老是拿着劍的傢伙，絕不會是一個眞正的劍客。」

岳小玉暗暗好笑，便道：「難道一個眞正的劍客，他的手裏應該拿着一根樹枝不成？」

黃衣老者道：「懂得拿着一根樹枝的劍客，自然比用一把眞劍的傢伙高明一點，但樹枝形似長劍，算起來還是不入流的。」

岳小玉道：「連樹枝也不該用，那麼一個眞正劍客應用甚麼作爲他的武器？」

黃衣老者又剝了一顆花生，忽然把手裏的花生殼晃了一晃，然後揚眉微笑道：「用這個。」

「這個？」岳小玉傻住了，「這只不過是花生殼！」

黃衣老者冷冷一笑：「花生殼又怎樣？你敢小覷了花生殼嗎？」說着，兩指拈着一邊花生殼，接着黃影一飄，這老者居然拈着花生殼舞動起來。

在一瞬間，岳小玉看得連眼都花了。

黃衣老者身形舞動奇快無比，但却是一發即收，很快又已回復原來的樣子，懶洋洋地蹲坐在房子門外。

岳小玉怔忡了好一會，道：「這算是甚麼武功？」

黃衣老者道：「阿難陀劍法。」

「阿難陀劍法？」岳小玉嚥了一口口水，道：「這就算是一種劍法？」

「爲甚麼不算？」黃衣老者翻了翻眼道：「這是少林派七十二絕藝之一，只要功夫火候練得夠深，不要說是花生殼，便是用牛糞也可以當作寶劍般衝鋒殺敵！」



岳小玉聳了聳肩，忽然回頭望着練驚虹。

練驚虹淡淡道：「你以爲這位前輩是在吹牛嗎？」

岳小玉訕訕一笑：「我只是不懂。」

練驚虹道：「絕大多數人都不懂，因爲絕大多數人都不是眞正的高手。」

岳小玉道：「這麼說，這位前輩說的都是眞話了？」

練驚虹道：「當然千眞萬確，你若連他的說話都不相信又還能相信誰來着？」

岳小玉奇道：「小玉與這位前輩素昧生平，爲甚麼要相信他的說話？」

「素昧生平？」練驚虹忽然哈哈大笑，道：「你再看清楚一點，看看他到底是誰？」

岳小玉一怔，再向那黃衣老者望去。

只見黃衣老者伸手在臉上一抹，接着，他的左半邊臉孔就變了形狀。

岳小玉忽然跳了起來，驚喜地叫道：「布公子——」

這黃衣老者並非別人，赫然竟是年青英俊的布公子——布狂風！

× × ×

布狂風居然會在這裏出現，實在令人意想不到。岳小玉固然想不到，練驚虹也是大感意外。

但他目光銳利，在布狂風還沒有抹去臉上易容藥之前，便已認出這老者其實就是布公子。

布狂風年紀不大，但却是個眞眞正正的高手，而且對於劍法，更是有着驚人的成就。

岳小玉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了，但剛才却還是給布狂風騙得好苦好苦。

「你眞的很喜歡吃花生殼嗎？」岳小玉忍不住這樣問。

「當然不是。」布狂風淡然一笑：「花生殼一點也不好吃。」

岳小玉吸吸鼻子，道：「既然一點也不好吃，爲甚麼却不斷的吃？」

布狂風道：「那是爲了要騙騙人，讓別人以爲我是一個古怪的老頭兒。」

岳小玉道：「你要騙誰？」

布狂風揑着他的鼻子，笑道：「就是要騙騙你這個小笨蛋！」

岳小玉嘻嘻一笑：「我雖然笨了一點，但却有個目光如炬的義父，要騙我容易，想騙他老人家，那就難比登天啦。」

「你這句說話錯了。」練驚虹陡地嘆了口氣，緩緩道：「你義父也曾給人騙得好慘。」

岳小玉一怔，但隨即明白，他說的是「不開花女后」葉大娘。

布狂風立刻把話題岔開去，問岳小玉：「不見了這許多天，武功練得怎樣？」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不怎麼差。」

「不怎麼差？」布狂風道：「那麼換一句話說，也就是不怎麼好了？」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小岳子也不怎麼清楚，但想來總比我幾個月前有點進步的。」

布狂風道：「就算是一條笨牛練了幾個月武功，也會有點進步。」

岳小玉「哎唷」一聲叫了起來。「我的祖宗爺爺，你以爲我可以專心練功嗎？實不相瞞，小岳子要担心的事實在太多啦，正是這樣也煩，那樣也煩，有時候簡直煩得連鼻子也沒工夫去呼吸。」

布狂風淡淡一笑，道：「是不是做血花宮宮主做膩了？」

岳小玉想了一想，道：「膩是不膩的，反正我這個宮主暫時來說，還是有名無實的，許多事情就算想管也管不來。」

練驚虹目注着他微微一笑：「這種事，並非一眼就看得懂學得會的，但只要一直浸淫下去，這宮主重担遲早還是要落在你的身上。」

岳小玉道：「義父對我好，那是人所共知的，但現在咱們身在他鄉，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可以回到血花宮繼續練功啦。」

練驚虹道：「你很記掛飲血峯嗎？」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那地方，江湖上有人視爲人間鬼域，但照小岳子看，却是勝似仙境。」

練驚虹道：「是仙境還是鬼域，那是各有各的看法所致。」

布狂風盯着岳小玉，道：「除了飲血峯之外，你還會記掛着些甚麼？」

「我師父，還有諸葛大叔、郭大哥、金德寶、公孫師兄……」

「夠了夠了，難怪你說煩惱極了。」

布狂風嘆息着說。

岳小玉一怔：「怎麼？是小岳子不對嗎？」

「不！你沒有甚麼不對，」練驚虹搖頭，道：「但太多牽掛，對一個練功的人來說，實在是十分不妙的事。」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現在也別去提了。」

練驚虹望着他：「爲甚麼不提？」

岳小玉道：「反正現在又不是練功的時候。」

練驚虹道：「誰說你不可以在這個時候練功？」

岳小玉一呆。「就在這裏練？」

「這裏練功有甚麼不好？」

「這……這個……」

「義父明白啦，」練驚虹忽然呵呵一笑，道：「你是否認爲，練功一定要由師父親自督促着，才可以練得好的？」

岳小玉乾咳一聲，道：「難道這種想法錯了嗎？」

「當然是錯了，」練驚虹搖頭不迭，道：「你若眞的這樣想，那是愚不可及的。須知練武之道，貴乎勤練，正是練得越勤，功夫越深，既要勤練，那就不分時間和地點，更不必理會師父是否在旁親自加以督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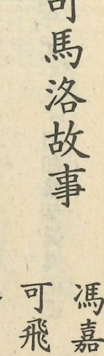
岳小玉盯着練驚虹的臉：「乾爹言之成理，但小玉却怕自己胡亂練功，最後會練得一塌糊塗，甚至是走火入魔，那就唏哩呼嚕混蛋大吉也矣。」

練驚虹淡淡一笑，道：「你師父雖然不在這裏，但還有我這個義父嘛！」

岳小玉立時喜悅地叫道：「義父肯教小玉練功嗎？」

練驚虹悠然一笑：「你是我的乾兒子，我這一身業藝不傳給你，又還去傳給誰呢？」

（未完・十九）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救世主駕着汽車，幾番想撞死李毛，但不成功，最後李毛用一枚金錢擲向汽車，擋風玻璃給打碎了，救世主狼狽逃去，李毛追不上，而司馬洛在暗處見狀，立即展開追截，經過一番較量之後，救世主終於被司馬洛制服了，但救世主也被吊死了……李毛和司馬洛商量過後，決定下一個去對付的對手是凌敏生，因爲他們估計聘請殺手對付他們的，應該是凌敏生，所以他們必須把凌敏生先解決掉……凌敏生從寶石酒家出來，由一位司機及一個保鏢護送他回家，半途李毛的汽車跟踪他們，雙方展開一陣槍戰，最後，李毛彈盡，開車急逃……

## 巧設陷阱

那邊，李毛和凌敏生果然是已經開始接觸了，不過並不是接近的接觸，只是李毛的影子在前頭掩掩映映的，他就向影子放槍。這些槍自然是虛發的，因爲有些樹身在擋着，子彈總是給樹身吃去了。

李毛在他看不見的地方，發出哈哈的笑聲。幾槍都射不中後，凌敏生也開始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了。李毛的笑聲太有信心了，他現在想到，也許並不是他把李毛逼到這下面來，而是李毛把他引進一個陷阱來的。不過現在退縮也太遲一點了，他也祇有硬着頭皮幹下去。

現在，他也希望他那個保鏢是在他的身邊了。一個人不大有安全感！

## 誘敵上當

但，爲什麼那個保鏢還沒有出現？兩路包抄，他應該也到了的呀，爲什麼還不見他出現呢？他忍不住叫了起來：「阿安！阿安！」

但是，沒有什麼反應。他的保鏢阿安，無影無踪。那當然是因爲，他那位保鏢，是已經給縛在那棵樹上，不能再跟着來了。

凌敏生叫了兩聲之後，就沒有再叫了，而且，他發覺，李毛的笑聲停止了！他在樹林的陰影中停了下來。他到底不是一個莽漢，而是一個有經驗的殺手，他知道他的槍中，現在祇剩下兩顆子彈了，而他的身上並沒有後備的子彈補充，他必須好好地應用這兩顆子彈，不能夠再亂放槍，李毛在那裏？

完全沒有了聲音。剛才還有笑聲和脚步聲，現在却是什麼聲音都沒有了。沒有聲音，凌敏生就不能有所依據而放槍，他就祇好定在那裏了。

忽然，身後的樹叢有了一陣悉索的聲音。凌敏生猛然把槍擺了過去，然而在他能夠扳機放槍之前，已有一件東西擊中了他的手腕！

凌敏生「哇」的一聲叫喚，跪了下來，槍也丟掉了，手腕痛得他恨不得馬上死去！他呻吟着摸摸手腕，雖然在黑暗中看不見，他也可以摸到，他的手腕上是已經嵌進了一枚扁扁硬硬的東西！既然對手是李毛，那枚扁扁硬硬的東西，必然就是一枚金幣了。

「要——不要！」凌敏生跪在地上，哀求地叫了起來：「我投降！我——我投降！」

一晃眼間，李毛就從身邊的樹林裏竄了出來，站在他的前面，冷冷地吃吃笑着。凌敏生一咬牙，就用左手抓向地上那把槍。

托！李毛一脚踢中了他的下頷，他便打着觔斗，滾開了。

「我已經說過了，我對你是不會客氣的！」李毛冷冷地說。

凌敏生最後一逞也不成功，又再度哀求起來：「不要……你……你要我幹甚麼也行！就是請你不要殺我！」

「那很好！」李毛道：「是你說的！」他在凌敏生的面前跪了下來：「那麼，現在告訴我，是不是你殺死張美娟？」



「不……」凌敏生吶吶着：「我——並沒有殺人！」

「你當然沒有殺人！」李毛冷笑着：「但是，命令是你下的，這一點絕是無疑問了吧，凌敏生？」

「這件事——我是被逼的。」凌敏生苦着臉說：「我們非這樣做不可！但錯的不是在我們！」

「人已經死了。」李毛冷笑着說：「還追究甚麼誰是誰非？總之帳是一定要算的！」

「如果你想要錢的話——」

「我並不是想要錢的！」李毛輕蔑地說：「我是要那兩個下手的人！」

凌敏生這個時候却固執地一咬牙，說：「不行！」

「你現在還有資格拒絕？」

「即使我告訴了你，你也還是要殺我的！」凌敏生說。顯然，這句話，却是試探試探性質的了。

「也許不。」李毛說：「一直祇是你們要殺我吧了！」

凌敏生滿懷希望地看着他：「你是說，如果我告訴了你，你就不殺我了？」

「你先告訴我吧！」李毛說。

「那——」凌敏生吶吶着：「那是謝基和郭文做的！」

「是你叫他們把她推下樓？」李毛又問。

「沒——有。」凌敏生說：「我祇是叫他們解決這件事，弄成自殺的樣子！」

「謝基和郭文，他們是你的朋友嗎？」李毛又問。

凌敏生遲疑了一下：「也不是的！不過，他們是替我做散工！我有時會叫他們做一些工作，這樣吧了！」

「那很好。」李毛說：「這樣，你就是把他們給了我，也沒有甚麼所謂了！」

「你就要了他們好了。」凌敏生求之不得地：「不錯，我是不要緊的！」

「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們？」李毛問。

凌敏生告訴了他。

李毛跟着又問：「那麼，是誰和他們聯絡的？是誰叫他們動手的呢？」

「我自己！」凌敏生說。

「你自己？」李毛不相信地看着他：「你不會這樣傻吧？這種事情，你也敢自己出面去談嗎？」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凌敏生說：「這種事情，與其間接託人，不如直接談更好了！多一重轉折，就多一些人知道！祇有我和他們接頭，我不會對外面說出去，他們幹這種事的，也同樣不會對外面說出去，所以也就不怕了！」

「唔，你說得有點道理。」李毛點着頭：「但，你們是有四個人的！你們四個人一起和謝基郭文商量嗎？」

「不。」凌敏生搖頭：「當然不會四個人一起！祇是我！」

「爲甚麼你呢？」李毛問：「爲甚麼不是其他那四個人去負這個責任呢？」

「因爲這一類事情是我管的。」凌敏生說：「所以便祇有由我出面了！」

「回答得很好！」司馬洛稱讚道：「清清楚楚的！」他也從林中　來了。

凌敏生恐懼地看着他：「你是……那個叫司馬洛的人？」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你不是在假惺作態吧，凌先生！你居然會不認識我？哦，你在担心你那個走狗是嗎？我已經把他解決了！你大可放心，我並沒有殺死他！我祇是把他當作一隻蟹吧了！你知道的，蟹是不大有自由的！」

「你們——現在想怎樣？」凌敏生仍然是充滿了疑慮地又問。

「我看我們已經問夠了。」司馬洛說：「我們可以去找那個謝基和郭文了！你贊成嗎，李毛？」

「好！我看我們也應該去了！」李毛說。

凌敏生心中一喜，他們似乎並沒有提過說要殺死他呀！

但是，司馬洛跟着所說的那一句話，又使他歡喜不下去了。司馬洛說：「這位大老板，我們也不能讓他太自由的！不如也讓他嚐嚐扮蟹的滋味吧！」

「不！」凌敏生哀叫了起來。

但是司馬洛已經掏出了一根繩子，而李毛也很合作。李毛執住了凌敏生的手腕，把那金幣一拔就拔回下來，跟着就把凌敏生的兩隻手一拉拉在一起，司馬洛的繩子往他的手上一套套了上去，就縛住了！下一步跟着來的就是一片膠布，把咀巴牢牢地封着，於是，凌敏生也變成了一隻蟹一樣了。

他也是給縛到了一棵樹上，動彈不得，也做聲不得，連哀求也不能了。

「我們走吧！」司馬洛對李毛說。

司馬洛和李毛走遠了，凌敏生祇能加以目送，不過，他的心倒是放鬆得多了的。既然司馬洛和李毛都不打算殺他，那麼他就不必太担心了。這裏雖是郊野，到底也不算是一個太荒蕪的所在，明天，天亮了之後是一定會有人經過的，他祇要在這裏熬上一夜就行了！

×　×　×

但，凌敏生這個想法，自然是太天眞一點了！他眞以爲，司馬洛和李毛兩個人，肯這樣輕易地就放過他？

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後，當凌敏生和他手下那個保鏢仍在那裏作着無效的掙扎的時候，那二個殺手郭文和謝基，正在一處賭窟裏賭得興高采烈的。

這個地方，是他們差不多每天必到的地方了。祇要晚上打電話到這裏來，幾乎是必然可以找到他們的。他們正在賭着的時候，賭窟的一個夥計就進來通知謝基，說有一個電話來找他。謝基祇好暫停賭博，去聽電話了。他幹這一行，電話是他的生命綫，他不能爲了任何玩樂而不聽電話的。

他拿起聽筒：「喂」了一聲。

那邊傳來的，却是一把他不認識的聲音。那把聲音說道：「謝基，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事？你是誰？」謝基皺起了眉頭來，問道。

「這是有關你和郭文的。」那邊那個人說道：「凌老板已經叫了人來處決你們了！」

「你瘋了！」謝基吐出了一連串骯髒的咒罵：「老子沒有空和你講廢話！」

「我不是講廢話。」那把聲音，相當忍耐地：「告訴你，凌敏生這樣做是爲了滅口。理由就是，司馬洛和李毛兩個人已經查出了是你們下手殺那個女人——」

「你怎麼知道？」謝基大爲吃驚。

「我祇是聽說吧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你們最好還是出入小心點！」

「你是誰？爲甚麼要通知我？」

「我不是你的朋友，但我和凌敏生則簡直是仇人，我不想凌敏生殺了你們，就是這樣簡單了！」

謝基一時呆住了。這個人講的話不會是開玩笑的，由於他舉出了太多的內幕情報，如果不是局內人，他是不會知道的。

收了綫之後，謝基還是呆了好一會，然後才再拿起電話來，撥了一個號碼。這一次，他這個電話，則是打到凌敏生那裏去的。

接電話的是凌敏生那位管家。

管家說道：「凌老板不在家，貴姓找他？」

「謝基，我有緊要事，現在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呢？」

「我不知道。」管家說：「他還沒有回家呀！」

「沒有理由。」謝基說：「這個時間，他是一定在家的！」他對凌敏生的習慣是相當熟悉的。

「但他的確還沒有回家！」

「那他一定也有電話回來，告訴你他現在是在那裏的！」

「他就是沒有電話回來過。」管家說：「今天晚上的情形，是有點特別了，平時他是一定會有電話回來的！」

「那即是說，目前是暫時沒有辦法和他聯絡了？」謝基說。

「是的，但他一有電話回來，我就馬上告訴他。」管家說：「你留個電話好嗎？他一有電話回來，我就打電話給你好了！你留個電話給我吧！」

謝基冷笑：「他知道到那裏可以找到我的！」說完了，他就擱下了電話。

他看着電話，又沉默了一會，然後回到賭局那裏。

「謝先生，再來，再來！」有一個人馬上讓位給他。謝基在這個賭局裏也算是一位豪客了，他受到了老板級的巴結。

「不了。」謝基擺擺手：「我有事！」他對他的老搭檔郭文招招手：「來，阿文，我們進去喝杯茶！」

那賭館是另外闢了一間小房間，作喝茶之用的。郭文皺起了眉頭，不大願意起來，因爲，他正賭得在興頭上。

「生意上的事！」謝基補充一句。

這就使郭文不能不起身了。對於生意，郭文也是同樣地重視的。

他們進了那間小房間裏，坐了下來，傭人送上來了兩杯咖啡。郭文看見謝基臉色凝重，也有點吃驚了：「甚麼事了？」他問：「發生了甚麼？」

看來，似乎並不是有一樁新的「買賣」等着他們去幹。如果是的話，謝基應該是喜氣洋溢的。其實，除了喜歡賺錢之外，他也視殺人爲樂事的。

謝基說：「我剛剛接到了一個怪電話！」他把那個電話的內容告訴了郭文。這一下，卻就連郭文的臉色也嚴肅下來了。

「會不會是惡作劇呢？」

「不像。」謝基搖着頭：「打電話給凌敏生，又找不到他！」

「平時不會這樣的呀！」郭文說。

「正是這樣，才是最可疑的。」謝基說：「如果凌敏生眞是這樣做，那麼他避免和我們聯絡，這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以前找他，從來不會找不到的，這一次，卻連管家都說不知道他在那裏！照我看來，他實際上人是還在家裏的，就是不肯聽電話吧了！」

「唔——！」郭文同意地點着頭。

這兩個人都不是君子，他們想的事情，也是以小人之心去想的。現在的情形，就使他們覺得十分可疑了。當然，他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凌敏生現在正是自身難保，變成了一隻螃蟹似的，自己也脫身不得！

郭文說：「那麼，我們現在該怎辦好呢？」

謝基扁着咀唇，聳聳肩：「我們總不能就這樣任憑人家要宰就宰的！」

「你已經肯定了嗎？」郭文緊皺着眉頭：「也許——」

「這還有錯的嗎？」謝基回答道：「平時不會不見人的，現在却連影子也不見了！」

「那我們該怎辦好呢？」郭文再問一次。

「這個嘛。」謝基沉吟着，終於一咬牙，似乎有所决定的：「我們先避一避再說！」

「避到那裏？」郭文問。

「老地方吧！」謝基說：「這也不是我們第一次走避風聲了！」

「既然如此。」郭文說：「那我們不如馬上就動身吧。」

「很可惜，我們一時沒有傢伙在身！」謝基恨恨地咬着牙：「不過，先走了再算吧！」

「現在就走。」郭文說：「我們的車子就在樓下！」

「我們得走得很小心。」謝基說：「如果這件事是眞的，那麼，很可能現在已經有人在街上等着我們了！」

郭文歪着咀唇冷笑：「我們也是幹這一行的呀！怕他們？」

「我們最好還是不告而別！」謝基說：「必須提防這裏會有內奸的！」

「唔。」郭文點頭：「我們走吧！」

他們兩個人是合作殺人的老搭檔，合作慣了的，因此，其他的事，合作起來，也是相當熟練的了。

首先，他們分先後出了那間休息室，藉口進洗手間去，一分鐘之後，他們就在洗手間裏集合。然後他們一起出了洗手間，到了後門。

由於這裏是一間秘密賭窟，前門固然有人把守着，後門也同樣地不會沒有人把守。把守後門的是一個體格非常高大魁梧的打手，他當然也認識郭文和謝基二位常客，知道這兩個是可靠的人。但這兩個人跑到了後門來，這却是一件教他感到莫名其妙的事情了。

「有甚麼事嗎？」他問。



謝基把一隻手指豎在咀唇的前面：「別吵！我們不想給太多人知道。」

這樣說着，郭文則已把一張鈔票塞進了那人的手中。他們合作得很好。

「甚麼事？」那個看守後門的打手再問一次，而這一次則是把聲音壓得低低的了。

「讓我們出去！」謝基說。

「但——」那個打手遲疑起來了：「這是不合規矩的！」因爲，那度後門的確不是給普通賭客進出之用的，除非發生打架，火警或者警方來掃蕩之類的意外事情，否則，這裏是門雖設而常關的。

「我們有急事，不想人知道我們離開！」郭文說：「快開門吧！一切都有我們負責！」

那個打手却仍然不肯聽話。他說：「無論如何，也要有大哥彥的吩咐才能開這門的！」大哥彥就是這個秘密賭窟的主持人。

這使謝基和郭文也遲疑起來了。如果通知了主持人，那不又等於是把這件事情宣揚出去了嗎？

謝基相信，這個打手也不會屈服的了。於是他說道：「好吧，我先去找大哥彥來！」

「但——」郭文立即要提出反對，可是謝基已經去了。

謝基果然找來了主持人大哥彥，一個貌不驚人的中年男人。但是他本領却是相當驚人的，如果不是在黑社會裏吃得開的話，他也不能在此地主持一個賭窟了。

這位賭窟的主持人大哥彥也認爲，這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他說：「最好不要這樣！造成了習慣，那就不大好了！」

「媽的！」謝基說：「你以爲我是走慣後門的嗎？我又不是欠你的錢要溜掉！祇此一次，不會有下次的。」

大哥彥再考慮了一下，終於對那個守門口的打手揮揮手：「好吧，讓他們出去吧！」

那個打手把鐵柵打開了，謝基和郭文就走出了門外，謝基却對大哥彥招招手：「來！你也一起來！」

「爲甚麼？」大哥彥皺起了眉頭。

「一起到樓下來一趟吧。」謝基說：「有些話要跟你說！」

大哥彥聳聳肩，祇好跟他下去，一面對那守門口的打手揮揮手道：「你關上門吧，我從前門回來好了！」

那個打手關上了門，他們三個人沿着後梯下樓，到了樓下，謝基停了下來。

「究竟有甚麼事？」大哥彥看着他，不耐煩地問道。

「祇是想請你帮帮忙。」謝基說：「別告訴甚麼人我們是從後門下來的！」

「好吧。」大哥彥聳聳肩，這是不難帮的一個忙，尤其是以他們的交情來說。而現在，郭文也明白謝基的用意了，謝基的人離開了賭窟，就不能通知賭窟中的任何人他們是從後門下來的，而假如大哥彥回到上面去說，那時已不要緊，因爲他們那時已經走掉了。

「多謝你的帮忙！」謝基拍拍大哥彥的肩：「這件事我們是有苦衷的，以後再向你解釋好了！」

「用不着解釋的。」大哥彥說。他認爲，謝基的事，與他並無關係，解釋了反而會不好，這種人的事情，知道得多了，對他更沒有好處了。

謝基和郭文兩個人和大哥彥分了手，大哥彥繞回賭窟的前門去，他們則從另一邊繞向他們的車子。在黑暗的街口，他們在陰影處停了一停，四面望望。街上是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似乎並沒有人在等着他們。

郭文抖了一抖：「雖然沒有人，還是覺得危機四伏！」

「上得車就行了！」謝基說。

他們離開了黑暗處，匆匆回到了他們的車子。果然沒有甚麼意外事件發生。如果是有人在暗處等着的話，他們是看不見了，而那些等着的人，也沒有動手。

他們匆匆上了車，謝基就把馬達發動了。車子離開了路邊，駛離了賭窟那個區域，郭文頓時鬆了一口氣，說道：「也許我們是走得及時了！」

「這倒未必！」謝基說：「我好像覺得，有人跟着來了！」

郭文連忙回過身去，果然看見遠遠的後面，有一部車子正在跟着。他氣急敗壞地把拳頭一張一合着：「媽的，可惜我沒有帶槍在身！不然——」

謝基沒有做聲，祇是開車。好像標準的大行家一樣，他也首先要試一試，後面那部車究竟是否在跟踪他們的。他在同一條街上經過了兩次，那部車仍然在後面。這就證明那不是巧合了。

「他們究竟想怎樣？」郭文咬牙切齒地：「又不上來！」

「這還不明顯嗎？」謝基冷笑：「他們猜到我們是要去躲起來，所以首先查出我們要躲到甚麼地方，然後派大隊人馬來動手！」

「那凌敏生這個老不死的，一定是派出了許多人手了！」郭文說道。

「哼！他有的是錢，派多少人來都可以！」

他們的對話，也就到此爲止了，因爲接下去，事情就發生了！發生得很快，也很突然。忽然之間，轟隆一聲，車頭發生爆炸，那車頭蓋好像一隻大咀巴似的張開了。

那爆炸力，使得車頭的擋風玻璃碎掉，車子也失去了控制，在路上走了一段之字路，便越出了路面。

幸而那附近都是一些相當平坦的荒地，沒有懸崖或者石壁之類，車子並沒有撞掉，祇是在那凹凸不平的荒地上停頓了下來。

車頭在起火。

車中的二個人總算沒有受傷，祇是受了震動而已。謝基呆了一呆，連忙推動車子的機掣，要把這部車子再開動。但是不行，車子的機件，受了那爆炸的影响，已經失靈，再也開不動了。

謝基還是拚命在弄着，郭文跟着也復原過來了，連忙扭頭向後面觀望。他是在注意後面那部車。

那部車正在駛近。

「快點！」郭文叫道：「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

說着，郭文便推掉車門，跳了下車，謝基也跟着。他們匆匆離開了他們那愈燒愈旺的車子。

「快點！」謝基此時叫道：「伏下來！快點！」

他們都伏了下來，就伏在一處稍爲凹下去的地方。

那部車子在路上經過了，並沒有停下來，但是車窗出現了一個人影，而且伸出了一根長長的金屬桿子，這根金屬桿子，就是一挺手提機槍的槍管了。機槍的聲音「格格」地响了起來，射在那焚燒中的車身上。在發射的時候，對方那部車子，是慢到差不多停頓下來了，而機槍的槍聲還是不停地在响着，直至那車身上佈滿了彈孔，好像蜂巢似的。

跟着，「轟隆」一聲，車子就發生爆炸，全車都給火燄包藏住了。而這時，對方的車子才增加速度，駛離這裏了。

謝基呼出了一口氣：「他們唯恐我們死不去呢！」

「如果不是聽我的話先爬出來，我們已經死掉了！」郭文領功地說。

謝基搖着頭，驚嘆地：「我們運氣眞好！認眞好！」

「還說運氣好？」郭文不服氣地道：「要怎樣才算是倒運呢？」

「你不明白嗎？」謝基咬牙切齒地：「他們在我們車頭裏面裝了一隻炸彈，車子開動了之後，若干時間，炸彈就會爆炸的，這種玩意，我們也玩過了！」

「那爲甚麼我們還沒有炸成肉漿呢？」郭文問。

「那是因爲他們這炸彈裝得不好！」謝基說：「爆炸力不夠强，這種東西，不是那麼容易弄得恰到好處的，這就是爲甚麼我說我們的運氣好了！他們是找到了一個低手來裝這隻炸彈的！」

「唔。」郭文點點頭：「那麼，他們也算是運氣好了！找個低手來裝這隻炸彈！炸彈不把他們自己炸死，那不是運氣好了？」

「我們現在怎辦好？」謝基說：「如果他們的車子再回來——」

「這裏連躲的地方也沒有。」郭文四面望望：「祇好先在這裏裝死了！肯定他們不會回來再算吧！」

他們兩個人，就是這樣伏在那裏等着。他們看着車子在燃燒，燒得黑烟冲天的，後來，可以燒的東西都燒完了，火就熄了下來。

祇餘下嬝嬝的黑烟，仍在上升着。

「看來他們是不會回來了。」謝基說：「他們一定以爲我們是已經死了！」

「他們這樣想就最好！」

「唏，他們回來了！」謝基又說。

不錯，有一部汽車正在駛回來，他們好在沒有走，因爲周圍好遠都沒有甚麼隱蔽的地方，他們是躲不了的。

郭文說：「伏下來！伏緊一點！」

他們都在那凹處伏緊，而那部車子駛來了，經過了，但在一百呎的前面停住，又倒退回來。

「看來不是他們！」謝基說。因爲看樣子，這車子的人也是剛剛醒覺到了有一部車的殘骸在那裏，而退回來察看的。

「最好看清楚一點！」郭文說。

郭文和謝基兩個人繼續伏在那裏。那部車退了回來，停下了，有一個人推開車門下了車，走上前來，看了看那車子的殘骸。

「奇怪，沒有人在裏面呀！」他對車中的人說。

「怎會有一部沒有人的車子在這裏燒掉的呢？」車中人奇怪地說道。

「也許已經送到醫院去了。」

「但是。」車中人又說：「如果人送進了醫院，一定還有警察留在這裏調查呀！起碼，地上會劃下一些白綫之類！」

「唔——」車中的人沉吟着：「我看，我們最好等一會打電話向警方問問，總算盡了市民的責任！」

「那我們走吧！」那個下車的人，又向車子走回去。看來，他們是要離開了。

用不着經過商量，謝基和郭文兩個人都跳了起身，謝基叫着：「喂，等一等！等一等！朋友！」

那人愕然轉身。

謝基和郭文跑到了他的面前來。謝基說：「朋友，可以載我們一程嗎？」

那人好奇地上下打量了他們一遍，問道：「是你們的車子燒了嗎？」這一問其實是相當多餘的，謝基和郭文兩個人都是衣衫破爛，臉上還有黑烟沾着，被車子燒了的，不是他們，還有別人嗎？

「是的，我們——我們已經等了好久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人問。

「我們也不大清楚。」謝基說：「車子忽然着火起來，我們差點送了命！」

「你們已經報了警嗎？」

「直到現在還沒有機會。」謝基說：「我們沒有了車子，走也走不動！」

「我想，不如這樣吧。」那人遲疑着：「你們在這裏等着，我們前去替你們報警好了！」似乎，這人是在懷疑謝基和郭文兩人的可靠性。

「呃——不用了。」謝基連忙說：「不用麻煩你們了，這又不是你們的事，你們載我們回市區，我們自己解決好了！」

那人回頭望望車中那個開車的同伴。那車中的人說：「這樣也好，省得我們以後要再上幾次警局做證人，就載他們回去好了。」

那人拉開後座的車門：「好吧，你們上車吧！」

「多謝！多謝！」謝基說。他和郭文上了車子的後座。那個在車子外面的人，却並沒有把車門關上，他祇是拔出了一把手槍，指着他們。

郭文和謝基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差點就這樣被嚇暈了過去。

「你——你們——有事慢慢講！」謝基發抖着坐進了車子，他們就等於是兩隻鼈給放進了甕中，逃走不能，抵抗亦不能！他生怕那人會就這樣放槍把他們打死！

「很好。」那人說：「我們有事慢慢講吧！」他仍然用槍指着謝基和郭文，而現在，前面開車的人也轉了過來了，也是用槍指着他們的。

「讓——讓我們見凌敏生吧。」謝基說：「我們可以當面談談，尋求一個解決辦法，不需要這樣的！」



「凌敏生？」在車子外面那人搖了搖頭：「你弄錯了！我們並不是凌敏生派來的！」

「那麼——你們是誰？」

「你們不認得我們？那眞滑稽了。」那人吃吃笑：「那很好，讓我來作一下自我介紹吧！在下姓司馬名洛，這位就是李毛！你應該認識的！」

謝基和郭文這一下又差點暈了過去了：「你們……那麼，剛才就是你們……」

「剛才不是我們！」司馬洛搖頭：「剛才你們是猜對了，剛才那些就是凌敏生派來的人！你們運氣很好，沒有給他殺掉！不過，你們的運氣却也不長久，現在，我們來完成這件工作了！」

司馬洛這一番當然也是謊話，其實，裝炸彈的就是他和李毛，用機槍掃射的是他和李毛，他們不過是換了一部車子再開回來吧了！事實上，最先用電話向謝基告密的人，也正是司馬洛。一連幾幕好戲，都是司馬洛和李毛共同串演出來的。

「等一等，司馬洛先生——」

「你等一等！」司馬洛喝道：「現在，我祇有一句話要問你的，那就是，是不是你們殺死了張姑娘？」

「那——那祇是一件工作。」謝基哀鳴着：「是凌敏生派我們做的！」

「那我們就沒有找錯人了！」司馬洛說。

「殺死他們！」李毛喝道。

「等一等，等一等。」謝基叫道：「就是死，也該給我們機會說兩句話呀！」

「說吧！」司馬洛道：「我們都是很有人情味的人！」

「聽清楚！」謝基說：「你們殺了我們，就等於是帮了凌敏生一個忙！你不明白嗎？凌敏生本來就打算殺我們滅口的，你們殺了我，不就等於是替他做了這件工作嗎？」

「這也沒有關係。」司馬洛說：「總之我們是要你死的了！殺人者死，誰動手有甚麼關係？總之是要你們死！」

「我們可以合作的！」謝基鼓其如簧之舌：「我們可以合作共同對付凌敏生！你們反正是要對付凌敏生的，是不是？」

「怎樣合作？」司馬洛問。

「你放過我們，我們去解決凌敏生。」謝基說：「這樣你們不是可以省了很多工夫了嗎？實在你們的仇人是凌敏生，是他主使我們去殺張姑娘的！我們祇是做一件工作，我們和張姑娘根本沒有甚麼過不去，你們殺了我們，也沒有意思的！」

「別聽他的廢話！」李毛咆哮道：「我們放了他們，他們就馬上去跟凌敏生講和了！」

司馬洛搖搖頭：「對不起，謝基，我們不能放你！要殺凌敏生，我們比你們更有把握。」

「祈禱吧！」李毛說着，把槍遞近謝基的太陽穴。

「不！不！」謝基又大聲求饒着說：「還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的！還有！」

「再說出來聽聽吧！」司馬洛說。

「讓——讓我們商量一下好不好？」謝基吶吶着。

「商量吧！」司馬洛說：「我們反正有的是時間！」

謝基和郭文交頭接耳着，商量了一番。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談甚麼，總之郭文頻頻搖頭，這顯示，似乎謝基所提議的，是一件絕對不可以接受的事情。謝基則鼓其如簧之舌，企圖說服他。

終於，郭文嘆了一口氣：「好吧！我看，也祇好這樣子！」

「祇好怎樣？」司馬洛問。

「我跟你們一起去警局自首好了！」謝基和郭文說。

「你們可眞有勇氣！」司馬洛冷笑：「你可知道，自首的結果會怎樣嗎？」

「我們可能不會死的。」謝基嘆了一口氣，道：「是凌敏生逼我們這樣做的！他是主使人，要死的話，他一定先死了！請一位好律師，大概只判二十年以下的徒刑吧！」

「你們要向凌敏生報復，那就祇有這個辦法了！」郭文說：「這弄不死凌敏生的，但，他和我們一起關進了監裏，我們一定會給他好看的！」

司馬洛和李毛交換了一個眼色：「怎麼樣，李毛？」

李毛想了一會，點點頭：「唔，我看這也算是一種解決了！」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吧！」司馬洛說道：「不過，我先警告你們，最好不要反悔，否則——哼，我們是眞的會對你們不客氣！」

郭文忽然流淚起來。這一去，差不多等於是進入鬼門關了，沒有人能夠保證他們不會死，一個好律師，可能使他們得到從輕發落，監禁二十年之類，但祇是可能而已，並沒有人能夠保證。

「我們走吧！」謝基垂頭喪氣地。

× × ×

在凌敏生的方面，這件事情，總算是得到了一個滿意的解決了。謝基和郭文跟了司馬洛及李毛到了警局去，在關律師的引導之下，對警方供出了一切。當夜，警方也無法找到凌敏生，而司馬洛和李先生也並沒有告訴他們凌敏生的所在。直到第二天中午，凌敏生才終於出現。他和他那個保鑣，還是剛剛掙脫了，而離開樹林回家的。一回到家，他們就被拘捕了。

謝基和郭文一直以爲是凌敏生派人殺他們，而到了這個地步，凌敏生也是沒有機會和他們當面談判，作甚麼解釋了。誤會繼續下去，謝基和郭文自己是完了，他們盡量提供對凌敏生不利的情報。

看來，凌敏生是要完了。由於這是牽涉到一件謀殺案，所以即使以凌敏生的財力及地位，也不能保釋出外。另外，關律師和他在警方的有勢力的朋友也在旁邊虎視眈眈着，以保證凌敏生沒有甚麼法律罅可走。

暫時，李毛和司馬洛是用不着理會凌敏生了，於是他們便把注意力轉移到了餘下的三個人身上了。

一星期之後的中午，他們又一起在阿梅的家裏吃午飯，他們又提出討論這件事。司馬洛說：「看來，我們要到外埠去過一段假期了。」

阿梅詫異地看着他們道：「你們祇是

解決了凌敍生吧了，難道這就收手了嗎？還有那三個人呢？你們不管他們了？」

司馬洛又微笑：「就是因爲他們三個人都到了外埠去渡假了！」

「怎麼了？」阿梅說：「他們也不管你們了？」

「他們害怕我們，所以走掉了。」司馬洛說：「這樣，我們再來對付凌敏生那一套，他們也不怕了，因爲他們人已不在本地，警察也不能碰他們了！但當然，我們又另外會有辦法對付他們的！」

「他們走了不就好了嗎？」阿梅說：「這樣我們就自由了！」她還是贊成的。

「我才不會放過他們！」李毛咬着牙說。

「他們也同樣不會放過我們的。」司馬洛說：「不過是換了個地方吧了，他們還是會用遠距離控制的方法對付我們！」

阿梅說：「噢！」她又失望起來了。

「所以。」司馬洛說：「我們也要去遊埠，和他們周旋一下了！」

「我也要去！」阿梅問。

李毛和司馬洛交換了一個眼色，司馬洛說：「你以爲呢？」

「我以爲。」李毛微笑：「阿梅也工作得實在太辛苦了，她也需要去渡一段假的了。」

「我也去，好極了！」阿梅興奮起來：「我也一直想去遊一下埠！到巴哈馬羣島去一趟怎麼樣？」

「你別想得那麼開心好不好？」李毛微笑着說道：「我們不是眞的去渡假，目的地不是由我們決定的，他們逃到那裏去，我們就要跟踪到那裏去！他們是我們的領航燈！」

「噢。」阿梅又有點失望了，接着眼睛又一亮亮了起來：「也許，他們會去的地方，總不會是甚麼不好玩的地方吧？」

「我不知道。」司馬洛遲疑地搔着頭：「我是不贊成帶一個女人在身邊去幹那些危險的事情的！」

阿梅瞪了司馬洛一眼，她不愛聽司馬洛這句話，司馬洛這樣說，等於是不贊成讓她一起去了。這就使她不能跟在李毛的身邊了。遊不遊埠還在其次，最主要的還是，她不能和李毛在一起了。和李毛一起，可以說是她一生最大的願望，現在這個願望剛剛已達到了，又要他們分開了。

李毛却也點頭：「這倒有道理！女人是不適宜幹這種事情的，但是——」

「而且。」司馬洛說：「如果阿梅也失踪，事情就太明顯一點了。他們也會知道，我們是去了追他們！如果阿梅仍繼續在這裏過她的正常生活，而我們秘密起程去追——」

「好吧，好吧！」阿梅負氣地說：「我明白你們的意思了！你們去遊埠，打算把我擲在這裏！」

「帮帮忙吧！」李毛愛憐地擁着她的肩：「我們不是在玩，我們是在做事！」

「我不是說我願意留下來了嗎？」司馬洛放下筷子微笑：「要不要我又上天台去一趟？」

「不，你留着！」阿梅說。

他們沉默着繼續進食，過了一會，阿梅又說：「到了外埠，你們就要殺他們了，是不是？在外埠，你們就不能像對付凌敏生一樣對付他們了！他們在外埠是旅客，沒有甚麼把柄可以給你們抓住的！」

「這是要看情形。」司馬洛聳了聳肩，說：「我們是盡可能不殺人的！我看，我們今晚就得要起程了，第一站，就是大溪地！」

「大溪地！」阿梅坐直了身子道：「這也是我一直想去的一個地方！但當然，我不能去了！」她的身子又洩氣地軟了下來。

「阿梅。」李毛撫着她的頭髮：「這件事情結束之後，我會帶你去很多地方的！我答應你！」

「我知道。」阿梅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我會等你的！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

李毛擁着阿梅，輕輕吻着她：「我一定會好好補償的，阿梅，我一定不會使你失望！」

司馬洛放下筷子，微笑着道：「好了，我看我還是離開一陣，今天晚上再回來吧！我在這裏很明顯地是不受歡迎的！」

李毛微笑：「你也應該去辦好我們的出國手續了，司馬洛，拿機票回來吧！」

「你們用不着担心。」司馬洛說：「回來之前，我會先打一個電話的！」

阿梅咭咭地笑起來了：「司馬洛，你眞是一位好哥哥！」

「謝謝你！」司馬洛說。

司馬洛離開了，阿梅站了起來，說：「我得把碗碟收拾一下！」

李毛也站了起來，說：「我來帮你的忙吧！」他走到阿梅的身後，却不是去碰那些碗碟，而是把兩隻手從後面伸過來，攬住了阿梅的胸，每隻手都輕輕地托住了她的一隻乳房。

「不要！」阿梅尖叫了起來：「這些碗碟還得洗乾淨！」這樣說着，她全身都發顫，身子也軟了下來！

「我去了之後，碗碟還可以洗的。」李毛說：「但是，我去了之後，却不能親近你了！」他的手指輕輕地動。

阿梅祇是穿着睡衣，下面並沒有戴乳罩，李毛的手這樣一動，一陣無比的銷魂之感便通過她的全身，而以她雙乳的尖鋒爲最高潮地帶，她的乳頭又脹又硬挺，就像要爆裂開來似的，但，如果爆裂，那也是一種快美的爆裂了。

「不……要……」她呻吟着說：「不要……這樣輕……」

李毛用力一點。

她就像要死去似的，緊緊地閉着眼睛。李毛的另一隻手往下移去，按在另一個敏感的地方。她不由自主地把腿子分開了，但對於這個地方，她却另有要求。她夢囈般地說：「不要——太重！」

李毛動得輕一點。那手指的摩擦，雖然隔着一層衣服，也是那麼快美，那麼銷魂蝕骨的，她簡直覺得，她的靈魂快要飛上天空了她，的心臟就要爆炸了。

接着，她覺得李毛在扯開她的衣服，於是沒有衣服的阻隔了。李毛到了她的前面來，咀巴在動，手指也在動。就這樣站在那裏，祇是在李毛的手指的碰觸之下，她已達到了第一次高潮了。（未完・六）



珠緣佛劫龍鳳配

# 鏢局藏玉佛　羣豪查訊息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面人名字叫江華岳，是一神秘組織派來向葉一龍施毒並刼走至中途，又被一神秘人物反刼走，送回靜悟小軒，神智回復，由無名叟轉移別處，悉心學藝。江湖傳言兩少主中毒失踪，莫衷一是，至於葉楚雄和夫人分途尋找；桓齊派臥底的徐仁偵查擁翠山莊易主的眞相；江華岳潛藏山莊被發覺；催命閻羅桑逸波追查天山事件，目的志在返魂珠和秘笈；擁翠山莊莊主丘玄璣神秘離莊他去，迄今未回。江湖傳聞，黑白二道搜尋二寶下落，都是難解之謎。巧手翻天儋童着手追踪江華岳，知他逃至蕭山，引至桐溪爲他治傷，使江華岳吐出眞言……

金獨白道：「裘局主，風聞擁翠山莊祝融肆虐，燒燬多處莊宅，總管滕紹周只說生火不愼所致，三日後率領大批莊中能手離去，說是奉莊主丘玄璣宣召，其中大有可疑。」

裘觀海說道：「金少俠，恕老朽說句不當之言有瀆清聽，有道是事不關己莫關心，靜觀其變，順其自然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金獨白大不以爲然，淡淡一笑道：「江湖中事無不息息相關，獨善其身恐不可能！」

裘觀海正欲啓齒，忽見一名鏢夥匆匆進入，手捧一封書信，躬身行禮道：「門外有人持一密緘呈交局主親自折閱！」

信封上僅書裘局主親啓，並無下欵。

裘觀海不禁一怔，道：「來人現在何處？」

「此人信將遞至小的手中，便立即匆忙離去！」

裘觀海知有蹊蹺，忙拆開展閱，不禁心神暗震，但面色鎭定如常，莞爾笑道：「原來如此，他們也太心急了點！」說着將書信收置於懷。

金獨白詫問何事。

裘觀海道：「今晨接了一宗鏢貨，保送至京，言明明晨起程，鏢主來信說是須午後立即上路。」說着傳命下去，晌午過後人鏢上路。

金獨白道：「貴局又承保了一宗重鏢麼？」

裘觀海道：「壹箱珍珠古玩。」

金獨白長長哦了一聲道：「裘局主既然有事，在下也不便打擾，不過在下須向裘局主打聽一個人，不知可否見告？」

裘觀海道：「還請金少俠明示，只要老朽認識，無有不相告之理。」

金獨白微微一笑道：「在下打聽的人就是臯蘭鏢局總鏢頭神鞭江華岳！」

裘觀海聞言不禁面色微變，道：「不錯，江華岳與老朽在江湖道上原是夙識，但地南天北，已有多年未曾碰面，少俠問起此人何故？」

金獨白望了裘觀海一眼，冷冷笑道：「在下風聞江華岳在貴局作客，有人親眼目睹江華岳今晨走進貴局未見其出，江華岳與在下毫無瓜葛，但聞聽傳言他與燕雲三梟相交莫逆，故而在下願求一見江總鏢頭。」

裘觀海唉了一聲道：「無稽之言少俠如何聽信，老朽已有六七年未曾見到江華岳了，而且只是泛常之交，少俠如不見信，不妨查問究竟。」

金獨白暗道：「裘局主偌大名望，縱或有什麼隱秘，亦不致謊言搪塞，難道傳言失實不成？」遂抱拳朗笑道：「此乃傳言失實，在下自然聽信，冒昧之處請予見諒，在下告辭。」

裘觀海以禮恭送。

金獨白正要策騎而去，忽見對街簷下站着一人，認出那是雙燕堡總管菊雲，心中一動，暗道：「菊雲在此現身，葉堡主也必然在長沙。」一勒轡韁，策騎行至對街下鞍，微微一笑問道：「菊總管！別來無恙？」

菊雲早就發現了金獨白，忙抱拳道：「金公子才從金鷹鏢局辭出？」

金獨白暗道：「你這是明知故問！」遂笑笑道：「不錯，菊總管是相隨葉堡主來的麼？爲何不見葉堡主？」

簷下正是一座茶樓門前，生意興旺，屋簷下也沒有座頭，金獨白說時請菊雲落座，示意小二上香茗茶點。

菊雲坐下後，答道：「敝堡主已去京城，老朽是隨二位姑娘來此，江湖盛傳一樁駭人聽聞，不知金公子是否因此而去金鷹鏢局查問究竟？」

「不錯，在下正是爲此而來，但裘觀海絕口否認臯蘭鏢局總鏢頭江華岳未去金鷹鏢局探望他……」金獨白目露驚詫之色道：「莫非菊總管也是爲此而來麼？這也

不是什麼駭人聽聞？」

菊雲目含深意注視，金獨白一眼道：「老朽倒不是爲了江華岳之事，風聞燕雲三梟亦到了長沙，將翡翠玉佛毒珠託金鷹鏢局護往京城，此恐非無中生有，故而奉兩位小姐之命來此探明金鷹鏢局何時啓程，途中相機下手刦鏢，瞧瞧鏢貨是否眞是翡翠玉佛。」

「眞有其事麼？」金獨白大驚失色道：「方才有人送信與裘觀海，說是鏢貨改在晌午動身，在下也曾問過，裘觀海說鏢貨僅是一箱珍珠而已，只不知裘觀海爲何不說眞話？」

菊雲道：「傳聞裘觀海與燕雲三梟本是同路人物，倘或是眞，此舉不過是瞞天過海而已，也許裘觀海亦不知所託之鏢何物，各行自有規矩，何能眞實相告。」

金獨白面色一變，道：「煩請菊總管引見兩位姑娘，家嚴與貴堡主相交莫逆，在下自不能坐視，意欲相助一臂之力。」

菊雲面有難色，苦笑道：「風聲業已傳揚開去，黑白雙道高手均莫不在途中意欲刦奪，然金鷹鏢局諒亦有備，鏢貨是否就是翡翠玉佛尚不得而知，兩位小姐意不在佛，而是志在三梟，少俠何必捲入是非？」

金獨白忽面色一變，道：「不好，恐此刻裘觀海已離開長沙了。」說時身形平飛而起落上馬鞍，風馳電掣奔去。

菊雲忽邁開大步穿過街道，隱入金鷹鏢局左側暗巷中不見。

×　×　×

翌晨，三湘首邑長沙府外武林人物絡繹不絕於途，從昨天午後就奔向湘東瀏陽，似風聞金鷹鏢局欲假道九嶺山脈取贛北橫渡長江入京追踪而去。

這些武林人物幾乎包括了黑白雙道各門各派，三三兩兩，成羣結隊或單獨而行，有的乘坐駿騎飛馳，也有施展輕功提縱術，勁裝捷服，肩頭兵刃絲穗飄揚，但壁壘分明，即是故交也都佯作互不相識，個個臉色嚴肅森寒。

距瀏陽三十里華明古寺外一片松林下擺有十幾張白木小桌，平時供入寺瞻神拜佛香客歇息，茶酒飲食一應無缺，今兒個却上了八成座。

店主夫妻及一兒一媳均忙着送茶端酒，盛裝鹵菜。

一張座頭相對坐定了一雙黑衣老者，容貌逼肖，頭攏高髻以白色緞帶紮束，黑滲滲的一張烏臉，蛇睛鷹鼻，頷下一部疏鬢根根見肉，目光陰森，令人不寒而慄。

尤其一雙黑衣老者肩上插着一柄鋸齒萬刃刀，江湖中人一望而知是凶名久著的陰陽雙煞的獨門成名兵刃。

陰陽雙煞本孿生兄弟鄺乾、鄺元，武功卓絕，手黑心辣，只知利害，不問是非，江湖中人對陰陽雙煞異常頭痛，望之即避。

忽見一條迅快人影掠入松林，逕往陰陽雙煞座上快步走來。

其餘十數張座頭江湖豪雄爲之吸引，數十百道目光均投向來人。

來人是一矮小四旬漢子，肩頭插着十七柄其薄如紙的雪亮柳葉飛刀，在陰陽雙煞中間一屁股坐了下來，低聲細敍良久。

鄺乾蛇睛一翻，目中兇光逼閃，冷笑道：「眞的麼？老朽兩人偏不信這個邪，裘觀海能有多大氣候，刁賢弟越來越胆小如鼠了。」

矮小漢子搖首，答道：「倘或傳言是眞，裘觀海身後大有能人在，小弟知兩位武功卓絕，却是否能避無形奇毒則大爲可慮！」

鄺元陰惻惻冷笑道：「些許毒器，定奈我沒煞何！」

突聞林中隨風傳來森沉語聲道：「好大的口氣，委實夜郎自大。」

鄺元面色一變，循聲望去，大喝道：「什麼人！」

「區區在下！」

只見松林中現出追魂三絕劍金獨白，身後緊隨着九名懷抱鬼頭刀勁裝漢子，飄然慢步走向茶座。

一個江湖中人低聲向同伴低聲道：「有得好戲瞧啦。」

金獨白十人望也不望陰陽雙煞一眼，逕向兩張空桌團團坐下。

陰陽雙煞及刁姓矮小漢子均認出是長沙金府少主金獨白，他們乃武林成名人物，認爲金獨白不過是乳臭未乾之輩，忍不住嘿嘿冷笑連聲。

金獨白似若無聞，喚過店主要了十人量的酒菜，並取出一錠黃金，道：「店主，我等江湖人物在此，難免引起拚鬥，倘有損毀，這錠金子也夠賠的了！」

店主千恩萬謝，轉回竹棚張羅酒食。

驀聞一陣奔馬蹄聲急如驟雨般傳來，只見竹林外塵頭湧起，現出十一人騎，爲首兩騎正是葉玉蓉程映雪二女，後隨兩婢六衛及菊雲，紛紛落鞍下馬。

二女冷若冰霜，却艷如桃李，俏麗如仙，行走之間，婀娜多姿，步步生香。

金獨白慌忙立起，抱拳笑道：「二位姑娘別來無恙？」

葉玉蓉道：「金公子少禮，請坐。」

鄺乾陰森地冷笑道：「乳臭未乾小輩，居然偌大排場，眞叫老夫齒冷。」

葉玉蓉柳眉微皺，道：「金公子，此乃何人？」

金獨白微笑道：「他們乃武林中小有名氣的陰陽雙煞鄺乾鄺元，另一人名喚多臂鐵猿刁三維，倚老賣狂，二位姑娘請別理他，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陰陽雙煞不由氣往上撞，霍地立起，刁三維忙以眼色制止，低聲道：「二位且請隱忍，到時誰死誰活自有分曉，何必爭此一時之氣！」

陰陽雙煞鼻中輕哼一聲，緩緩坐了下去。

金獨白淡淡一笑道：「二位姑娘有所不知，那摔碑手裘觀海是個老狐狸，他們金鷹鏢局一行就在前途約莫三里之遙一所孤另另的大宅院停住，分明誘我等自投羅網，一舉成擒，」說時目光掃視江湖羣豪一眼，接道：「他們目前在此守候，只待裘觀海一行上路，立即全力阻截，倘使如此，在下恐死傷狼籍，引起武林一場滔天駭浪。」

葉玉蓉柳眉一皺，道：「這些武林朋友志在什麼？」

「翡翠玉佛。」



「眞是翡翠玉佛麼？」

鄺乾忽哈哈狂笑道：「在未取得鏢貨之前誰也無法證實是否翡翠玉佛！」

葉玉蓉冷笑道：「不是玉佛還好，否則你們陰陽雙煞必死無疑！」

鄺乾大怒道：「就憑你們麼？」

葉玉蓉道：「自有人取你們性命，姑娘尚不屑汚了雙手。」

鄺元震地立起，厲喝道：「黃毛丫頭好狂妄的口氣，老夫如不教訓教訓妳，妳未必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驀地——

林中忽隨風傳來一個蒼老深沉語聲道：「你們陰陽雙煞眞要丟人現眼麼？」

鄺元在語聲初起時，人已穿空斜飛而起，半空中疾如輪轉挺腰練腿，雙掌平胸循聲撲去。

輕功之美妙，認位奇準，出掌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鄺元雙掌平胸推出，蓄發了十二成眞力，勢如雷霆萬鈞，無堅不摧。

只見鄺元前撲飛攫之身形，似猝遇重阻，頓了一頓，突倒翻撞飛而返，雙腿一沉，旋臂落地，鄺元一張陰森黝黑的馬臉變成紫脹豬肝色，目露悖容怒光。

鄺乾知其弟必吃了暗虧，心神猛駭。

林中蒼老語聲又起：「諸位不是志在裘觀海所保鏢貨麼？此刻裘觀海已決定化暗爲明，無須躲躲藏藏，而且長痛不如短痛，裘觀海片刻之後便須遣人延請各位去那莊院作客，倘各位自問有望取得鏢貨之能，何妨放胆一行，不過老朽有話明白奉告，裘觀海是否以移花接木之計將原鏢送京，抑或原鏢確如傳言的翡翠玉佛便不得而知了。」

金獨白暗忖道：「自己已命府中高手多人，在那莊宅之外嚴密監視，裘觀海如將翡翠玉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决無法得逞。」

自然陰陽雙煞也有羽黨在那莊宅之外，鄺乾高聲道：「朋友何不現身出見？」

林中靜悄悄並無回聲，惟聞萬松囂濤，篁韻如吟。

突又聞得一陣奔馬蹄聲入耳，武林羣豪不禁一怔，只覺來勢迅快，刹那間蹄聲倏地寂滅，顯然來人已棄鞍下騎，但見十數人魚貫現身走來，爲首是一黑衫老者，面色赤紅如棗，虎目長鬚，臂抱着一桿金鷹鏢局令旗。

鏢旗白綾鑲紅，中繡一隻張翅攫爪金鷹，威猛之態栩栩如生，這桿金鷹鏢旗江湖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揚威大江南北。

金獨白認出金鷹鏢局副總鏢頭三陰絕戶掌藍仲威，只見藍仲威疾趨了數步，向自己抱拳行禮道：「金公子也參與了刦鏢之事？」

金獨白不禁朗笑道：「在下只想查明數事，尚不屑效那鼠輩宵小之行！」

藍仲威頷首笑道：「所以敝上不願忍受無稽謠諑困擾，爲此意欲邀請諸位武林朋友前往展視鏢貨一窺究竟，各位伸手與否，亦請當面就地解決。」

鄺乾哈哈狂笑道：「裘觀海眞個快人快語，鄺老大原有此意，不過眞是原鏢麼？他將原鏢另暗送去京又當如何？」

藍仲威面色一冷，道：「尊駕眞知原鏢是何物麼？敝上若將原鏢暗送去京何必多此一舉？」

鄺乾不禁呆住，面色異樣難看。

金獨白朗聲道：「藍副總鏢頭請回覆貴上吧，我等隨後即至！」

藍仲威目光忽轉至葉玉蓉程映雪二女臉上，愕然一驚，立即抱拳笑道：「恕藍某眼拙，一時之間竟未及想出是雙燕堡葉姑娘程姑娘芳駕在此，請見諒是幸。」

葉玉蓉道：「不敢，閣下請速回覆命吧，我等隨後即至。」

藍仲威抱拳一拱道：「藍某告辭！」轉身率衆快步如飛離去。

江湖羣豪仍然端坐不動，似尚未決定行止。

大煞鄺乾道：「我等也可動身前往了吧！」說着與鄺元刁三維同時緩緩立起。

但，僅他三人而已，江湖羣雄均端坐如故，陰陽雙煞不禁面色一變，鄺元冷笑道：「汝等不想去了麼？」

金獨白沉聲道：「你走你的奈何橋，我走我的陽關道，去與不去於你何干？」

陰陽雙煞嘿嘿冷笑兩聲，與多臂鐵猿刁三維縱身一躍，其去若矢，瞬眼無踪。

金獨白向葉玉蓉程映雪二女道：「兩位姑娘，我們也走吧！追趕裘觀海的武林人物諒不在少數，均在被邀之列，在下倒要瞧瞧裘觀海有何詭計！」

葉玉蓉幽幽發出一聲曼嘆道：「我倒不是覬覦裘觀海所保的翡翠玉佛，而爲尋出毒害龍弟的主兇索取解藥！」

「這個在下知道－」金獨白說道：「不論如何，務須查明裘觀海是否與燕雲三梟互通一氣，再剝繭抽絲，必然會水落石出。」

葉玉蓉點了點首，道：「雪妹，我們走吧！」

武林羣豪亦紛紛立起，遙遙相隨二女及金獨白等人之後而去，杳失在松雲翠篁之間……

×　×　×

裘觀海寄身之處是一座廣宏磚造土牆的大宅院，外表雖樸實無華，其實屋宇櫛比連綿，不下數百間，僅就一進宅門的一片廣坪，宛如練武校場，就可見一斑。

這日，廣坪兩側擺設了數十張八仙大桌，在座的人均是江湖豪雄，竟是座無虛席。

席上酒肴紛陳，羣雄飲啖如常，談論之聲入耳蠅囂。

宅內大廳忽傳出鑼聲三響，武林羣雄立時鴉雀無聲。

只見廳內緩緩步走金鷹鏢局局主摔碑手裘觀海，雙手捧着一個紅綾包裹箱形之物。

身後緊隨着十數老少不一鏢局高手，藍仲威亦是其中之一，環抱着金鷹鏢旗。

一雙勁裝捷服漢子抬着一張黑木方桌疾跑至裘觀海身前放下。

裘觀海把紅綾包袱放在桌上，虎目威光掃視了在座羣雄一眼，宏聲道：「裘某向不擅辭令，所以亦用不着虛情客套，裘某保鏢爲生，承蒙道上朋友抬愛，賞給一碗安穩飯吃，至今感銘於胸，未曾時刻忘懷，不料此次保了這宗鏢貨，竟引起江湖道上朋友覬覦之念，委實大出裘某意料之

外……」

陰陽雙煞忽倏地立起，大煞鄺乾沉聲道：「這些廢話不必多言，老朽二人意欲見識那綾袱內究竟何物，是否值得我陰陽雙煞伸手，若是平常之物，我陰陽雙煞立即掉面就走。」

裘觀海微微一笑道：「凡事都有一個定則，裘某不知兩位值得伸手與否究何所指，請明白賜告！」

這話委實犀利如刄，刺入陰陽雙煞心坎，一時之間雙煞竟瞠目不知所答。

刁三維却接口道：「裘局主這話顯然係明知故問，尋常之物何致引來如此衆多江湖朋友！」

裘觀海哈哈大笑，道：「事實上裘某也不知箱內何物，託鏢主人說是一箱珍珠，價值連城，並非眞如謠諑所傳之翡翠玉佛。」

刁三維道：「裘局主既然不知，何能斷言並非翡翠玉佛？」

裘觀海道：「刁朋友問得好，若然眞如刁朋友所言，這尊翡翠玉佛難道叫裘某雙手獻與刁朋友不成！」說着用手一指在座羣雄，接道：「刁朋友似不能作主，何況刁朋友也不配！」

刁三維頓時面紅耳赤，目中怒焰逼射，當着羣雄之前怎堪受此奚落，厲喝道：「裘局主莫非要以武功較量高下麼？」

裘觀海淡淡一笑，搖首答道：「裘某並無此意，但須問明在座武林朋友是否刁朋友眞能作得主麼？」

金獨白忽朗聲道：「他不配！」

刁三維大怒道：「刁某不配，難道你也配！」

金獨白傲然一笑，說道：「在下未說這話，但在下只覺刁老師委實自不量力，幾乎鷄零狗碎，武功微末，竟敢在此目空一切，耀武揚威，刁老師想是活得不耐煩了吧！」

刁三維倏地長身一躍，翻落塲中，狂笑道：「刁某今日倒要領教金府少主一身絕學！」

金獨白嘴角噙着一絲微笑，緩緩立起，飄然慢步走去。

程映雪低聲道：「蓉姐，似此節外生枝，正中了裘觀海借刀殺人之計！」

葉玉蓉道：「刁三維非金獨白之敵，這樣也好，金獨白勝了，陰陽雙煞必然胆怯，到時裘觀海自不能食言背信不展視鏢貨。」

程映雪道：「小妹料測裘觀海必預先動了手脚，將鏢貨掉了包。」

葉玉萍道：「不論如何，我等務須追踪至京，一俟到了地方，必可查個水落石出，這是愚姐想法，世事多變，萬一南轅北轍，那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陰陽雙煞面色沉重，不約而同走出，在刁三維之後五丈開外併肩而立，欲與刁三維掠陣。

在座羣雄中竟有巧手翻天衛童及趙鼎白玉峯等人在座，白玉峯道：「老前輩，就任其挑起一塲混亂殺刦麼？」

衛童輕嘆一聲道：「此乃一段漫長的途程，如欲水落石出，不知何年何月，如老朽所料不差，裘觀海不過是一嘍囉小卒而已，故而任聽它自然發展，刁三維及陰陽雙煞兇名久着，作惡多端，尚不知他們是否與裘觀海是一丘之貉，死不爲過，管他則甚？」

此刻，刁三維已與金獨白相對而立。

金獨白道：「刁老師是否以肉掌相拚抑或取出兵刄？」

刁三維成名多年，雖嘴上賣狂，却心底不敢輕視金獨白，知金獨白追魂三絕劍凌厲歹毒，並非浪得虛名之輩，冷笑道：「刁某僅憑一雙肉掌分分高下。」

「眞的麼？」金獨白道：「刁老師也不展出成名暗器？」

刁三維不禁一怔，迅即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名震三湘的金府少主也對刁某暗器不無畏忌！」

金獨白淡然一笑道：「在下恐刁老師死得不心服，是以把話說明。」

刁三維聞言大怒，左手一翻，五指快如閃電望金獨白右臂「曲池」穴抓出，右掌平胸呼的一聲推出。

金獨白兩足交錯一抑，移形換位避過了刁三維，雙手齊出，駢指若刄，分花拂柳，襲向刁三維七處重穴。

此乃金獨白家傳秘學旋風截脈手法，玄詭奇奧，一展開來，疾如驟雨狂風，只見漫空指影罩襲而下。

要知高手過招，須制敵機先，毫厘之失，勝敗立判。

刁三維不由手忙脚亂，連連閃避，守多攻少，喉中發出聲聲怒嘯。

所幸成名多年，一身武功有極深的火候，尚不致立呈敗象。

陰陽雙煞同時目露駭容。

刁三維究竟是黑道高手，成名並非倖致，一陣慌亂後已瞧出金獨白旋風手法玄詭路數，見招拆招，慢慢穩了下來，差堪打成平手。

巧手翻天衛童向趙白二人低聲道：「刁三維必死在金獨白劍下，陰陽雙煞也難倖免，如此便可瞧出裘觀海與他們是否同路人物，金獨白施展殺手之際，必遭裘觀海喝阻！」

趙鼎道：「老前輩，綾袱中物眞是翡翠玉佛麼？」

衛童微笑不語。

趙鼎白玉峯兩人暗暗納悶，但深知這位老前輩心智神鬼莫測，行事更是謀定後動，百不失一，既然不說，問了也等於白問。

他們怎知衛童一時好奇之念揭破了一件江湖疑案端倪，却不料燕雲三梟身後主使亦爲心機至上，狡智多端之輩，及時改弦易轍，聲東擊西，故佈疑陣，使自己引入歧途。

更因照護生死之交無名叟，兼顧兩難，讓燕雲三梟失去下落，本意燕雲三梟無關宏旨，料主使人必然露面，事後與無名叟商討，便料定其中必非簡單，也許引起一塲軒然巨波，遂重新擬定對策，務使水落石出，却已慢了一步，內心悔恨不已。

這時，陣中已起了變化。

只聽刁三維大喝一聲，在金獨白漫空指影中飛騰而起，半空中急如車輪一轉，頭下足上，雙掌吐出如山勁力壓下，雙肩疾振，十七柄柳葉飛刀離肩射出，風助刀勢，宛如撒下滿空銀雨，急漩打下。



金獨白哈哈狂笑聲中身形暴騰，一柄青紅劍已離肩飛出，長虹飛捲，震起萬朵金星，把柳葉飛刀悉數擊落。

陰陽雙煞不由大驚失色，如不及時出手相助，刁三維必喪命在金獨白追魂三絕劍下，雙雙離地掠出，肩後奇形兵刄鋸齒萬刄刀已應手揮出。

只聽兩聲嬌叱，葉玉蓉程映雪二女早瞧出陰陽雙煞必然猝襲出手，早在二婢手中取過長劍，雙煞身形甫動，二女立即飛出狙截。

陰陽雙煞不料有此，被二女劍勢划破左臂，血湧如注，落地又穿空飛起，鄺乾喝道：「賤婢，老夫與你誓不兩立！」迅如脫弦之弩掠出莊宅之外而杳。

刁三維亦慘遭金獨白追魂三絕劍勢屍分數截墮在塲中。

裘觀海面色微變，暗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異日若不除之，終成禍患。」

金獨白收劍謝了二女一聲，目注裘觀海朗聲道：「在下此來非爲覬覦紅鏢，還請展視綾袱中物，倘非玉佛，在下立即抽身，至於在座武林朋友有無異議，在下不敢作主！」

裘觀海略一沉吟，頷首應允，立即高聲詢問座上羣雄心意如何。

羣雄目睹血淋淋塲面，自忖縱有非分之想，但武功猶遜刁三維及陰陽雙煞三人，徒遭殺身之禍，均同聲附和金獨白之意爲意。

巧手翻天衛童却在暗中觀察羣雄神色，忽面色微變，暗中一怔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廢功夫，那不是燕雲三梟麼？任憑你等易容巧妙，却難逃老朽神目如電！」忙向趙鼎白玉峯二人低聲道：「此間事了，老朽須他往料理一件緊要大事，二位謹守老朽之囑逐步施爲，不得違忤！」

趙白二人道：「晚輩遵命。」

這時，裘觀海緩緩解開綾袱，顯露出一隻極好光漆塗汰烏亮木箱，並鐫刻百鳥獻壽圖文，繪以金漆，精緻無比。

裘觀海在身旁取出一枚鎖匙，啓箱開盒，羣雄亦趨前圍觀。

羣雄屏息凝神，鴉雀無聲，數十百道銳利眼神注視在木盒上。

只見裘觀海一打開盒蓋，不禁目瞪口呆，面色大變。

原來盒內呈現一尊佛像，却非翡翠，而是石雕，琢工粗糙，慧眼硃筆塗繪，暗紅無光。

金獨白向葉玉蓉程映雪二女道：「顯然裘局主也不知掉了包，引我等誤入歧途，我們走！」

程映雪道：「那與鏢主大有關係，不可不問個清楚明白。」

裘觀海長嘆一聲道：「不瞞姑娘，在託鏢之初已點視箱中之物，確係珍珠瑪瑙古玩珍品，送至京城鎭北侯府，箱內珍物逐筆登載記錄兩份，彼此分執。」說着取出一份錄證，送遞葉玉蓉接道：「姑娘一瞧便知老朽之言不假！」

程映雪接過略一展閱，即向葉玉蓉道：「蓉姐，我們走吧！」並向裘觀海致歉，轉身率衆而去。

一刹那間，江湖羣雄走了一乾二淨。

三陰絕戶掌藍仲威道：「局主，這是怎麼一回事？」

裘觀海神態震慄，宛如天坍下來一般，木立如鷄，半晌，黯然一笑道：「昨晚老朽與你們親自啓鑰逐件查看珍物，怎麼變做一隻石佛？」

衆鏢師面面相覷。

藍仲威道：「屬下方才還以爲是局主妙計退敵，臨時易換這具石佛以之却敵，不料……」又疾轉言說道：「局主目前計將何出？是否已知偷盜紅鏢之人的來龍去脈。」

裘觀海面色一寒，道：「此諒係內賊所爲，從此刻起你等不准擅離一步，待老朽查明後方可決定追回原鏢！」言畢負手快步獨自進入大廳而去。

金鷹鏢局一羣武師面面相覷，竊竊私議，宛如大禍臨頭感覺。

不錯，在裘觀海說來，有生之年從未遇上如此棘手難題，多少驚濤駭浪無不經歷過，就沒有這一次如此複雜懸疑，簡直束手無策。

這不得不欽佩衛童心機愼密，無異擊在蛇身七寸上，令裘觀海無法動彈，裘觀海既不能趕向鎭北侯府查證有無某人托鏢送獻侯府，更因有收執在托鏢人手上，即使傾家蕩產也不敷賠償。

最使他驚心動魄的是江湖傳言謂裘觀海與江華岳及燕雲三梟同是一丘之貉，本門隱秘竟爲外人探知，如此一來，他非要羅受不測之禍。

裘觀海進退兩難，本應遣人追踪金獨白，因金獨白吐露自己與江華岳及燕雲三梟本是同道，在金獨白身上必可找出端倪，但紅鏢盜失，顯由內奸所爲，不禁徬徨無措，連聲嘆息。

三陰絕戶掌藍仲威忽邁步走入廳內，向裘觀海道：「屬下方才問過鏢局上下，昨晚戒備嚴密，並無風吹草動，如說內賊絕無可能……」

裘觀海不由厲聲道：「難道飛走了不成？」

藍仲威道：「紅鏢乃局主親自查視看護的，而且隨身不離，方才衆目睽睽局主又親自啓鑰，可見木箱及鎖均是原物，屬下等因此大惑不解！」

裘觀海不禁一呆，沉思良久，道：「如此說來，木箱鐵鎖均爲同式同欵，可見……可見……」

藍仲威道：「可見盜鏢人亦是託鏢人，不過局主隨身不離，此人是如何下手的？屬下爲之大惑不解。」

裘觀海老臉赧然通紅，長嘆一聲，說道：「裘某慮不及此，也茫然不解何能盜易原鏢，裘某方寸已亂，請問賢弟有何良策？」

藍仲威道：「屬下方才忖思良久，盜鏢人目的僅志在將金鷹鏢局在江湖上無立足之地，似與翡翠玉佛根本扯不上關係，不過其人心計歹毒，故佈疑陣引向歧途，遂其借刀殺人之計。」

裘觀海不由自主地心底泛起一股奇寒，面色大變，猛一頓足道：「迄至目前爲止並無絲毫綫索可循，誠如賢弟所言，我等不能盲目結怨遂其借刀殺人之計。」

藍仲威道：「難道局主不能從託鏢人身上追查麼？」

裘觀海搖首道：「不能，託鏢人亦非正主，也是受人之託奉命辦事而已，說不定就是官府中人，接下紅鏢後便已點明箱內之物定下字據彼此各收執一份，張揚出去非但自速其禍，更使金鷹鏢局墮入萬刦不復之地，爲今之計，我等只有以不變應萬變，在此守株待兔，下下之策也是上上之策！」

藍仲威想了一想，哈哈大笑道：「果然妙計，屬下自愧不如。」

裘觀海自以爲得計，殊不知漸入衛童巧計泥沼中無法自拔……

× × ×

巧手翻天衛童暗隨着燕雲三梟進入劉陽順吉老棧，毗隣而住，一板之隔，話語舉動均無何隱秘。

燕雲三梟由店小二接入房內後，玉面狐杜奎道：「小二，有什麼現成的酒菜趕緊迻來！」

店小二諾諾連聲而退，甫出房門只見衛童翩然閃入，示意自己噤聲，剛溜出口邊的話倏又嚥了回去。

衛童拉着店小二避入後廂，取出一錠紋銀塞入店小二懷中，低聲道：「老朽長沙府總捕頭，奉命查案緝捕江洋大盜。」隨即附耳密語良久。

店小二急急連聲應允，答道：「小的無不遵命！」

衛童身形閃得一閃，迅即杳然。

店小二把酒菜迻入燕雲三梟房內，杜奎道：「小二，店內還有什麼人住下？」三梟都是獨行大盜，經驗老辣，行事異常謹慎。

小二躬身稟道：「小店傍晚時分旅客才先後投宿，鷄鳴破曉即行離去，大白天裏很少住店，眼前只有三位大爺，別無他人。」

雷九雲哈哈大笑道：「那我等可猜拳行枚了，稍時還要叫幾個粉頭左擁右抱樂上一樂。」

杜奎揮手示意命店小二離去後，低聲道：「小弟尙須偵明小二之言是否是實，去去就來。」

言畢一閃而出。

須臾杜奎回轉，證實了小二之言不虛，遂開懷痛飲，杜奎長嘆一聲道：「杜某只覺裘觀海已陷入危中，我等雖不知他所保的鏢究係何物，但當衆啓鑰展視却變了一尊石像，與我等遭遇一模一樣，爲此杜某不勝憂心我等處境之危。」

勞品點點頭道：「瞧裘觀海當時神色不勝駭然，似箱內之物被偷天換日易換而去，手法與玉佛如出一轍，莫非同是一個人。」

杜奎頷首道：「看來，裘觀海與我等一樣，身不由主，暗中已受門主所控！」

雷九雲冷笑道：「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眼前江湖謠諑甚盛，燕雲三梟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爲正邪雙方所難容，行跡不愼，必罹不測之禍，與其躲躲藏藏，反不如投入天竺，携帶玉佛作爲晉身之堦。」

杜奎聞言不禁精神一振，目中神光大盛，笑道：「果然好主意，我等返回大羅山藏處起出玉佛投身天竺。」匆匆計定，決在午夜離去兼程趕往韶州。

天色漸暗，暮靄蒼茫，投入順吉老棧旅客相繼而至，頓增繁囂嘈雜。

大堂內一張方木桌聚坐四個彪形大漢，大碗酒大塊肉，豪興逸飛，嗓門宏亮如雷。

杜奎只聽一人說道：「金鷹鏢局裘觀海不愧老謀深算，狡詐如狐，把紅鏢當衆亮開，竟說是爲人盜去，如今傳訊同道相助追尋下落，殊不知他施展的却是障眼之法。」

另一人說道：「朱老師說他原鏢未失麼？」

「不錯，」那人答道：「風聲現已傳聞，無任何隱秘而言，此乃金鷹鏢局自身之事，除非覬覦他那所保的紅鏢！」

「紅鏢究竟保的何物？」

那人道：「傳說紛歧，言人人殊，但眼前一項傳言却斷然可信，並非金鷹鏢局所說的珍器玉玩，而是震盪南天武林的翡翠玉佛。」

「這話不可聽信，此豈非欲蓋彌彰，任何物件均可來混淆他人耳目，何必用那石像？」

「這就是裘觀海高明厲害之處了，燕雲三梟現扮作金鷹鏢局鏢師，這趟鏢就是三梟所託！」

房內燕雲三梟聞言，不禁面面相覷，忐忑不寧，只覺其中必有蹊蹺，難道黃雀在後，翡翠玉佛爲人窺知，在藏處起出了麼？

衛童也在房內，輕酌淺飲，暗道：「燕雲三梟勢必非回大羅山不可了！」

午夜一過，萬籟人靜，燕雲三梟悄然離店而去。

巧手翻天衛童得道多助，邀約甚多武林同道好友暗中依計行事，兩月來經過愼密籌劃，只覺佈署業已就緒，只要逐步施爲，時機一至必可水落石出。

他安下了一着好棋，就是金鷹鏢局裘觀海，使之進退維谷，左右兩難，六合帮必陷入慌亂，非短短時日可以澄平，趁此返回嶺南一趟，探望無名叟及葉一龍，更重要的是，必須查明燕雲三梟來龍去脈。

下弦月高掛天際，郊野寧靜如水，三梟一路疾奔如飛，却不料有人在後暗躡。

天未亮，三梟便已投入衡山城外客棧內。

一路行去，由於夜行日宿，形跡愼密，雖未遇上什麼阻難，却耳聞傳言紛歧，愈來愈盛，多半對自己三人不利，不禁心驚肉跳。

途中非一日，但安然抵達韶州，三梟只覺疲累日甚一日，從衡山起即覺如此，落店後即進食沐浴，再倒在榻上呼呼大睡，一覺醒來，已是日影西斜，但感疲累尚未盡復，練武人不應如此，何況三梟武功極高，百思不得其解，略事調息行功，飽餐後立即上路。

然而，疲累之感日甚一日，在韶州客棧內三梟已覺兩腿沉重，腰痛背酸，憂心忡忡不已。

方欲就寢之際，突聞店夥數人，進入隣室，迻上酒菜後，隣室數人即聚飲低聲談話。



只聽一人道：「多日來查訪，燕雲三梟形跡宛如石沉大海，音訊全無，諒係亡命天涯了，可惜翡翠玉佛竟爲三梟帶走，令主極爲震怒，恨三梟誤事，若然擒獲，三梟必遭慘死之禍。」

另一人冷笑道：「你太多言了，言多必失，我等已奉命趕回分舵，另有差遣，你我僅奉命行事，何必過問其他，自找麻煩。」

隣室等人立時轉言其他，天南地北，茫無邊際。

三梟不禁暗暗心驚，知這些人之外還有其他人追覓自己三人下落，尙未正午，三梟離店趕回大羅山中。

籐蘿密翳，蒼翠插雲，三梟已找到當日埋藏玉佛壁隙山洞，只覺兩腿浮軟，一陣耳鳴目眩。

驀地——

洞外深谷中隱隱傳來數聲長嘯，三梟不禁大驚失色，此時此刻已無力應敵，勞品面如土色，道：「不好，我等三人形跡已落在追踪者的眼中。」

嘯聲愈來愈尖銳響亮，不言而知來人已近。

杜奎苦笑一聲道：「我等已成甕中之鼈了！」

突聞洞下喝叱聲起，金鐵交擊，嘯風破空入耳，敢情來的是同一目的而尖銳對立武林人物。

雷九雲忙說道：「速挖出玉佛趁機逃走！」

杜奎黯然一笑道：「杜某兩足酸軟乏力，兩位速抱出玉佛逃去，無須顧及杜某了。」

雷九雲勞品何嘗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相視苦笑。

忽聞洞外傳來一聲太息道：「三位迄至如今尙執迷不悟，積重難返，死得未免不值！」

杜奎面色大變，高聲道：「尊駕是何來歷，敢請當面說話？」

「老朽不能進來，三位是否知道在裘觀海當衆展視紅鏢之際，已爲江華岳等發現！」

「江華岳是何人？」

那老朽從洞外傳聲：「他就是奉命來到雙燕堡與三位聯繫，那知一步之差，竟事與願違！」

三梟聞言心神猛凜，杜奎說道：「既然江華岳等發現在下三人，爲何不立即出手？」

「貴門主志在追回玉佛毒珠，你們三位已罹受無形奇毒，再過三日恐武功全然消失。」

三梟不禁胆寒魂飛，面無人色。

只聽長嘆一聲道：「江華岳受命一路追踪，在三位酒食中下微量之毒，使三位疲累之感日益加深！」

杜奎只覺心驚肉跳，知所言句句是實，忙道：「尊駕見告德重心感，但不知尊駕眞正用意。」

「老朽並非志在玉佛毒珠，而是追查主兇眞實來歷，如三位明白見告，老朽不但能將你們三位救出險境，更保證三位不死。」

杜奎道：「不瞞尊駕，在下三人也不知。」

老朽又道：「老朽知道，三位只須明白見告受命經過先後詳情，老朽自會循跡追查！」

燕雲三梟相覷了一眼，知安然逃去已是絕望。

老朽語聲又起：「再過片刻，三位只有束手就擒了，如不置信，三位可行功運氣，看看眞力尙可運用自如麼？但最好請勿嘗試，否則會將武功盡失，再者老朽亦不願乘人於危，三位倘成擒後，老朽仍可從這些人身上循跡查明，不過倍加艱辛罷了。」

杜奎道：「在下等應允就是！」

洞口籐蔓颼颼颼魚貫穿入三個黑衣勁裝漢子。

只聽蒼老語聲傳來道：「速點他們『天樞』、『神藏』、『精促』三處穴道，阻止毒性侵入內腑。」

黑衣漢出指如電，燕雲三梟應指倒下地上。

× × ×

金鷹鏢局局主裘觀海急得如熱鍋上螞蟻般團團亂轉，沒了主意，鏢局上下亦憂心如焚，無精打采，坐臥不寧。

副總鏢頭三陰絕戶掌藍仲威道：「局主，眞個無計可施了麼？」

裘觀海道：「藍賢弟，你我只有等，此外別無良策！」

「等什麼？」

「等待託鏢原主來到，一箱金珠珍玩價値連城，風聲已傳了開去，他們一定會到。」

藍仲威搖首苦笑道：「恕屬下直言無忌，局主如何璧還原鏢？」

裘觀海說道：「賢弟委實眞是聰明一世，胡塗一時，裘某忖思再三，只覺此乃極歹毒的陷井，你我已身陷其中，無法自拔。」

藍仲威詫道：「局主是說託鏢人就是盜鏢人麼？」

「不錯，裘某認定如此，或可從他們身上追回，重振金鷹鏢局威譽。」裘觀海苦笑了笑接道：「萬一並非他們所爲，也好討一個寬限日期追回原鏢。」

藍仲威暗忖，道：「也只有此法可行了。」

宅外忽傳來急如驟雨奔雷蹄聲，倏又寂然而止，只見一鏢夥急急奔入稟道：「長沙府衙朱捕頭求見！」

裘觀海不禁一怔，忙道：「就說裘某出迎！快去！」霍地離座隨着鏢夥快步趨出。

長沙府衙捕頭朱彥四旬開外年歲，濃眉大眼，貌像威武，雖下得馬鞍，却單手握着絲韁未放，目睹裘觀海快步走來，朗聲道：「裘局主，知府大人命朱某請局主同往府衙一敍！」

裘觀海神色一變，道：「裘某身犯何罪？」

朱彥哈哈大笑道：「裘局主想到那裏去了，」隨即附耳低聲道：「那託鏢的正主兒現在府衙，千萬不可輕易洩露，否則局主難免不測奇禍。」

裘觀海忙囑鏢局上下不得擅離，等候其返回，由鏢夥牽着一匹駿騎，與朱彥雙

雙躍上馬去，揮鞭快馬奔往長沙，黃塵滾滾，瞬眼遠去無踪。

雙騎馳越一條松徑後，突由林內掠出一個少女及一雙壯健少年，玄衣勁裝，肩帶兵刃。

那少女不過二九年華，蠻腰似柳，雖不甚美，却嫵媚逗人喜愛，一雙晶澈明眸又圓又大，唇邊長着一顆粟米大小黑痣，更平添幾分俏麗，但眼神不時逼泛殺氣。

一雙健壯少年均年在廿五六，面目陰沉，鷹揚虎視，傲氣逼泛眉宇，却對少女神情異常敬畏。

少女目送朱彥、裘觀海兩騎身影遠去後，發出一聲冷笑道：「你們猜測裘觀海此去是否尚須返回？」

「當然尚須返轉，不出一個時辰便可見到，蘋姑娘，在下獨自一人必取下裘觀海頸上人頭！」

少女面色立時罩上一層嚴霜，叱道：「烏雲飛，怪不得小姐一再囑咐，說你們二人自恃武功高强，動則殺人，恐為本門引來是非，若敢故違，命我廢了你們一身武功，打入地牢！」

烏雲飛面色如土，道：「在下是請命蘋姑娘，怎敢妄自殺人！」

另一少年道：「蘋姑娘，是他胡亂說話，怎麼把在下黎環也拉上了！」

少女嬌笑一聲道：「你們兩個誰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烏雲飛道：「小姐遣蘋姑娘來此，難道不是取裘觀海性命麼？」

少女叱道：「誰說的，你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定然壞事，趕緊回轉分舵候我返回。」

黎環忙道：「我們走了，蘋姑娘不是手下沒有辦事的人了麼？望蘋姑娘收回成命。」

少女鼻中輕哼了一聲不語，似在思索一樁難解之謎，秀眉深皺。

烏雲飛面色微變道：「有人來了！」

三人迅疾閃入松林隱去。

但見四條身影慢步飄然走來，原來是金府少主追魂三絕劍金獨白偕同三個短裝老者，金獨白一入松林，即環顧了一眼，頷首道：「此處甚好，稍時裘觀海必經由此處，我等立即攔截，切莫被人逃脫。」

一頭髮花白老者道：「如此一來，豈非長沙金府要揹上刼鏢黑鍋麼？」

金獨白道：「在下又不傷害於他，只須問明他去長沙府衙何故？在下實未料到裘觀海與朱彥有此深厚的交誼！」

「倘老朽所料不差，裘觀海極可能已知刼鏢者綫索，向官府求助，但裘觀海鏢貨究竟何物？謠諑紛歧，莫衷一是，難道眞是翡翠玉佛麼？」

金獨白道：「無須胡亂猜測，稍時自可知道，裘老兒一身武功卓絕，並非易與之輩，只要攔截不可傷他！」言畢先後隱入松林而杳。

約莫一個時辰過去，隱隱傳來奔馬蹄聲，由遠漸近，清脆入耳。

果然裘觀海一騎如飛奔來，到得臨近，忽聞林中傳來一聲大喝道：「站住！」

裘觀海聞聲知變，倏地離鞍騰起，欲穿空飛去，半空中似遇重阻，身形急沉落地。

迎面人影疾閃，現出金府少主金獨白等。

裘觀海不禁勃然色變，冷笑道：「金少主，裘某與你毫無過節，令尊面前裘某也未失禮，一再無事生非為何？」

金獨白微微一笑道：「局主海涵，事非得已，在下年前方從嶺南雙燕堡回湘，茲事體大，又受人之託不得不爾。」

裘觀海面色一變，厲聲道：「裘某與雙燕堡之事毫無干係，金少主豈不張冠李戴，陷人入罪。」

金獨白道：「在下並不願與局主為難，只是得問明一事，貴局所保的紅鏢究是何物？」

裘觀海道：「無可奉告，但絕非翡翠玉佛。」

金獨白道：「有何為證？」

裘觀海怒道：「敝局保鏢難道尚須向金府禀明麼？」

金獨白冷冷一笑道：「在下再一申明，必須知道貴局所保的究係何物，證實確非翡翠玉佛後，在下自當謝罪，局主既然堅持不允見告，在下也只有得罪了！」

裘觀海不禁狂笑道：「就憑你也配！」一雙掌呼的劈出，勁風如潮，勢如推山撼岳，塵沙狂湧。

金獨白疾飄開六七尺開外，反手撤出肩後長劍展開，一道匹練若飛虹貫日刺向裘觀海胸坎重穴，大喝一聲：「上！」

三個老者分三才六位在松林中一湧而出。

但，身形甫現，忽面色一變，三老者迅聚一列橫身，眼前現出一幪面持劍少女，身後烏雲飛、黎環橫劍而立。

少女叱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三個老賊去年端午做得好事，還不納命來！」

三老不禁一呆，却不料少女一劍橫揮而出。

劍式看來平實無奇，其實玄詭已極，三老只覺閃避不開，忙仰身倒竄，那知劍勢竟快得出奇，腰脅一冷，張嘴發出慘嗥，三老攔腰斷成兩截，鮮血噴湧，屍橫在地。

金獨白展開劍法與裘觀海掌力猛烈拚搏，見狀不由大駭，急攻一劍，迫得裘觀海挪開，趁機穿空騰起，宛如流星曳空而去。

烏雲飛、黎環二人大喝道：「那裏走！」雙雙追出。

幪面少女飛掠在裘觀海身前，掌心托出一物。

裘觀海一眼瞥明，神色立凜，忙躬身道：「令主有何吩咐？」

幪面少女道：「令主有命，半年期內不准有所行為，如無必要，本門之間也不得彼此傳訊，俟風平浪靜後另有後命。」

裘觀海躬身道：「屬下遵命，但金鷹鏢局失鏢，更被嫁禍栽贓，屬下方寸已亂，失鏢又與官府中有關，屬下已具下切結，限半年期內追回。」

不待裘觀海言畢，幪面少女即道：「本門已知，但本門無能為力，不如相求同道協助，諒燕雲三梟洩秘，已約莫猜出你眞實身份，希好自為之，毋招不測之禍，你去吧！」

（未完・六）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直奔大岳山覓找天魔外三堂總舵的地址，走到山腰，立被二女阻攔，幸得武家騏機智，二女才答應帶他到「金鷹堂」，「金鷹堂」堂主巫成不屑與他多說，立即叫四個分壇主上前圍攻武家騏，武家騏見狀，使出一招「天地俱寂」，立將四個分壇主擊殺掌下，此時魔教總舵主現身，武家騏道出此來目的，是要見陸婉婷一面，總舵主答應，先把武家騏囚禁起來，隔了數日才見陸婉婷前來，武家騏要求二件事，陸婉婷只答應一件，武家騏只得要求先把他妹妹釋放出來，而另一件事以後再設法……海天碧影和武家騏在廟中飲酒，却遭人暗算……

## 相逢如陌路　妹妹不認兄

海天碧影哈哈一笑道：「正是如此，却想不到從『斷魂羅刹』戚沉香口中，無意間得知師門重寶的消息，這是老夫當時怎麼也料不到的，正可說，老夫五年前那着棋，算是押對了。」

說完又是一陣充滿興奮得意的長笑。

武家騏也附聲大笑起來，他心中暗暗高興，桃面玉狐與他的關係，現在一清二白，十天後接到妹妹之後，不妨再對桃面玉狐來上這一手，不怕對方不說，那時，事情終算兩頭圓滿，而且這一條也是俠義道中亟欲探知的綫索，回家路上，不妨找到「鐵刀孟嘗」周成，也算對武林盡了一份心意。

想到這裏，武家騏心情大寬，舉起酒罈，連飲兩口，那知驀見海天碧影笑聲陡然中斷，大喝一聲，右手劈面飛起，掃向酒罈。

事情大出意料，武家騏擋不住他這一揮之力，剛欲舉飲的酒罈，脫手飛出，砰地一聲，揮出廟外，嘩啦落在地上，砸得粉碎。

武家騏差點摔了一個觔斗，愕然一躍起立，訝聲喝道：「前輩這是幹什麼？」

只見海天碧影面呈痛苦的神色，捧着肚子，厲聲道：「咱們中了暗算……」

說話聲中，額際已顯出一顆顆如黃豆般大的汗珠。

武家騏大吃一驚，急急道：「前輩怎麼啦？什麼地方中了暗算？」

海天碧影喘着氣，斷斷續續地道：「酒……酒……中……有……毒！」

他急忙吸了口氣，暗暗催動身內眞元，果然覺得腹中隱隱絞痛。

這刹那，他也不遑多想，急急道：「前輩……」

那知喊聲未落，海天碧影悽厲地叫了一聲，道：「哎唷，必是那批天魔教的王八蛋……」

坐在地上的身軀，却在話聲中，砰地一聲，向後倒去，口中流出一絲絲紫黑的血絲。

武家麒心頭又是一震，強忍腹中絞痛，正欲上前察看海天碧影中毒的深淺，驀地聽到廟外響起一聲如銀鈴般的冷笑，道：「老匹夫，你要的好計謀，現在該知道姑奶奶的厲害了吧！」

武家麒急忙旋身，目注廟外，厲喝道：「不守信的妖婦，妳滾出來！」

在他以為必是桃面玉狐，喝聲方落，一條嬌小的黑影，已從廟外如風飄入，停在武家麒身前，冷冷道：「我倒要問問你，誰不守信？」

一見對方面目，武家麒不由大感意外，神色為之一呆，脫口呼道：「是妳！」

剛說出二個字，腹中絞痛更加厲害，使他再也忍不住，眼前一黑，砰地一聲，倒仆地上，竟痛暈了過去。

在酒中預先下毒，現在飄然現身的人是誰呢？

嘿！一身黑衣，嬌軀婀娜，容貌艷若桃李，神色冷若冰霜，她，不是別人，却正是在陳留城外，圻城山中，上了海天碧影一個大當的「斷魂羅刹」戚沉香。

這時，只見她冷冷地走近海天碧影屍體旁，看了一看，才再回到躺在地上武家麒的身畔，俯視着武家麒英俊而已微呈紫色的臉龐，口中倏然幽幽地嘆息了一聲。

誰會料到，冷艷出了名的斷魂羅刹這聲嘆息中，却充滿了那麼多的幽怨及複雜的感情。

嘆息聲中，她從腰中迅速掏出一隻紫玉瓶子，倒出二顆解藥，托開武家麒下顎，塞了進去，然後靜靜注視着武家麒服下解藥後的反應。

盞茶時刻後——

武家麒身軀一陣蠕動，悠悠醒轉，第一個念頭在他腦中昇起：自己是不是還活在這個世上？

他緩緩睜開眼，依然看到燭台上跳躍不停的燭火，散着一片熒熒之光，這時他已感到腹中難以忍受的絞痛，慢慢消失。

可是當他星眸移動，見到站在身旁的斷魂羅刹時，猛然一翻身跳了起來，退後二步，雙掌平胸，蓄勢戒備，厲聲喝道：「妳眞是寃魂不散……」

斷魂羅刹冷冷接口道：「你還好意思說這種話，為了你的失蹤，担心你的安危，這半個月以來，食不甘味，寢不成眠，馬不停蹄，目不交睫，生平也算第一次嚐到這般滋味，難道一切都是錯了？」

「哈哈哈……」武家麒向躺在地上「海天碧影」孫長天的屍體看了一眼，厲聲長笑起來。

斷魂羅刹黛眉一皺，嬌聲道：「你笑什麼？」

武家麒笑聲陡止，戟指點着她，厲聲道：「我笑妳太幼稚，竟永遠把我武家麒當作傻子，妳口甜如蜜，心毒如蛇，既說担心我的安危，又在酒中下了毒藥，想置我於死地，還要假惺惺地充什麼好人！」

斷魂羅刹冷冷笑道：「我並不想毒死你，否則又何必再親餵你二顆解藥，把你從鬼門關上拉回來！」

武家麒怔了一怔，奇道：「是妳救醒我的？」

「哼！你不必懷疑，這是事實！」

「嘿！」武家麒口中迸出一聲冷笑道：「可是把毒預置在酒中，也是事實，妳不會不預料到我也會飲這罈酒！」

斷魂羅刹點點頭道：「你說得很對，但這海天碧影老匹夫是我置毒的目的，我不能因警告你而使他懷疑，因此只有事後救你，再說無論如何，你中的毒已經解除，故而沒有仇恨我的理由。」

「哈哈哈……」武家麒又悽厲地大笑道：「你知道孫老丈是誰？」

斷魂羅刹神色微怔，說道：「我當然知道，不但知道，而且我還暗暗釘了他兩天……」

武家麒粗魯地揮手道：「我不是指這一點！」

「是那一點？」

「你要知道，孫老丈是與妳有同門之誼！」

斷魂羅刹哦了一聲，微笑道：「原來你指的是這點，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他論輩份或許還比我高一輩，但我師門二百年前早已分散，雖屬同門，也無交誼，形同陌路，何況昔年我師父生前曾有遺言，萬刦一門，若論輩份，我這一支是由昔年掌門首座弟子一脈單傳，若非同門失散，就是世襲掌門，因而對師門重寶之追查責任更重，這孫長天既有爭奪神龍寶玦之心，無異形同叛逆，何況還用我給你的五色香粉，誘我進入天魔教設伏之地，意欲假他人之手置我於死地，我殺他並不為過。」

武家麒冷笑道：「你雖說得理由充足，可是孫老丈對我却有傳技之德，你能不顧同門之誼，我却不能……」說到這裏，倏覺胃內翻騰，不禁哇地張口吐出一灘腥臭的黑水。

却見斷魂羅刹冷笑道：「這麼說，你是要代他報仇囉？」

吐出黑水後，武家麒立刻感到精神一振，不適的感覺全消，聞言頓時厲笑一聲道：「不錯，我現在就要代死去的孫老丈：向妳索還一條命！」

話聲一落，身形驟起，左掌一壓，左掌隨身形撲勢前擊，全身眞元，隨掌湧出，正是海天碧影所傳「滅寂神掌三絕式」中第一招「震神滅魄」。

他出手雖快，可是眼見掌勢方够上部位，倏覺掌力完全落空，急忙收招，目光一瞬，却見斷魂羅刹人已在刹那間，退位在廟門口，冷冷道：「孫老匹夫雖把本門的『滅寂三式』傳了給你，可是你欲施展來對付我，就想錯了！」

武家麒一招落空，心頭頓時暗暗吃一驚！可是對方那番話却激起了他的豪氣，大喝道：「我就不信，妳再嚐嚐我第二招吧！」

喝聲中，身形如烟騰起，凌空撲向廟門口，雙掌連圈兩個圓圈，弧形飛揮而出，重重疊疊的掌影，如烟雲一般，却向斷魂羅刹全身罩過去，正是第二招「鴻濛烟飛」。

砰地一聲大響，廟門被這威力至鉅的一招，擊塌一角，塵灰四飛中，却見斷魂羅刹已靜靜退立到廟外，神態自然地一嗤道：「看來你功力上似乎深厚了不少，來，不妨再試試那最後一式『天地俱寂』，讓我看看你能發揮幾成威力？」



眼見第二招又是落空，武家麒急怒交迸，幾乎氣炸了肚子，再聽這番話，他也顧不得後果如何，狂吼一聲，身形已飛出廟外，雙掌一合一翻，打出一掌「天地俱寂」。

天地變色，勁氣四溢，在太岳山中，武家麒施出這一招，使四名劍手血肉齊飛，可是現在，他招式方到一半，却見斷魂羅刹身形一旋：纖掌交叉劃出二個斜十字，武家麒倏感到自己掌心逼出的眞元，像遇到什麼似地，竟被迫得中斷，下面的變化，完全被封死……

這刹那，他不禁大吃一驚，慌忙撤身四尺。

斷魂羅刹掌勢一收，冷笑道：「你是個聰明人，想法却怎會這般愚蠢！既明知孫長天也出自我師門一派，我自然不怕那三招神掌，現在你還想動武麼？」

武家麒被她一言提醒，但胸中怒火更加激動起來，厲叱道：「好，這三招奈何不了你，我就用別的掌法同妳拚！反正今天我非要替孫老丈報仇不可！」

說完，抬掌亮勢，右掌掃出，正是家傳絕學「神風掌法」。

那知斷魂羅刹却冷笑一聲，嬌軀驀地退出三丈，冷笑道：「武家麒，我不想同你打，看你腦子像還沒有清醒過來，就讓你在利害上單獨想一想，反正你終有求我的時候！」

說完，嬌軀一晃，已隱入黯黑的夜色中。

武家麒見對方始終沒有還手，不由一呆，他知道自己的功力雖蒙海天碧影灌輸了十年眞元，但仍不是她的對手，故而目送對方離去，並沒有追趕，不過心中那種愧恨的滋味，却無法以言語來形容。

「呸！我還有什麼事會求妳？」他喃喃詛咒着，頹然地轉身，回到山神廟，想起剛才還談笑風生的海天碧影，現在已魂落黃泉，僵硬地躺在廟中，不由暗暗地嘆息。

那知脚步剛跨入廟堂，嘆息未止，目光一瞬下，不由又是一呆。

廟堂中，燭火閃爍，地上血跡尚在，海天碧影的屍體，却失去了蹤跡。

「奇怪！」武家麒陡然感到四周的氣氛，詭譎得令人悚慄。

孫老丈明明已經死了，屍體怎會不見呢？

他目光四下一掃，見這座山神殿，並沒有別的偏門，那麼說有人盜走屍體，也絕不可能，因為根本沒有人進來過。

那麼，這種出人意外的變化，是什麼原因呢？

武家麒緩緩踱進殿中，目光四掃，正出神地思索着謎題，驀地——

耳中聽到身後響起一聲輕笑。

笑聲如銀鈴一般，劃空飄蕩，可是鑽進武家麒耳中，不啻是陰魂鬼啾。

黑夜荒廟，死人失蹤，斷魂羅刹已離去，還會有誰在啾啾地笑？下意識地，他想到死去的海天碧影，不禁一陣悚然地忖道：「莫非孫老丈死不瞑目？」

這刹那，他猛然轉身，定神一望，那是什麼鬼靈幽魂，却見廟門口亭亭站着一名紫衣女子。

這紫衣女子雖不是幽靈，却出現得悄無聲息，恍若幽靈一般，武家麒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來的。

只見她烏髮高聳，步搖晃動，臉上却蒙了一塊紫紗，身裁玲瓏，斜插一柄長劍，因為看不清她面目，自然也無法估計她的年齡。由她臉上那塊紫紗，武家麒下意識地感到又是一個神秘人物，不由怔怔喝道：「妳是誰？」

只見那紫衣蒙面女子搖搖頭，嬌聲道：「萍水相逢，無瓜無葛，奴家不願在此時此地，道出眞名，還請武公子原諒。」

武家麒聽完這番話，益發感到對方神秘起來，劍眉輕皺，道：「那麼請問芳駕來此有何貴幹？」

紫衣蒙面女子微微一福道：「特來造訪少俠！」

武家麒又是一愣，道：「妳我素昧生平，見我有什麼指教？」

「請求賜告一事，奴家終身感激！」

「什麼事？」

「耳聞公子約晤『桃面玉狐』陸婉婷，有否其事？」

武家麒心頭一驚，道：「妳怎麼知道的？」

紫衣蒙面女子避不作答，道：「請公子先據實告我，是否確有其事？」

武家麒點點頭道：「確有其事……」

紫衣蒙面女子迅速接口問道：「再請問公子約會的性質，可是為了令妹？」

武家麒摸不透她問這件事的用意何在，不由皺眉冷冷道：「妳既然都知道，又何必來問我？」

紫衣蒙面女子點點頭道：「公子請勿懷疑，我問這些對公子並無牽涉及惡意，請問公子，她答應帮助公子了麼？」

武家麒愈聽愈迷惑，沉思片刻，勉強點點頭道：「答應了！」

紫衣蒙面女子微微頷首道：「前面這些問題，只是奴家想公子親口證實一些傳言，公子直言無隱，毫不掩飾，實使奴家感激，現在奴家有最後的一個問題，希望公子賜告，這也是奴家此來眞正目的。」

武家麒暗暗猜疑忖道：「我到太岳山，闖天魔教外三堂總舵，約見桃面玉狐，在江湖上，除了海天碧影外，可以說，沒有任何人知道，現在孫老丈已死了，斷魂羅刹雖能追蹤到此，但不見得肯透露出去，那末，對方何以會這麼清楚？」

猜疑未落，却見紫衣蒙面女子接下去道：「陸婉婷在江湖上出名的狡詐，何況她已為教主得寵夫人，按理斷不肯帮忙一個敵人，請問公子用什麼方法，竟能使她肯俯首允諾？」

一聽這番話，武家麒腦中的猜疑，倏然得到了解答，心頭立刻暗暗一震，說道：「妳知道這麼清楚，莫非也是天魔教人物？」

紫衣蒙面女子沉思了半晌，才緩緩道：「公子既然在我話風中領悟到，奴家也不好再隱瞞了。」

武家麒雖看不清她面紗後的表情，但從方才對方眼色及現在語氣，覺察到對方似極不願露出身分，不由好奇地道：「妳在天魔教中是什麼身分？」

紫衣蒙面女子語氣突然變得冷峻異常

地道：「奴家是什麼身分與公子根本沒有關係，公子還是不知道的好，現在希望公子能賜告奴家剛才的問題。」

武家騏冷笑一聲道：「貴教教主夫人爲什麼肯答應帮我忙與妳似乎也沒有關係，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紫衣蒙面女子倏然發出一聲清笑，道：「公子應該知道『人言可畏』！」

武家騏一怔，不懂地問道：「什麼『人言可畏』？」

「嘿！以桃面玉狐昔年在江湖上的淫蕩行徑來說，多一個面首等於家常便飯，可是對公子來說，等於名譽掃地，終於抬不起頭來，公子不肯說出實情，難道不怕『人言可畏』麼？」

武家騏大怒道：「妳是威脅我？」

「不！」紫衣蒙面女子又輕輕地一笑道：「我說的是實情，你公子面貌英俊，千中難遇一人，而桃面玉狐又出了名的喜歡小白臉，這種情形下，任何人都會這麼猜測，公子你說對麼？」

武家騏心頭大怒，但旋即一想，目前自己有許多要緊事尙未有頭緒，實在沒有與對方多作糾纏的必要，於是冷笑道：「我不怕，就是妳要造謠，我也不在乎，妳請吧，區區可沒時間與妳嚕嗦！」

紫衣蒙面女子目光怔了一怔，嘿嘿冷笑道：「公子誤會了，其實那番話只是爲公子你着想，公子既然不領情，那奴家只有用別的手段了！」

武家騏大怒道：「妳有什麼手段，儘管施出來！」

「好，公子若再不說，奴家就此告辭，不過，再要想救你令妹，恐怕只有落空了！」

武家騏心頭一震，厲聲道：「妳這番話是什麼意思？」

紫衣蒙面女子冷冷道：「奴家的意思公子應該清楚，要知道桃面玉狐雖肯開脫令妹，但只能秘密行事，對本教來說，無異是通敵，奴家雖然沒有放人的權力，却有破壞的能力，只要奴家暗中使個鬼，嘿嘿，桃面玉狐縱然想帮你忙，也無能爲力了，這一點，公子該好好考慮考慮！」

武家騏聽得心頭大震。

第一次的威脅，他雖然搪了過去，但這一次的威脅，却正擊中了他的弱點。

這刹那，他心頭煞機陡湧，眞元暗暗一提，冷笑說道：「看來我只要現在殺妳了！」

紫衣蒙面女子發出一聲長笑，道：「公子千萬不要蠢動，不要說公子沒有殺我的力量，就是有，只要我發出訊號，你也難脫重圍，事情一鬧僵，對你只有害處，沒有好處。」

武家騏暗暗又是一震！想起自己妹妹尙在魔掌之中，覺得對方這番話雖是威脅，却是實情，腦中一轉念，廢然一聲長嘆，冷冷的說道：「好，我就告訴妳吧，但是……」

紫衣蒙面女子迅速接口道：「這點奴家清楚，公子請放心，只要說出桃面玉狐所以允諾公子的原因，對令妹之事，奴家袖手旁觀，決不牽掣。」

武家騏點點頭道：「老實說，我掌握了桃面玉狐一件秘密私事，她不敢不帮我的忙！」

紫衣蒙面女子急急道：「什麼秘密私事？」迫急之情，溢於言表。

「這是關於她……」

武家騏說到這裏，倏然想起不對，桃面玉狐所以對自己無可奈何，就是受這件不可告人的事所脅迫，現在妹妹還未脫險，自己却把她的陰私宣揚出去，萬一事情變了卦，桃面玉狐發覺了，再見面豈不失去恐嚇的力量？

其次，這個神秘的女子達到目的後，若根本不履行「袖手旁觀」的諾言，自己一番心血，豈非白費。

有了這二層顧忌，武家騏頓住了底下的話，沉思片刻，轉過話鋒道：「抱歉，我只能說到這裏爲止。」

紫衣蒙面女子冷冷道：「這樣公子豈不等於沒說。」

武家騏嘆氣道：「因爲區區尙有些顧忌。」

「什麼顧忌？」

「我現在可以說出這件隱秘，但妳用什麼保證，使我能相信妳說話當話？」

紫衣蒙面女子沉思片刻道：「你要什麼保證？」

武家騏攤手笑道：「我也不知道要妳什麼保證才好。」

紫衣蒙面女子冷森森地道：「那麼你是決定不說了？」

語氣中頗有決裂的意思。

武家騏忙道：「我不是不想說，而是覺得此時不宜說。」

「什麼時候才宜說？」

「十一天以後如何？」

紫衣蒙面女子冷笑道：「爲什麼要等到十一天以後？」

武家騏強壓心中怨氣，笑了笑道：「老實說，我要考驗妳的誠意，桃面玉狐答應十天後將舍妹交出，因此區區感到，人接到後再奉告，似乎妥當些。」

紫衣蒙面女子想了想，點頭道：「你這番顧忌不爲無理，好，等你接到令妹後，我再來，是不是這座廟中見面？」

武家騏想了想到，道：「不一定，不過反正不出東塢嶺。」

「一言爲定，只要奴家先奉告公於，屆時千萬別出其他花樣！」

話一說完，身形一轉，騰出十丈，瞬眼消失於廟外夜色中。

武家騏目送人影消失，才長吐出一口氣，暗暗罵了一聲「臭婆娘」。

這時，他感到自己眼前還是需要隱秘行踪，萬事謹慎爲妙。

海天碧影死了，連屍體也會離奇失踪，而斷魂羅刹會追踪到這裏，那神秘的蒙面紫衣女子也會找到這裏，這座廟顯然已不可久留，於是他決心搬到鎮上客棧中。

心念一決，看看天色即將黎明，立刻騰身而起，向東塢嶺小鎮撲去。

荒涼的山神廟恢復了荒涼悽清，只有廟堂中未吹熄的燭火，照亮了蛛網塵結的四壁，表示出已有人到過這地方。

×　×　×

十天——

十天時間，並不算長，但武家騏的感覺上，一日猶如一年。



在這十天中，武家騏在東塢嶺唯一一家客棧的後院中，杜門不出，連三餐飯，也是在房中叫夥計送進來吃。

有時內急，他出房前也先看清左右無人，才一溜烟似地上厠所。可是這十天中，身體雖很少活動，腦筋却從來沒有休息過。

因爲許許多多懸疑及謎題在他心中疊起一層塊壘，揮之不去，但也無法得到一個答案，每值午夜夢迴，他情不由自地又腦汁翻騰，會想：「海天碧影的屍體究竟是誰移動的呢？」

那神秘的紫衣蒙面女子是誰呢？既是同屬天魔教人物，她爲什麼對桃面玉狐的隱私發生這麼大的興趣呢？

到十天後，桃面玉狐的話，會不會變卦呢？斷魂羅刹會不會搗蛋呢？

這一切的一切幾乎都是很重要的問題，在得不到結果下，自然會使他寢食難安了。

於是，在他心神不定中，十天終於過去了。

這是第十一天的清晨，武家騏起了個大清早，破了十天的例，把窗戶打開，望了望天色。

天氣灰沉沉地，陰霾密佈，使人的心頭，沉甸甸地，像壓了一塊鉛。

武家騏暗暗一想，若是夜間去，無論地理人勢，對自己更不利，不如白天去，若有變化，至少能預防對方各種陰謀。

於是他整理了一下衣衫，揚長出了客棧，直奔太岳山麓。

時間還早，鎮上唯一的一條青石大街，行人尙稀少，武家騏脚不沾地，一口氣奔至太岳山下，却見重疊荒山，四周一片空曠，沒有一個人影。

於是他佇立而望，靜靜等候起來，心頭却一陣緊張，不知桃面玉狐會不會來，事情會不會起變化。

約莫一盞茶時刻，山道上倏然出現了人影，緩緩下山而來。

只見四名黑衣大漢，抬着二頂轎子，軟轎旁，跟着二名青衣少女及一名極爲英俊的年輕文士。

武家騏一眼就認出，那二名青衣少女，正是見過面的桃面玉狐貼身雙婢，文士正是天魔教外三堂總舵主裘無忌。

對方這一現身，武家騏心頭頓時一鬆，遙遙抱拳朗笑道：「裘總舵主好，夫人來了麼？」

裘無忌恨恨地盯了武家騏一眼，鼻中一哼，兩頂轎子這時也停了下來，但見第一頂轎簾掀處，桃面玉狐依然白衣素裙，飄然而出。

武家騏目光一瞬，心頭頓時一陣震蕩搖曳。

那一次在暗室燭火之下對面相談，他還覺不出怎麼，此刻大白天下，果見這位在江湖上淫蕩著名的妖婦，美得令人不忍眨目，尤其那種美中，另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媚態，任何男子，看來都會心旌搖動，不克自制。

武家騏定了定神，暗暗一嘆，覺得難怪那位年輕的總舵主甘冒被教主發現的危險，與桃面玉狐暗地勾通了。

只見桃面玉狐巳笑盈盈道：「海天碧影孫長天沒有來？」

武家騏想起巳死的海天碧影，心中不由一陣難過，表面却不露聲色，道：「夫人該知道孫老丈自然不會來，請問舍妹在那裏？」

桃面玉狐指了指身後第二頂軟轎，道：「令妹就在那轎中，我暫時巳點了她昏穴。」

武家騏急急道：「夫人言而有信，區區感激，就請將舍妹交給在下如何？」

「且慢！」桃面玉狐詭笑道：「那老匹夫不來，我暫時還不能交給你。」

武家騏心中一緊，劍眉一挑道：「夫人的心意，區區清楚，然而孫老丈怕的也是夫人會要那招『同歸於盡』，故而區區早承孫老丈所囑，全權代表。」

桃面玉狐點點頭道：「你旣這麼說，那末我要請問，諾言了後，你用什麼保證老匹夫不再施出同一手段要挾？」

武家騏哈哈一笑道：「這點孫老丈却沒有對區區提示過，依夫人之見，該怎麼辦？」

桃面玉狐道：「很簡單，立下一張字條！」

說到這裏秀眸向左右二婢一飄，命令道：「替武少俠送上紙筆。」

左邊青衣女婢立刻應聲飄然走近武家騏，從寬大的袖中，取出一張薛濤箋，一支黑色眉筆。

武家騏一怔，道：「這……要寫些什麼？」

桃面玉狐微微一笑道：「保證書。」

武家騏劍眉皺得更緊，道：「怎麼寫法？」

「我會唸給你聽，你聽我說一句寫一句。」

「夫人不妨先唸來聽聽！」

只見桃面玉狐微仰螓首，邊想邊唸道：「立據人孫長天爲與陸婉婷素有前隙，無時不思報復，今日狹路相逢，身入重圍，却承陸夫人不恃衆逞狠，詳釋是非，自悟昔日心狹氣窄，願解怨結，今後無論言語舉動，皆不敢再無事生非，冒瀆芳顏，空言無憑，立此爲證，並請江南武家騏代筆爲中人，謹此請陸夫人收留。」

武家騏聽完哈哈一笑道：「夫人說的似乎全非是實！」

桃面玉狐淚笑一聲道：「根本與事實無關，但我執有這張憑證後，若孫長天再有什麼企圖？也可作個辯答證據。」

武家騏暗暗一忖：「孫老丈巳經死了，自己唯一的目的，就是先救出妹妹，至於對那塊什麼神龍寶玦並沒有什麼野心，那末，就是立這張字據，似乎並沒有什麼關係！」

想到這裏，接過青衣小婢手中紙筆，笑道：「夫人既然這麼說，請再唸一遍，區區照錄就是。」

桃面玉狐點點頭，於是從頭再唸了一遍，武家騏揮筆疾書，片刻之間巳經寫好，畫下了押，一抬頭道：「現在請夫人將舍妹交下，今後兩不相干！」

桃面玉狐向第二頂轎旁的二名抬轎大漢吐了吐嘴，二名黑衣大漢立刻抬起軟轎，走近武家騏面前，停轎後，立刻離開退了回去。

武家騏將寫好的字條交給了青衣小婢，急急掀開轎簾，果見轎中安然坐着的人，正是自己妹妹，只是此刻雙目緊閉，像熟睡了一般。

歷經艱險，今天才算見到手足，武家騏情不自已的一陣激動，端詳了片刻，才抬頭一望，却見桃面玉狐一行人已轉身離去，急忙喝道：「夫人慢走！在下還有事相求。」

桃面玉狐停步轉身道：「你要求的目的已達，我也履行了諾言，事情已了，你還有什麼事相求？」

武家騏笑道：「夫人及總舵主雖遵江湖規矩，但貴屬下却未必人人如此，因此區區希望裘總舵主一件事，由此到達江南路上，區區但求平安無事……」

裘無忌冷笑一聲，道：「武家騏，這件要求莫非又是威脅〃」

武家騏大笑道：「總舵主千萬別往那方面想，區區請求，自思不算過份。」

桃面玉狐冷冷道：「武少俠，釋放令妹，我担了不少責任，老實說，這是秘密行事，試想想，裘總舵主怎能明目張胆地為你的要求傳令下去，若你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就自知剛才的請求是否過份了。」

武家騏雖然知道這是實情，但是他覺得對方這麼爽快，難保沒有另外陰謀；為了謹慎計，他不得不用詐術，嚇他們一嚇，於是淡淡道：「區區話已說出口了，答應不答應，只在二位了，只要路上有個風吹草動，裘總舵主，我只有唯你是問！」

裘無忌厲笑一聲道：「武家騏，你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威脅的了，若你不快滾，本座先教訓教訓你！」

武家騏毫不動氣道：「豈敢承教，只有一件事，不吐不快，區區雖已立據不再相擾，可是貴教却有一個人，曾經去找區區，堅欲知道夫人及總舵主的秘密，嘿嘿，故若二位不肯帮忙，區區只有求那人帮忙，因為區區見她對二位隱密，似有極大興趣！」

桃面玉狐臉色變了一變，說道：「是誰？」

武家騏正想打開紫衣蒙面女子身份之謎，覺得說出對方，或許對方會猜出是誰，於是回答道：「是個女子。」

桃面玉狐黛眉一皺，與裘無忌互視了一眼，急急道：「叫什麼名字？」

武家騏搖搖頭笑笑道：「她不肯透露，區區自不便強人所難。」

「你不妨說出她的年齡大小及模樣來聽聽！」

「嘿嘿，抱歉，她面目年齡無法看出來，區區不知如何回答。」武家匹故意加重語氣的神秘。

桃面玉狐黛眉皺得更緊，道：「你就所知道的說出來，我或許能猜得出。」

武家騏見對方傷腦筋的神態，微微一笑道：「那女子身裁約五尺餘，體態極苗條玲瓏，穿着一身紫色衣裙，面蒙一塊紫紗，髮髻高聳，還插着一支飛鳳釵，嗯，就是這些了！」

桃面玉狐聽完這番話，臉色不變，倏側目對裘無忌，道：「莫非是三夫人郭蕊馨！」

武家騏一聽這句話，心頭猛然一震，這時他倏然明白過來，莫非那神秘的天魔教主所娶的夫人間，因為爭寵吃醋，相互之間，傾軋排擠得非常厲害？

對了，那紫衣女子亟欲知道桃面玉狐的隱私：目的除了要排擠她以外，還會有什麼理由。

只見裘無忌此刻臉色也接連數變，皺眉沉思片刻，對桃面玉狐搖頭道：「不一定，照所言的外表，也可能是大夫人、九夫人，十夫人！而她們都喜穿着紫衣！」

桃面玉狐一哼道：「十夫人與我情同莫逆，就是知道，也決不會來偵查我，九夫人閉門禮佛，不問外事，也不至於如此，依我看只有三夫人及大夫人了，這二個長舌婦無時不刻希望我倒下去。」

武家騏靜聽到這裏，證實了自己的猜測：心頭不由暗暗好笑起來。

只見桃面玉狐臉色一沉，道：「武少俠，你對她說了些什麼？」

武家騏一攤手笑道：「區區什麼也沒說，同時區區也不喜歡宣揚別人隱私？」

桃面玉狐鼻中一哼，道：「上次你不是說過並不明瞭麼？」

「哈哈，但孫老丈却已告訴了我。」

桃面玉狐臉色又是一變道：「那紫衣女子見你時，孫老匹夫怎麼說？」

武家騏搖首道：「孫老夫根本不在，而且事後區區也忘了告訴他！」

桃面玉狐一頓蠻靴，道：「很好，你必須依然保持着這種態度，不但不能對紫衣女子洩露隻字，也不能讓孫老匹夫知道紫衣女子與你有過接觸，至於你此行回去，直到黃河南岸，決不會有本教中的人找你厭煩！」

說到這裏，側首對裘無忌急急道：「這事還是早謀定對策，走！」

話聲中，身形一轉，如飛掠去。

裘無忌向二名青衣婢子及四名黑衣大漢一揮手，也跟着離去。

武家騏忙叫道：「夫人，你還沒有解開舍妹昏穴！」

桃面玉狐頭也不回，道：「我用的只是普通手法，你儘可放心地自己動手。」

話聲中，一行八人，已隱入山腰叢林轉角之處。

武家騏依言按普通解穴手法在妹妹身上連拍二掌，果見她嚶嚀了一聲，身軀一動，雙目漸漸睜開。

「妹妹，你沒有遭到什麼委屈吧！」

望着胞妹憔悴的神色，武家騏充滿手足之情，慰問着。

可是這位武曉卿却黛眉一皺，問道：「你是誰？」

武家騏訝然急急道：「曉卿，我是妳大哥啊！妳怎麼不認識我了！」

話聲方落，却見胞妹柳眉一豎，嬌叱道：「誰認識你，打！」

嬌軀陡然一挺，纖掌猛向站在轎門口的武家騏當胸劈至。

事變倉促，武家騏大吃一驚，慌忙掠身而退，這刹那，他想起這位妹子必是與其他被誘的人一樣，受了「催神術」的蠱惑，失去了記憶，不由暗暗跺足，自怨道：「糟糕，我怎麼忘記了這一點！」

却見武曉卿嬌軀已縱出轎簾，劈面又是一掌，向武家騏當胸擊到，口中嬌叱道



：「不長眼的狗賊，敢冒充我哥哥，再吃我一掌！」

武家騏身形急避，暗暗啼笑皆非，這時他後悔解開了曉卿的昏穴，現在已無法以理解釋，唯一辦法，只有再點了她的昏穴，讓他暫時安靜下來。

可是他想得雖好，動手之間，却滿不是那回事，重了怕傷了她，輕了反而被她打得團團轉，絲毫沒有辦法能圈住他。

要知道武曉卿的功力本不在她哥哥之下，何況二人武功路子，同屬一脈，武家騏雖增了十年功力，動手之間，却有顧忌，反而武曉卿如着了魔一樣，掌式開闔間，不留絲毫餘力，這一打，不但打得武家騏一頭汗，閃避之間，更是驚險百出。

三十招一過，武家騏心中更加着急，就在二人走馬燈一般，打得難分難解，半空一條人影，疾落當場，赫然是斷魂羅刹戚沉香。

武家騏始則一驚，繼而一見了她，情不自禁脫口喊叫道：「戚姑娘，快來帮帮忙！」

武家騏脫口求斷魂羅刹戚沉香帮忙，是在情急之下，一種下意識的希望，那知斷魂羅刹却冷笑道：「你不是說過不會有事求我麼？」

一聽這番話，武家騏不由一怔，頓時心中羞急交迸，想起十天前還欲殺她，現在竟然相求，豈非自找釘子碰。

就在這刹那情緒變化間，拚命圈住妹妹的招式，不知不覺間微微鬆懈，却聽得武曉卿嬌笑一聲道：「小子，姑娘打不過你，下次碰到再算！」

一招「雲捲風生」，一雙纖掌，猛掃武家騏腰際，脚下一蹬，人却已縱離戰圈，落荒而遁。

武家騏大驚，急急叫道：「妹妹……妹妹……妳別跑，我對你沒有惡意啊！」

身形電掣而起，急急追趕。

因為他發覺武曉卿遁逃的方向，正是太岳山外三堂總舵所在地，若要再有什麼差池怎麼辦？

他緊張的施盡功力，可是因為武曉卿起身早了一步，雙方距離相差七八丈，一時之間，那能趕上。

這兄妹二人，一逃一追，瞬眼上了山腰，武家騏到底增加了十年真元，急追之下，距離已接近到不足三丈，可是當他目光一瞬下，心中更加急，不遠處已是一大片漆黑的莽林，若要讓武曉卿鑽入林中，要追到她更加困難。

武家騏急道：「曉卿，妳停一下，我有話對妳說！」

武家騏急急大喊，可是武曉卿理也不理，逕自脚不沾地飛奔。

正急得滿身是汗，陡聽得身後響起一聲嬌笑聲：「看你急得那麼可憐，我戚沉香就再帮你一次忙！」

武家騏聽到斷魂羅刹也跟來了，心裏說不出是高興，還是難過……。

只見一條黑影，呼地一聲，擦身而過，奇快無比向曉卿追去，可是這刹那，曉卿身形已衝入林中，二人瞬眼已被叢林吞沒。

這時，他那敢再猶疑，急忙跟着掠入莽林，目光四下一掃，二條人影俱失，只見亂枝糾結參橫，林葉瑟瑟搖曳，一片陰暗。

不過耳中尚能聽到右方遠處一陣撥枝鑽行之聲，在這參天叢林中，輕功再好也無法施展得開，武家騏只能按住心頭焦急，雙手撥枝循聲而行。

身在林中，不辨東西，愈鑽愈深，沒過片刻，竟然連剛才那陣聲息，都聽不到了。

這時，武家騏立刻停步，暗暗傾聽，却再也聽不到什麼聲音，不由暗暗忖道：「奇怪，她們難道已出林了？抑是斷魂羅刹已抓住了妹妹？」

在心急之下，武家騏再度以掌作力，一路猛劈猛砍，再行進入，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林中光綫越發陰暗，可是始終沒有發覺二人踪跡。

武家騏一陣失望，焦急地暗暗一嘆。

他知道這樣不辨方向地再找下去，不但不會有希望，說不定連回去的路也找不到。

他廢然地循着來時自己踐踏的路跡，緩緩而退，走了將近一個時辰，才回到林外，心頭充滿了茫然和焦慮，想起桃面玉狐竟還留着這一招，不但够狠，也够毒，不由恨得刺骨。

天色已近午時，灰黯的雲層亮了一些，但仍不見開朗，武家騏有點進退不得，正自思索着何去何從，驀地瞥見左邊三丈處林邊一棵樹上，似乎有條人影在晃動。

而那人影衣服的顏色，彷彿與胞妹的衣着顏色差不多，也是天鵝黃色。

這刹那，他暗暗一喜，身形一墊，橫掠而起，飛快撲去，近前一看，不由呆了一呆！

那樹枝上黃影隨風晃蕩，却並不是人，僅是一件鵝黃色的外衣。

尤其使武家騏吃驚的，這衣服分明是他胞妹穿在身上的衣服，那麼現在怎會在這裏呢？

他身形落地，一點再起，伸手抄住黃衣，疾落地上，目光一瞬之下，心頭又不禁大震。

衣服上赫然用眉筆寫着幾行繚草的字跡：「武少俠：

令妹神智已失，往昔記憶全無，急需治療，故我已携她離去，當儘量設法為她醫治。你我本携手合作，有結盟之義，無奈受海天碧影影響，竟視我作仇敵，如今思來，猶止不住傷心欲淚……但我自思與君見面以來，對君並無虧心之處，為了避免見面再起爭執，也是我不告而別的原因之一。

現在請互以三月為期，祈君帮我尋取那塊師門重寶，神龍寶玦，三月之後，我當將令妹完好地送於君前，希君能不欺我，但若君不屑與我合作，也不妨到期赴洞庭湖一行，為令妹收屍！匆匆草筆，萬請包涵。

戚沉香親筆」

這些留言，起頭婉轉，似含無限情誼，末了却深具威脅性，看得武家騏憤憤三把二把把一件緞製黃衫，撕得粉碎，接着雙手一搓一洒，一片粉末，心中罵道：「無恥！可恨！太可恨了！」

（未完．七）

# 歧途

•本文承自第66頁•

豈料，前面那輛客貨車卻一個急煞，車身一橫，擋在路中！

這一着，大出泰迪意料之外，由於車子的速度很快，在那刹那無論如何快，也不可能將車子煞停，就算可以將車子煞停，衝力也會令到車子撞向那輛客貨車。

那名警員驟眼目睹之下，驚嚇得忍不住發出一聲駭叫來，而卡凡在驚駭之下，連忙將身子倒伏在座椅上。

眼看着車子要撞上那輛客貨車，泰迪猛咬牙，回扭的駕駛盤疾速再扭下去，車子在快將撞上那輛客貨車的車尾的刹那，車頭一拐，衝上了行人道，車身與那輛客貨車的車尾挨擦之下，發出難聽的聲響來，車身也因此而晃動震跳起來。

那名警員驚魂才定，馬上又驚恐地睜大雙眼，發出一聲驚叫來。

因爲車子衝上了行人道，直衝向一堵牆壁，眼看就要撞上了！

泰迪臨危不亂，手脚齊下，硬是將那車子在撞上牆壁的刹那間，煞停下來！

車子猛地一窒，震彈起來，前衝之力仍然令到車子往前一撞，車頭撞在牆壁上，發出「砰」的一聲，泰迪三人皆身子急晃了一下，幸好早有準備，加上那一撞之力不大，三人皆沒有撞傷。

那輛客貨車才停下來，車門打開聲中，接連竄出五六條人影來，分頭逃竄。

這幾名傢伙的手段也算毒辣了，明知利用車子遲早也逃不掉，會被追截上，便想出這條毒計，企圖將泰迪三人撞傷甚至撞昏過去，而他們就可以利用後面那輛警車追到前的那段時間，四散逃入那些橫街後巷中，逃逸而去。

可惜，他們的毒計不能得逞，而說起也來眞巧，他們那輛客貨車竟然在煞停後，死了火，令到他們想再利用車子逃走也不可能了，只好跳下車竄逃。泰迪與卡凡目睹之下，急忙推開車門，拔足就追。

那名警員亦下了車，手執佩鎗，朝那些竄逃的傢伙大喝：「站住，我是警方人員，否則開鎗。」

那些傢伙卻毫不理會，發足逃竄。

那名警員朝天開了一鎗，企圖阻嚇那幾名傢伙的逃走。

那幾名傢伙確是被那一聲鎗聲嚇得窒了一窒，但馬上又發足竄奔。

後面那輛警車終於追到來，還未煞停。車上的警員便已紛紛跳下來，喝令那些疑匪不要逃，同時飛步追截上去。

「吱——」的一聲，又一輛警車從橫路那面飛馳而至，恰好堵截住三名沿着兩邊行人道飛奔，欲逃入橫巷的疑匪，從車上跳下七八名警員來，分頭追截那三名疑匪。跟着，又有一輛警車風馳電掣而至，二十多名警員在那條橫巷內，對那幾名疑匪展開了大追捕！

泰迪與卡凡不約而同，緊追那名從駕駛座中，最後跳出車子的傢伙。

兩人追逐到一個梯口時，終於將那傢伙追上了。那傢伙好兇悍，冷不防回身一拳揮出向泰迪的臉部，同時抬腿飛踢向卡凡的膝腿部位。

泰迪「哼」了一聲，舉手一格，格住那傢伙的手臂，右手一拳抽擊向那傢伙的小腹！卡凡右手接着一抄，身形同時向後一縮，不但避過那傢伙一脚，同時也將他那條腿抄接住。

那傢伙先是小腹上挨了泰迪重重的一拳，痛得他「呃」地叫出聲來，腰身躬了起來，緊接着又被卡凡抄住右腿，如何還能站得住，再被卡凡順勢將他那條腿往上一托，立刻身形向後一仰，倒摔在地。

泰迪對那傢伙毫不客氣，一步踏前，抬脚重重地踏在那傢伙的胸膛上。

那傢伙無論如何兇悍，至此，再也惡不起來，張口發出一聲痛苦的大叫。

卡凡則仍然將他那條腿高高地托起來，令到那傢伙根本無從反抗。

泰迪兩人之所以對那傢伙毫不客氣，是因爲那一晚兩人吃了那五名青年的虧，如今有機會出氣，那自然是不會放過了。

不過，兩人沒有做得太過份，只是敎訓敎訓那傢伙。

後來，兩人將那傢伙交給了一位走前來帮忙的警員，那警員將那傢伙扣上手扣，押上警車。經過一番追逐搜捕之後，其餘的五名青年也先後被那些警員逮住了。

而在那六名青年之中，泰迪與卡凡認出了其中一人，正是碧琪那位表弟！——劉建雄。

那輛小型客貨車上，亦被警員搜出一批名貴手錶，以及價錢不菲的參茸藥材。

絕無疑問，這六名青年，都是以爆竊爲生的竊匪。泰迪與卡凡兩人自然也要跟隨警車回警署，錄取口供，作爲警方起訴那六名青年的有力證供。

×　×　×

「碧琪，很對不起，你的表弟雖然已找到了，但由於他是一個爆竊集團的一份子，又是被警方當場抓獲，所以，我也愛莫能助。」泰迪將整件事情說給碧琪聽。

碧琪聽完後，嘆口氣道：「泰迪，我仍然很多謝你。我表弟自己不長進，結交匪人，以至誤入歧途，幹出犯法的事來，就算是我舅父母，也不可能帮得了他。這樣也好，讓他有重新做人的機會！」

「碧琪，聽妳這樣說，我很高興。」泰迪笑望着碧琪。「妳剛才不是說多謝我的麼？」

碧琪笑笑。「是啊。泰迪，卡凡怎樣不來？」原來兩人是在泰迪的家中。

「卡凡今天要上班啊。」泰迪雙眼中忽然射出異光來。「碧琪，就那樣說一下就算，什麼表示也沒有麼？」

碧琪這時也發覺到泰迪那兩道熾熱的目光，心頭跳了一下，臉上一紅，羞怯地道：「你……你要我怎樣多謝你？請你吃飯或是看戲？」

泰迪眨眨眼，溫聲道：「嗯，吃飯看戲我都不想，只想……」

「你想什麼？」碧琪不由問。

「我想吻你！」泰迪快口快舌地說，同時，伸手一把摟住了碧琪的腰身，吻落她的唇上。

碧琪一副欲拒還迎的樣子，結果，被泰迪深深地吻着她的紅唇，而她也軟倒在泰迪的雙臂環抱中。

（全文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